# 武俠世界

## 有情大盜無情天（武林秘辛錄） 黃陵・文

黑煞星本是個名震江湖，無惡不作的黑道大魔頭，已在江湖失踪多年，突然他會去劫獄救出一個獨行大盜，作出平日無可能作出來的事情，武林人士爲之莫明其妙？原來這是他佈下的一個大陰謀………你想知道嗎？請參閱本刊故事。



第28年
19

$5.00

**編者話**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有情大盜無情天」，題材別創，結構嚴謹，揭露一件江湖上鮮爲人知的武林秘辛。內容講述一個已在江湖失踪多年的黑煞星，他也是無惡不作的黑道大魔頭，突然到防範嚴密的萊州大牢劫獄，救出一個名震江湖的獨行大盜，他此一次行動，引起武林人士爲之莫明其妙，忖測紛紜，却原來這是他佈下的一個……？你想知道其中一個大秘密嗎？敬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便詳知分曉。

☆　☆　☆

圖文並茂的說岳全傳連圖故事，今期開始刊出故事之九——「岳雲」。本集是紀載這位精忠報國英雄人物岳飛下一代的事迹，激昂壯烈，氣勢磅礴。請參閱今期本刊第三十五頁。

☆　☆　☆

名追捕手蕭原在下期「追捕」故事集中緝捕一名摧花兇徒，過程相當複雜，障碍重重，當地治安部門也束手無策。事緣起因由柳州一名富商納寵引起，接下來一連串發生了幾宗驚人姦殺命案，令到城內人心惶惶！欲知詳情，請看下期的「癩蝦蟆」。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19期
（總號141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有情大盜無情天

武林秘辛錄／黃陵・文 可飛・圖

## 甫出地穴

黑得一絲光也不見，靜得一點聲音也聽不到。

他連自己都不大明白，怎麽會忽然之間，陷進了那樣的困境之中，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他要深深地吸一口氣，才能够定下來，好好地想一想。

當他吸進了那股充滿了濕濡，和令人作嘔的泥土味之際，他才想到，自己是在一條地道之中，而這條地道，是他化了半年多的時間挖掘出來。

但是，突然而來的變故究竟是怎麽發生的，他還是說不上來，根據他的計算，今天晚上，他應該可以挖到他所要到的地方了，他在變故發生之前的一刹間，甚至已可以聽到了地面上傳來的脚步聲！

## 怪事頻生

他再吸了一口氣，潮濕的泥土，也將他的身子埋住了一大半，他吸進的霉味，令得他心中起了一陣作嘔，但是，他，還是漸漸想起來了，當他聽到地面上有脚步聲傳來之際，他是停了一停，當時，他心中的興奮，是難以形容的，因爲他快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到達他想要到的地方了。在這半年來，當他躺在地道中，像虫豸一樣，一尺一尺向前爬的時候，他無時無刻不在想着那一剎那的到達；但是，變故也在那時發生了。

他已可以記得起，在地面上突然泥土鬆了下來，幾乎將他的身子完全埋住，而當他的身子勉力向上挺的時候，一件很沉重的物事，壓了下來。

是的，壓下來的東西很沉重，令得他幾乎昏了過去，而那物事，現在還壓在他的身上。

他從那潮濕的泥土中拔出手來，向上摸索着，他摸到了一個布袋，布袋的一端，好像還有繩子；他將布袋的繩子拉了開來，再伸手摸進去。

他呆住了，他的手碰到的是人的頭髮，除了是人的頭髮之外，那不可能是別的東西，接着，他又摸到了那人的臉，那是一張冰凍的臉，一個死人！

剎那之間，一陣莫名的恐懼，流過他的全身。

他絕不是一個胆小的人，如果是，他決不會挖那條地道到這裏來，但這時，當他想到自己被半埋在地下。在潮濕的泥土中，和一個死人在一起，他也不由自主地害怕起來。

他一定要快些脫出這樣的困境，他的身子用力向上挺着，雙手用力向上托着，上面的泥土漸漸鬆動，他全身的勁力，都運在腹之間，突然，他的身向上彈起，帶着無數大大小小的泥團，他的背脊撞在一塊石板之上，而且立即將那塊石板頂了過來。

他的身子一個翻滾，他已經到了地上了。

他剛一到地面上，便聽到了「呼！」地一聲响，在黑暗中閃起一股精虹，一把長劍已經刺向他的咽喉。他甚至連抬頭的機會也沒有，鋒銳的、凉浸浸的劍尖，已經抵住了他的咽喉。

他喉際發出了「咯」地一聲，隨着那劍光向上抬，他也只好跟着緩緩地站了起來。

然後，他看到了一張臉，一張白得他從來也未曾見過的臉，就像是在臉上塗了一層厚厚的白堊一樣。

那是一個中年女子，她不但有一張白得如此令人心寒的臉，而且還有一雙幽光閃閃，根本不像是人所有的眼睛，這雙眼睛，正定定地望着他。

然後，那中年婦人白色的嘴唇顫動着，發出冰冷的聲音道：「你居然掙扎了上來？」

月色清冷，他的身上全是泥汚，但是也可以看清，他是一個十分瘦削挺拔的年輕人，他年紀還很輕，至多只有二十歲，他穿着一套綠色的衣服，頭微向上抬着，因爲有一柄鋒銳的長劍抵住了他的咽喉，是以他的身形，看來有些僵硬。

他完全不知道那中年婦人那樣問他是什麽意思，他也根本無從回答。

他心中正在想，自己如何能脫身……那中年婦人目中的幽光更甚，手也向前輕輕略送了一送，那令得他的咽喉上，起了一陣刺痛，他已可以感到有一縷鮮血在流了出來。

那中年婦人的聲音之中充滿了恨意，她道：「可是我還是要你死！」

他從來也未曾見過那中年婦人，但是，他却可以從那中年婦人的神情中，知道她的確要自己死，他如果再不設法逃生，一定要喪生在那中年婦人劍下了！

就在電光石火間，他的身子，陡然向後一仰，那中年婦人的長劍，幾乎就在同時間刺出，他只覺得閃耀着寒光的劍身，在他的左頰上掠過，他的身子繼續向後倒去，身子陡然騰起向後翻出去。

那中年婦人身形一矮，第三劍又已刺到，但是他身形轉動，早已掠過了那中年婦人的身後。

在剎那間，他已經知道這事情不大對頭了，可是如今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却根本不容許他多作攷慮了，他只能想及一點；那中年婦人，一定要殺他，而他，也祇有殺死那中年婦人才能安全。

是以他一轉到了那中年婦人的背後．當他還是和那中年婦人背對背的時候，手背一振，緊貼在他脚際的短劍，已然出鞘，反手一劍，疾刺而出！

他的一劍才刺出，便立時聽到了一下悶哼聲，他知道這一劍刺中了，而他反手刺出那一劍之後的力度實在太大，令得他

的身子也向後跌去。

他和那中年婦人一起跌倒在地上，他立時聽得「鏗鏘」一聲響，那中年婦人的長劍已經撤出，他又聽得一陣極其難聽的爬搔之聲，他立時轉過頭來，他那一劍，正刺在中年婦人的背心，那中年婦人的雙手在靑石板上，不住發出令人牙齦發酸的聲音，而且，還在石板上留下了一道的抓痕！

她正在掙扎着想翻身起來，但是她却祇能轉過頭來，她的臉上已罩上人一重死氣，她的口唇抖顫着，道：「好，好……她終於……是你的了。」

她只講了一句話，頭向下一垂，「砰」地一聲，撞在石板上，死了。

他驚惶得甚至忘了拔出他的短劍來，因爲他根本不知這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他是不應該來到這裏的。

他，岳劍峯，化了半年工夫，挖掘一條地道，他在事前算計得十分精密，實在是不應該錯的，那麼，當他冒出地面的時候，他應該是在一座黑牢之中。

那是萊州大牢，他的好友，大河上下，赫赫有名的獨行大盜雷震天，正被囚在萊州大牢之中，他要去救他的朋友，可是他如何會來到這裏的呢？

這裏是什麼所在？那中年婦人是什麼人？她在死前所說的那句話，又是什麼意思？

岳劍峯不由自主地喘着氣，他勉力定定神，反手拔出了插在那中年婦人背心上的短劍，身子又滾了一滾，滾到了一棵大樹之後，才站起身來。

這裏決計不是萊州大牢，而是一個很大的院子，院子很荒涼，在一大塊一大塊的石板之間，野草長得甚高，抬頭看去可以看到一所黑沉沉的巨宅。

再抬頭向前望去，在十來丈開外，他看到了一堵黑沉沉的高牆，岳劍峯不禁苦笑了起來，那才是萊州大牢的圍牆，他在地下挖掘地道，挖錯了方向，所以才會到這裏的，但這裏又是什麼地方呢？

四周圍靜得出奇，除了秋虫的唧唧聲之外，幾乎沒有任何聲音，岳劍峯已完全定過神來了，他彎着身子伏在大樹後面，看來就像是一頭隨時可以撲擊出去的貓兒一樣。

他因爲錯誤而來到了這裏，他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所在，他還殺了一個人！

他迅速地在鞋底抹去了短劍的血漬，他並不內疚殺了一個人，因爲是那中年婦人先要殺他，涼風吹來，他的左頰上一陣刺痛，他伸手摸了一下，摸到了一手黏稠的、已快凝結了的鮮血。

他在樹後並沒有停立了多久，就已經有了決定，離開這裏！

當他一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的身子已經幾乎要向上疾彈起來了，但是也就在這時，他突然聽到了一陣脚步聲，同時有好幾個女子的聲音叫道：「宋夫人！你在後院？」

叫喚之聲迅速傳來，岳劍峯連忙向樹後躲了躲，他看到兩個年輕女子，打着燈籠，從那所黑沉沉的巨宅之中，疾奔了出來。

當他們奔出來的時候，昏黃的燈籠光芒閃動着，就像是有兩個幽靈從一座千年古墓中閃了出來一樣。

那兩個女子很快就來到了近前，當她們一看到那中年婦人伏在地上之際，便立時站定了身子。其中一個道：「快去報告主人，夫人的老毛病又發作了！」

另一個提着燈籠，向前映了一映，突然尖叫了起來，道：「看，血……」

那一下的尖叫聲，劃破了黑夜的寂靜，她們兩人只是呆呆地站着，岳劍峯又一次想到，自己應該走了！可是他却仍然站着不動，強烈的好奇心使他不肯走，他要弄明白這裏究竟是甚麼所在，何以如此詭異！

那兩個年輕女子的尖叫聲，突然又驚動了一些人，只見黑沉沉的巨宅中，立時亮起了火光，在火光掩映中，可以看到很多人影。

但是那些人影，却只是在巨宅的門口來回走動，並沒有人走來。

過了片刻，岳劍峯才聽到了一個極沉重的脚步聲，向前傳了過來。巨宅中本來十分嘈雜，但是那沉重的脚步一傳了出來之後，就立時靜了下來。

岳劍峯屏住了氣息，向前望去，他看到了一個身形極其高大的人，在慢慢向前走了過來，那人的來勢十分慢，可是每當他向前走一步的時候，岳劍峯的心中，就有一種連氣也喘不過來的感覺，彷彿向他走過來的，並不是一個人，而是有一座山在直壓了過來。

那人來到了近前，掌着燈籠的兩個女子鬆了一口氣，她們爭着說道：「主人，夫人……倒在血泊中！」

那人像是未曾聽到一樣，繼續向倒在地上的那中年婦人走了過去，岳劍峯已經可以看到他的顏面，他大約五十上下年紀，貌相威武，在他的左額之上，有着拳頭大小一塊黑色的星形黑記。

一看到了那一塊星形的黑記，岳劍峯的心頭，突然怦怦亂跳了起來。

他在那一刹間，甚至感到了一陣昏眩，他要用手緊緊扶着大樹的樹幹，才能使他站得直。

他到了什麼地方來了？那中年人那額上有一塊漆黑的星形黑記的人，如何會在這裏出現？

岳劍峯屏住了氣息，他整個人，却像是僵硬了一樣。

那中年人來到了中年婦人的身邊，略停了一停，然後，只見他的衣袖，略拂了一拂，「呼！」地一股勁風過處，已將那中年婦人的身子，翻了過來。

直到這時，岳劍峯才知道自己剛才的那一劍，刺得如此用力，因爲當那中年婦人的屍身翻了過來之際，她的胸前，也被血染紅了一大片。

在清冷的月光下看來，那殷紅的血漬，格外令人觸目驚心，那中年人只發出了一聲悶哼聲，轉過頭去，沉聲說道：「來人。」

那一下呼喝聲，就如同天上驀地响了一個悶雷一樣，巨宅之中，立時有兩個人奔了出來，那中年人揮了揮手，說道：「抬走。」

那兩個家丁模樣的人，立時抬起了中



年婦人的屍體，走了出去。那中年人又向前踏出了兩步，來到了那土坑前，一脚將那布袋踢了起來。

那布袋在地上滾動了幾下，布袋子上的繩子，是早已被岳劍峯拉鬆了的，是以布袋中的死人，也滾出了一半來，岳劍峯看到，那是一個年輕的男子，很瘦削，雙眼怒凸，像是死得十分不甘心。

那年輕人和岳劍峯並不相似，但是岳劍峯也可以知道，那中年婦人一定是誤會自己就是那個年輕人了。

岳劍峯仍然屏住了氣息，只見那中年人緊皺着眉，忽然轉過了身子來。

他一轉過身來，就對準了岳劍峯藏身的那棵大樹！

在那刹間，中年人額上的黑記更顯得極度的詭異。

岳劍峯感到他凌厲的目光，似乎已穿透了大樹的樹幹，看到了躲在樹後的自己了。

岳劍峯扶着樹身，他還希望自己未被發現，因爲他根本甚麼聲响也未曾發出來過。

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令得他感到意外的是，那中年人的聲音很平靜，像是根本沒有甚麼意外發生，他說道：「走出來吧！」

那四個字雖然平淡無奇，可是岳劍峯在刹那之間，心頭所受的震動，却是無可比擬的，他決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他敢設法，想在萊州大牢之中，將劇盜雷震天救出來，已可見他的胆量。

但在這時候，他却實在沒有法子下得定決心，向外走去，他仍然站在樹後，那中年人雙眉向上一揚，已然大有不耐煩的神色，他的聲音也嚴厲了許多，道：「走出來……」

岳劍峯仍然站着，如果不是他從那中年人頭上，那一塊星形的黑記上，已認出了那中年人的身份的話，他一定已經走出去了。

但是這時候，他却仍然猶豫着！

那中年人的面色更沉，陡然之間，只聽得他喝了一聲，道：「出來。」

隨着那一聲斷喝，他霍地跨出了一步，一翻手腕，「叭」地一聲，已然擊在樹幹之上！

他那一掌雖然擊在樹幹上，但是躲在樹後的岳劍峯，立時感到一股大力，當胸疾撞了過來，那時樹上已經枯黃的樹葉，紛紛飄落了下來，岳劍峯再也沒有多作攷慮的餘地了！

他的身子被那股當胸湧來的大力，撞退了一步，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而就着那一步退出之勢，他一提眞氣，整個人已向上疾拔了起來。

在那棵大樹之後，就是圍牆，他一拔起身來，身在半空，眞氣再提，整個人已翻出了牆去！

在那一刹間，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幸運，因爲他一翻出牆去，就可以逃走了，彼此之間，他可能永遠不會再見到那一塊星形的黑記了！

他的身子還未落地，已忍不住發出了一聲歡呼聲來，但是也就在此時，他又聽得「轟」地一聲响，他身在半空，百忙之中，轉過頭去看時，只見那一堵水磨磚砌成的圍牆上，突然破裂了開來，現出了一個大洞，磚石紛飛，那中年人已將圍牆硬生生地撞穿了一個洞，大踏步向外，跨了出來！

岳劍峯陡地一驚，一口眞氣提不住，整個人便自半空之中，疾跌了下來。

但是總算他武功極高，當他快要落地之際，他身子一挺，雙足才一點地，手中的短劍，「唰」地一聲，蕩起一股精虹，已向前疾刺而出！

那一劍的去勢極急，在刺出那一劍時，他還根本未曾站穩，是以可以說是連人帶劍，一起向前撲了出去的。

岳劍峯心想，這一劍，就算刺不中對方，至少也可以將對方逼開一步！

但是岳劍峯却想錯了！

他那一劍才刺了出去，右腕之上，便突然一緊，他的動作，便一起停止，那中年人已經五指如同鐵箍一樣，牢牢地扣住了他的手腕！

岳劍峯一聲怪叫，右脚立時飛起，「啪」地一聲，踢在那中年人的腹際，可是他那一脚，却如同踢在一隻蔴包上一樣，一點勁也使不出來。

而那中年人的五指一緊，臉上隱隱罩着一重殺氣，沉聲道：「你還敢動？」

當那中年人五指一緊之際，岳劍峯的五指一鬆，他那柄短劍，「噹」地一聲，已跌到了地上。

那中年人冷笑一聲，拉着岳劍峯，身形一閃，自那牆洞之中，疾射了過去，當他的身形後退之際，他衣袖一捲，還將地上的短劍捲了起來。

那中年人後退之際，十分之快，岳劍峯根本不知道這是怎樣掠過那院子的，而當那中年人停下來之際，他已在一個廳堂之中了！

那廳堂極其陰暗，除了月光從明瓦中透出來，發出一些朦朧的光芒之外，全是一片一片的陰影，那中年人却放開了岳劍峯，將那柄短劍，插在岳劍峯面前的几上，冷冷地道：「還沒有到日子，你怎麼先來了？」

岳劍峯一被那中年人拉了進來，心頭一直在怦怦亂跳，他是一個個性十分倔強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處境極其危險，但是他絕未想到出言乞憐，他只是在想：自己是不是有逃走的機會？

這時，他聽得對方那樣問自己，他不禁突然一呆，道：「你……你說什麼？」

那中年人的身子在陰影之中，看不清他的顏面，但是他的雙眼却是灼灼生光，他聽了岳劍峯的反問，像是呆了一呆，然後他道：「你不是他派來的？」

岳劍峯自然明白，這其中又有了誤會，是以他忙道：「不是，我不是甚麼人派來的，我本來是想挖一條地道，到萊州大牢去救人的，救一個叫雷震天的朋友！」

黑暗之中，那中年人的目光更凌厲，他冷電也似的目光，令得岳劍峯極不舒服，是以不由自主地，伸手握在几上的短劍的劍柄。

那中年人緩緩地道：「到萊州大牢去救人，你胆子倒不小啊！」

他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又道：「

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

岳劍峯心中立時叫了出來：我知道。

可是岳劍峯幾乎不假思索，隨即便道：「我不知道，我一從地下冒了出來，一個中年婦人就要殺我，我自然只好出手將她殺了——」

那中年人突然一揮手，一股勁風逼了過來，岳劍峯只覺連氣也透不過去，話也講不下，那中年人又道：「別廢話，你可以走了！」

岳劍峯突然一呆道：「我……可以走了？」

當他在說那句話時，眞像是在做夢！但是他得到的答覆，却是肯定的，那中年人道：「是的。」

岳劍峯一振手臂，拔出了插在桌上的短劍，身形閃動，人也立時向後，退了出去。

他退到了那廳堂的門口，才聽得那中年人道：「記得，今晚發生的事，你只當是一場夢，決不能對任何人提起，連想也別去再想！」岳劍峯的身子一直未曾停過，他一出了廳堂，便穿過了院子，從破牆洞中，疾掠而出，那中年人也未曾隨後追來，但是，那中年人的最後一句話，岳劍峯還是聽得十分清楚，雖然岳劍峯那時，已轉過了街角，岳劍峯一直向前奔着，奔出了好幾條街，他才停了下來，剛才的一切，的確像是一場夢一樣！

他靠着牆，喘了幾口氣，左頰上又痛了起來，那刺痛，表示他並不是在做夢，那是實實在在曾經發生過的事！岳劍峯不敢再回到他的住所去，雖然，在這半年來，他一直住在那所房子中，是，在那所房子中，却有一條地道，是通向黑煞星的住所的！

剛才，岳劍峯說不認識那中年人，自然是違心之言，他一看到了那中年人額上的那一塊星形的黑記，「黑煞星」三字，便像閃電一掠地自他腦際湧起！

比起黑煞星來，現在關在萊州大牢中的劇盜雷震天，只好算是一個小孩子。

但是黑煞星那樣，武林中人一提起來，就不禁遍體生寒的人物，居然還在世上，那却是令人再也想不到的事，岳劍峯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時時有人提起他來，但這幾年，已經沒有什麼人再提起他來了，他彷彿已是神話中的人，但現在，岳劍峯却眞正看到了他！

街上的秋風很勁，但是岳劍峯感到背脊上在冒汗，他感到這件事絕不能就那樣了結的，他若要平平安安，最好就是連夜離開萊州城！

他在街角並沒有停了多久，又繼續向前走，一面走，一面撕下了一幅衣襟，將臉頰上的血漬抹去，夜晚的街道仍然十分靜，但是寂靜立時被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劃破，岳劍峯背靠牆站定，只見七八匹快馬，旋風也似在街上捲了過去。

馬奔得雖然快，但岳劍峯也可以看得見，騎在馬上的，全是公人。

那一撥公人，將馬趕得如此之急，自然是有急務，一等馬奔了過去，岳劍峯又匆匆向前走去，在萊州城中住了半年，岳劍峯對城中的街道，也相當熟悉，他知道再轉過一條街，巷子中有一家客店，那客店中，通宵不斷有來往的旅客，城中發生了什麼大事，最早有消息的，也一定是那家客店。

當他來到巷子口時，他已看到了那家客店前掛着的燈籠，發出朦朧的光芒來，他加快了脚步，當他推開門走進去的時候，酒的香味，食物的香味和喧騰的語聲，一齊向他擠了過來。

岳劍峯還未曾走進店堂，便聽得一個人大聲道：「好像伙，雷震天被人從大牢中救了出來，眞了得，這是什麼人幹的好事？」

岳劍峯陡地一呆，雷震天被人救了出來？

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他和雷震天的友誼，算是一個最奇特的例子，而據他所知，雷震天一直只是獨來獨往，只有仇人，沒有任何朋友！

岳劍峯一個箭步，走進了店堂，他低着頭，但立時高聲問道：「眞的，什麼時候的事？」

店堂中根本沒有人注意他，但是却有人聽到他的聲音，立時答道：「就在剛才，足足有七八十名捕快，已追出去了！」

岳劍峯呆了下來，他不必再問，也可以肯定，雷震天被人救了出去，那是件事實！

岳劍峯在那小食店中，並沒有躭擱了多久，他立時退了出來，他的心中亂到了極點，他退到了巷口，才定了定神，而在那一刹間，他已知道他應該到甚麼地方去了。

雷震天的武功十分高，他落在捕快的手中，是在萊州城最大的妓院玉香院中，而率領捕快將他緝捕歸案的是萊州捕頭黃金龍，那時，雷震天正爛醉如泥，等他醒來的時候，已身在大牢之中了。

岳劍峯是最了解雷震天的爲人，他不出獄則已，一旦出獄，一定要對黃金龍不利！

而黃金龍是山東道上極受人敬仰的一條好漢！

一想到這裏，岳劍峯身形疾展，向前疾掠了開去，他要阻止雷震天……如果他還來得及阻止的話，街旁的房屋，像是流水一般地向後倒，岳劍峯奔得十分快，直到來到了黃金龍的住宅之前，他才停了下來，黃金龍的住宅很宏大，黑漆的大門之前，是一個廣場，廣場上有幾株大樹，但是樹皮全被磨得精光，那全是黃金龍的弟子們練功夫時磨去的。

岳劍峯在大樹下略站了一站，大宅中靜得出奇，也沒有一點光亮。

一看到那樣的情景，岳劍峯的心便向下一沉，他穿過了廣場，來到了大門前，他剛拿起大門上的銅環來叩了一下，大門就打了開來。

門是虛掩着的，岳劍峯推開門，一步跨了進去，他才跨進了一步，院子中就有一個人，向他撲了過來，岳劍峯倏地向後退出了一步，那人的身子，直挺挺地向下倒了下來。

那人就倒在岳劍峯的脚下，在他的腦後，有一個老大的傷口，傷口附近的血已經凝住了，將他後腦的頭髮，結住了一大塊。



岳劍峯的心再向下一沉，他沉聲叫道：「黃捕頭。」

院子中還有兩個人倚樹站着，但是那兩個人，也不會回答岳劍峯了。他們的眼睛睜得老大，自他們的口角處，也有縷血流下來。

岳劍峯面上的肌肉，不由自主，抽搐起來，他「呼」地一聲，掠進了廳堂。

廳堂中雖然十分黑，但是也可以看到有三個人，伏在一張方桌之上，岳劍峯晃着了火摺子，燃着了桌上的紅燭，火光一閃，那三個人全是後腦受了致命傷。

岳劍峯只覺得身上一陣陣生涼，極度的憤怒，令得他的身子也不由自主發起抖來。

他立時向內堂闖去，才一拉開簾，一個丫頭就跌了出來，那丫頭的手上，還捧着一隻盤子，當她跌出來之際，盤子「嗆啷」一聲響，跌在地上，盤中的杯碗碟盤，都破裂了開去。

岳劍峯忍不住大叫了一聲道：「雷震天！」

在他的那一下叫聲中，充滿了怒意，他一直向內闖去，在走廊上，他又看到了兩個死人，當他闖進了內堂時，他看到了黃金龍。

黃金龍一手執着那節鋼鞭，一手反抓在柱子上，他的五隻手指，深深陷在柱中，一縷紫黑的鮮血，自他的左腿中流了下來。

在他的屍體之前，是兩個只有十一二歲的男孩子，然後，一個婦人伏在地上，死了，全死了，整座宅子之中，沒有一個活人！

岳劍峯的身子，就像是浸在冰水之中一樣。

他認識雷震天已很久了，他也一直知道，雷震天是一個怪人，是一個江洋大盜，但是雷震天和他還是成了好朋友。

那是十分奇特的友誼，岳劍峯和雷震天，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可以說是沒有絲毫相同之處，岳劍峯和雷震天，不但爭吵過，而且也狠狠地拚鬥過好幾次，但是他們的友誼，還是保持了下來。

他們的友誼能得到維持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岳劍峯認識雷震天的時候，是雷震天在他遭受幾個黑道上人圍攻的時候，曾救過岳劍峯，而第二個原因則是，岳劍峯認定雷震天不論行爲多麼乖張，但是總不失是一個血性男子。是一個可以值得一交的朋友。

但是，現在從黃捕頭家中的情形看來，雷震天簡直是個狗屁不如的畜牲！

岳劍峯的手放在腰際的劍柄之上，他憤怒得額上的青筋也現了出來，如果這時，雷震天出現在他的眼前，他一定會毫不猶疑地一劍刺過去！

他在內堂並沒有逗留了多久，便退了出去，因爲這所宅子中的一切，實在太可怕了，使人多停留片刻，便如同心頭壓着了一塊巨石一樣。

他退到了院子中，眼看院子中幾個已經死了的黃金龍的手下，心中在迅速地轉着念頭，他一定要找雷震天，一定要找到他！

雖然，岳劍峯和黃捕頭一點交情也沒有，如果他要到萊州大牢去救雷震天的話，他還會和黃捕頭生死相拚，但是這宅子中的情形，却是任何血性漢子見了之後，都會忍不住氣血上湧，憤怒莫名的。

他來到了門前，轉過身來，大踏步走向前，伸手去推門，却不料他的手還未曾碰那扇黑漆大門，突然「搭」地一聲響，一柄短矛，已穿門而入！

那柄短矛雖然穿過了老厚的黑漆門，可是來勢仍然極其勁疾！

那實在太意外了，岳劍峯突然身子向後退去，但是他身形後退之勢，却無論如何比不上短矛穿門而過的勢子來得快！

他身形還未曾站穩，那柄短矛，鋒利無匹的矛尖，便已經刺進了他的腹際，只有兩寸上下，若不是他及時退開了一步，短矛怕不整個都刺進了他的腹中！

腹際的那一陣劇痛，令得岳劍峯陡地彎下腰來，自他的額頭上，也立時掉下了豆大的汗珠來。而也就在此際，又聽見「砰」地一聲響，大門已經被人踢開，一條人影，「呼」地向前疾閃過來，那條人影的來勢極快，一閃即入，一入就一脚向前踢出。

岳劍峯忍着劇痛，想要直起身子來，那人的一脚，已然踢到，岳劍峯全然沒有躲避抵擋的餘地，他的面門上，已被那人一脚踢中！

刹那之間，他只覺得眼前金星亂冒，口中又鹹又腥，滿口皆是鮮血，身子也向後仰跌了下去！

他根本看不清眼前的是什麼人，但是他却知道那人在踢了自己一脚之後，一定還會再向自己進攻的，他陡地一咬牙，就在身子向後仰跌出去之際，用力拔出了腹際的短矛，一抖手，向前疾擲而出！

他聽到了一下的怪叫聲，他也無法辨別自己的那一手，是否已擲中了對方，他的身子已仰跌在地，一跌倒在地，他便接連向前滾去，連滾了七八下，他才一躍而起。

血汗將他的視綫變得十分模糊，他只是依稀看得清，有好幾個人，一起向他撲了過來，那幾個是什麼人，他根本看不清楚，他所看到的，只是那幾個手中揮舞着的是舒寬的、閃着寒光的兵刃！

岳劍峯發出了一下怪叫聲，那一下怪叫聲，似乎可以令得他身上的痛楚減輕些，而隨着那一下怪叫聲，他手一拉，劍已出鞘，一劍向前疾刺而出！

當他一劍疾刺而出之際，恰好有一個人已衝到了他的身前，精光閃耀的單刀，高高揚起，向他迎頭砍了下來。

岳劍峯的一劍，令得那人的身子陡地一縮，那人顯是立時斷氣的，因爲他的手臂，立即軟垂了下來，但饒是那樣，岳劍峯的肩頭，也被刀尖滑過，而拉開了一道寸許來長的口子。

岳劍峯的劍，還留在那人的身上，他只抬起腿來，一脚將那人踹開去，可以將劍收了回來，但是他的腿子一抬起，腹際又是一陣抽搐的劇痛，令得他的身子，也突然彎了下來。

也幸好他的身子就在那時，突然一彎，因爲他的頭一低，「呼」地一聲，一柄單刀，幾乎是緊貼着他的頭頂，疾掠了過

去！

岳劍峯低頭在已被他刺死的那人胸前，用力一撞，將那人撞了開去，他「呼」地一個轉身，將劍揮成了一個圓圈，將在他周圍的四五個人，一起逼了開去，他勉力睜大着眼睛，可是却仍然沒有看清那些是什麼人，他又發出了一聲大喝道：「你們是什麼人？」

然而，他得到的回答，却只是一陣怪笑！

岳劍峯向後退去，那些人一步一步地逼近他，當他退到牆脚邊上的時候，他抬起臂，在眼前抹了一抹，他總算看清楚眼前的那些人了。

而當他看清楚了眼前的那些人時，他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他的眼前的那七八個人，都是靑面獠牙、猙獰之極的厲鬼，天下决沒有人是長成那樣的，岳劍峯又喘着氣道：「你們是……」

他只有機會講了三個字，一根滿是尖刺的狼牙棒已經向他的胸前疾搠了過來。岳劍峯一扭身，向旁閃開了一步，「嗤」地一聲響，狼牙棒搠進了圍牆之中，岳劍峯頭也不回，反手一劍，打橫刺出。

他才刺出了一劍，便立時收回來，他第三次大叫道：「你們是誰？」

可是，他仍然得不到回答，突然兩個人疾躍向前，而岳劍峯也實在難以再支持下去，他腹際的傷口，猶如有一塊灼熱的鐵，正在燒烙着他一樣，自他額頭上流下來的汗水，又令得他的視綫模糊。

他仍然靠着牆，他突然怪笑起來：「好，好，我不會是你們的敵手，你們一定可以殺掉我，可是你們爲什麼那麼胆小，至死也不敢讓我知道你們是誰？」

他講完話之後，又怪笑了起來，他的笑聲，那麼難聽，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會在臨死之際，發出那樣的怪笑聲，而他會在那樣的怪笑聲中死去。

他一面笑着，一面左手伸向後，在牆上用力一按，就着一按之力，他的身子向前疾撲而出！

在刹那之間，他忘了疼痛，忘了傷口，忘了一切，他記得的只是一件事，他要在自己支持不住而倒下去之前，多殺幾個人！

他一撲向前，那七八個人一起了開來，只有一個人，還凝立着不動。

他揚起劍，劍身上閃起一片光，一劍已疾刺而下，只聽得那幾個人發出了一聲驚呼，叫道：「小姐。」

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刹那間，在他身前的那個人，手背一振，揚起了一柄細得簡直就如同一根尖刺也似的劍來，「嗖」地一聲響，將岳劍峯的劍格住。

接着，岳劍峯便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道：「好，教你看看，你是死在什麼人的手下！」

岳劍峯想抽回劍來，再發一招，可是他却只覺得腹際和肩頭的劇痛，令得他感到了全身的僵硬，他竟沒有力道撤回那被人架住的劍來。

當他聽得那人這樣講話，他立時睜大了眼，他額上的汗水淌下來，令他不可能完全看清楚眼前的物事，但是他還是睜大了眼，向前看着。

那人話一說完，她的右手仍然擧着，用她那尖刺也似的劍，架着岳劍峯的劍，她的左手，在臉上一掀，掀下了一片面具來。

岳劍峯看清楚站在他面前的是什麼人了，那是一個少女，少女的雙眼十分大，如果不是那麼冷漠的話，臉龐是很美麗的，她正在瞪視着她，眸子中蘊含着很多恨意。

她雖然掀下一層面具，露出了眞面目，但是岳劍峯在刹那之間，發覺到是：她的臉上，還有着一層面具！

因爲那少女的臉色，實在太蒼白了！岳劍峯也立即感到，他對那種奇異的蒼白，似乎十分熟悉，但是眼前的少女，他却又是從來也未曾見過的，他想說什麼，但是那少女已先開了口，道：「現在，你看清楚了？」

她一個「了」字才出口，身子突然向後退了出去，當她的身形向後退出之際，兩柄劍因爲磨擦而發出「錚」地一聲響，射出一寸火花來！

那少女才一退，身子還向後仰着，「刷」地一劍，又已向前刺來。招收之際，岳劍峯的手背下垂，劍落了下來，擋開了那一劍。

但是那少女的第二劍，又疾刺而到，這一劍，刺的正是岳劍峯的咽喉，岳劍峯身子向後疾退而出，他的脚步一個踉蹌，身子已跌倒在地。

他總算避開那少女的第二劍。

那少女又踏前一步，一鬆手，將那柄劍向上，拋了一拋，然後將那柄劍柄握住，在她的臉上，現出了一個極其冷酷的冷笑來。

岳劍峯知道，這一劍自己一定逃不過去了！他張開口，想告訴那少女，自己根本不認識她，她一定是找錯人了，但是他張開了口却一個字也講不出，只在喉際，發出了一陣奇異的咯咯聲來。

那少女的笑容越來越是冷酷，岳劍峯的眼睛瞪得老大，這時候，他完全可以看清他將死在什麼人的劍下，但是那又有什麼用呢？

岳劍峯終於叫出了聲來，但是那只是一個絕望的吼叫聲，隨着他的叫聲，那少女的手臂一沉，劍已對準了他的胸口，刺了下來。

也就在那千鈞一髮間，岳劍峯正鼓起體內最後的一分力道，準備向外滾了開去，突然聽得門外响起了暴雷也似的一聲大喝。

那一下暴喝，給了岳劍峯以逃生的機會，他陡地一滾，滾開了兩尺，「錚」地一聲響，那少女的一劍，刺進了靑石板之中，足有寸多深。

那少女用力一振手臂，拔起劍來。

與此同時，只聽得「砰」地一聲響，一扇黑漆大門，突然挾着「呼呼」的勁風，向前飛了過來，立時撞倒了兩三個人。

接着，便看到一個身形高大，豹頭環眼，滿頷有如刺蝟也似的亂鬚，惡鬼也似的人大踏步走了進來，又是一聲大喝道：「他奶奶的，好熱鬧啊，大爺也來湊上一脚！」



他一面說，一面大踏步向前走來，他的步子十分大，第一步跨過，一脚便踏在門板之上，門板壓倒了兩個人，一個人則掙扎着爬了出來，另一個人，還被壓在門板上，那人又一脚踏了上去，門板下立時發出了一下慘嚎聲，隨着那一下慘嚎的便是一連串「卡卡」的骨折之聲，顯是門板下的人，已被踏得骨頭寸裂而死！

那人連跨兩步，已來到院子的中心。

那少女立時橫劍當胸，望定了那人，那人的目光，已停在那少女的身上，只見他張開了一張闊口，哈哈大笑，道：「小妞兒不錯啊！」

在地上的岳劍峯，一看到那人走進來，便立時掙扎着站起來，他體內實在已沒有剩下多少氣力了，但是他終於以劍支地，站直了身子。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由他的齒縫一字一頓，迸出了三個字來道：「雷——震——天——」那人突然轉過頭來，就在他一轉頭，臉上現出了訝異驚奇的神色之際，在他身前的那少女，「砰」地一劍，已向他當胸疾刺而至！

那人只望着岳劍峯，只見他的身子，略略一轉，少女的劍堪堪在他的腰際，刺了過去，被他反手一捏，姆指和食指，已捏住了那柄劍的劍身。

那少女的劍十分奇特，幾乎是四方形的，劍脊之外，也是極銳利的鋒稜，但見那人根本連看也不看，就伸手捏去，而且，正好捏在那柄劍劍身平滑之處，而他，仍然望着岳劍峯！

岳劍峯喘着氣道：「看什麼，你不認識我了？」

那人大叫一聲道：「岳劍峯！」他叫着，立時轉過身，也放開了捏住的那少女的劍，還向岳劍峯直撲了過去。

岳劍峯若不是靠他的劍支持着身子，他是絕對無法站得穩的。

但是，當那人向他撲去之際，他還是勉力揚起劍來，一劍向前，疾刺而出！

那人怪叫了一聲道：「是我！」

他身子突然一側，已轉到岳劍峯的身邊，他身子一側，不但避開了岳劍峯的一劍，而且也避開了那少女的又一劍！

當他來到了岳劍峯的身側之時，他一挪手，已將岳劍峯的身子，托了起來，兩個戴着面具的人，也就在那時，衝到了他的身前，他身子向上疾拔而起，身在半空，「呼呼」兩脚，疾踢了出去，只聽得「噹噹」兩聲响，兩脚正踢在那兩人面上的銅面具上。

那兩人連聲都未出，他們所戴的銅面具，深深嵌進入他們的面門之中，鮮血自面具的邊緣之中，透了出來。他身在半空之中，並不落地，突然一翻，已翻到了圍牆之上。

他一手托住了岳劍峯，一手指着那少女，咧着咀，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齒道：「小妞兒，我的朋友受了傷，改天再你找快活！」

那少女發出了一聲尖叫，但是在少女的尖叫聲中他的身子又向後翻了出去，「呼」地一聲，竄進了一條小巷，身形一閃間，又自那條小巷之中，穿了出去。

岳劍峯見他托住了身子，心中想迴劍去刺他，但是却手背發軟，一點力道也沒有，他實在已難以支持下去了，眼前陣陣發黑，已經昏了過去。

等到岳劍峯又醒過來時，他只覺得臉上一陣清涼，蓋在他臉上的，是一條濕毛巾，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他的神智，立時恢復了清醒，他記得，是雷震天將他從黃捕頭的家中帶出來。

他覺得他自己躺在炕上，他的手可以摸到炕蓆，他慢慢地移動着手指，希望可以摸到他的劍。

當他的手指移動了四五寸之後，他碰到了一隻極軟柔的手，而那隻手又立時縮了回去。

岳劍峯陡地吃了一驚，他連忙伸手，拉開了覆在他臉上的毛巾，彎身坐了起來。當他疾坐起來之際，他的腹際，又感到一陣劇痛。

在他的跟前，是一個圓臉大眼，極其明媚的姑娘！她在望着岳劍峯，笑着，她笑得那樣溫柔，那樣嫵媚，那便是一個有着滿腹怒氣，看到她的那種笑容，也會不由自主，跟着她一起笑起來的。

岳劍峯呆了一呆，他看清楚自己是在一間十分簡陋的屋子中，除了他和那年輕姑娘之外，並沒有別的人。

他的劍，正放在炕邊的一張桌子上。

岳劍峯忍着腿際傷口的疼痛，一欠身，便去拿他的劍，可是他的動作來得太快了，他非但未曾取到劍，而且他的身子向下一側，向炕下跌了下去！

年輕姑娘連忙將他扶住，岳劍峯從來也未曾和一個年輕女子那樣親近過，而這時候，一陣陣的劇痛，令得他的身子抽搐，他非但沒有能力自己坐起來，而且還緊緊握住了那年輕姑娘的手臂。

那年輕姑娘仍然十分温柔地笑着，雖然連岳劍峯也知道自己一定將她的手臂抓得十分痛，岳劍峯的臉上紅起來，因爲他和那年輕姑娘靠得實在太近了，而那是他從來也未曾經歷過的事。

他喘息着，那年輕姑娘將他推回炕上，温聲道：「你要什麼，只管叫我拿好了，何必自己來？」

岳劍峯又喘着氣，他還未曾說出他要什麼來，門上的藍花布簾一掀，身形高大的雷震天已走了進來，他一進來，破口便罵道：「他媽的，你活得不煩耐了？傷得這麼重，亂動作什麼，替我躺着！」

岳劍峯望着雷震天，便想起了在黃捕頭家中見到的情形，他緊緊咬了咬牙道：「姑娘……麻煩你……把我的劍給我。」

那年輕姑娘臉上現出奇訝的神色來，但是她一定温柔得從來也對未曾拒絕過別人的要求，是以她立時伸手去拿那柄劍，但是，她的手才碰到劍柄，「叭」地一聲，雷震天已一掌疾拍了下來。

雷震天的手掌拍下，正好壓在劍身之上，那年輕姑娘縮回手去，雷震天目光灼灼望定了岳劍峯道：「在黃捕頭家，你一身是血，我認不出你來，但是你是認得我的，你還叫過我，是不是？」

岳劍峯立時道：「我自然認得你！」

雷震天立時亂吼了起來，當他吼叫之際，他的樣子，像是可以將一個人一口吞了下去一樣。他叫道：「他奶奶的，你明

知是我，還要刺我！」

岳劍峯的聲音，却十分平靜，他道：「是的，我叫這位姑娘將劍給我，就是爲了我還要刺你。」

雷震天「呀哈」大笑起來道：「好，明人不作暗事 講明了總比暗算的好，將劍給他，叫他刺我，我要看看他要怎樣刺我！」

他立時抬起了手掌來 岳劍峯的心跳得十分劇烈 他道：「姑娘……將劍……給我。」

那姑娘望了望岳劍峯，又望望雷震天，她的臉上現出了十分爲難的神情來，岳劍峯的身子又是一彎，準備自己去取劍。

那姑娘忙伸手扶住了岳劍峯的身子，將劍自桌上取了過來，可是她却並不將劍立時交給岳劍峯，她却是握住劍，用十分軟柔、近乎哀求的聲音道：「你爲什麼要殺我大哥，爲什麼？」

岳劍峯本來，已幾乎一伸手，要將劍自那年輕姑娘的手中奪過來，但是他一看到那年輕姑娘的樣貌，不禁忽地呆住了。

他心中的驚詫，是如此之甚，以致他的聲音，也在微微發抖，他指着雷震天道：「他，他是你的大哥？」

那年輕姑娘並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她仍然望定了岳劍峯，目光柔和得像一泓水。

岳劍峯不由自主地搖了搖頭，那實在是難以令人相信的事。他一直不知道雷震天有一個妹妹，而且，還是那樣令人感到親切那樣溫柔的一個妹妹！

那實在是不可能的，可是那年輕姑娘，却點了點頭！

岳劍峯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那年輕姑娘的神情之中，暗帶着幾分憂戚，但是仍然十分懇切地說道：「你不再要劍了，是不是？」

岳劍峯轉過頭，向那年輕姑娘望去，他只望了一眼，便立刻偏過頭去，因爲如果向那年輕姑娘多望一眼的話，他就會沒有勇氣去拒絕她的要求了！

當他偏過頭去之後，他像是在自言自語，說道：「不會的，你怎會是他的妹妹呢？」

那年輕姑娘笑着說道：「那我也不知道，我媽先生下了震天大哥，過了十二年，又生下了我，那麼我自然就是他的妹妹了。」

岳劍峯想笑，可是却一點也笑不出來，他又緩緩轉過頭去，沉聲道：「將劍給我！」

那年輕姑娘現出了十分無可奈何的神情來，轉望向雷震天，道：「震天大哥，你究竟做了些什麼事，這位大哥非要對付你不可？」

雷震天一直站看，揚着濃眉，冷冷地望着岳劍峯，並不出聲，及至他妹妹那樣問他，他才粗聲粗氣道：「誰知道他發了什麼瘋！」

岳劍峯的心中，本來還在十分爲難，那年輕姑娘是雷震天的妹妹，他實在難以當着那樣美麗柔順的姑娘，去責難她的大哥。

但是現在，見雷震天那樣說法，竟像是準備賴一個一乾二淨一樣，岳劍峯不禁氣往上冲！

雷震天以往，從來也不諱言自己殺人放火的事，他還要和岳劍峯大聲爭論，說他殺的人，全是該死的人。可是如今他却抵賴起來了，岳劍峯更感到他說不出的卑鄙，他一伸手，自那姑娘的手中，將他自己的劍奪了過來。

當他氣血上冲之際，他的傷口上，又是一陣劇痛，然而他却緊咬着牙，忍受着，劍一到手，劍尖便直指向雷震天，雷震天却是將他的濃眉揚得更高，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氣。

岳劍峯的劍尖不由自主，有點發抖，一則是由於他的心情實在太激動，二則是由於他的傷勢未曾復元，是以也把握不穩他的劍。

他講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像是從齒縫中透出來的一樣，他道：「你說，你在黃捕頭家中，殺了多少人？」

雷震天一聽，略呆了一呆，立時罵道：「他奶奶的，那在黃金龍家中，若不是殺人，怎救得出你這個小王八蛋兒來，你倒說說！」

岳劍峯一提氣，厲聲道：「不是那些戴面具的人，是黃金龍，黃金龍的手下，黃金龍的丫環，黃金龍的孩子，一共有多少人？」

雷震天突地踏前了一步道：「家中有多少人，干我屁事！」

岳劍峯一看到雷震天向前跨出了一步，他一聲大叫，左手一按，右手劍已疾刺而出！

當岳劍峯那一劍刺出之際，他是整個人一起向前，疾撲了出去的，那一劍之勢，可以說是疾而又沉，看來是萬無不中之理的。

那年輕姑娘，在岳劍峯出劍時，發出了一下驚呼，而雷震天的身形，也突地一凝。

雷震天本來是一步向前疾跨了過來的，當他的身形突地一凝之際，他身上的衣服，揚了起來，只聽得「噗」地一聲响，岳劍峯的那一劍，已在他的衣衫之上，刺了一個孔。但在刺出了一個孔之後，劍勢已盡，岳劍峯却再也無力令劍再伸向前去了。

雷震天勃然大怒，大聲喝道：「好小子，原來他的奶奶，眞想殺我！」

他一面怪聲的吼叫着，一面抬脚向岳劍峯的面門之上，踹了上來。

岳劍峯的身子撲出了炕外，剛待以劍支地，直起身子來，好再發第二劍，雷震天的一脚，已然踹到，岳劍峯却覺得勁風撲面，刹那之間，幾乎連氣都閉了過去，如何還有能力避得開這一脚。

岳劍峯在刹那間，却是緊咬着牙，勉力揚起劍來，待向雷震天的脚踝之上，疾削了下去。

可是，就在他奮力振臂，劍還未揚起的時候，眼前一花，只見一條湖藍色的絲巾，輕飄飄地落了下來，覆在雷震天的脚上。

那時，雷震天的足尖，離岳劍峯的鼻



尖，已只不過寸許了，看來，那一方輕飄飄落下來的絲巾，實在是不足以阻止雷震天那一脚凌厲之勢。

可是，絲巾一覆下來，雷震天那一脚之勢，立時被阻，緊接着，雷震天的身子一晃，向後退了出去，罵道：「臭丫頭，幫着外人，來對付自己的大哥麽？」

那方絲巾，在雷震天向後一退間，又收了回去，當絲巾在收回去之際，絲巾的一角，在岳劍峯的臉上拂過，岳劍峯只覺得絲巾輕柔之極，臉上生出了一股極舒服的癢酥酥之感來。

他勉力用劍撐着，直起了身子，那年輕姑娘已將他扶起，令他坐着，岳劍峯傷口的痛楚，令他不由自主喘着氣，他向那年輕姑娘看去，只見那方絲巾，掖在那年輕姑娘的脅下。

而那年輕姑娘皺着眉道：「震天大哥，你講得不對了，你常說，岳大哥是你唯一的朋友，他既是你唯一的朋友，怎可算是外人？」

雷震天大聲道：「我是那樣說過，但我現在，恨不得剜下我自己的舌頭來，怎知這小子忘恩負義，那樣不講理？」

岳劍峯喘着氣，也罵道：「雷震天，你這畜牲，黃捕頭逮你歸案，是上峯差遣的，你怎可遷怒於他，將他滿門，盡皆殺了？」

雷震天不加思索，便道：「殺便殺了，大爺愛殺誰就殺誰，你管……」

他一句說沒有講完，便突然一怔，定定地望住了岳劍峯道：「你說什麽，誰殺了黃金龍滿門？」

岳劍峯的聲音，陰冷無比，他冷笑着，道：「你別客氣了，自然是你，江湖上，無人不知的雷震天！」

雷震天揚着眉，突然哈哈大笑了起來，說道：「好小子，原來是爲了這個要殺我？」

他講到這裏，面色一沉，道：「好小子，我告訴你，大爺交不交你種貓朋狗友，一點也不稀罕，你這臭小子，枉大爺認識了你那麽久，連你大爺是怎樣的人也不知道，替我滾出去！」

岳劍峯身子勉力一掙，從炕中跳了下來。

他的幾處傷口，又是一陣劇痛，勉力站定了身子，像是整間屋子，都在搖晃一樣。

他冷冷地道：「雷震天，你想說黃捕頭滿門，不是你殺的，即管直說，只要你再那麽不要臉，你就說！」

雷震天突地一聲，道：「我爲什麽不說，誰殺黃金龍滿門的，誰就是她奶奶的龜孫王八旦，是你這臭小子的灰孩子！」

岳劍峯怔了一怔，如果雷震天這時說誰殺黃金龍的人，要遭天打雷劈，那麽岳劍峯便會只當他在放屁，因爲雷震天根本就不怕天打雷劈的人。

可是，他現在却那樣說話，這不能不令岳劍峯的心中，要重新想一想！

岳劍峯望着雷震天，沉聲道：「你從萊州大牢中出來，會不去找黃金龍？」

雷震天道：「我自然要去找他，我要將他四馬攢蹄綁了，倒掛在大牢前的旗杆上，若不是那樣，大爺還能在江湖上走動嗎！」

岳劍峯笑道：「現在，你不必那樣了，他已死了，他家中，沒有一個活人！」

雷震天的臉上，現出十分古怪的神色來，他略怔了一怔，突然翻手一掌，拍在桌上，道：「岳劍峯，你爲什麼到黃金龍家去？」

岳劍峯還：「我聽得你越獄的消息，明知你一定要去找黃金龍的。」

雷震天緩緩向前走來，道：「那麽，你在萊州城中，却又是爲了什麼？」

一聽得雷震天那樣問，岳劍峯的心中，不禁又好一陣激動，以致他一時之間，幾乎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他勉力定了定神，才道：「我在萊州巳半年了，爲的是想設法將你從牢中救出來。」

那年輕姑娘忙道：「震天大哥，你看，岳大哥眞是你的好友。」

雷震天大喝一聲道：「住口，這臭小子若是我的朋友，他見到了黃金龍滿門被殺，就該知道不是我幹的事，這種朋友，不要也罷！」

他「也罷」兩字，才一出口，蒲扇也似的大手掌，便「吧」地向岳劍峯的肩頭之上，抓了下來，岳劍峯只覺肩頭一緊，連躲避的念頭也不容起，已經被他抓住！

緊接着，只聽得雷震天發出了一聲大喝，道：「替我滾出去！」

看來，雷震天是準備抓住了岳劍峯，將岳劍峯摔出屋去的。

可是，就在那一刹間，岳劍峯只覺得自己的身子，已被提得離地數寸，但是，那方湖水藍色的絲巾，却又輕飄飄地覆了下來，覆在雷震天的手背上，和岳劍峯的肩頭上。

岳劍峯只覺得在那絲巾上，有一股柔和之極的大力，那股大力，令得他身子站得更穩。

雷震天的面上神色，驚怒交集，喝道：「大妹子！」那年輕姑娘柔聲道：「震天大哥，你若是有事，只管去辦事，這位岳大哥傷勢不輕，他要在這裏養傷，這可是你吩咐我的。」

雷震天又厲聲叫道：「好，大妹子，好！」

年輕姑娘手一揚，那方絲巾又飄動着，揚了起來，她順手將之掖在脅下，雷震天縮回手來，後退了一步，道：「妹子，你可得小心些，剛才那幫人要殺你，說不定還會找到這裏來。」

那姑娘微笑道：「我知道！」

岳劍峯後退着，坐在炕沿上，他忍不住問道：「那些人是什麽人？」

雷震天一翻眼道：「誰和你這種臭小子講話，閉上你的鳥咀！」

他話一說完，身子一轉，「呼」地盪起了一股勁風，人已出了屋子，而岳劍峯在那刹間，當眞有筋疲力盡之感，他五指一鬆，「鏗鏘」一聲，手中的劍已落到了地上，人也向後躺了下去。

那年輕姑娘低哼了一聲，道：「我大哥就是那樣的人，你可別……怪他！」

岳劍峯望着那年輕姑娘，過了半晌，才說道：「雷姑娘，如果黃捕頭不是他殺的，那我只怪自己！」

那姑娘仍然柔順地笑着道：「我叫晶

晶，我們姓雷，聽起來就有一點惡霸霸，其實，我大哥心是好的，只不過……暴躁了些！」

岳劍峯的心中，暗哼了一聲，雷震天自然不止是「暴躁一些」，然而，在雷晶晶的面前，他也實在不忍心去說雷震天的事。

他呆了半晌，才道：「雷姑娘，你……武功很高？」

雷晶晶搖着頭，道：「我？我會什麼武功？我大哥的武功才高着哩，他還常和我說，你的本領也高，只是和他比，就差着點。」

岳劍峯苦笑了一下，他還想問，如果她不會武功，那麼何以她的絲巾，輕飄飄地抖了下來，雷震天便難以再動手了。

但是，岳劍峯却沒有問出來，那是因爲他想及，可能是雷震天十分愛護雷晶晶，是以不忍拂逆雷晶晶的意思。的確，雷晶晶太惹人憐愛了，世上只怕沒有什麼人能硬得起心腸來，拂逆她的意思的。

岳劍峯手按着，又想坐了起來，雷晶晶忙道：「你別動，你要做什麼，只管告訴我。」

岳劍峯指着地上道：「我的劍……煩你將劍拿了起來，讓我握着。」

雷晶晶的雙眉，略蹙了蹙，但是她還是立即俯下身子，伸手去拾那柄丟在地上的劍。

可是，也就在那一刹間，只聽得窗紙之上，突然傳來了「撲」地一聲，雷晶晶呆了一呆，轉頭向窗口看去時，只見窗紙之上，已穿了一個孔，一條極細的軟鞭，靈蛇也似，自小孔之中穿了過來。

那軟鞭只有綫香粗細，靈活無比，才一穿進窗來，鞭梢便直指地上，纏住了劍柄，一纏住了劍柄，鞭已揚了起來，「啪」地一聲，將那柄劍抖向半空。

那一抖的力道，着實不輕，那柄劍直進了屋頂，一直沒到了劍柄。

而那條軟鞭，也立時縱了回去，只不過當那道軟鞭，縮到了窗口時，鞭梢突然一捲了窗框，是以「呼」地一聲響，將窗子扯脫了半邊！

這一切變故，全是電光石火一刹那之間的事！

雷晶晶吃驚地瞪大了眼睛，看來好像是全然不知所措一樣，岳劍峯一挺身，坐了起來，顫聲道：「雷姑娘，你別怕！」

岳劍峯話才講完，窗口人影一閃，一個人已從被扯脫的半邊窗子中，跳了進來，那人的身手，十分敏捷，落地無聲，一進來之後，他手中的軟鞭，垂在地上，也未見他手腕有什麼動作，可是那條軟鞭，却在地上蜿蜒盤旋，發出「呼呼」的聲響聽來極之詭異。

那人一身黑衣，面肉瘦削，看來十分陰沉。

他進來之後，也不說話，只是定定地望着雷晶晶，突然之間，只聽得他叫道：「老二！」

隨着他那一下呼叫聲，「砰」地一聲響，門已被踢了開來。

那是一個身形高大的虬髯漢子，手中提着一件奇形怪狀的兵刃，那兵刃是一桿鐵柄，上面連着一個海碗大小的圓錐，而在那圓錐之上，却全是凸起的一塊塊。

一看到那件奇形兵刃，岳劍峯的心中，便不禁爲之陡然一動。

在那刹間，他想起了在黃金龍家中所看到的那些死人來，那些死人，有好幾個，全是在後腦上受了致命的一擊而死的，而那些死人後腦上的傷痕，正是那大漢手中的奇形鐵錐所造成的！

岳劍峯的心中十分亂，因爲他不知道究竟在萊州城內，發生了什麼事！

他到萊州，算來已有大半年了，但是在這大半年之中，他却日日夜夜，只忙於挖掘地道，並不知道城中有一些什麼大事發生。

但是，從這一夜中的情形看來，萊州城中，一定有着甚麼驚天動地的大變故！

首先是他挖的地道，竟挖錯了方向，當他從地上冒出來的時候，就有一個怪異莫名的婦人，將他當了另一個人，要將他殺死，接着，他又遇到了武林中人，聞名喪胆的黑煞星！

黑煞星似乎也把他當作了別一個人，因爲黑煞星一見他，就說了一句令他至今還莫名其妙的話：「還沒有到日子，你怎麼就來了！」

然後，雷震天越獄了，黃金龍全家被殺，他在黃金龍的家中遇襲，一羣戴着鬼怪面具的人，和一個面色蒼白，陰冷得令人一見就畢生難忘的年輕姑娘，直到現在，是兩個突如其來的怪客！

這一連串的事，看來是凌亂不堪的，但是岳劍峯却又隱隱覺得，其中一定是有着某一種聯繫的。

岳劍峯心想那許多事加起來，其實只不過是一件！

然而，那是一件甚麼事，岳劍峯却說不上來，而且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岳劍峯也根本不能定神來好好地想一想，因爲他需應付眼前的局面！

那虬髯大漢一闖了進來，瘦削漢子便道：「老二，你看是不是她？」

他在講那句話的時候，手腕略向下沉了一沉，垂在地下的鞭梢，突然「活」地一聲，向上昂了起來，向着雷晶晶指了一指。

虬髯大漢也盯住了雷晶晶，大聲道：「喂，你可是雷震天的大妹子？」

岳劍峯抬頭向屋頂上望了望，他的劍插在屋頂上，他自然無法將劍取下來，而且，他傷勢未愈，他也知道自己不會是那兩人的敵手，但是他還是想都不想，立時挺身而立，遮在雷晶晶的面前，沉聲道：「兩位是誰？」

那兩人一闖進來時，簡直就當根本沒有岳劍峯這個人在一樣，直到此際，他們才向岳劍峯望了一眼，那瘦漢子道：「你是什麼人？」

岳劍峯一字一頓地說道：「在下岳劍峯！」

那兩人一聽，相視而笑，道：「這小娃，在江湖上也算有些名頭，你在這裏作甚麼，快滾開。」

岳劍峯強自鎮定，冷冷地說道：「我看還是你們快滾開的好，雷震天就要回來了！」

虬髯大漢怪笑了起來，道：「你別做



夢了，雷震天一出門，我們就有人將他引開去，只怕不將他引出這兒八十里去。」

瘦漢子陰森森地道：「看你身受重傷，也不必硬逞甚麼英雄了。雷姑娘，我們也問你一句話。」

岳劍峯聽得那兩人這樣說，竟像是到這裏來，全是爲了雷晶晶而來的！

岳劍峯的心中十分奇怪，忙轉頭向雷晶晶望去，只見雷晶晶微笑着，正和剛才完全一樣，在她臉上，找不出一絲驚恐的神色來。

當岳劍峯向她望去的時候，她向岳劍峯一笑，道：「岳大哥，你不必担心，沒有事的，你先坐下吧！」

岳劍峯仍然站着，可是他心中的疑惑，這時也到了頂點。只聽得雷晶晶又道：「兩位想問我甚麼事？」

那瘦削漢子雙眉攏在一起，以致他的一雙眼睛，看來成了三角形，他說道：「雷姑娘，九月初九的事情，是不是可以作罷？」

岳劍峯聽得那瘦削漢子沒頭沒腦，說出那樣一句話，他不禁又是一呆。

他立時在心中問自己，九月初九有甚麼事，爲甚麼那兩人要求雷晶晶，將九月初九的事情作罷，他根本完全不知道。

雷晶晶輕輕嘆了一聲，道：「兩位，今年九月初九的事，是早已講好了的，如果憑兩位一句話，就算作罷，雖然豫東雙妖的名頭響亮，武功高強，但是也未免太過狂傲一些了。」

在雷晶晶口中，講出了「豫東雙妖」四個字來，岳劍峯的心中，又嚇了一跳，他是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如何會未曾聽過「豫東雙妖」的名頭？

這豫東雙妖是邪派中一等一的高手，但是極少在黃河下游走動，岳劍峯也不知道他們是甚麼時候來的。岳劍峯雖然未曾見過他們，但是雙妖大妖趙不先，二妖馬不前的名頭，却是早已知道的。

這時，他既已知道了那兩人是豫東雙妖，自然也知道，那使鞭的是趙不先，趙不先的那一條鐵綫蛇脊筋的軟鞭，在武林之中，大是有名！

只見豫東雙妖面色一沉，大妖趙不先道：「雷姑娘若是不給點薄面，那就難說了！」

雷晶晶嗯了一聲，道：「兩位的意思是……」

趙不先手腕又是一沉，鐵綫鞭陡地揚了起來，又疾落了下去，一起一落之間，快到了極點，只聽得「叭」地一聲響，鞭正擊在桌子之上，將那桌子齊中劈成了兩半，緊接着，鞭梢「活」一聲，已向雷晶晶直拍了過來。

他鞭梢的來勢十分快，但是一拍到了離雷晶晶的面前，只有四五寸時，便突然停住，可是鞭梢却又不垂下來，只在雷晶晶的面前兜着圈子。

那情形，看來就像是他手中所握的，根本不是鞭子，而是一條活生生的蛇兒一樣，由此可知，趙不先這條軟鞭上的造詣之深，實是難以言喻！

趙不先又沉聲道：「雷姑娘，我們兩人，想要先向你請教一二！」

雷晶晶雙眉蹙得更深，岳劍峯聽到這樣情形，心頭十分緊張，他忍不住又要說話。但是，雷晶晶却像是知道岳劍峯的心意一樣，她先轉過頭來，向岳劍峯笑了一下，然後才道：「趙朋友，事情和你們無關——」

雷晶晶的聲音十分柔軟，話也講得很緩慢，是以趙不先可以輕而易舉，截斷她的話，喝道：「少廢話，先接我一招。」

只見他的手腕，往回一縮，就在他手背一縮間，鞭梢「嗤」一聲，刺向前去，直點雷晶晶的「肩井穴」。雷晶晶身子閃了一閃，又低哼了一聲。

看來，雷晶晶的身子，只是隨隨便便地閃了一下，但是却恰好避開了趙不先的那一招，趙不先身形不動，只是手背一振，鞭梢「嗤」地一聲，掠空而過，圈成了一片圈兒，已經向着雷晶晶的頭上套了下來。

雷晶晶一伸手，拉下了絲巾，向上揚了上去。

那方湖藍色的絲巾，看來實在輕柔得一點力量也沒有，當它向上揚起的時候，輕飄飄地，再襯着雷晶晶皓白的手腕，只給人以優美之感。

絲巾才一揚起，鞭巳壓了下來，只見鞭梢結成的圈子，一繫在絲巾之上，便突然向上，彈了起來，「啪」地一聲，將鞭梢彈得筆也似直！

趙不先的神色一變，忙向後退出了一步，軟鞭又掃向雷晶晶的腹際。

雷晶晶的絲巾再向下一沉，看來她的動作，是完全不經意的，但見趙不先的那一鞭，又恰好落在她的絲巾之上，那條鞭，又突然向外彈了開去。

趙不先又後退了一步，二妖馬不前大叫道：「老大，你怎麼不用力？」

趙不先罵了一句極其粗俗難明的話，手背突然一縮，軟鞭突然縮了回來，他軟鞭縮回來的勢子，實在太快，是以發出了「嗤」地一下响聲。緊接着，他人騰地向後退了一步。

看來，他像是向後退了開去，但是就在他退出之際，軟鞭却已蕩起了一股勁風，向雷晶晶當頭壓了下來。

他那股軟鞭，只有綫香粗細，可是這時蕩起的勁風，却極其勁疾，使得在雷晶晶身後的岳劍峯，也感到一股極大的勁力撲面而來！

趙不先一面揮動那一鞭，一面又扯着破鑼也似的嗓門叫道：「誰他媽的不用力了？」

岳劍峯雖然巳看出雷晶晶的武功一定極高，否則，絕不能以一方絲巾，抵禦了豫東雙妖趙不先的兩鞭，可是此際，他看到對方的鞭勢如此之猛，也禁不住心中暗吃了一驚，因爲雷晶晶看來，實在是太文弱，太婉靜了，她眞能抵擋得了趙不先的那一鞭？

就在岳劍峯那樣想之際，只見雷晶晶雙眉微蹙，那方湖藍色的絲巾，又揚了起來。

趙不先的軟鞭挾着勁風，揮到了雷晶晶頭上尺許處，雷晶晶的絲巾，也已倒捲了上去。

在刹那間，絲巾的動作，仍然是那樣輕柔，它的一角，捲了起來，已纏住了鞭

梢。

也就在這時，趙不先的面色，突然一變，他用力往回一扯，看他的樣子，像是要收回軟鞭來，可是那一扯，竟然扯之不動！

而他的面色，變得難看之極，額上豆粒大的汗珠，也一點點地落了下來。

雷晶晶緩緩地搖着頭，道：「我看你也該知難而退了，若是我震天大哥回來，只怕你們就走不掉了。」

趙不先不由自主，喘聲道：「是……是……」

在一旁的馬不前，也已看出了其中必有蹊蹺，可是，他雖然在江湖上走動了二三十年，却也難以相信，那樣行動輕柔的一個少女，武功會那麽高！

他一時間會錯了意，大聲道：「大哥，你見了娘們，就連講話的聲音都軟了，待我來對付她！」

他一面說，一面陡地向前，跨出了一步。

趙不先心知馬不前生性魯莽，他忙道：「不可造次！」

可是，就在那電光火石的一剎那間，只聽得門板之上，發出了「噗」地一聲響，穿了一個洞，一隻毛茸茸的大手，自破洞之中，直伸了過來。

馬不前本來就站在門前的，他雖然向前踏出了一步，但是離門並不是太遠，那隻手一伸進來，便已抓住了他的背肉！

只見五指一緊，將他扯得後退了一步，「砰」地一聲，撞在門板之上。

馬不前的武功也不弱，他陡然之間，遭了暗算，臨危不亂，身子「砰」地撞到了門板之上，雙手立時向後，反抓出去。

那門板能有多厚，怎當得起像馬不前那樣的高手的反手一抓？只聽得「噗噗」兩聲響，他的雙手，也立時穿過了門板，向後抓去！

如果他那兩抓，可以隔着門板，抓中了他身後的那人，那麽，他是可以反敗為勝了。

可是，他那兩抓，却抓了個空！

馬不前心中陡地吃了一驚，已知道不妙，想要縮回手來時，却只覺得左右小臂之上，傳來了一陣劇痛，像是剎那間，有什麽東西，穿過了他的小臂！

馬不前不由自主，大聲叫了起來，用力一掙，那扇門都被他掙了下來，那時，他也顧不得趙不先了，一將門掙脫，轉身就奔。

這時，人人都可以看到，他隻手反插在門後，而在他的小臂上，有一根竹枝貫穿着，鮮血順着竹枝的兩面，向下直淌。

他左右雙臂，都為竹枝所穿過，手臂自然縮不回來，只好背着那扇門，向外飛奔。

而他才奔出了兩步，只見門口，一個高大之極的人影，突然一閃，接着，便是那人影抬起腳來，「砰」地一腳，踢在門板之上。

馬不前又發出了一下呼叫聲，隨着他那下呼叫聲，他連人帶門板，一起向外飛了出去！

屋子中的各人，也看不到馬不前究竟怎樣了，因為他的身子被門板遮着，各人只看到那門板又「砰！」地一聲響，在飛起之後，直撞在門外不遠處的一棵大樹之上。

奇怪的是，門板撞到了大樹上之後，却並不落下來，而馬不前却也已經沒有了聲息。

而在門口的那人，這時也轉過身來，不是別人，却正是雷震天！

那時，雷晶晶的絲巾，早已掖在脅下了，但是，趙不先的軟鞭，垂在地上，他的身子，不住地在簌簌發着抖，他望着雷震天，雙眼睜得老大，面如死灰。

雷震天也不走過去，看着那門板何以在樹上不落下來，他雙手輕輕拍着身上的衣服，大踏步走了進來，道：「趙朋友，請坐啊！」

趙不先上下兩排牙齒打着震，道：「別……客氣！」

雷震天面色一沉，罵道：「他奶奶的，我叫你坐，你就替我坐下。」

趙不先忙道：「是……是……」

他挪過了一步，在一張櫈子上，坐了下來，雷震天望着他，只是「嘿嘿」地笑着，他越是笑，趙不先的身子，抖得越是劇烈。

雷震天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道：「趙朋友，你在黑道上，也算是名頭響噹噹的人物，何以這等不濟事，抖什麽？」

趙不完道：「我……沒……有抖！」

雷震天突然一步跨過，按住了趙不先的頭頂，趙不先被雷震天按住，想抖也抖不來了，他雙眼上翻道：「雷大哥手下留情！」

雷震天說道：「我剛才一出門，就有人將我引開去，那兩個人已見姥姥去了！趙朋友，你姥姥也在想念你，我看，你還是……」

雷震天話未講完，趙不先已然雙手亂搖，道：「不，不……我不想去見她老人家。」

雷震天冷冷地道：「那兩人臨去見姥姥之際，抬出了黑煞星的名頭來嚇我，你們和黑煞星有什麽糾葛，為什麽要將我夾在中間，說！」

雷震天那最後一個「說」字，舌綻春雷，簡直如同半空之中，響起了一個霹靂一樣！

趙不先的汗珠如同豆粒一樣，一滴滴透了出來，他急急地道：「黑大爺是我們救命恩人，我們供他差遣，雷大爺，你能出萊州大牢，就是他將你救出來的！」

雷震天的兩道濃眉，陡地向上一揚，道：「原來是他，他為什麽要救我？」

趙不先抬起手來，他的身子被雷震天按着，想抖也抖不了，但是手一抬起來，却又不住地發着抖，他向雷晶晶指了一指，道：「那是為了……雷姑娘。」

這時，不但雷震天的心中莫名其妙，兵劍華也如同墮進了五里霧中！

雷晶晶和黑煞星又有什麽糾葛呢？

一個是那樣溫順的少女，看她的樣子，根本不像是會在武林之中走動過，而另一個，則是早在二十年前，便已縱橫江湖，所向無敵的黑道高手！

在這樣兩個截然不同的人之間，又有什麽糾葛呢？



雷震天立時翻眼向雷晶晶望去，雷晶晶微微一笑，道：「震天大哥，這事你別管了，黑煞星將你從牢中救了出來，是想我別去找他。」

雷震天陡地吸了一口氣，道：「好妹子，你好大的口氣！你知道黑煞星是什麽人？」

雷晶晶點頭道：「我知道。」

雷震天的臉上神色看來十分古怪，說道：「好妹子，連我也怕的人，你竟不怕他？」

雷晶晶又微微笑着，她臉上的神色極其安詳，道：「怕也沒有法子啊，我一定要去找他！震天大哥，你將趙朋友放開吧，趙朋友，回去告訴黑煞星，九月初九，我一定會依約而來的。」

雷震天的神情更是古怪，他望了雷晶晶片刻，又定定地望着趙不先，道：「那麽，黃金龍的滿門，也是黑煞星差遣人所殺的了？」

趙不先急叫了起來，道：「那不干我事，眞的不干我的事。」

雷震天手一鬆，趙不先身子一軟，「咕咚」一聲，跌倒在地，但見他立即站了起來，雷震天喝道：「我妹子叫你滾，你還不滾？」

趙不先的雙腿發軟，一時之間，竟抬不起腿來，雷震天破口大罵，道：「奶奶的熊，還死賴着不走啊！」

他一面罵，一面飛起一腳，便踢在趙不先的屁股上，那一腳，將趙不先的身子，踢得如同斷綫風箏也似，向外直跌了出去。

趙不先在半空之中，身子連挺了兩挺，但是仍然收不住向外跌出去的勢子，剎那之間，只聽得「砰」地一聲響，他人已撞在那塊門板之上。

那塊門板被他一撞，才從樹上，跌了下來。

屋中各人，這才看到，何以那塊門板會附在樹上不落下來，原來恰好有一枝手臂粗細，半尺長短的枯枝，插進了馬不前的胸口之中！

馬不前分明是一撞中樹幹時，便已死於非命的，但由於那粗短的樹椏，叉住了他的肋骨，是以他的身子，才掛在樹上，不落下來。

這時，被趙不先一撞，連人帶板，一起跌了下來，鮮血泉湧，洒了趙不先一頭一臉，趙不先在地上打了一滾，也不理會一身是血，向前連帶爬着，便衝了出去，雷震天又一聲大喝，道：「將你的伙伴帶走！」

趙不先已經滾跌出了丈許之外，雷震天一叫，他反手一鞭，向後揮來，鞭梢纏住了馬不前的屍體，用力一扯，也將馬不前的屍體，連着門板，一起扯了過去，他不但未曾回頭，連向前奔出的勢子，也未曾停過，可知他的武功實在不弱，只不過遇到了雷震天，便只有叩頭求饒的份兒，絕無施展的餘地而已！

趙不先奔出的勢子極快，轉眼之間，便不見了蹤影，雷震天回過來，向岳劍峯冷笑了一聲，立時抬高了頭，冷冷地道：「有人願向我叩頭賠罪了，怎地還不見有人跪在地上？」

岳劍峯面色青白，坐在炕上，一句話也不說，雷晶晶道：「震天大哥，你和岳大哥眞是好朋友，就不該說這種話！」

雷震天聽了勃然大怒，大聲罵道：「他奶……」

可是，他只罵了兩個字，便再也罵不下去，只是瞪着雷晶晶，忽然又大笑起來，道：「岳劍峯，你倒好，找了那樣一個靠山。」

岳劍峯怒道：「放屁，黃捕頭不是你殺的，我自然會向你賠罪的！」

他掙扎着下炕來，可是他傷得十分重，才一站定，身子一個搖晃，便向前仆跌了下來，雷震天就在他的身前，連忙出手，將他扶住。

他們兩人，各自凝視着對方，過了好久，他們又不約而同地哼了一聲，雷震天伸手在岳劍峯的額頭之上，「卜卜」鑿了兩下，道：「渾小子，現在你至少該明白，大爺什麽人都殺，就是不殺婦人孩子的了！」

岳劍峯苦笑了一下道：「那算是我看錯了你，但是，你却也絕不是個什麽好東西！」

雷震天哈哈大笑了起來，道：「渾小子，那算你說對了，怎麽樣，你該在這裏靜靜養傷了？待我去找找黑煞星，問他為什麽要在大牢之中，將我救了出來。」

他一面說，一面覷着雷晶晶。

雷晶晶扶着岳劍華，讓他在炕上躺了下來，她淡淡地說道：「震天大哥，你不是他的敵手嘛！」

雷震天濃眉一揚，他還未曾說話間，只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自遠而近，迅速傳了過來。

馬蹄聲在屋前兩三丈處，突然停止。

馬蹄聲才一停，便見一條人影，忽地一閃，已經有一個人，停在門前，那人顯然是從馬背之上，疾飛了下來的，身法快絕，及至他立定之後，只是他身形矮小，面目滑稽，然而一身衣服，却極其華麗。

他的手上，持着老大的一隻大紅信封，才一到，便高舉着那信封，說道：「雷英雄，在下是受人之托，送一張請帖來給你！」

他手一揚，那大紅信封，便向雷震天飛了過來，雷震天一手接住，團了一團，伸掌一拍，等他的手掌再揚開來時，白他手掌中落下來的，只是一片紙屑，他厲聲道：「什麽人請我，只管直說，弄這些文縐縐的玩意兒來作什？」

那矮老頭子道：「黑煞星欲見雷英雄一面。」

雷震天一聽，略呆了一呆，但見他立時一笑，道：「好，他在那裏。」

矮老頭子道：「雷英雄跟我來，自然可以見到他了。」

那矮老頭子一面對着雷震天說話，可是一雙眼珠，却骨碌碌地轉動着，注定在雷晶晶和岳劍峯兩人的身上。岳劍峯輕輕地道：「震天大哥，你不能去。」

雷震天立時道：「胡說，這是什麽話，我要是不去，人家只當我怕了這個二十多年來未曾露面的傢伙，總不成我也像他那樣，躲起來不見人？」

矮老頭子道：「說得是，雷英雄果然

快人快語，就請啓程。」

他身形一側，而雷震天更不攷慮，大踏步向外走了出去，雷晶晶雙眉緊蹙，一言不發，眼見雷震天和那矮老頭子一起走開去，那矮老頭子還帶了一匹馬來。

兩人翻身上馬，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了過來，兩人立時又沒入了黑暗之中。

轉眼之間，連馬蹄聲也聽不到了。

雷晶晶站在那兒，突然幽幽地哼了一聲。

岳劍峯忙問道：「雷姑娘，他去見黑煞星，可是凶險得很？」

雷晶晶戚容滿面，她臉上那種焦切的神情，連岳劍峯看了，心中也焦急了起來，他忙安慰雷晶晶道：「你別急，黑煞星的住處，我也去過。」

雷晶晶吃了一驚，說道：「你是怎麽去的？」

岳劍峯苦笑了一下道：「我想挖一條地道，到萊州大牢去救人，却不料挖錯了方向，待我冒出地面時，却是黑煞星家的院子中，一出來，就有一個中年婦人要殺我，反倒死在我的劍下，這件事，我至今不明白，那宅中的人稱那中年婦人爲『夫人』，應該她是黑煞星的妻子，可是黑煞星却又放走了我！眞是詭異莫名！」

雷晶晶的面色，突然變得極之蒼白，她忙道：「那……那個中年婦人是什麽樣子？」

岳劍峯只講了一句，便突然住了口。因爲就在那剎間，他想起了在黃金龍家中要殺他的那些人來。其中一個少女，在掀開了面具之後，面色白得極其異樣！

當時，正在腥風血雨之中，岳劍峯只覺得對那異樣的蒼白面龐十分熟悉，但是他却未有機會去思索，直到這時，他才想了起來，那少女的異樣蒼白，不是像別人，正像那死在自己劍下的中年婦人！

岳劍峯突然住了口，可是雷晶晶却也沒有再問下去，她只是偏過了頭去。

岳劍峯也不知雷晶晶的心中在想些什麽，他道：「雷姑娘，我一定還有危險的，可是震天大哥却——」

雷晶晶不等他講完，便搖了搖頭，道：「不，我知道，有一個人，一定不肯放過你的！」

岳劍峯心中一動，忙道：「誰？」

但是雷晶晶却並不回答，只是低哼了一聲。

## 愛護情深

岳劍峯道：「我知道要殺我的是什麽人，那是一個臉色蒼白得像塗了一層粉一樣的少女，我身受重傷，就是傷在她帶來的那些人手下的。」

雷晶晶又偏過頭去，看她的神情，像是她極不願再談論這件事一樣。但是她却沒有打斷岳劍峯的話頭，岳劍峯又道：「可是你別担心，我雖然受了傷，只要有劍在手，我也未必敵不過她！」

雷晶晶的身子突然一震，她倏地轉過身來，道：「你……你不能殺她！」

在那一剎之間，自岳劍峯的心中，突然湧起了一股極其奇異的念頭！

他忽然想到，雷晶晶和要殺他的少女之間，一定有着十分奇異的關係！

但是那種念頭，實在太奇詭了，比他從地道中將要冒出來時，忽然有一個死人壓了下來，這更奇詭！

岳劍峯又感到，雷晶晶對於黑煞星家中的事，似乎知道得很多，而她又和黑煞星在九月初九，有着一個約會，看來那個約會，也十分重要！

岳劍峯的心中，亂成了一片，他有許多問題要問，可是却又不知從那裏問起才好，他想了一想，道：「當我從地道中冒出來的時候，那中年婦人正殺了一個人，那是一個年輕男子。她將那年輕男子，裝在麻包之中，後來，我一冒出來，却又以爲我就是那死人！」

岳劍峯那樣說着自己的遭遇，本來想探聽一下雷晶晶的反應的。

可是雷晶晶却一點反應也沒有，她只是緊蹙着眉，凝視着那一點燈火。

岳劍峯沒有再說下去，他們又呆呆地相對了一會，岳劍峯又道：「雷姑娘，你說要去看看震天大哥！」

雷晶晶這才低嘆了一聲道：「好，我是該去看看他，可是我又不放心你，除非你能聽我的話。」

岳劍峯忙道：「一定。」

雷晶晶盈盈站了起來道：「我走了之後，一定會有人找到這裏來殺害你的。」

岳劍峯呆了一呆，他也不知道何以雷晶晶說得如此肯定，但是他却並沒有出聲。雷晶晶續道：「所以我要將你帶走！」

岳劍峯苦笑了一下道：「我傷得很重，只怕走不動，反倒連累了你。」

雷晶晶搖着頭，道：「我已替你用藥敷了傷，你只消一個對時，就可以復原的，別多說了，我們快離開這裏！」

她話才一完，身形突然向上一拔而起，接着，又落了下來。

她一起一落之勢，快到了極點，若不是她的手中，已握住了岳劍峯插在樑上的那一柄劍，岳劍峯可能還是當自己眼花而已。

她將劍交到了岳劍峯的手中，岳劍峯握住了它，雷晶晶便扶着他，向外走了出去，岳劍岸緊靠着雷晶晶，他只覺得一陣陣的幽香，自雷晶晶的身上散發出來，令得他有飄飄然之感。

雷晶晶扶着他，走出了三四丈，就來到了剛才馬不前喪生的那棵大樹之下，她就站定了身子，道：「你躲在樹上，我去去就來。」

岳劍峯一怔道：「躲在樹上？」

雷晶晶道：「是的，你躲在樹上，一動也不要動，不論看到了什麽，你都別出聲。」

岳劍峯還想說什麽，可是雷晶晶扶住他的手臂，已向上振了一振，岳劍峯只覺得一股極柔和的大力，傳了過來，他的身子，已被那股大力，托高了一丈五六尺，穩穩地落在橫枝之上。

他轉頭向下望去，雷晶晶也抬頭向上望來，她輕柔地道：「記着，你曾答應過我的話。」

雷晶晶的安排，雖然出乎岳劍峯的意料之外，但是岳劍峯的確曾答應過聽她安



排的，是以他答應了一聲，雷晶晶已向外走去。

雷晶晶的身形十分輕靈，她在向外走去之際，簡直就如同在水面之上，飄行開去一樣，當她飄開了丈許之後，她又回過頭來，向岳劍峯望了一眼。

天色十分黑，可是雷晶晶那雙美麗的大眼睛中，却閃耀着依依不捨的光芒。

岳劍峯可以覺察到這一點，他的心中，又泛起了一股暖意。

然而，雷晶晶的去勢十分快，轉眼之間，她已經沒入黑暗之中了。

岳劍峯的心中，也突然生出了一股茫然之感。

那種惆悵的感覺，是岳劍峯在這以前，從來也未曾感到過的，如果雷晶晶還在他的身邊，他一定也不會感到，可是此際，他却像失去了最重要的物事一樣，心直向下沉着。

他輕輕嘆了一聲，雷震天那樣惡鬼一樣的，偏偏有個溫柔如仙的妹妹，那實在是令人想不到的，還有他自己，他在雷晶晶未離開之前，他還未曾想到，雷晶晶一走，自己的心中竟會那樣地悵然！

岳劍峯抬頭望着天，在樹葉的空隙中他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的星星在閃耀着，夜十分之靜，四周圍幾乎什麽聲音也沒有。

岳劍峯閉上了眼睛，他恨自己受了傷，只好躲在樹上，要不然，他一定可以和雷晶晶在一起，一起到黑煞星的住所去探看究竟的。

岳劍峯心中思潮起伏着，約莫過了半個時辰，一陣急劇的馬蹄聲，突然劃破靜寂，岳劍華心中一凜，立時循聲看去。

來的馬十分多，岳劍峯看不清一共有多少，他能看到的，只是閃耀的火把，足有二三十支之多。

那一大羣馬，直向屋子馳來，轉眼之間，便馳到了近前，當他們馳過那棵大樹的時候，岳劍峯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馬上的那些人，個個都戴着猙獰的鬼怪面具！

雷晶晶料對了，果然那麽多人來這裏找他了。

那一大羣人，馳到了屋子前，一匹火紅的馬之上，翻身躍下一個身形苗條的少女來。

所有的人中，只有那少女的臉上，沒有面具，雖然在火把的照耀下，但見她的臉上，還是那樣蒼白，岳劍峯吸了一口氣，一聲也不出，只是看着。

少女才一下馬，在她的身後，便有五六個人，從馬鞍之上掠了起來，向屋中撲了進去。

只聽得屋中乒乒乓乓一陣響，想是那些人破壞了不少東西，緊接着，那些人又旋風也似，捲了出來，來到那少女面前道：「小姐，屋中沒有人。」

那少女一伸手，自一個人的手中，接過一個火把來，向前拋了出去，那火把「呼」地一聲，拋進了屋中，由那少女開始，其餘人也紛紛將手中的火把，向屋中拋了進去，剎那間，登時火光熊熊，燒了起來。

那少女就站在屋前，火光映着她的臉，她臉色仍然那麽蒼白，只聽得她尖聲道：「四週搜一搜，魏老爺子說：適才還看到他在這屋子之中的！」

那些人轟然答應着，馬蹄聲、叱喝聲交雜着，人影亂晃，有一大半人，四下分散了開去。

岳劍峯這時，幾乎已可以肯定，那少女和那中年婦人，一定有着密切的關係，從那些人的稱呼中聽來，那少女應該就是黑煞星的女兒。

然而，岳劍峯自問，那中人婦人雖然死在他的劍下，但是這絕非他的過錯，如果他不下手，那麽，他非死在那婦人的劍下不可，岳劍峯一想到這一點，幾乎想翻下樹去，和那少女說個明白。

可是就在那一剎間，那少女悠然轉過頭來。

她並不是發現了岳劍峯，可是她一轉過了頭來，却也令岳劍峯大吃一驚，因爲岳劍峯在她的眼中，看到了怨憤極深的神

岳劍峯躲在樹上，看見一少女率領一羣人放火燒屋的情況。

色。

岳劍峯吸了一口氣，如果不是他受了傷，他仍然會毫不猶豫跳下去，向那少女將當時情形說個明白的，但是現在，他如果從樹上翻下去，那可能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便會死在那少女的劍下。

那少女轉過頭來之後，尖聲叫道：「找，到處去找。」她自己也穿進了黑暗之中，只看到劍光閃耀，她手中的劍，正在亂砍亂削。

這時，幾間茅屋，早已燒通了頂，轟然倒了下來，帶着火頭的木片，一起飛了起來，滿天火鴉亂舞，那少女又掠回來，她手中劍閃着寒光。

岳劍峯緊緊地握着拳，望着下面，突然之間，他忽然覺出，他的身旁，有一根樹枝，輕輕顫了一顫。

他大吃一驚，連忙轉過頭去，却已經聽到了雷晶晶的聲音道：「別動，一動你就掉下去！」岳劍峯的心中，不禁暗叫一聲慚愧，因為雷晶晶是什麼時候回來的，他全然不知。

而這時，雷晶晶一開口，一股暖氣就吹在他頰邊，岳劍峯的心中，不由自主怦怦亂跳了起來。

雷晶晶又道：「你仍然別出聲，不論你見到什麼，你都不能出聲，也不能現身，你明白了？」

岳劍峯點着頭，他已看清，雷晶晶是伏在他身邊的一根樹枝上，離他極近，岳劍峯慢慢伸手過去，握住了雷晶晶的手。雷晶晶並不掙脫手，她只是重覆地問道：「你記得我的話了？」

岳劍峯點着頭，雷晶晶才輕輕地縮回手去，望着岳劍峯，眼中流露着深情。突然一翻身，自樹上翻了下去。

雷晶晶一自樹上翻了下去，輕飄飄地落在那少女的背後，那少女顯然未發覺，但是其餘戴面具的那些人，却已經一起發起喊來了。

剎那之間，足有十七八人，一面叫着，一面向前奔來。

那少女也在那時，倏然地轉過身來，她一轉身，立時退出一步，手中的利劍，突然翻出，劍尖指着雷晶晶，大聲喝道：「你是什麼人？」

雷晶晶十分親切的笑容，和那少女臉上那種驚恐交集的神情，形成強烈的對比，她柔聲道：「我就是這屋子的主人，你為什麼放火燒了我的屋子？」

那少女的身子略震一震，她雖然受了震動，可是她的身手，却仍然快疾無比，身子才動，劍也隨即刺來。

「嗤」地一劍，直刺雷晶晶的咽喉。

那一劍的來勢既快，刺的又是致命之處，雷晶晶的神色也不由陡然一變，她的身形略側，劍尖貼着她的粉頸，掠了過去，離她的粉頸只不過半寸，躲在樹上的岳劍峯，幾乎失聲叫了起來！

但是雷晶晶除了在那少女甫一出劍時，神色略變了一變之外，立時又恢復了常態。

那少女向雷晶晶一劍攻出，她帶來的人也一起向雷晶晶圍了上來。那少女一劍不中，手腕突然往後一扯，利劍已斜斜向雷晶晶頸際削下，這一變招更快，看來雷晶晶是很難躲得過去的了。但也就在劍光閃耀的那一剎間，雷晶晶手腕一翻，那方藍色的絲巾，又已飄飄地向上揚了起來。

絲巾一揚起，便覆向那少女的手腕，那少女發出了一下尖叫聲，五指一鬆，「噹」地一聲，利劍落地，她身形向後疾退而去。

少女向後退去之際，臉上現出駭然之極的神色來，雷晶晶絲巾輕輕一抖，裹住了插在地上的利劍的劍柄，再一揚手，將那柄利劍抖了上來，握在手中。

然後雷晶晶嘆了一聲，道：「姑娘，這二十年來，你父親名義上是在韜光養晦，你尚且如此，若是早年，你還不知道怎樣啦！」

那少女的神色更是吃驚，失聲道：「你！知道我是什麼人？你是誰？」

她講到後來，聲音尖得令人聽來，不舒服到極點，全身皆起一種異樣的戰慄之感！

而雷晶晶的聲音，却仍是那麼輕柔，她道：「我自然知道你是誰，也知道你父親在這二十年來做了些什麼，你回去告訴他，我九月初九中午，一定去見他，叫他在家等我。」

那少女的雙眼之中，現出怨毒之極的神色來，雷晶晶話講完，手背略揚，那柄利劍，便平平向前飛了出去，劍上分明没有蘊着什麼力道！

但是那少女却仍然不敢接劍，身形向後疾退而出，一面退，一面又尖聲叫道：「你們全站着發什麼呆，小心我回去，抽筋剝皮！」

那少女一叫，那十來個戴着鬼怪面具的人紛紛發着吶喊，向前湧了上來。那時，屋子仍在熊熊燃燒，火光映着那些人的面具，益發顯得猙獰可怖，他們大聲喚叫着，向前衝來之際，簡直就像是地獄之中，衝出了一羣惡鬼，轉眼之間，便有五六件兵刃，遞到了雷晶晶的身前。

但是雷晶晶的神情，却仍然不像是大敵當前，她只是緩緩搖着頭，那五六件兵刃一攻了上去，她那一幅絲巾，又揚了起來。

剎那之間，只聽得「乒乒」、「錚錚」之聲，不絕於耳。雷晶晶的絲巾拂中了幾件兵刃，那幾件兵刃，一起反彈了上去，砸在別的兵刃之上，在衆人的驚呼聲中，雷晶晶身形飄飄，已向前走了出去。

看來她的身形並不快，但却十分從容，可是只見她身形晃動，人影閃掠間，却已在十餘人之間，穿了過去，直來到那少女面前。

那少女駭然後退，可是不論她怎樣掠退，雷晶晶始終在她身前三尺處。兩個人一個退，一個如影附形，轉眼之間，便已繞了一個圈兒。

那少女又驚又怒，明知難以擺脫雷晶晶，陡地一咬牙，右掌一翻，「呼！」地一掌，向雷晶晶當胸拍出！

雷晶晶也在那時，手腕略翻，只聽得那少女怪叫一聲，她的手腕，已被雷晶晶牢牢抓住，雷晶晶扣住了那少女的脈門，定定地望着那少女道：「郝姑娘，你母親已經死了，是不是？」

那少女咬牙切齒，尖叫道：「你將我



殺母仇人，藏在何處？」

雷晶晶嘆了一聲道：「郝姑娘，其實你很恨母親，對不對？你母親死了，你心中一定很高興，你難過的，只是你未曾親手殺死你母親！」

雷晶晶的口中，說出那樣的話，所有的人，都突然一呆，身形僵立。

在樹上的岳劍峯，幾次聽得雷晶晶稱那少女「郝姑娘」，他也知道，那少女一定是黑煞星郝飛龍的女兒，她來找自己，自然是為了那死在自己劍下的中年婦人，可是雷晶晶如今却那麼說，那實在太不可思議了，難道做女兒的，會恨母親，恨到這一個地步？

可是接下來，岳劍峯所看到的情形，却令得他相信，雷晶晶是說對了。

本來，那少女的臉色就蒼白得可怕，但這時却更罩上了一重死色，在火光照映下，還可以清楚看到，她的額上，沁出一顆一顆的汗珠來。她的嘴唇發着抖，但是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只有一個被人說中了心中隱藏着的極度秘密的事情的人，才會有這樣的神情！

雷晶晶鬆開了那少女的手，那少女向後連退了幾步，才急速地喘起氣來，然後，她道：「你，你好像什麼都知道，你究竟是誰：」

雷晶晶嘆了一聲道：「你不必問我是誰，只要將我剛才說的話，回去告訴你父親就是了！」

那少女向後退着，退到了落在地上的，她的利劍之旁，一俯身，拾起了劍來。

岳劍峯只當她拾起劍來之後，只會不顧一切，發招去攻雷晶晶的，却不料她拾劍在手，突然一聲厲嘯，轉過身，向前飛奔而去。

那少女一走，那些戴着面具的人，也狼奔豕突，向外奔了開去。

岳劍峯的心中高興之極，把身子一側，便想勉力躍下樹來。可是，他的身子才動了一動，左肩之上，便突然一緊，像是有人抓住了他的肩頭。

岳劍峯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他連忙轉過臉去。但是臉才轉到一半，額際「天鼎穴」上，便麻了一麻，緊接着，他已被人輕輕提了起來。

岳劍峯穴道被封，身子一動也不動，也出不了聲，他心中又驚又急。當他的身子被輕輕提起之際，他還可以清楚地看到，雷晶晶在望着那迅速奔逃的人，但立時抬起頭向大樹上望來。

雷晶晶自然是在看他，岳劍峯的身子却正被人提了起來，岳劍峯在雷晶晶向他望來之際，心中略為放心了些，因為樹上多了一個人，那人又將他提了起來。雷晶晶一定可以看出一些動靜來的。

只要雷晶晶能看出一些動靜來，那麼他就不怕了！

可是，那提起岳劍峯的人，動作却非常小心，岳劍峯已被提起，但是樹枝却根本連一動也未曾動，岳劍峯也可以肯定，雷晶晶並未曾發現生了什麼變化，因為她臉上的神情仍然是那麼柔和。

接着，岳劍峯只覺得那提住他的人，身子輕輕一翻，已從那棵大樹之中，竄了出去，可是却又不是落地，而是落在另一棵樹上。

那人雖然挾着岳劍峯，可是他的身形，仍然像一頭貓兒一樣，從大樹上，翻到另一棵樹上，幾乎連樹枝都未曾顫一下。

岳劍峯在那剎間，心中陡地一凜。他在想：那人是誰？他的武功極高，他是誰呢？

他無法看到那人的面目，而那人又翻了起來，到了另一棵樹上。這時，他離那棵樹更遠了，可是他却還可以看到，雷晶晶輕柔地笑着，在向那棵樹走去！

當岳劍峯被挾着，再度翻起之際，他聽得雷晶晶正在叫他，雷晶晶叫了他兩三聲，叫聲突然變得充滿了吃驚。那顯得她已發現岳劍峯不在樹上了！

但是，那時岳劍峯已被那人挾着，從樹上斜斜掠了下來，落地無聲，迅速地向前掠了出去。

那人掠出之勢，是如此之快，岳劍峯只覺得兩耳風聲呼呼，他心中不禁長嘆一聲，他知道，雷晶晶找不到自己了。

由於那人掠出的勢子實在太快，是以岳劍峯根本無法看清自己經過了一些什麼地方，他只覺得在轉眼之間，已經進了滁州城，在一些小巷之中飛掠而出，接着，那人身形拔起，躍進了一堵高牆。

一進了那堵高牆，岳劍峯只覺得遍體生寒，整個人像是跌進了冰窖之中一樣。

他認出那是什麼地方來了。那就是他挖錯地道，曾經到過一次的地方，那是黑煞星郝飛龍的住所！而且，岳劍峯也知道挾住他的是甚麼人了，那自然是二十年前，縱橫天下的黑煞星，除了他之外，還有甚麼人，有這麼好的身手，能在雷晶晶的眼前，神不知鬼不覺地將他帶走！

當岳劍峯一明白了這兩點之後，他的心中，實在亂到了極點，幾乎什麼也不能想。

而等到他略為定過神之際，他已被帶進一間漆黑的房間之中，放在一張床上。

岳劍峯雖然知道，帶他到這裏來的人一定是黑煞星，但是自始至終，他却未曾看到黑煞星，他被放在床上之後，只聽到「啪」地一聲，門已關上，顯然黑煞星已然走了出去。

岳劍峯雙手的手心全是汗，他身子一動也不能動，眼前又是一片漆黑，他明知在黑煞星的巨宅之中，可是，他無法知道會發生一些什麼事！

岳劍峯勉力鎮定心神，仔細傾聽着，他希望能聽到一些什麼聲響，以便判斷會有什麼事發生，可是，他却一點聲音也聽不到。

岳劍峯知道，雷震天也在這所巨宅之中，可是，雷震天能夠發現他的可能性，實在太小了，就算雷震天發現了他，也沒有辦法救他，因為雷震天根本就不是黑煞星的敵手，岳劍峯沒有別的辦法，他只好焦急地等着。

約莫過了小半個時辰，只聽得房門又是「啪」地一聲響，岳劍峯並沒有聽到任何腳步聲，但是他也可以知道，隨着房門的一聲響，已有一個人走了進來。

岳劍峯的心中，陡地一凜，他又聽到了房門關上的聲音，岳劍峯眞想知道進來的是什麼人，可是他根本出不了聲，既不

能問，又無法看得見。

他只感到，進了房間的那人，似乎正在漸漸接近他！

岳劍峯的心頭怦怦亂跳了起來，進房間來的，是一個女子，那當然不會是雷晶晶，那麼是誰？那是誰？

岳劍峯的心神，緊張到了極點，也就在這時，火光一閃，一枝紅燭，已被燃着，岳劍峯也立時看到了一女子的背影。

那女子的身形很纖細，岳劍峯雖然只看到她的背影，但是身子卻也不由自主地發起抖來！

岳劍峯可以毫無疑問地認出那女子是什麼人，那就是幾次三番要追殺他的那個少女！

在黃金龍的家中，就是那少女率領了一批高手，令他受了重傷，而還在一個時辰之前，那少女又帶了一批高手去找他，現在，他穴道被封，在黑煞星的巨宅之中，那少女又出現了！

岳劍峯第一件感到的事，便是他性命難保了，他要死了，如此年輕，死得如此不明不白！

岳劍峯的雙眼睜得老大，他看到那少女在燃着了紅燭之後，順手抖熄了火摺子，仍然不轉過身來，可是她用一種聽來十分平靜的聲音道：「我叫小鳳，你現在，是在我的家中。」

岳劍峯呆了一呆，一時之間，他幾乎認爲自己認錯人了。可是，那的確是那少女的聲音，而且，她也立時轉過身來。

那樣蒼白的臉色，那樣的瓜子臉，大眼睛，絕不會是第二個來！

她轉過身來之後，定定地望着岳劍峯，忽然伸指一彈，「啪」地一聲，彈出了一枚鐵蓮子來，那枚鐵蓮子的來勢，並不十分快疾，而且，恰好彈在岳劍峯的頸際，將岳劍峯的穴道，撞了開來。

岳劍峯穴道撞開，身上一鬆，立時坐了起來，他在自己的頸際摸了一下，疑心自己是不是在做夢，剛才，他根本一點抵抗的能力都沒有，那少女彈出那枚鐵蓮子已足可以取他性命的！

可是，那少女只是解開了他的穴道，並不取他性命，那實在太出乎意外了！

而那少女仍然望着岳劍峯，她好像第一次見到岳劍峯一樣，岳劍峯吸了一口氣道：「你是小鳳……姑娘，你……」

岳劍峯並沒有向下講去，因爲他實在不知說什麼才好！

那少女又道：「我姓郝，我爹在武林中很有名，我娘也是武林高手，她是死在你的劍下的！」

岳劍峯道：「是的，那……我根本不知道她是什麼人，她一見我，就要將我置於死地，我不能不還手，她當時好像瘋了一樣！」

郝小鳳突然尖聲笑了起來道：「她早就瘋了，她若是不瘋，怎會將他殺了？」

岳劍峯一怔，他雖然不明白郝小鳳在說些什麼，但是他卻立時想起，自己還未冒出地面時，所摸到的蔴袋中的那個死人來。

那是一個瘦削的年輕人；而後來，當那中年婦人中劍之後，她又說了一句「她終於是你的了」。當時，岳劍峯全然不明所以，但現在，他已覺得有點頭緒了！

他望着郝小鳳道：「你母親……殺了你喜歡的一個人，對不對？」

但見郝小鳳緊咬着下唇，點了點頭。

岳劍峯苦笑着，道：「我完全偶然遇上那些事的，我本來準備挖一條地道，到萊州大牢去救人，卻不料誤挖到你們家中——」他話還未講完，郝小鳳突然向前走近了一步，岳劍峯心中一凜，只聽得郝小鳳咬牙切齒地道：「我恨你，也恨她！」

岳劍峯冷笑着道：「小鳳姑娘，你恨的人太多了，連黃捕頭的未成年孩子，你也恨在內？」

岳劍峯明知她在如此情形下，他如果那樣說的話，對他自己，是極其不利的，可是他還是說了出來。只見郝小鳳身子一震，精光一閃，她的利劍，已然平擱在岳劍峯的肩上。寒森森的劍峯，離岳劍峯的頸際，只不過幾分，岳劍峯只覺得寒氣逼人！

但是他卻神色鎮定，他望了望自己頸際的利劍，道：「你不是來殺我的，要不然，你早已下手了，你爹將我帶到這裏來，是爲了什麼；你來看我，又是爲了什麼呢？」

郝小鳳凝視着岳劍峯，好一會，才將利劍慢慢地縮了回來。

隨着她的利劍縮回去，岳劍峯才緩緩地吁了一口氣，郝小鳳倏地還劍入鞘，她忽然笑了一下。

岳劍峯並不是第一次見到郝小鳳，他第一次見到郝小鳳時，郝小鳳掀開面具，一劍要刺向他的心口，那時他已受重傷，若不是雷震天及時趕到，他早已死在郝小鳳的劍下了。岳劍峯見過郝小鳳很多次，可是他卻第一次看到郝小鳳笑。

郝小鳳在笑的時候，十分嫵媚，像是她在忽然之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她微笑着，道：「你很勇敢啊。」

她在講了一句話之後，突然又壓低了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又道：「我喜歡勇敢的人，我想，我是不會再下手殺你的了！」

岳劍峯聽了，實是哭笑不得，他根本無法知道郝小鳳的心中在想些什麼。

郝小鳳頓了一頓，笑容斂去，又道：「雷晶晶要來找我爹，你是知道的了！」

岳劍峯立時說道：「我知道，但是，我卻不知道她爲什麼要來找你爹，你知道麼？」

雷晶晶和黑煞星，在今年九月初九有約會岳劍峯是已經知道的了，但是他不論怎樣想法，也難以想得明白這個約會是怎麼來的。

所以，這時郝小鳳一提起來，他便立時反問郝小鳳。郝小鳳搖了搖頭道：「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她叫雷晶晶，我還是聽我爹說的。我爹他要我告訴你，雷晶晶來了，他要你去應付她！」

岳劍峯陡地一呆，問道：「這是什麼話？」

郝小鳳卻不理會岳劍峯的反問，只是自顧自說道：「他又說，如果你能應付得了雷晶晶，令她離去；他會厚酬相贈，而我也可以不提往事。」

岳劍峯不禁苦笑了起來，自從他誤入



巨宅起，一切就像是一場惡夢一樣。

如果郝小鳳眞可以不提往事，那麼，他這場惡夢，就算是結束了，在岳劍峯而言，那實在是求之不得的一件好事，可是岳劍峯卻無法答應下來，因爲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一無所知。

岳劍峯又呆了半晌，才緩緩地搖了搖頭。

當他搖頭之際，郝小鳳的神色，變得十分難看，她突然向後退出，一閃出門，「砰」地一聲響，那門竟是鐵鑄的。

岳劍峯忙退了回來，四面打量那屋子，那屋根本沒有窗子，只有在牆上，有幾個拳頭大小的圓孔，他自然不能從那幾個圓孔之中鑽出去！他被囚禁在那間房之中了！岳劍峯的心中十分亂，好一會，他才漸漸平靜了下來。

他至少知道，他暫時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而他現在的傷還未曾好，他的傷勢，據雷晶晶說，一個對時，就可以無礙，那麼他應該先將傷養好了再說。

當他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回到床上，躺了下來，調勻氣息，一面傾聽着，那支紅燭，漸漸燃盡，當燭火突然閃了一閃，終於熄滅之際，自牆上那幾個圓孔中，射進了幾股灰濛濛的光芒來。

岳劍峯知道，天色暗了，他傷口的痛楚，也減輕了許多，他不再臥躺着，而且坐起身來，盤膝而坐，眞氣運轉，練起功來。

不多久，他便全神貫注，那時候，就算是有人來到他的身前，他也是渾然不覺的。

等到他重又睜開眼來時，只見房間中，又是漆黑沉沉，他身形一挺，突然站了起來，在房間來回踱了幾圈，俯身貼在門上，只聽得外面似乎有腳步聲不斷來來去去，岳劍峯傷亡已愈了八九，他聽了片刻，倏退了幾步，雙掌揚起，「呼呼」兩掌，用力向那扇鐵門，擊了上去，那兩掌擊中了鐵門，發出的「砰砰」一聲，震得他自己的耳際也嗡嗡直響。

鐵門卻在此時打開，一個人影倏地現在眼前。

岳劍峯也不及看清楚那是什麼了，他只看到了人影一閃，便身形一矮，一掌疾拍而出！

岳劍峯那一掌是運了七八成的力道，可是一拍向那人，卻只聽得「噗」地一聲，猶如拍在一隻漲滿了氣的牛皮袋上，一點力道也使不出，手掌反而反彈了開來。

岳劍峯陡地一怔，那人高大的身形，已向前直逼了過去，岳劍峯一抬頭，首先入他眼中的是那人額上的一塊星形黑記！

岳劍峯不禁苦笑起來，雷晶晶曾說她的大哥不是黑煞星的敵手，看來是千眞萬確的，黑煞星竟能硬接了他的一掌，而若無其事，他武功之高，也可想而知！

黑煞星的武功如此之高，可是他爲什麼還怕雷晶晶來見他呢？看來他非但怕，而且還千方百計，在阻撓着雷晶晶來和他會面。

岳劍峯連忙後退了幾步，黑煞星就站在門口，房間中很黑暗，但是黑煞星的雙眼卻是閃閃生光，令人看了心頭生寒。

黑煞星望了岳劍峯片刻，才道：「你傷勢已經痊癒了，小鳳和你說的話，你可好好想過不曾？」

岳劍峯昂然而立，冷笑道：「郝前輩，我和雷姑娘相識不久，她未必肯聽我的話。何況，雷姑娘要來見你，何以你如此害怕？」

黑煞星的神色略變了一變道：「那不干你的事，我知道雷晶晶一定聽你的話，若是你能令她離去，我重重有酬！」

岳劍峯仍然毫無懼意道：「這事的來龍去脈，我全然不知，實在無法答應。」

黑煞星又望了岳劍峯好半晌，才說道：「好，那你是在逼我用下策，你可別後悔！」

岳劍峯一時之間，想不通黑煞星那樣說是什麼意思，黑煞星的手，已經緩緩揚起，岳劍峯連忙起身向後縮去，可是黑煞星揚手雖慢，出招卻快，突然之間，岳劍峯的脈門已被扣住。

也就在那時，只聽得房門之外，傳來了一陣嘈雜的人聲，只聽得有人叫道：「快去報知老爺，雷姑娘來了，快！快！」

隨着人聲，有幾個人，已急奔了過來，到了房門口，黑煞星沉聲道：「我知道了。」

一聽得雷晶晶來了，岳劍峯的心中，不禁又驚又喜，黑煞星轉過頭來，道：「好，我們一起去見雷姑娘，我等她實在太久了！」

看他的情形，像是他日夕提心吊胆在等着雷晶晶前來，但是雷晶晶終於來了，他反倒鎮定了下來，岳劍峯的脈門被扣，身不由主，被黑煞星拉着向外走了出去，等到穿出了一條長長通道，他才知道，正是薄暮時分。

一路上，有不少人，一看到黑煞星，便垂手而立說道：「雷姑娘已在大廳相候了！」

黑煞星越是向前走，臉上的神色，越是莊肅，等到來到了一幅金綉帷幔之前時，他看來絕不像是什麼邪派中人，就像是武藝極高的武林高手一樣。

在那幅帷幔之前，黑煞星略停了一停，接着，只見他手腕一翻，「呼」地一聲，一股勁風蕩起，那幅金綉帷幔，向上疾揚了起來，黑煞星拉着岳劍峯，一閃便進了大廳之中。

黑煞星的那一下動作，快疾之極，岳劍峯被他拉着，只覺得眼前一花，一股勁風撲面而來，人已被拉得掠出了丈許遠近，而他甫一站定，就看到雷晶晶正端坐在一張椅子之上。

黑煞星停在離雷晶晶約有七八尺處，雷晶晶一看到了岳劍峯，便現出了一個十分親切的微笑來。

岳劍峯此際的處境，本來不十分佳妙，他被黑煞星扣住了脈門，只要黑煞星一發力，他隨時都可以身受重傷。

但是，岳劍峯在看到雷晶晶的那一下微笑之後，卻是心中一寬，覺得天大的事，也不必放在心上了。

他也向雷晶晶一笑，雷晶晶已略略轉過臉，向黑煞星望了過去，黑煞星呵呵一笑道：「雷姑娘，久違了，想不到十幾年工夫，一晃即過，當年見你時，你還是一個小女娃子，現在已長大了！」

聽黑煞星的語氣,像是他是雷晶晶的父叔輩,眼看着後輩的成長,心中十分欣慰一樣。

而在雷晶晶的臉上,也始終帶着笑容,若不是岳劍峯已多少知道了一些內情,他絕想不到他們兩人之間,是有極大的敵意。

雷晶晶仍然坐着,她笑問道:「郝前輩,我震天大哥呢,他在何處?」

黑煞星又呵呵笑了起來,說道:「震天賢姪正在我這裏,雷姑娘可是急於要見他?」

雷晶晶緩緩站起來,他仍然笑着道:「郝前輩,震天大哥脾氣不好,你要原諒他一些。」

黑煞星道:「大家自己人,何必說那些客氣話,若是我不照應他的話,他現時還關在萊州大牢之中哩!」

雷晶晶點頭道:「郝前輩說得是,可是這位岳大哥,郝前輩何以扣住了他的脈門?我與岳大哥相熟,郝前輩可否鬆開他呢?」

岳劍峯聽得雷晶晶的聲音,不急不慢地說着,彷彿再嚴重的事,也可以憑幾句話就此解決,他心中不禁苦笑了一下。

他還不知道雷晶晶和黑煞星之間的眞正糾葛是什麼,但是他至少知道,黑煞星扣住了自己的脈門,是爲了要脅雷晶晶。

而如今雷晶晶卻要他將自己放開,這豈不是與虎謀皮?

岳劍峯的心中剛在那樣想,可是事情的發展,卻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只聽得黑煞星揚聲道:「雷姑娘既然那樣說,老夫自然相從!」

在聽得黑煞星那樣說的俟,岳劍峯還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因爲黑煞星乃是黑道上一等一的高手,他近十多年來,雖然銷聲匿跡,但是他早年縱橫江湖時的所作所爲,在江湖上卻一直還在盛傳着,他的奸詐兇險,陰險毒辣,也是無人不知的事。

若說他能在雷晶晶那樣兩句說話之下,就將他持以要挾的人放開來,那實在是難令人相信的事!

可是,岳劍峯的脈門之上,已突然鬆了一鬆!

當岳劍峯脈門上陡然一鬆之際,岳劍峯仍然站立着不動,未曾立時向外掠去,他自知武功不及黑煞星,就算是立時向外掠出,黑煞星再要抓住他,也是很容易的事,那只有更加狼狽,反不如站着不動的好。

可是,他站立不動,黑煞星反倒打橫跨出一步。

照這情形看來,黑煞星是將他放開來了,岳劍峯實是十分意外,他陡地一轉身,望定了黑煞星,可是黑煞星連看也不向他看一眼,只是道:「雷姑娘,可要立時見你震天大哥?」

岳劍峯忙向雷晶晶看去,只見雷晶晶的神色,像是十分痛苦,她緊蹙着雙眉,過了片刻,才嘆了一聲道:「好的,請他出來!」

黑煞星雙掌互擊,連續拍出了三下。

那「啪啪啪」三下掌擊之聲,聽來就像兩塊鐵塊碰在一起一樣,隱隱有鏗鏘之音。

隨着他的掌擊之聲,立時有兩個人走了進來,黑煞星轉頭吩咐道:「請雷大爺過來。」

那兩個人一聲答應,退了出去,雷晶晶繼續蹙着眉,岳劍峯來到了她的身邊,雷晶晶抬頭向岳劍峯望了一眼,又低嘆了一聲。

岳劍峯的心中,疑雲重重,他低聲說道:「晶晶——」

可是,他只是叫了一聲,雷晶晶便向他擺了擺手,不讓他繼續講下去,而就在此際,只聽得大廳之外,傳來了一下呼喝聲。

大廳中本來十分靜,氣氛也很詭異,是以岳劍峯在講話之際,也不由自主,壓低了聲音,可是那一下大喝聲傳了進來,卻是連屋面上也發出了「嗡」地一聲響,接着,便是「砰砰」兩聲,然後,一股勁風,直衝進了大廳之中。

那一股勁,將那幅綉金帷幔,直吹起來,捲向樑上,接着,雷震天圓睜雙眼,大踏步走了進來,只見他雙掌一錯,「呼呼」兩掌,已向黑煞星疾拍而出。

黑煞星像是早已料到雷震天一進來,便會向自己發招一樣,雷震天雙掌才發,他的衣袖、已突然揚了起來,「噗噗」一兩聲響過處,雷震天的兩掌,正擊在他的衣袖之上,雷震天高大的身子,晃了一晃,騰地退出了一步。

雷震天又發出了一聲怪叫,十指如鉤,又一齊向前,疾抓而出。

他十指如鉤,那一抓之勢,更是驚人,手指劃空,帶起一股嗤嗤的勁風,直抓向黑煞星的面門,黑煞星笑道:「震天賢姪,這是何苦?」他一面說,一面身子略略一閃,倏地踏開了一步,已將雷震天的兩抓,避了過去,雷震天的身形,在黑煞星的身邊疾掠而過。

那本來是黑煞星還手的絕佳機會,岳劍峯的心中,陡地一凜,幾乎立時要向前撲去!

可是,這些日子來,岳劍峯所遇到的每一件事,幾乎都出他意料之外的。

雷震天和黑煞星兩人的身形,在交錯而過之際,黑煞星並沒有趁機出手,但雷震天陡地一縮手臂,一個手肘錘,向黑煞星的脅下撞來。

剛才雷震天的兩掌,兩抓,攻勢何等凌厲,黑煞星尚且從容逃了過去,可知他享名數十年,實非倖致,武功造詣,實是高極。

而這時,雷震天一時向後撞出,只不過是兩抓不中之後的變招,攻勢遠不如那兩抓來得凌厲,黑煞星只消向前踏出半步,便可以逃了開去的。

可是雷震天縮肘一撞間,只聽得「砰」地一聲響,手肘卻已撞在黑煞星的「大包穴」上。

脅下的「大包穴」,屬於太陰經,一被撞中,只見黑煞星雙腿一軟,身子突向前跌了出去,「砰」地一聲響,撞在一張交椅之上,將那張交椅,壓成了粉碎,他身形一挺,勉力站了起來。

而當他站起,轉身過來之後,只見他口角,一縷鮮血涔涔淌了下來,他的面色



慘白,勉強笑着說道:「賢姪的武功大進了!」

雷震天也疾轉過了身來,從他臉上的神情看來,他自己對於這一肘,竟能撞中了黑煞星,也感到十分意外!

從雷震天大聲呼喝,闖進大廳來,到這時黑煞星受了傷,其間只不過電光石火,一剎間的事,岳劍峯揚起了眉,也感到十分意外。

黑煞星站着,他的口角中不斷淌下鮮血來,他發出兩下十分凄蒼的笑聲,道:「長江後浪推前浪,自古英雄出少年,眞是一點不錯!」

雷晶晶的神色,更顯得蒼白,她的聲音,聽來也變得很乾澀,道:「震天大哥,我們該走了!」

雷震天望了望所有的人道:「妹子,你隔兩天,到九月初九,反正要來的,不如現在就將事情作個了斷,豈不是好?」

可是雷晶晶緊蹙雙眉,轉過身去,道:「不,那件事,我自有主意。」

她說着,已經慢慢向外走了出去,雷震天和岳劍峯兩人,也連忙跟在她的身後,當他們三人一起走出大廳之際,只聽得黑煞星在大廳中叫道:「來人,開正門送客!」

在大廳的兩旁,立時奔出七八個人來,奔到了大門口,大門正門,在門旁恭手而立,雷晶晶等一行三人,走了出去,更沒有一人前來阻攔。

出了正門,又穿過了幾條巷子,岳劍峯實在忍不住了,問道:「晶晶——」

可是這一次,他只是叫了一聲,便又被打斷了話頭!

只不過這一次,打斷他的話頭的,不是別人,卻是雷震天,雷震天大喝一聲:「叫什麼?你沒有看到她不高興麼,還要去煩她?」

岳劍峯一怔,雷晶晶轉過頭來,忙道:「沒什麼,我沒什麼。」

岳劍峯看到她在說沒什麼,可是兩滴晶瑩的淚珠,卻自她美麗動人的眼睛中,湧了出來。

岳劍峯更是訝異之極,雖然他剛才還被雷震天喝止,但是他仍然立時道:「晶晶,什麼事?」

岳劍峯的話才出口,雷震天蒲扇也似的大手,便「呼!」地伸出了手來,岳劍峯只覺得肩頭上一緊,已經被雷震天深深抓住。

岳劍峯怒喝道:「你……」

可是他只有說出一個字的機會,雷震天緊接着,手臂一拋,已將岳劍峯的身子,拋得向半空之中,直飛了上去。幸而岳劍峯此際,傷勢早已痊癒,他身子被拋起,雖然事出突然,但他應變也極快,身子一到了半空之中,立時連翻了兩下,眞氣一沉,倏起向下落來。

雷震天突然抓住岳劍峯的肩頭,將岳劍峯拋向半空,此擧當然大出岳劍峯意料之外,可是岳劍峯自半空中落下來之後,他的行動,也出乎雷震天的意料之外。

他身形直上直下,自七八尺高之處,疾落了下來,正好落在雷晶晶的身前,他疾一伸手,拉住了雷晶晶的手,足尖一點,拉着雷晶晶,逕向前疾掠而出!

雷震天萬萬料不到岳劍峯會有此一着,那令得他陡地一呆,而當他定過神來,大聲呼喝之際,岳劍峯早已拉着雷晶晶,轉過前面的巷子!

雷震天怒吼着,大踏步地向前追了過去。

但岳劍峯一進那巷子,便拉着雷晶晶,「呼」地上了一株大樹,他眼看着雷震天大踏步向前奔走越奔越遠,這才又拉着雷晶晶,自樹上躍了下來。

岳劍峯握着雷晶晶柔軟的手,當他帶着雷晶晶從樹上躍下來之際,只覺得雷晶晶輕得像是羽毛一樣。

岳劍峯向雷晶晶歉然一笑,道:「晶晶,雷大哥若是在,我一句話也不能說,你不怪我吧?」

雷晶晶仍然緊蹙着雙眉,岳劍峯凝視着她,竭力想在她的臉上,再找出那種輕柔的笑容來,可是雷晶晶的臉上,卻一點笑容也沒有!

那使得岳劍峯的心頭,也感到有一股重壓,他也不由自主地嘆了一聲,說道:「晶晶,你可是有什麼難事?爲什麼不說呢?」

雷晶晶凄然一笑,她雖然笑了,可是那種凄楚的笑容,卻是看了更令人腸斷!

岳劍華將她的手握得更緊道:「晶晶,你告訴我,你有什麼爲難的事!」

岳劍峯在那樣問雷晶晶的時候,他不是不知道雷晶晶的武功,不但在他之上,而且還在雷震天之上,若是雷晶晶有什麼爲難,難以解決的事,只怕他更加沒有辦法應付。但是岳劍峯那樣問,却是全心全意,願意爲雷晶晶盡他最大力量的。

雷晶晶自然可以在岳劍峯的神情,語意中領略到這一點,晶晶也顯得十分感動,嘆了一聲道:「今日是九月初八了。」

岳劍峯道:「天一亮,就是九月初九了。」

雷晶晶低下頭去道:「本來,九月初九,我要去找黑煞星,有一些要事了斷的,但是,我現在,卻不能去了,是以……心中煩惱。」

岳劍峯怔了一怔,他和雷晶晶,慢慢向前走着,岳劍峯問道:「爲什麼?」

雷晶晶抬起頭來,道:「我本來是要取他性命的。」

岳劍峯望着她,雷晶晶在講到要取黑煞星的性命之際,他並不覺得奇怪,因爲他早已料到,在雷晶晶和黑煞星之間一定有着十分重大的事要解決。

他略想了一想道:「黑煞星已受了傷,我們三人聯手,一定可以勝得過他,你何必担心?」

雷晶晶搖着頭道:「你完全弄錯了,我一個人,也是可以對付得了他,可是今晚上,他不但放了你,又一點也不難爲震天大哥,而且,他還受了傷,那叫我怎樣能再對他下手?唉!」

岳劍峯突然呆立,那時,他們已走到了一個小土丘上,全是矮樹叢,岳劍峯現在總算明白了一些事,他在江湖上闖蕩的日子也不算短,但是他見到的,全是殘酷爭鬥,陰謀詭計,落井下石,中傷暗算,幾時曾見過雷晶晶那樣仁厚的人?

他自然也明白爲什麼雷晶晶一開口,

黑煞星便放開了他，更明白何以黑煞星的武功，明明可以避開雷震天的那一肘，但是他却不逃，寧願被雷震天撞成了重傷。

黑煞星實在聰明，太聰明了！

如果對付常人，那自然應該緊扣着岳劍峯的脈門不放，藉此要脅，可是黑煞星一方面知道自己再也敵不過雷晶晶，一方面却又深知雷晶晶的爲人！

他絕不用強硬手段，而是雷晶晶一說，他立時放人，使得雷晶晶受了他的好處，難再向他下手！

這樣的事，在腥風血雨的武林之中，可以說絕無僅有的，但是在雷晶晶的身上，却發生了，雷晶晶雖然武功極高，但是她實在不是武林中人！

岳劍峯心頭思潮起伏，他不由自主，將心中所想的話說了出來，道：「晶晶，你……簡直不是武林中的人！」

雷晶晶聽了，像是高興了一些，她點着頭，道：「岳大哥，你說對了，我根本不想習武，可是我却不但學了，而且我知道自己的武功極高！」

岳劍峯不知該說什麼才好，他並不是拙於口齒的人，可是在他闖蕩江湖的生涯之中，他却從來也未曾遇到過那樣的人，和那樣的事！

呆了好半晌，岳劍峯才說道：「那麼，你不準備再對付黑煞星了？」

雷晶晶重又愁雲滿面，嘆了一聲道：「黑煞星早十多年前，縱橫江湖，無惡不作，直到敗在我師父的手下，他才第一次遇到對手……」

岳劍峯還：「令師是誰？」

雷晶晶搖了搖頭道：「連我也不知道她是誰，只知道她是我的師父，我本來是由震天大哥照管的，可是有一次震天大哥出了事，受了傷，還帶着我一起逃，半途上遇到了我師父，替他治好了傷，將我留了下來，而今回想起來，那已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岳劍峯用心地聽着，因爲他知道，雷晶晶這時所說一切，將會解釋他連日來積聚在心中的疑團。

雷晶晶繼續道：「我師父只准許震天大哥每隔三年，來看我一次，她就教我武功，她要我學會武功之後，替她去做一件事！」

岳劍峯忍不住道：「殺黑煞星？」

雷晶晶停了一停，道：「是的，她要我去找黑煞星，她說，她和黑煞星有約，約期是在九月初九，她要我見了黑煞星之後，先問他一句說。」

雷晶晶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才又道：「她要我問的那句話十分怪，我一直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我也不敢去問她。因爲她根本不愛說話。」

岳劍峯並沒有出聲，雷晶晶的足尖，踏着土丘上的石塊，她又道：「她要我問黑煞星，當年，在漆黑的黑夜之中，那一刀是誰砍出來的？」

岳劍峯雙眉軒動，問道：「這是什麼話？」

雷晶晶道：「是啊，我就不明白，師父說，不論黑煞星怎樣回答，都不可饒恕了他。」

岳劍峯道：「那又何必多此一問？」

雷晶晶道：「我也那麼說，師父的臉色已經很不好看了，她說她早知在黑夜的一刀，是誰砍出的，那樣問黑煞星，只不過使他知道爲什麼而死。」

岳劍峯呆了半晌，搖了搖頭，他雖然絕不知道雷晶晶的師父是誰，但是也可以想像得到，那一定是個脾氣古怪之極的怪人。他安慰着雷晶晶道：「你現在不忍對黑煞星下手，可以對你師父再說。」

雷晶晶又悽然笑了起來道：「我走的時候，我師父說得很明白，她說，如果九月初九，她還聽不到黑煞星的死訊，她就會殺我！」

岳劍峯陡地一震，他的聲音，也突然變得高了許多，他道：「你，你不對黑煞星下手，自己便有性命之憂，那麼，你還猶豫什麼？」

雷晶晶幽幽地道：「可是我一說，他就放開了你，如果他在我面前，用力震斷了你的脈門，那我豈不是比死還難過，所以比起來，師父就算不放過我，那也實在算不得什麼了！」

雷晶晶的話，說得十分輕柔，可是却聽得岳劍峯心血爲之沸騰。

他在雷晶晶的話中，聽出了雷晶晶對他深深的情意，也聽出了雷晶晶那種高超得令人難以相信的本性！

岳劍峯實在無法說什麼，他的喉際，像是有一團熱血湧了上來，他的心口，一陣陣發熱，雙眼之中，熱淚盈眶，忍不住便要流下淚來了。

他的心中實在太激動了，激動得難以自主！

他握住了雷晶晶的雙手，好一會，才道：「晶晶，我明白你的心意了，你別難過，黑煞星放開了我，完全是他的奸計，我們到了九月初九再去找他！」

雷晶晶搖着頭說道：「只怕我下不了手了。」

岳劍峯忙道：「有我和雷大哥！」

雷晶晶道：「他將雷大哥自獄中救了出來，又放過可以殺你的機會，如果你和震天大哥，竟反轉頭來去殺他，那只有令我更加傷心！」

岳劍峯呆住了，這一點岳劍峯却是未曾想到。

雷晶晶人實在太好了，好到不但她自己絕不肯做對不起他人的事，連她喜愛的人，如果做出對不起他人的事，她也一樣感到難過。

岳劍峯望着雷晶晶，又呆了好半晌，才道：「晶晶，你是天上來的，你不但不是武林中人，而且你也不是人間的人！」

雷晶晶苦笑着，岳劍峯又道：「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我和你一起去見你師父。」

雷晶晶忙搖手道：「不行，我師父的脾氣，怪到了極點，有一次，震天大哥未到三年限期，恰好經過，想來看看我，給她一掌打得鮮血直噴！」

岳劍峯的心中一凜，但是他却一點懼意也沒有，他道：「不要緊，我一定和你一起去見她，你想想，若是她殺了你，我活着還爲什麼？」

雷晶晶垂下頭去，刹那之間，他們兩人，雖然誰也不說話，但是他們心靈融匯



，却比千言萬語，更來得透徹。

他們又慢慢地走下了土丘，才走出不遠，就看到遠遠一條高大的人影，呼嘯奔了過來。

岳劍峯一看，就認出那正是雷震天，他叫了一聲，雷震天「呼」地衝到他的身前，雙眼睜得銅鈴也似，岳劍峯不等他開口，便道：「雷大哥，我要和晶晶一起去見她師父，你去不去？」

雷震天本是惡鬼也似的人，看他那兇猛的樣子，像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張開血盤大口，將他看不順眼的人一口吞了下去。岳劍峯和他相識以來，也從來不知道他的心中有什麼害怕的事。

可是此際，岳劍峯那句話才一出口，雷震天却突然後退了一步，駭然道：「你說什麼？」

岳劍峯將剛才那句話，重覆了一遍，雷震天「呼」地吸了一口氣，道：「好小子，你可是不要命了？」

岳劍峯心知自己可以明白雷晶晶的高超，但是在雷震天看來，雷晶晶那樣做，實在是再也愚蠢不過的事，他是永遠也不會明白的。

是以岳劍峯也不和他多說什麼，只是道：「我一定要的了，雷大哥，你若是不去，萊州自你越獄之後，黃捕頭全家又被殺，風聲很緊，你也該躲一躲才好！」

雷震天大聲道：「妹子，你……跟他去見你師父？」

雷晶晶低嘆了一聲，從那情形看來，雷震天顯然只知雷晶晶要找黑煞星，却也不知道她如果不殺死黑煞星，會有什麼後果！

雷震天得不到回答，他只是搖搖頭道：「你們全瘋了，那婆娘——」

他講到「那婆娘」三字，突然住口，臉上現出尷尬的神色來，忙不迭道：「得罪！得罪！」

## 恨海難填

這時，四周一片沉寂，明明只有他們三人在，而雷震天的「那婆娘」三字，自然是指雷晶晶的師父而言的，他是一個粗人，粗言粗語講慣了，在他而言，稱一個婦人叫「那婆娘」，未必會有什麼不敬之意！

可是他話一出口，他立時那樣吃驚，可知他心中，對雷晶晶的師父，實是如敬鬼神！

岳劍峯看了他這樣的情形，實在想笑，可是他想到，連雷震天也那樣害怕的人，自己却要去見她，那實是凶多吉少，他又實在笑不出來了。

雷晶晶一直緊蹙着雙眉，一句話也不說，雷震天後退了幾步，神色猶豫不決。

岳劍峯道：「雷大哥，你要是害怕的話——」

看雷震天的情形，實在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他的心中極其害怕，但是他的口中，却又偏偏不認賬，他硬着頭皮，道：「我怕？眞笑話，我怕什麼？」

岳劍峯道：「雷大哥，我和晶晶一起去見她師父，你去了，怕只會誤事……」

這一次，岳劍峯又是未曾將話講完，雷震天便接上了口，道：「是……是……我又不會說話，說不定一句話便得罪了那婆娘……他老人家，那就不好了。」

岳劍峯心中又想笑出來，可是結果，他却嘆了一聲，他道：「雷大哥，官府緝捕得緊，你暫時千萬不要生事，免得節外生枝！」

雷震天不住點着頭，道：「小子，你自己也得小心才好，那……發起惡來，唉，我走了！」

他那句話沒有講完，便突然轉過身，一個起伏，已在兩丈開外，只見他略停了一停，身形便再度掠起，轉眼之間，已看不見了！

雷晶晶低嘆了一聲，道：「岳大哥，我看你也不必和我一起去，我師父着實古怪得很。」

岳劍峯坦然道：「我去看看她，又有何妨？你在她面前，不便說什麼，我却可以向她說明，何以不忍向黑煞星下手的原因。」

雷晶晶沒有再說什麼，只是低着頭，向前慢慢走了開去，岳劍峯踏前幾步，追上了她，他們兩人，自然而然握着手，一起走了開去。

他們走出七八里，來到了一個鎮集上，買了兩匹馬，一直向西行，到了第三天下午時分，只見一個老大的河灣，在河灣中，是一片密林。

河水在深秋時節，並不太深，雷晶晶抖動韁繩，策馬落河，河水不及馬腹，在河水之中，兩匹馬緩緩前行，不一會就渡過了河，到了那林子中。

林中黃葉，不住飄下來，地上積了厚厚的一層落葉，馬蹄踏上去，發出「簌簌」的聲音來，益增蒼涼。

岳劍峯的心頭也越來越是沉重，因爲他看出，雷晶晶的神色，更加憂鬱，顯然，那離她師父的居住之處，已經不遠了。

他們兩人，誰也不說話，只是緩緩向前走着，走到林深之處，越是陰氣逼人，突然一陣風過，黃葉紛落，雷晶晶已勒馬站定，也就在此際，聽得前面，傳來了一個老婦人的聲音，說道：「晶晶，你回來了！」

岳劍峯一聽有人聲，連忙循聲看去，前面的樹木，十分繁茂緊密，他只看到樹木掩映間，好像有一幅空地，空地的那端則是間茅屋。那老婦人的聲音，聽來十分歡欣，也很親切，實在並沒有什麼惡意，岳劍峯剛在想，如果那就是雷晶晶的師父，那倒並沒有可怕之處。

他剛在那樣想，轉頭向雷晶晶看去時，却見雷晶晶已經神色大變，身子在馬上震了一震，幾乎從馬背之上跌了下來。

岳劍峯吃了一驚，忙待伸手去扶她時，已見她搖了搖頭，道：「師父，是我回來了。」

那婦人的聲音，聽來更是歡欣道：「你辦得眞快啊，今日不過九月十一，你定然是一得了手，就趕回來的了，快拿來我看看。」

岳劍峯一怔，用極低的聲音問道：「她叫你拿什麼給她看？」

雷晶晶神情黯然道：「拿黑煞星首級給她！」

他們兩人講話的聲音極低，而那幾間茅屋，距離他們，少說也還有七八丈距離，照說他們那樣低聲談話，茅屋的人是絕聽不到的。

可是，他們兩人的話才住口，便已聽得那婦人問道：「晶晶，你在和什麼人說話？」

雷晶晶揚聲道：「師父，是我的一個朋友。」

那老婦人的聲音，已講了好幾句話，聽來一直沒有什麼異樣，可是此際，雷晶晶這一句話才出口，突然聽得一聲怪叫！

那一下怪叫，實在是刺耳之極，剎那之間，林中棲息的飛鳥，一起振翅，向上飛了過來，岳劍峯也只覺得聽了那下怪叫聲心中說不出來的難過！

而雷晶晶更是神色大變、用力一推岳劍峯，急叫道：「你快走！快走！」

岳劍峯在馬背上略晃了晃，他自然不肯就此離去，他還想問雷晶晶何以要快走，但是他話還未曾說出口，第二下怪叫聲，又傳了出來。

那第二下怪叫聲，更加驚人，乃是自遠而近，疾傳了過來的，來勢之快，簡直如同鋪天蓋地一樣，隨着怪叫聲，一陣狂風捲過，大批落葉，在半空之中，盤旋飛舞，向前湧了過來，在那大蓬落葉之後，一個長髮飛舞，身穿麻衣的老婦人，倏地掠到了近前。

岳劍峯的年紀雖輕，但是江湖閱歷却着實不少，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他也見過不少，但也未曾見過一個人現身之際，勢子如此之盛的！

他定了定神，只覺身旁人影一晃，雷晶晶已下了馬，他也忙從馬背上翻了下來，定睛向前望，當他一眼望到眼前的那老婦人之際，他便不禁一呆！

那老婦人約莫五十上下年紀，髮如飛蓬，雙眼之中，直透出一股寒光來，顯得她的內功極其精湛。而更令得岳劍峯吃驚的，是那一張蒼白的臉！

那臉上，像是塗了一層白堊一樣！

岳劍峯決不是因為第一次看到那樣驚人的白臉而吃驚的！

岳劍峯之所以吃驚，是因為他已見過那種異樣蒼白的臉色，到現在，已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他才從地道中冒出來，見到那老婦人、是那樣子的，第二次，郝小鳳要殺他、掀起了面具之後，他也看到那樣蒼白的臉。

現在，他又第三次看到那種異樣的蒼白！

岳劍峯的心中十分亂，他想好好地想一想，但是在那老婦異樣的，寒森森的目光逼視之下，他却幾乎什麼也不能想！

他明知會有十分嚴重的事情發生，是以他屏住了氣息、神經緊張，準備應變。

那老婦人盯着岳劍峯，過了好一會，才冷冷地道：「你是誰？」

岳劍峯忙向老婦人行了一禮，道：「晚輩姓岳，名劍峯。」

那老婦人「哼」地一聲，頭略偏了一偏，向雷晶晶道：「郝賊的首級呢？快拿來！」

當他說到「郝賊的首級」之際，她滿頭亂髮，無風自舞，全身的骨節，也在發出一陣「格格」的聲響來，顯見她的心中，對黑煞星恨到了極點！

岳劍峯一看到那樣情形，手心不禁隱隱地冒出汗來。

因為他知道雷晶晶並沒有拿黑煞星的首級來。

而那老婦人一面說，一面雙手搓着，她手掌和手掌搓着，竟像是兩塊粗糙的石板在互相磨擦一樣，發出一陣「軋軋」的聲響來。

岳劍峯的心中，更是駭然，他已看出那老婦人的武功之高，實是匪夷所思，難怪連雷震天那樣的人，也會害怕，不敢來見她。

岳劍峯正在想，雷晶晶或者不敢照實說出來，自己得先用言語替她解解圍才好。但是，他還未曾想到如何說才好之際，雷晶晶已經低着頭道：「師父，我見到了黑煞星，但是我沒有將他殺死。」

那老婦人突然一怔，隨即道：「為什麼？難道這些年來，他武功大進，你不是他的敵手？」

一聽得那老婦人如此問雷晶晶，岳劍峯的心中，不禁陡地一動，他連忙向雷晶晶使眼色，意思是要她承認自己不是黑煞星的敵手，那麼，他師父自然不能再責怪她違了師長的訓令了！

雷晶晶倒是看到了岳劍峯向她使眼色的，可是她是一個從來也不會說謊的人，她嘆了一聲道：「不是，黑煞星看到了我，十分害怕——」

那老婦人發出一下鬼怪也似的叫聲來道：「既然如此，為什麼不照我的吩咐行事？」

雷晶晶的身子在微微發着抖，但是她還是照實說道：「他……他將我大哥，從萊州大牢中救了出來，又聽了我的話，放開了這位岳大哥，是以令我不忍對他下手了。」

那老婦人再是一聲怪叫道：「好畜牲，真枉我教養了你那麼多年！」她一面說，一面已倏地揚起手來，五指如鈎，「呼」地一聲，便向着雷晶晶的頭頂，抓了下去！

岳劍峯大吃一驚，急忙大叫道：「且慢！」

他一面叫，一面身形晃到，已疾撲了上去，可是他這裏身形才動，那老婦人左手順手一撥，岳劍峯只覺得一股大力，湧了過來，身不由己，一個觔斗，已向外疾翻了出去，岳劍峯身在半空，一抖手，已擊出了劍來，真氣一沉，劍已向那老婦人疾刺而下！

劍光閃翻，那老婦人縮回手來，突然又向上一揚，岳劍峯是連人帶劍，一起向下刺來的，來勢何等迅疾，可是也就在那老婦人一揚手之際，岳劍峯突然覺得手上一緊，那老婦人雙指，已夾住了劍尖。

那老婦人的雙指，簡直就如鐵鉗一樣，一夾住了劍尖，劍便難以再向下刺去，而岳劍峯的身子，却是以極大的力道，在向下疾壓而來的。

只見那柄劍，突然被壓成了弓形，「啪」地一聲，立時齊中斷折。

劍一斷，岳劍峯的身子，又向下沉來，那老婦人只是提着斷劍不動，眼看岳劍峯的身子，向斷劍撞了下來，那老婦人根本不必發任何招式，斷劍便會在岳劍峯的胸口之中，直刺了進去。



岳劍峯身在半空之中，這時候，實在是避無可避的了，他只是發出了一下大叫聲，而也就在那千鈞一髮之際，他眼前突然晃起了一股淺藍色的絲巾，已先一步，拂到了他的胸前。

在那方絲巾之上，發出了一股柔和的大力，將岳劍峯的身子，拂得向外跌了出去。

岳劍峯一跌出，立時一挺身站定，他自然知道，是雷晶晶救了自己，便是他想起剛才，一隻腳已跨進鬼門關的情形，握着斷劍，身子却忍不住發抖起來。

他一面發着抖，一面抬頭向前看去，只見雷晶晶和那老婦人面對面站着，相距不過三尺，那老婦人的臉色，看來更是白得駭人，她冷笑着道：「好啊，他救你，你救他，兩個人，可恩愛得很哪！」

雷晶晶的聲音微微發顫道：「師父，不干他事！」

那老婦人冷笑一聲，道：「怎麼不干他事？若不是黑煞星放了他，你見了黑煞星的面，你又怎會不下手？」

岳劍峯勉力定了定神，大聲道：「前輩，你既然如此恨黑煞星，你武功又那麼高，為什麼你自己不到萊州城去，取黑煞星的性命？」

那老婦人突然「桀桀」地笑了起來，她的笑聲，令人遍體生寒，她並不望向岳劍峯，只是向雷晶晶喝道：「我再限你三天，去將黑煞星的人頭取來，在這三天之中，我將那小子倒吊在樹上，你三日不歸，我就先斷他手，再斷他足，讓他慢慢地死去！」

雷晶晶雙眼之中，淚水直流道：「師父，我……實在無法下手——」

雷晶晶的話還未曾講完，那老婦人的身形，立時一閃，她身形之快，簡直如鬼似魅，岳劍峯只覺得眼前一花，人已到了身前。

岳劍峯知道那老婦人來意不善，立時「刷」地刺出一劍。

可是岳劍峯斷劍剛剛一刺出，老婦人的身形，已陡地一矮，緊接着，他只覺得足踝一緊，人已然頭下腳上，被倒提了起來，向上升去。

岳劍峯大叫着，勉力彎過身子，將手中的斷劍，用力拋出。然而當他拋出斷劍之時，那老婦人早已提着他上了樹，順手拉過了一根橫枝，纏在另一根橫枝之上，將岳劍峯的小腿，夾在樹枝之中。

岳劍峯的小腿被兩根手臂粗的樹枝夾着，痛徹心肺，他連忙運氣相抗，那老婦人却已躍下了樹去，岳劍峯用力彎起身來，想攀開樹枝，可是樹枝却夾得十分之緊，怎麼拉，也拉不開來。

那老婦人一下了樹便喝道：「你還不快去？」

雷晶晶向樹上望了一眼，這時，她的神色，看來反倒鎮定了許多，她道：「師父，你將岳大哥放下來。」

老婦人冷冷地道：「你在三日之內，依我的話行事，我自然會放他下來！」

雷晶晶的聲音聽來更平靜，也很溫柔，但是在平靜和溫柔之中，却蘊含着無比的堅決，她講的還是那一句話，道：「師父，你將岳大哥放下來。」

那老婦人怪叫着道：「我和你講什麼，你沒有聽到？」

雷晶晶道：「聽到了，可是你先將岳大哥放下來！」

那老婦人倏地揚手，只聽得「啪」地一聲響，雷晶晶的身子，晃了一晃，打橫跌出了一步，她蒼白的臉上，已多了一片鮮紅色的手印！

岳劍峯在樹上，看得十分清楚，他立時叫道：「晶晶，你別管我了！」

雷晶晶對於岳劍峯的尖叫，像是完全沒聽到一樣，而且，她已然捱了重重的一掌，却也像是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一回事一般。

她的語聲仍然那麼平靜，說道：「師父，若是你不肯放他下來，我就要去救他了。」

那老婦人雙手叉着腰，道：「好，你不妨去試試！」

岳劍峯看出情形不妙，他急叫道：「晶晶，別理我！」

可是雷晶晶身形閃動，已來到了樹下，一到了樹下，她身子便疾拔而起。雷晶晶身形拔起的勢子，已然十分之快，可是那老婦人却更快！

雷晶晶身形才拔起，那老婦人「活」地一聲，斜斜向上，拔了起來，後發先至，竟先到了樹枝之上，那時，雷晶晶的頭才掠過了樹枝，老婦人一腳便向雷晶晶的臉上踢了過去，既準且狠！

雷晶晶在半空之中，頭向後勉力一仰，老婦人的足底，就在她面門不到半寸處，掠了過去，而雷晶晶也在這時，掌緣如風，向樹枝砍出了一掌！

她那一掌，「啪」地一聲響，一根樹枝，應掌而斷，雖然她只砍斷了一根樹枝，但另一根樹枝，也立時彈了起來，岳劍峯人也立時向下跌來。

岳劍峯和雷晶晶兩人，是同時落地的，一落地，他們便手兒相握，一起向外疾掠而出！

他們根本沒有交談過，但這時，他們兩人，都是一樣的心思，快逃開去！

然而，他們才掠開了丈許，眼前人影一閃，那老婦人又已攔在他們的身前，這時，那老婦人的臉色，看來簡直就像是一堆石灰一樣地白。

她陰森森地笑着道：「雷晶晶，你武功真不錯啊！」

雷晶晶苦笑着，道：「師傅——」

老婦人一聲大喝，道：「別叫我師傅，你們今日，也休想活着離開林子。」

雷晶晶不由自主，緊靠着岳劍峯，岳劍峯怒道：「看來，你們全是一樣的！」

岳劍峯是在剎那間，想起了自己才從地道冒出來時，遇到那個臉色蒼白的中年婦人，根本不由他說話，便提劍要殺他是以才憤然說了那麼一句話。

老婦人的右手，五指伸屈不定，「格格」有聲，本來已然揚了起來，可是一聽得岳劍峯那樣說，她立時停住了手，道：「你說什麼？」

岳劍峯的心中，亂成了一片，但是他還是立即道：「你和黑煞星的妻子，倒十分相似。」

岳劍峯此際，本還是隨便說說的，他再也想不到自己這一句說，會使那老婦人感到了如此巨大的震動，只見她的身子，陡地一震，五指仍然抓了下來，揑住了岳劍峯的肩頭，揑得岳劍峯不斷痛得身子發抖。

她厲聲道：「那賤人怎麽了？你說，你說。」

她的聲音十分急迫，像是她急需知道黑煞星的夫人的情形一樣。岳劍峯已然可以肯定，那老婦人和黑煞星夫人之間，一定有着什麽特殊的關係！

可是，他却又不明白，何以老婦人稱黑煞星的妻子爲「賤人」，他一面忍着痛一面道：「我在無意中闖進了黑煞星的住所，她不由分說要殺我。」

老婦人厲聲道：「胡說，她要殺你，你還能活着。」

岳劍峯說道：「我不但活着，而且，她反倒死在我的劍下，不過，我不是有意的。」

岳劍峯的話，還未講完，他肩頭上已然突然鬆了一鬆，老婦人放開手來，仰頭「哈哈」大笑，她的笑聲是如此驚人，直令得岳劍峯和雷晶晶兩人，目定口呆！她笑了好半晌，才道：「好！好！好！那賤人，原來也有今日一天，呀哈！眞是報應不爽！」

她突然低下頭來，道：「你可知道，你殺的，是我的什麽人？」

岳劍峯和雷晶晶兩人，互望了一眼，岳劍峯搖了搖頭。

那老婦人又怪聲笑了幾下，道：「這賤人是我妹妹，同父同母，她是我的親妹子！」

岳劍峯的肩頭之上，本來還在隱隱作痛，但是一聽得那老婦人如此說法，他陡地一呆，已將肩頭上的疼痛，全然拋到腦後。

他睜大了眼，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而那老婦人在聽到了她親妹，是死在岳劍峯的手中之後，好像變得十分高興起來，揮舞着雙手道：「原來你這小子，也做了一件好事，眞不錯！」

岳劍峯不禁啼笑皆非，他殺死那中年婦人，全然是出於自衞；因爲那中年婦人，當時完全像是瘋了一樣，不由得他不下手！

他做夢也想不到，會有人認爲那是一件「好事」，而且如此以爲的人，還是那中年婦人的姐姐！

岳劍峯苦笑着，那中年婦人又道：「好吧，趁現在我心中高興，你們兩人一起去，再替我殺了黑煞星，我就根本不再追究，由得你們去吧。」

岳劍峯一聽，忙向雷晶晶望了一眼。雷晶晶緊蹙雙眉，岳劍峯忙道：「晶晶，黑煞星作惡多端，這十多年來，他雖然說是隱居不出，但實際上，仍和許多黑道上的巨霸大惡，互通聲氣，這樣的人，正應該將他除去，爲江湖除害！」

雷晶晶的雙眉蹙得更緊，她道：「師傅，那樣說來，黑煞星是你的妹夫——」

那老婦人又怪笑起來道：「妹夫？她是我的丈夫！」

一時之間，雷晶晶和岳劍峯兩人，都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兩人都怔住了。

那老人雙手揮舞着，叫道：「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我們是夫妻。」

她一面叫，一面突然轉過身去，雙掌一起擊在一棵樹上，那兩掌擊得飛起了一大片樹皮，樹上的落葉，雪花一樣地飄了下來。

她又連接擊出了七八掌，擊得那棵樹的樹身，已然傾側，她才轉過身來，臉上恨意之濃，令人吃驚，她說道：「本來我們是夫妻，可是他却看上了我的妹妹，九月初九，夜涼如水，我正在熟睡，頸際突然一陣發涼，我睜開眼時，一柄雪亮的利刀，已架在我的頸上，我只看得到握刀的手。」

老婦人喘了一聲，才一字一頓地道：「是那賊子的手，他握着刺刀，趁我熟睡，要來殺我！」

老婦人雙手握着拳，指節發了一陣「格格」聲來。

岳劍峯嘆了一聲，這其間，原來有那麽多的糾葛，如果不是那老婦人親口講了出來，他如何想得到？他道：「他後來，沒有下手！」

老婦人面上的肌肉抽搐着道：「是的，我求他，我甚麽不要臉的話全說盡了，我求他不要殺我，並且罰下了極重的毒誓，說我一定不會找他報仇，他的利刀越逼越近，我就越是哀求得像一條狗，那時，我眞是一條狗，比一條狗還不如！」

岳劍峯又嘆了一聲，道：「利刃加頸，出言哀求，那也是……人之常情！」

老婦人道：「他還是在我頸上，深深劃了一刀，我像是狗一樣爬着離開，那本是我的家。」

雷晶晶的聲音十分低沉地道：「師傅，你因爲罰了毒誓，所以才自己不去殺他的？」

老婦人的雙手，又搓動起來道：「不錯，要不是那樣，我早就將他的頭，搓成了粉碎，他放走了我，一定很後悔，我第二年重陽，我就派人送信給他，叫他小心，每年九月初九，他就躲了起來，躲起來和那賤人快活！」

岳劍峯道：「那也未必，他終年提心吊胆，你會派人去報仇，而且，你妹妹好像已經瘋瘋癲癲了，連女兒心愛的人，已給她殺死了！」

老婦人咬得「格格」直响，道：「好啊，一劍刺死了她，眞還是便宜了她了！你們快去，將老賊的頭，提來見我！」

雷晶晶緩慢而堅決地搖着頭道：「師傅，那是你和他的事，和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們不會去殺他，而且事情隔了那麽多年，有什麽深仇大恨，也該算了！」

聽得雷晶晶那樣說，岳劍峯不禁苦笑了起來，因爲他覺得雷晶晶實在是太過天眞！

武林中人，往往爲了一件極小的小事，而恨上幾十年，在雷晶晶而言，她或者不會記恨，但要那老婦人作罷，這豈非做夢？

果然，老婦人一聲喝道：「放屁！」她罵了一聲之後，突然又笑了起來，道：「你們也難不倒我，那賤人不是爲老賊，生下了一個女兒麽？」



那種笑聲，那種銳氣，實在令人聽了，也不寒而慄，岳劍峯是久歷江湖的人，如何聽不出她言下之意，是要對郝小鳳不利。

岳劍峯曾經幾乎死在郝小鳳的手下，他也知道，在黑煞星的巨宅之中，郝小鳳對他，忽然友善了起來，那多半是黑煞星的主意，而不是郝小鳳的本意，郝小鳳的心中，仍然是十分恨他的。

但是岳劍峯却還是立即道：「前輩，事情和郝小鳳姑娘，那是絕對無關係。」

老婦人翻着一雙怪眼，幽光閃閃，極之駭人，她道：「她與你有什麽關係，要你替她在我面前開脫，你倒不妨說說？」

老婦人那樣一說，雷晶晶也不禁向岳劍峯望了一眼，岳劍峯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前輩這是什麽話，你與她父母的恩怨，和她絕對沒有關係，那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何必要我特地替她開脫？」

老婦人冷冷笑着道：「你們不肯替我去對付老賊，我就只有在小賊處着手，我將她捉了來，不怕老賊不自己送上門來，到時我自然有法子報仇！」

岳劍峯還想再說些什麽，可是那老婦人話一說完，身形閃動，已然向前疾撲而去。

那老婦人的來勢，快絕無倫，岳劍峯只覺得西風撲面，一條人影壓倒，急忙身形一閃，向旁避了開去，「呼」地一股勁風過處，老婦人已在他的身邊掠過，等到他再轉過頭看時，那老婦人已在兩三丈開外了。

岳劍峯怔一怔，雷晶晶也急叫道：「師父！」

可是，當雷晶晶叫出那一聲時，老婦人身形再晃，在她掠過之後，地上的落葉，紛紛揚了起來，宛如捲了一陣狂風一般，她已奔得看不見了。

岳劍峯呆了半响，他本來和雷晶晶前來，是想向雷晶晶的師父求情的，事情演變到了這一個地步，那實在是他始料不及的！

這時候，岳劍峯心中的許多疑團，總算全有了着落，他知道爲什麽雷晶晶要去對付黑煞星，也知道，何以黑煞星要將雷震天自大牢中救了出來。

他更知道，當黑煞星才看到他的時候，以爲他是那老婦人派來的人，是以才神色驚訝，才會問他何以不到日期，便提前來找他。

黑煞星雖然隱居在萊州城內，可是却仍然在江湖上廣佈眼綫，他以前的妻子，會派什麽人來對付他，他是早已打探清楚了的，而他一定探知了雷晶晶的爲人，所以先救了雷震天，又救了自己，使得雷晶晶覺得受了他的好處，不忍向他下手的！

可是，黑煞星千算萬算，只怕再也未能算得到，他的前妻，會去找他的女兒！

岳劍峯苦笑，這其中的糾葛，前後將近二十年，牽涉到好幾個人，實在太複雜了。

而更令得他要不住苦笑的是，這些事，本來和他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而就是因爲他挖掘地道時，弄錯了方向，是以他才能捲進漩渦！

他在怔怔地想着，連雷晶晶是什麽時候到他身前的，他也不知道，至到雷晶晶叫了他一聲，才抬起頭來，雷晶晶道：「我們該怎麽辦？」

岳劍峯忙道：「晶晶，你說她會怎樣對付郝姑娘？」

雷晶晶嘆了一聲道：「那眞難說得很，她心中的怨毒，如此之深……」雷晶晶講到這裏，頓了一頓，忽然低下頭來，道：「你，你在黑煞星巨宅中的時候……小鳳姑娘，是不是……對你很好？」

岳劍峯忙握住了雷晶晶的手道：「晶晶，我自小便沒有母愛，是以這一生來你是對我最好的一個女子」除你之外，還有什麽人？」

雷晶晶仍然低着頭，但是岳劍峯已可以看到她臉頰上，迅速地飛起了兩團紅雲來，她道：「我是說，如果她對你很好，我們應該設法去救她。」

岳劍峯心中暗喜了一聲，雷晶晶實在處處太爲別人着想了，若是郝小鳳對自己好，她心中一定十分不快，可是她却也情願忍受着心中的不快，而要去救郝小鳳！

岳劍峯忙道：「晶晶，不論小鳳是不是對我好，我們都應該去救她，如今又要牽累到郝小鳳的身上，不是太豈有此理了麽？」

雷晶晶抬起頭來，雙眼之中，充滿了

一種明澈的光芒，顯然是岳劍峯的話，令得她明白了俠義之情。要知道雷晶晶的武功，絕對在岳劍峯之上，但是她却少在江湖上走動，再加上她天性婉順，柔情似水，遇到了什麽事，都是從一己之情出發，江湖上的行俠仗義，固然也爲情，但更多爲理、爲義，雷晶晶自然是十分能够明白的。

岳劍峯又握住了她的手，兩人一面向前走，一面仍然四目交投，情深一片。

他們來到了馬旁，翻身上馬，疾馳而去，他們心知郝夫人的武功極高，輕功自然了得，若是被郝夫人先趕到萊州城中，那麽黑煞星一定不是她的敵手，郝小鳳只怕也要吃苦了。

是以岳劍峯和雷晶晶兩人，上馬之後，立使了一個眼色，兩人根本不必多說什麽，就都知道了對方的心意，他們策馬疾馳，一路上再不停留。

他們馳了一夜，第二天，天色好生陰霾，眼看會有一場大雨，雖是一夜奔馳，但是兩人都是毫無倦意，及飛馳進了萊州城時，天色更是陰沉得可以，兩人直到了黑煞星的巨宅之外。

只見兩扇黑漆的大門緊閉着，可是在門內，却傳來一陣乒乒乓乓之聲，岳劍峯和雷晶晶兩人，翻身下馬，岳劍峯沉聲道：「已經打起來了。」

雷晶晶搖着頭，道：「不會是我師父，我師父一動手，黑煞星便沒有抵抗的餘地，何以會打得那樣熱鬧？」

岳劍峯聽得雷晶晶那樣說，心中仍不免有點疑信參半的，因爲黑煞星也是武林之中，數一數二的人物，郝夫人的武功再高，黑煞星也不致於不堪一擊！

他心中一亂，舉手待去拍門間，突然聽得門內，傳來了一聲巨喝，有人還道：「他奶奶的，替我滾出去！」緊接着，「呼」地一股勁風，像是有什麽東西，向外直飛了出來。

一聽得那一下巨喝聲，雷晶晶和岳劍峯兩人，都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聲來，因爲他們一聽便聽出那是雷震天的聲音！

雷震天是如何會在這裏的，他們當然不知道，但是雷震天是在和人動手，那却是可以肯定之事，兩人不約而同，一起伸手去推門。

而就在他們齊伸手去推門時，「蓬」地一聲響，不知是什麽東西，重重地撞在門上。

岳劍峯雷晶晶兩人，忙一起向後，退了開來。

他們才一退，「嘩啦」連聲，一扇黑漆大門，已被撞得向外倒了下來，隨着那扇門的倒下，一個胖漢子，如同葫蘆也似，骨碌碌地疾滾了出來，滾出了七八步，倒在地上，已是出氣多，入氣少了。

岳劍峯和雷晶晶兩人，忙向內看去，只見大廳之上，亂成一片，少說也有十七八人，正圍住了雷震天在亂戰，岳劍峯一見這等情形，雙臂一振，喝道：「震天大哥，小弟來了！」

他身形掠起，疾竄了天井，在他快要掠進大廳之時，又是「呼」地一股風，又有一個漢子，被雷震天扎手扎脚，拋了出來，岳劍峯恰好趕到了大廳之前，手一伸，便已抓住了那人腹際的軟穴。

那人的武功確是不弱，在他向着岳劍峯跌過來之際，看他的情形，還像是趁機向岳劍峯撞了過來，將岳劍峯撞跌在地上的。

可是，岳劍峯的出手，却比他快得多，一伸手就拿住了他的軟穴，那人空有一身力，却是難以使得出來，岳劍峯的手臂一揮，又順手將那人向前，拋了出去。

那人跌進人叢之中，立時又壓倒了三五個人。

岳劍峯身形一矮，在兩柄向他迎面砍來的單刀之下，疾穿了過去，才一穿過，雙肘向後一縮，不等那兩個使單刀的轉過身來，雙肘便已撞在他們的背心之上，將那兩人撞得向前，直跌了出去。

而岳劍峯也在這時，搶到了雷震天的身邊，雷震天怪叫道：「將這些兔崽子，全部殺了！」

他一面怪叫，一面十指如鈎，向一個持短刀的頭頂，「嗤嗤」抓了下去，嚇得那人身形連連後退，岳劍峯忙道：「雷大哥，你何以會在這裏的？」

雷震天「呸」地一聲道：「他奶奶的，可不是老爺自己喜歡來的！」

岳劍峯短劍已然出鞘，「刷刷」兩劍，擋開了兩個人的進攻，又問道：「却是誰叫你來的？」

雷震天並不回答岳劍峯的問題，只是張大口叫了起來道：「黑煞星，你伸頭也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伸了頭還算是英雄，縮起頭來，却只是個烏龜！反正是死了，還不做個英雄麽。」

岳劍峯聽得雷震天那樣叫，心中更是奇怪，他剛才還在說不是自己願意來的，但現在却叫黑煞星快滾出來，別做縮頭烏龜，那又分明是他上門來找黑煞星麻煩的了，豈不是他自己講的話前後矛盾？

而且，岳劍峯也知道，雷震天的武功，實在及不上黑煞星，若說是他找上門來，黑煞星不敢迎戰，那實在是無法令人相信的事情。

就在雷震天大聲呼叫之際，雷晶晶身形輕靈，也已走了進來，雷晶晶一進來，就有兩個人向她迎了上去，可是那兩個人迎到了雷晶晶的身前，舉起了兵刃來，却猶豫了一下，並沒有攻出去。

因爲雷晶晶的臉上，帶着一種使人看了，如沐春風的微笑，那種微笑，再兇狠的人，心中也會自然而然，將敵意消除，覺得能對自己發出那麽眞摯的微笑的人，決計不會是自己的敵人！

那兩個迎到雷晶晶身前的人，本來是黑道之中，殺人不眨眼的高手，但這時却難以挺起兵刃向前攻出去。

雷晶晶向他們笑着，向前走了過來，在兩人之間走過，那兩人疾轉過身來，他們看到的，已是雷晶晶的背影了。

這時候，連他們兩人自己，也是不明白剛才何以竟然未曾攻向對方，他們一起大喝一聲，兩柄單刀，已向雷晶晶的背後，疾砍了下來。

背後襲人，本來不是好漢所爲，但是那兩人既然是黑道中人，自然也不講究那些，眼看他們雙刀砍下，雷晶晶是難以避得過去的了，但也就在此際，雷晶晶向前的去勢，陡地加速，就像她人忽然平平地向前飛了出去一樣，衣袂飄飄，一下就出了好幾尺。那兩人單刀一砍下來，雷晶晶人已不見，而他們發刀的力都十分大，砍了一個空，一時之間收不住勢力，身子都不由自主，向前一衝。

他們兩人的武功也算不弱，立時挺身立定，可是他們還未及收回刀來，雷震天一聲大喝，便已來到了他們的身前。

那兩人一抬頭，看到雙目圓睜，惡鬼也似的雷震天已然到了身前，大驚，欲迴刀發招時，哪裏還來得及？雷震天雙手一伸，早已抓住了他們的胸口，雙臂便向上一振，「呼呼」兩聲響，將那兩人，直向上拋了出去。

那兩人被向上拋出，雷晶晶和岳劍峯，都自然而然，抬頭向上看去，岳劍峯只向上看了一眼，心中陡然一驚，但也立即明白了雷震天何以不怕黑煞星的道理！

原來在大廳的橫樑之上，坐着一個人，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雷晶晶的師父郝夫人！

這時，郝夫人的雙手齊伸，抓住了兩個被雷震天拋上來的人的頭髮，那兩人怪聲吼叫起來，撩刀向上，狂揮亂砍，郝夫人一聲冷笑，雙手一鬆，但立即雙手在兩人的頭頂上拍了下去。

那兩掌拍下去，看其勢子好像並沒有什麽力道，但是「啪啪」兩下過處，那兩人的身子，疾跌了下來，跌到地上，縮成了一團，面門凹陷，兩人早已斷了氣！

雷晶晶也看到了郝夫人，她立時叫了一聲道：「師父，你已經到了！」

郝夫人却只是一聲冷笑，並不理睬雷晶晶，雷震天又大叫道：「黑煞星，你要是再不現身，那就眞是一個老王八了！」

雷震天大聲吼叫，聲震屋宇，黑煞星的屋子雖大，但只怕巨宅的任何角落，都可以聽到他的呼叫聲，黑煞星若是在其中，萬無聽不到之理！

隨着雷震天的怒罵，只聽得內宅，傳來了一下尖叫聲，接着，便是一個少女尖聲叫道：「我要出去，你忍得住，我可忍不住了！」

那幾句說一傳出來，雷晶晶和岳劍峯便聽出，那是郝小鳳的聲音，緊接着，便聽得黑煞星道：「你不能出去，你——」

黑煞星的話還未講完，只聽得「砰」地一聲響，像是什麽東西被撞倒，然後，「呼」地一聲，郝小鳳已執着精光閃耀的利劍，闖進大廳來。

她一闖進了大廳，手中利劍，閃過一股精光，「颼」地一劍，已然向雷震天疾刺而出。

她這一劍甫出，只聽得雷震天叫了一聲。雷震天的大叫聲，本來已是震耳欲聾的了，可是在他的大叫聲中，突然冒出了一下尖銳聲來。

隨着那一下尖銳聲，樑上人影一閃，郝夫人忽然疾掠而下。郝小鳳那一劍去勢何等迅疾，但是郝夫人一掠下來，恰好擋在她和雷震天之間，眼看利劍就要刺進郝夫人胸口，郝夫人突然一伸手，食中兩指，夾住了劍尖，郝小鳳手中的利劍，竟難以再向前刺出分毫！

郝小鳳抬頭一看，郝夫人的來勢太快，她直到此際，才看清楚在她面前，捏住了她劍尖的是什麽人，而一看之下，她也不禁吃了一驚。

郝夫人雙目灼灼地望着她，郝夫人目中精光，如此之盛，以致郝小鳳望了那郝夫人一對精光發射的眼睛，和一張異常蒼白的顏面之外，簡直什麽也看不清。

這時候，心中暗驚的不單是郝小鳳，連岳劍峯和雷晶晶兩人，看到了這等情景，心頭也是大震，因爲他們知道，郝夫人此來，是對郝小鳳不懷好意的，其時，郝夫人雖然還只是捏住了郝小鳳手中利劍的劍尖，但是以她的武功而論，要進一步制住郝小鳳，可以說是輕而易舉的事！

岳劍峯首先大叫道：「前輩！莫下毒手！」

他一面叫，一面身形閃動，手腕翻起，手中的利劍，「刷」地向前，已挑了出去。

岳劍峯的那一劍，是挑向郝小鳳的長劍的，他心想，郝夫人捏住了劍尖，若是憑他所發的那一劍，令得郝夫人的手移開，那麽郝小鳳趁機後退，總可以免去危險了！

但不料岳劍峯這一劍，才刺到了一半，便聽得大堂之內，傳來了暴雷也似一聲巨喝，叫道：「小鳳，撤劍！」

這一切，本就是在一剎間一起發生的事，和郝小鳳拔劍衝出，其間也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而已，而在那剎間，變化是如此之快，實是快得郝小鳳無法適應，直聽到了那一聲巨喝，她才陡地一震，忙鬆手撤劍，身形向後，疾退而出。

她一退，郝夫人的手指，仍然捏着劍尖，她手臂向前一伸，劍向郝小鳳的肩頭，撞了過來。

郝夫人那一撞，分明是要將劍柄封住了郝小鳳的穴道，好再下手制住她。而就在那一剎間，岳劍峯的劍，也恰好自下而上，揚到了近前。

只聽得「錚」地一聲響，岳劍峯的劍到處，令得郝夫人手中的劍，向上揚了一揚，竟未能撞中郝小鳳的肩頭。郝夫人大怒，一聲怪叫，轉過頭來。

岳劍峯勉力一劍雖然令得郝夫人手中的劍，向上揚了一揚，可是他自己吃虧更大，一條膀子，都被震得發痲，似乎連劍也抓不住！

當郝夫人將頭向他望來之際，他硬着頭皮，站定了身子，並不後退，可是心頭狂跳，額上汗水已簌簌而出。

郝夫人只是狠狠瞪了他一眼，便轉頭去。

就在她一轉頭之際，廳堂的形勢又有了變化。

只見帷簾掀動，一個身形高大的人，已走了出來，步履莊重，貌相威嚴，不是別人，正是黑煞星！

黑煞星才一出來，郝小鳳身形一晃，已然退到了他的身邊！而郝夫人一直到黑煞星出來，身子突然向上一挺，像是在剎那之間，整個人突然長了半尺，同時，聽得她的體內，響起了一陣爆豆也似的「格格」聲來，而她的雙目之中，幽光四射，實是詭異之極。

黑煞星的面色，也十分蒼白，可以看得出，他正在盡一切可能，保持着鎮定。

郝夫人的身內，在一陣「格格」響之後，又回復了原來的高度，只聽得她發出了幾下陰森森的冷笑，道：「好久不見了啊！」

黑煞星先向郝小鳳擺了擺手，郝小鳳猶豫了一下，又向旁退開了幾步。

黑煞星這才說道：「是啊，好久不見了。」

郝夫人怪聲笑了起來，她那種笑聲聽來十足像是她的喉嚨是一具石磨，在發出可以將人的骨骼都輾碎的可怕聲音。她一面笑着，一面道：「我知道你心中在想什麼，你在後悔當日未殺我！」

黑煞星的聲音十分平淡，道：「我從來也不想殺你！」

郝夫人的聲音變得尖利異常，恨聲道：「那天晚上，漆黑的黑夜之中，架在我頭上的那柄利刀，是握在那一個賊子手中的，你說！」

黑煞星攤了攤手道：「現在已死無對證了，我說你妹妹要殺你，並不是我，你也不會相信。」

郝夫人的聲音，簡直尖利得震耳欲聾，她叫道：「我自然不信，那是你！」

黑煞星緩緩地道：「你錯了，是她！她說你已發覺了我們的戀情，一定會殺她，她要先下手為強，那漆黑的夜晚，她就下手，若不是我恰好趕到，硬將她拖走，你早已死了！」

郝夫人可怖的面容上，更現出一種令人望而生寒的神情來道：「隨你怎麼說，我總是不信。」

黑煞星苦笑着，道：「你硬是不信，我也沒有辦法，她被我拖走之後，你未曾傷在她的刀下，又自知不是我們兩人的敵手，是以連夜逃走，從那夜起，她就完全變了，變得沒有人敢親近她。」

郝夫人冷笑道：「為什麼？她不是很可愛麼？要不是她可愛，怎會引得你這無恥的姐夫，如此着迷？」

黑煞星依然苦笑着道：「她恨你來找她，或許是她的心中，有着內疚，她幾乎不准任何人走近她，她將每一個人，都當着是你派來的人，自從你走了之後，她成了一個瘋子，連她女兒，她幾乎也不能相信。」

郝夫人聽得手舞足蹈，極高興道：「報應！」

黑煞星凝視着郝夫人道：「你說得對，我現在倒真的後悔，後悔未曾讓她一刀殺了你！」

郝夫人一聲怪叫道：「你說什麼？」

黑煞星乾笑了兩聲道：「當時，若是讓她一刀將你殺了，這些日子來，我又何致於陪着一個瘋子，還得天天提心吊胆，怕你找上門來？」

郝夫人尖聲道：「你別指望我會可憐你，我一樣要你的狗命！」她一面說，一面已疾揚起手來，五指伸屈不定，可怖之極，極像是在她的手掌之上，有着五條短短的怪蛇一樣，看來她出手是待向黑煞星抓來的。

黑煞星身形兀立着，不躲避，他只是冷冷地道：「你忘了當年的誓言了麼？」

郝夫人伸屈不定的五指，已然來到了黑煞星的頭頂之上，只不過寸許處，但一聽得黑煞星那麼說，她却立時收住了勢子道：「我自然記得！」

她一個「得」字才出口，身子陡地一掠，疾如旋風，向郝小鳳欺了過去！

郝小鳳在剛才，退出之後，正靠着一根大柱而立，郝夫人突如其來，向她逼了過來，她急切間，第一個反應，便是待向後退去。

可是急切間，忘却了她身後是一根大柱，竟未能退出分毫，而就在那一個躭擱間，郝夫人的五指，已然抓到了她的面門之前！

雷晶晶在一旁急叫道：「師父別傷郝姑娘！」

雷晶晶離得很近，一面叫，一面手腕一沉，在她手中的那方湖水藍絲巾，已然揚了起來。

雷晶晶的絲巾，並不是攻向她師父的，才一揚起，便自倒捲，捲住了郝小鳳的手腕，緊接着，手臂一縮，將郝小鳳拉得向旁跌出了一步！

雷晶晶的那一拉，來得恰到好處，郝小鳳的身子才一避開，「叭」地一聲響，郝夫人的五指，已然抓中了那柱子，五指插進柱內，足有寸許來深！

各人看到了這種情形，心頭雖然立時想到，如果郝小鳳的面門，給她抓中的話，會有什麼可怖的結果！

郝夫人手陷在柱中，已然回過頭來，向雷晶晶破口大罵道：「好！你這小賤人，吃裏扒外，看我放過你！你別再叫我師父了！」

雷晶晶的心中難過之極，郝小鳳實在是無辜的，上代的糾葛，無論誰是誰非，她一點也不知道，雷晶晶自然非出手相救不可。

雷晶晶當然也知道，出手救了郝小鳳，就會有極其嚴重的後果，這時，她聽得師父的說話，心中自然難過，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郝夫人一聲怪叫，手臂一縮，她手臂一縮間，手指便從柱中拔了出來，在柱上留了五個烏溜溜的深洞，而也就在她手臂一縮間，只見黑煞星身形一晃，了無聲息忽然欺近身來。

郝夫人好像也知道不妙，待要轉過身來，但是黑煞星和她相距，本就不遠，手勢又快，郝夫人的身子才動了一動，黑煞星已到了她的背後，一掌急向她的背心拍出！

那一掌擊中了郝夫人的背心，「叭」地一聲響，郝夫人身子向前一衝，撞在柱上，但是她雙臂立時向後縮來，「砰砰」兩聲響，兩個「肘鎚」，正撞在黑煞星的雙脅之下，黑煞星立時口中湧出了鮮血來。他雖然擊中了郝夫人一掌，但是郝夫人立時還擊，看來，他傷得比郝夫人更重！

但是，盡管他口中鮮血吐湧，他却並不後退，身子反而向前，疾撲而出，雙臂一伸，將郝夫人連人帶柱，一起抱住。他的雙臂，繞過了郝夫人的身子，抱在柱上，深深插進了柱中，郝夫人雙臂掙動，黑煞星却一點也沒有鬆手之意。

郝夫人厲聲怪叫起來，在她的怪叫聲中，只聽得黑煞星也聲嘶力竭地叫道：「你們還不下手，還不趁她沒有還手的機會時下手。」



一聽得黑煞星那樣叫，雷震天，雷晶晶和岳劍峯三人，不禁都是一呆，這時，要向郝夫人下手真是再容易也沒有了，因為郝夫人的身子，被黑煞星按着，連雙臂也箍在內，根本無從還手。

可是他們三人，雷晶晶根本不會出手，岳劍峯和雷震天，都全是堂堂正正的漢子，又怎會乘人於危，是以他們三人，都是呆立不動。

黑煞星的聲音，變得嘶啞可怕，他急叫道：「小鳳，為你自己還不快下手，我快支持不住了！」

郝小鳳身子發着抖，那顯然是她的神情緊張到了極點，她陡地一俯身子，自地上檢起了劍來，身形一矮，一劍已疾刺而出！

那一刺是從郝夫人的左脅之下，直刺進去的。

而且，郝小鳳那一劍的力道，十分之強，沒入郝夫人的體內，深度幾達一尺有餘！

郝夫人一中劍，口鼻之中，鮮血便已湧出，她怪叫一聲，雙手按在柱上，用力向後一推，只聽得「格格格」一陣響，黑煞星插在柱上的十指，一起斷折，黑煞星硬挨了她一腳，身形只晃了一晃，居然未曾跌倒，他十指盡皆斷折，雙手之上鮮血直淋，他喘着氣道：「好！好！你不能再害我女兒了！」

郝夫人口中鮮血泉湧，她的聲音，也因為口中鮮血的流動，而變得含糊不清，她道：「我就要她，死在你的眼前，你看看！」她緩緩轉過身，突然一伸手，將刺進了她左脅的利劍，抽了出來。

看來，她是準備這柄劍去刺死郝小鳳的，但是她的傷勢實在太重，劍一拔出來，鮮血更是迸濺，她只向前跨出了一步，「砰」地跌倒在地！

郝小鳳已嚇得臉無人色，直到郝夫人倒了地，她仍然呆立着。大堂之中，突然靜了下來。首先打破寂靜的，又是「砰」地一聲，黑煞星的身子，也已倒地，他才一倒地之際，眼珠還轉了一轉，但接着，眼珠便也變成凝固的了。

郝小鳳哭叫了起來，道：「爹！」

她奔向前去，伏在黑煞星的身上，痛哭不已，雷晶晶，雷震天和岳劍峯三人在望着，事情會發展到這一地步，全是他們事先料不到的。

郝小鳳一直在哭着，雷晶晶來到了她身後，低聲道：「郝姑娘！」

郝小鳳突然尖叫了起來道：「別理我，你們走，我不要你們可憐，不要聽你們講任何話來安慰我，走！你們全快走！」

雷晶晶嘆了一聲，向後退來，雷震天和岳劍峯兩人，互望了一眼，他們三個人一起向外走，大廳中還有不少高手在，但是却沒有阻攔，直到走出了大門，岳劍峯才回頭看了一眼，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會到這亘宅來了，他握住了雷晶晶的手，三個人一起大踏步向前，走了開去。

天色更黑，點大的雨點已洒了下來。

（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九

徐玉珊・編繪



# 岳 雲 (一)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1 自從岳飛奉旨外出抗敵，岳母和兒媳在家勤儉度日，和睦鄉鄰，處處受人尊敬。



2 岳飛的長子岳雲，已經十二歲，生得體格魁梧，聰明過人。岳母時常帶他到打麥場去看大人擺跤比武，他瞧見那些兵器陳列在架上，恨不得都拿在手上耍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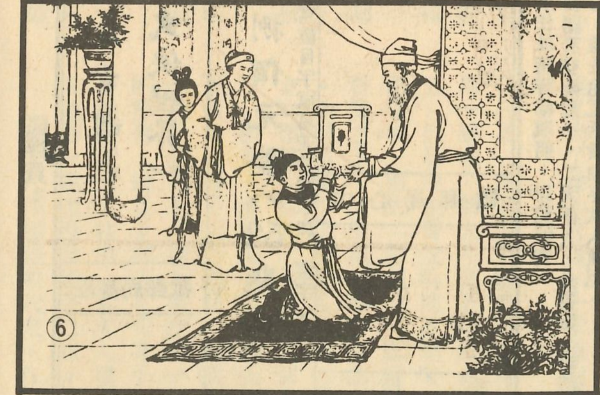
3 岳雲有一姐名叫銀瓶，雖是女孩，也喜好武藝。姐弟兩人時常在庭院中拿着竹木槍較量。



4 一天，岳雲正在打麥場上和孩子們遊戲，銀瓶忽然跑來叫他回家。




5 回到家裏，只見草堂中間鋪了紅毡，祖母上首坐着一位灰白鬍鬚的老人。



6 岳雲行過拜師大禮，才知道這是相州節度使劉世光代請來的朱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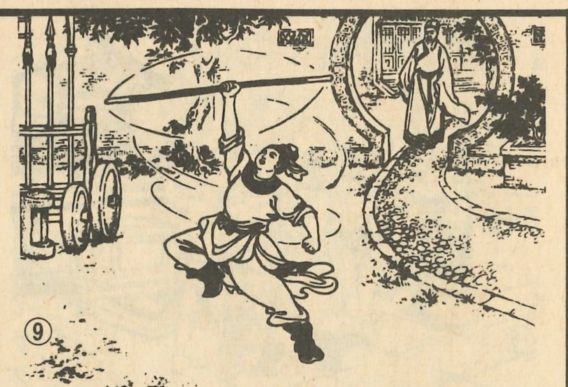




7 老師對於岳雲姐弟管敎很嚴，沒有多久，兩人便讀熟了四書五經。



8 正要開講"公羊"、"谷梁"，老師發現岳雲時常中途退席。這天，老師察覺後，尾追了出去。



9 老師直跟到場院裏，看見那裏預先放在槍棒，岳雲一個箭步跳到當地，拾起棍棒先作了個金鷄獨立的姿式，接着，不慌不忙，把棒使得團團飛舞。



10 老師看了暗暗喝采，可是總覺得小孩不該如此貪玩，便把他喊了回去。




11 岳雲回到書房，耳邊聽着老師的講書，心裏頗不耐煩，忍不住站起身向老師發問。




12 老師見他問得離奇，一時回答不出口，岳雲倒很直截了當，說出他的打算。




13　老師被他說得面紅耳赤，遲疑半晌，就帶他去見岳母，請岳母另聘武藝師傅教孫兒練武，並要求告退。



14　岳母再三挽留，怎奈朱老師去意已定，只得讓他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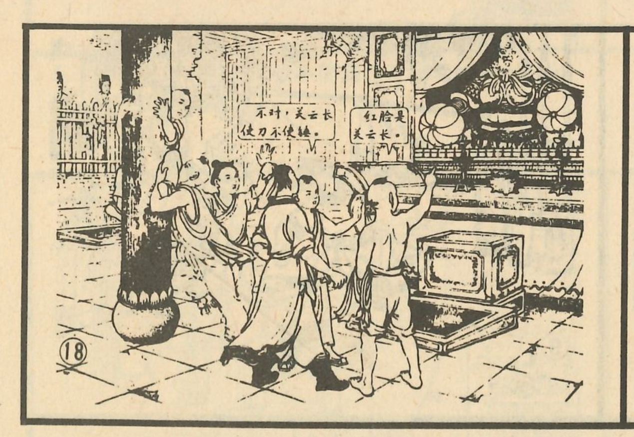
15　老師去後，岳雲更加放任自由。有一天，他和伙伴們在莊外遊戲，忽然刮起了風處一片黑雲從東南方飄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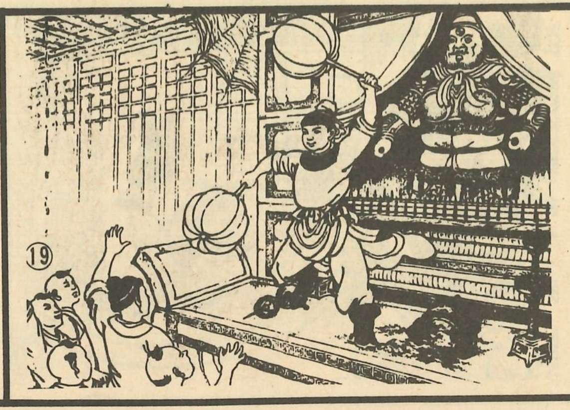
16　不上一刻，烏雲遮住太陽，瓢潑般的大雨下了起來。岳雲一看不好，便領着大家向莊裏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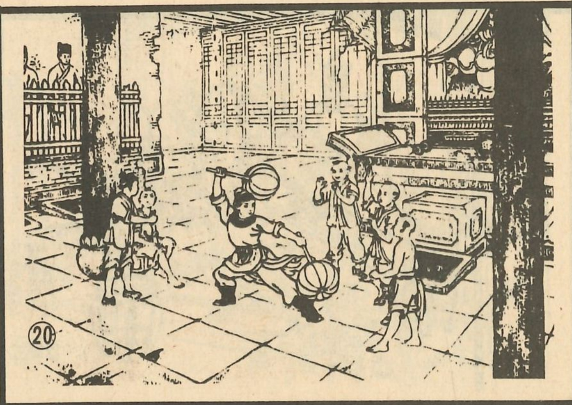
17　他們跑到一座破廟外面，早淋得渾身濕透，就一齊擁進廟裏避雨。




18　孩子們走進大殿，有的盤抱柱，有的看神像，岳雲也在神座前觀看。那泥胎是個紅臉將軍，手使雙錘，雖然破舊，樣子還威風，孩子們七嘴八舌的猜講。



19　岳雲沒跟他們亂猜，他看上了那雙錘，錘比刀槍伶俐，又是兩把，圓溜溜的舞起來多順手。岳雲想着，忍不住就爬上神座，從泥胎手裏把雙錘拔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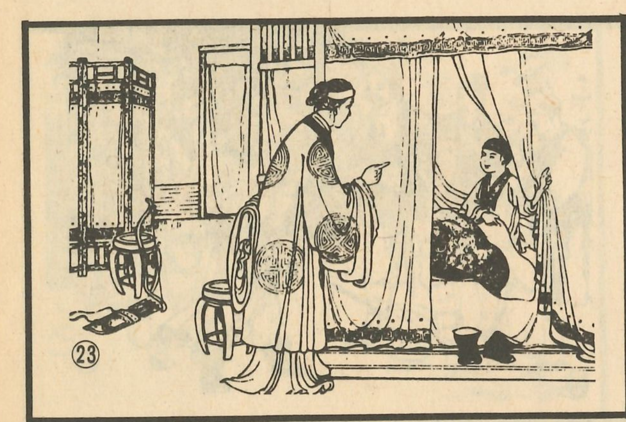
20　孩子們見岳雲拿錘玩弄，都圍起來看。岳雲玩了一回，覺得輕飄飄的一點也不過癮。他想：要是一對鐵錘，該有多好！



21　這時，天已晴了，各自分手回家。岳雲把一對假錘帶回家去。



22　第二天，岳雲還沒起身，鄉裏的地保就來要錘。



23　岳母問明經過，連忙叫醒岳雲，命他還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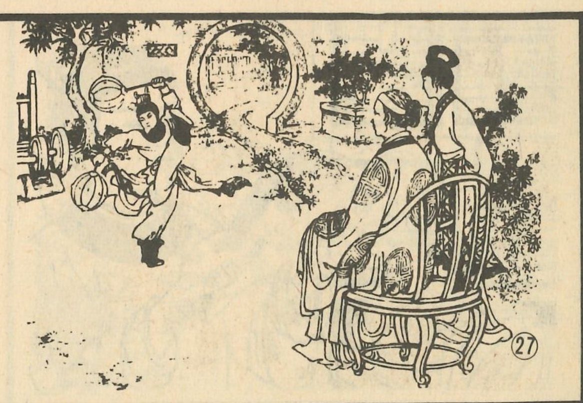
24　岳母見孫兒喜歡弄錘，就叫人到鎮上打了兩把鐵錘。岳雲有了錘，卻不知使法，整天在爸爸書櫥裏東翻西找。一天他找到一本唐將李元霸的錘法，十分高興。



25　岳雲依法鍛練，從不間斷。又時常把姐姐請來看他練得對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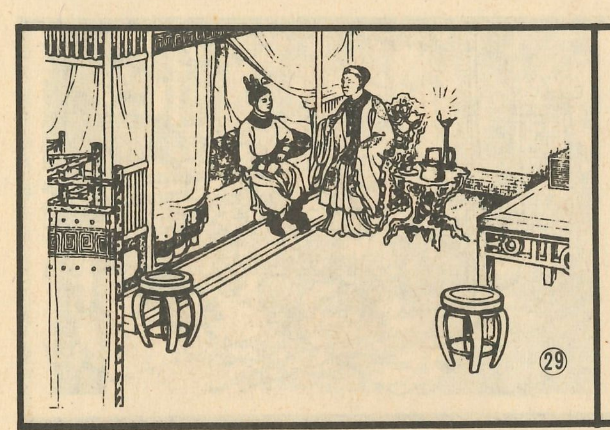
26　三年後，岳雲力氣增加不少，最初鐵鎚只是三十斤的，後來增加到五十斤，最後又叫鐵匠打了一對八十斤的。



27　岳母見岳雲練鎚很有長進，十分高興，又提醒他說："練武是好事，但是文章策略也很重要，希望你作個文武雙全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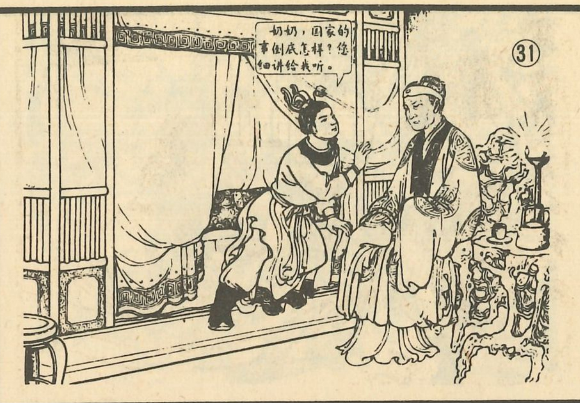
28　岳雲這時已經懂事，把祖母的話牢記在心，因爲沒請老師，他就全憑自修，每天在書房裏翻看兵書戰策，不懂的地方，就拿去問祖母和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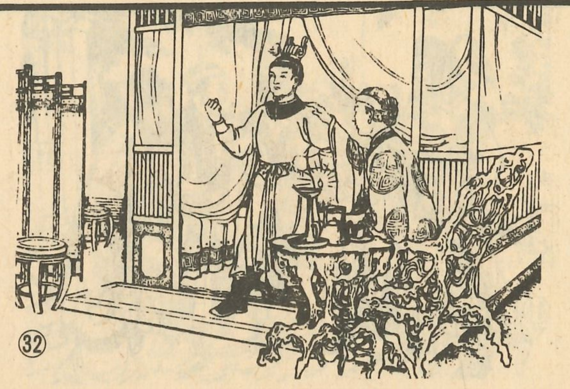
29　岳母見岳雲喜歡看史書，便常給他講歷史上的英雄故事，岳雲每每聽到半夜還不肯睡。




30　岳母講到當代的英雄，就閉口不談了。岳雲很奇怪，偏要她講，岳母被纏不過，禁不住長嘆了一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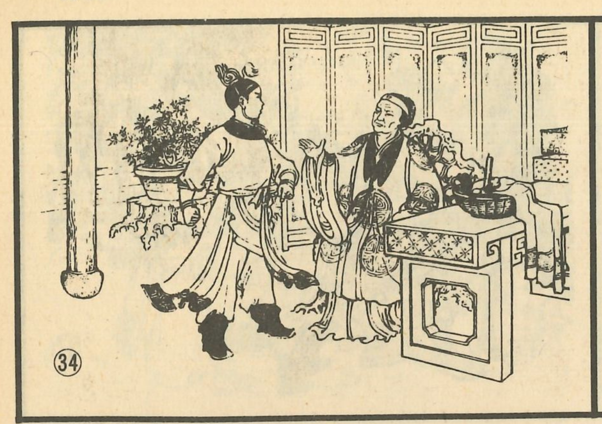

31　岳雲聽了，更加不解，便越發盤根究底的問個不住。



32　岳母這才把金兵侵犯中原，徽欽二帝被擄去的事，講給他聽。岳雲聽到半壁江山淪入敵手，朝內奸臣還在主和求降，氣得大罵奸賊誤國。



33　岳母見岳雲發急，又說："但朝中也有像你父親那樣忠心爲國主張抗戰到底的人，只要聖上肯采納他們的主張，國家還是有希望的。"她又勉勵岳雲好好學習本事，將來繼承父親的事業。



34　從此以後，岳雲心裏一刻也不能忘記國家的恥辱。他很想去參軍抗金，可是，剛一開口就被祖母拒絕了。



35　岳雲立下大志，便更加用起功來，不僅兵書讀了很多，連馬上的戰術也學會了。



36　一天早晨，岳雲正預備外出，忽見遠處一個人騎着馬，飛跑過來。



37　走近一看，原來是牛臯。牛臯奉命催糧草，順路帶來岳元帥一封家書。岳雲聽了大喜，要牛臯帶他到牛頭山去找爸爸。



38　牛臯說："吓，小老爺子！你當牛頭山是個好玩的地方啊，眞是小孩子見識。"岳雲忙說："我不是玩，是去打金兵。"




39　牛臯聽岳雲說要去打金兵，心裏好笑，有意試他一試。



40　牛臯佯怒道："你看我黑，竟敢如此胡說，眞是豈有此理，等會兒告訴你媽媽管教你。"。岳雲見牛臯生氣了，央求着說："牛大叔别生氣，等會兒給你練趟錘看。"牛臯才樂了。



41　他們說着話已到院裏，岳母帶領家人忙走出來相見。牛臯一張嘴不知回答誰好。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42　岳母請他喝茶，牛臯說："剛才在馬槽子上已喝了一勺子涼水。"岳母讓他吃飯，他說："軍令在身，不能久留。"說着拿出岳飛的家書交給岳母。





43　岳母問作戰的情況怎樣，牛臯說："元帥統領的大軍，常常一以當十，打起仗來不顧性命，殺退敵人才住手。牛頭山一仗，敵人敗陣以後，簡直不敢再來了。"



44　岳雲在旁聽着，又是高興，又是着急，恨不得馬上就到牛頭山去，他忍不住插嘴問道："金兀朮不敢再打，是不是就要退兵？可不能這樣便宜他！"



45　牛臯接着又道："事情也不是那麼簡單，這次我衝營過來，看見金兵正在暗地調動，不知道又玩什麼把戲，金兀朮詭計多端，我們也不能不加防備。"



46　牛臯說完也不休息，起身告辭，岳母命岳雲送牛臯出莊。




47　路上岳雲又不住央求牛臯，帶他回去。




48　岳雲知道牛臯還信不過他，立刻到碾房裏把八十斤的大錘拿出來舞給他看。牛臯見岳雲勇猛賽過大人，喜歡得不住點頭。

江平・編繪 ／ 奇幻故事

# 螳螂捕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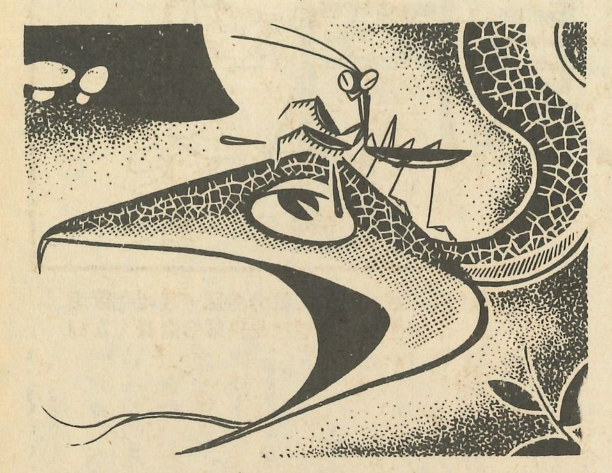
1 古時，有個書生在樹林散步，突然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他急忙順着小路向那聲音發出的地方走去。



2 他躲在一棵大樹後面，探出頭向前望去，只見一條碗口粗的大青蛇在地上使勁地扭着身體，尾巴打得周圍樹枝"啪啪"作响，有的樹枝都被打斷了。



3 書生看到大青蛇來回翻轉跌倒的樣子，像是有什麼東西在捉弄它。便又往前走了幾步，想看個究竟。原來是一只小螳螂爬在大青蛇的頭上。



4 這只小螳螂在大青蛇的頭上，用它那鋸齒一樣鋒利的前爪，使勁地鋸着大青蛇的頭，鋸的是那樣起勁。



5 大青蛇用盡了全身的氣力，想甩掉頭上的這只小小的螳螂，但不管怎麼翻轉扭動都無濟於事。



6 過了好一陣子，瘋狂亂舞的大青蛇突然全身鬆弛，直挺挺地躺在那裏一動不動了。他走上前去，只見大青蛇頭上血肉模糊，被螳螂鋸開的那條口子還流着血，但已經死了。書生嘆道："持之以恒，金石可鏤，况小虫乎乎？"






49 岳雲見牛皋歡喜，以爲有幾分希望，就收住鍾走過來。牛皋本想帶他去，猛想起岳飛軍令森嚴，立刻把頭搖得和貨郎鼓一樣。



50 牛皋說完拔步就走，岳雲大失所望，本想再和他糾纏，但那牛皋騎上馬早走遠了。



51 岳雲回到家裏，悶悶不樂。岳母察覺了，暗地和媳婦說："這次雲兒知道他父親在牛頭山作戰，可要防備他私逃到陣地去。"



52 過了不久，正在秋收的時候，忽然有人慌慌張張跑來，說金兵來了，人們立刻停下農務，准備抗敵。




53 岳母得訊，也大吃一驚，忙和媳婦及銀瓶商量退敵保莊的辦法。



54 銀瓶請求祖母讓她出去殺退金兵。岳母不允，叫她快把岳雲找來。 （待續）

美蘇太空科幻戰／羅唐納．文

# 魔鬼高原龍虎鬥



圖爲美國最新的太空城，在地面建造，用巨柱支持，該處正是魔鬼高原。

美國最新建造的太空城以及軍事物資總倉庫或超級武器收藏基地，俱是在科羅拉多州的魔鬼高原，被潛伏份子探悉，千方百計企圖毀滅它，還想列根總統同歸於盡，可是，他們功敗垂成，魔頭炸到粉身碎骨！

## 太空城之下的鼠洞

許多人看見美國十分繁榮，若干大都市的摩天大厦林立，發生錯覺，以爲整個國家所有地方俱是很富庶的，交通方面，四通八達，只是中部偏西的大峽谷例外，其實美國有一個地方比較大峽谷更加荒涼，人跡罕至，它就是一般人稱做「魔鬼高原」的一處絕境，該區的面積相當大，被新墨西哥州、阿里桑拿州、猶他州、科羅拉多州以及坎薩斯州包圍，由於它是海拔五千呎的高地，岩石局部裂開，一年之內只有三幾天下雨，雨量不多，根本上沒有溪澗泉水，草也沒法生長，禽獸絕跡，甚至印第安人也沒法聚族而居，無怪它被人忽略了，很少人知道，它是美國猶太富翁秘密經營的地方，準備美國一旦受攻，他們全部躲在該區過活，花了十五年的時間築了一座太空城，非常壯觀。

那座太空城其實是誇大的，根本上它需要一條巨柱支持，最有趣的是這一點，遠望過去，不管用肉眼抑或用望遠鏡眺望，絲毫看不出來。

整座太空城是淺藍色的，距離地面四千五百呎，上面有房屋街道遊樂場，食水和食物供應靠巨大的倉庫，電力的來源從陽光攝取，式式俱備，搬到該處居住是一切不成問題的，只就除了自衛的力量。

負責興建它的科學家雷倫博士說道：「克服水電兩缺的困難是絕對不成問題的，最成問題的是自衛方面不知道如何應付未來戰爭，直到目前爲止，它有一種飛碟型的攻擊性武器，凌駕於美蘇戰機之上，不怕空中的侵略，更加不怕地面上發生的戰爭，不過，以目前各國軍事競賽的能力去衡量它，它是穩佔上風，僅此而已，如果將來眞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蘇聯有更犀利的秘密武器出擊，我們未必能夠抵禦，因爲我們不知道對方正在研究一些甚麽。」

最犀利的核彈，沒法破壞這座太空城，因爲巨柱是空心的，住在太空城的人可以盡快走進那個地方，甚至利用巨柱之內的升降機降落五千尺，環繞巨柱四週的一種金屬就是鉛，厚達二十呎，一層鉛又一層鋼，有足够的支持力，兼且有足够的力量抵禦輻射綫，核心的一層還有十呎厚的石墨，核彈的爆炸力有限，它最可怕的只是輻射綫，上述那些防禦體系有力量保護巨柱，亦即有力量保護太空城裏面的人，值得一讚，實情如此，無怪雷倫博士受到猶太富豪集團的器重，不過，雷倫博士本人却剛剛相反，他有很大憂慮。

有一天，國防部的副部長安格拉斯到魔鬼高原去找他，談及太空城，雷倫博士在談話中忽然插進一句話，說：「你是自己人，我不妨吐實，那座太空城只是一座美麗的玩具，看了覺得開心，事實上它是不堪一擊的，對方只要用越洲飛彈密集射擊，它就完了。我正是憂慮太多然後急於完成它。」

「我不同意你的見解，根本上它不怕核彈，怎會怕越洲飛彈呢？」

「這兩種武器是有分別的，核彈的破壞力不強，假如它炸中太空城，當然整座城的居民已經躲在巨柱之內，他們不會受到嚴重的損害，反之，對方不用核彈出擊，改用越洲飛彈偷襲，那些越洲飛彈從地面的坦克射出，那就難以阻止它的攻勢了，因爲飛碟無法過份低飛。」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過，貼近魔鬼高原的幾個大州，美當局都有重兵駐防，怕些甚麽？」

雷倫博士笑了笑，說：「副部長，你有沒有聽見過鼠洞這個名稱呢？凡是印第安人居住過的地方，必有鼠洞，假如對方利用鼠洞出擊，防不勝防。」

「倘若你有這種顧慮，把各處鼠洞的出入口堵截，那就可以減少許多憂慮。」

「你以爲鼠洞是那麽容易堵截的嗎？請你看看牆上所懸的掛圖，單是掛圖上面顯示的鼠洞已經有五十多處，彷彿巨大的蜘蛛網，更不妙的是這一點，我們所築的太空城，剛巧在鼠洞當中，可以說是它的樞紐，四通八達，最巨大的鼠洞可容三百人，最細的鼠洞僅容一人通過，這一項工程眞是不可思議。」

安格拉斯湊近一點，看看掛圖，說：

「印第安人有那麽耐性去掘這樣複雜的鼠洞，眞是稀奇！」

「你以爲它是印第安人掘出來的嗎？

他們不過在原來的地下洞穴加以擴展吧了，其實所有鼠洞都是大自然創造的。」

「我明白了，這個地方既然是海拔五千呎以上的高原，地面是岩石，顯然是古代它屬於不穩定的地區了，說不定經過多次未成形的地震，把岩石的內部震裂，於是出現一簇簇的裂縫，可能其中有些裂縫深達千呎，並非鼠洞那麼簡單，甚至有毒蛇，有吸血蝙蝠，有幾呎長的蜈蚣！」

「對了，副部長，鼠洞裏面的實際情形，你完全猜對了 初時我們只是發現巨柱下面的岩石有些裂縫 沒有想到它是那麼可怖的，假如早些發現它，決不會選擇這個地方作為建築太空城的地點。」

「雷倫博士，你們有沒有想過使用灌漿法去填補鼠洞呢？」

「當然想過，而且實行過，可惜灌漿法對它一點用處也沒有，假如向下伸展的鼠洞深達一萬呎，洞中還有洞，下面的深洞有如一個乾透的湖，不知道要倒下多少桶人造的岩漿才可以填滿它！」

「我們還是抓緊談話的核心細談吧，太空城已經建造起來，絕對不能夠把它搬遷，下邊的鼠洞非常討厭 担心它被敵人利用，索性派出一二百十經常駐守比較接近太空城的鼠洞好了，另外一個辦法就是派出機械人到下邊監視它。」

「對了，安格拉斯先生，你眞是聰明，佩服之至！我的請求確是如此 只可惜我的權力有限，你是否可以替我轉告列根總統，由他派人來協助呢？他一聽就會懂得我的意思 可以派那一種人担當這個任務。」

「雷倫先生，我必定替你轉達，你可否把現時太空城內外模型的照片以及鼠洞的照片給我看看，帶回白宮密呈列根總統呢？」

「當然可以！對於列根總統，只是讓他看看照片，至於你，我却想帶你暢遊太空城各處，另外到鼠洞看看，希望你對那些地方有比較深刻的印象，你的意思怎樣呢？」

「好極了，我正想向你提出這個請求。」安格拉斯說。

### 大蜈蚣突然爬出來

雷倫博士先行帶他走到距離太空城只有一哩之遙的一處，走進直升機，立即起飛，機師在十分鐘後把直升機停下來，該處就是太空城的大街轉角之處，有一塊石製的圓台 剛好停放。

兩人走出了直升機，機師仍然留在原位。

那時仍是白日當空，陽光投射下來，太空城遠遠近近都看得很清楚，只就可惜它沒有活人走動，透着無比的寂寞。

雷倫博士說：「副部長，即使我沒有指出，你也會體驗得到，在地球上面建造太空城比較在太空建造同樣的城，方使得多 結果也好得多 唯一的分別就是這座太空城不必另行供給氧氣，由於它離地五千多呎，空氣清新，沒有工廠噴出來的濃烟使空氣污染，更加符合理想，你認為怎樣？」

「即使這個地方改為渡假屋，也是很不錯的，我相信城內還有夜總會或者電影院之類的遊樂塲所，是也不是呢？」

「是的，大都市裏面可以找得到的消遣地方，這裏同樣都能夠找得到，到時你作為座上客，一點異乎尋常的感覺也沒有，關於太空城，大致如此，我們現時打算走進巨柱之內了，它是一個巨大的圓筒，筒外有許多層保護它的東西，我已經對你講過了，不再作介紹，值得一談的就是升降機。

「這種昇降機跟大都市的升降機不同，它是直接把一個圓盤升降的，故此它可以一次過容納很多人升降，我們就快利用那個圓盤降落地面之下的鼠洞了，你可以發覺到它的升降速度極為敏捷。」

原來直升機停放之處的圓石，就是降落下邊的地點，不必走到別處，由於圓石本身是一塊頗為巨大的磁石，它可以吸住任何鋼鐵製成品，直升機本身就是頑鐵，故此它被磁石吸住，不會自行移動，相當穩定，坐在直升機之內的人也是相當安全的。

很快我們就離開直升機，走出來的時候，只見一個大堂，空空洞洞，跟想像中的鼠洞截然不同。

安格拉斯用一種帶着疑問的目光投在對方的臉上，雷倫博士說：「這裏不是鼠洞，想到鼠洞去，就要改乘另外一種形式的電梯，這個大堂是用來準備急速疏散太空城人口之用的，假如有敵機入境，獲得了制空權，我們就要盡快疏散，圓石墜落的速度固然十分快速，離開圓石所看見的大堂也是夠闊大的，沒非如此，擊法容納那麼多的居民。

「他們當然不會走到鼠洞去，原因是鼠洞的毒虫非常多，防不勝防，我們現時到下邊去，彷彿闖入鬼門關那樣，仍要具備足夠的條件來保護自己，現時請你跟我走向第三號的地下巴士入口，直升機師留下來。」

雷倫博士先行移動脚步，安格拉斯充滿了好奇心，尾隨着他走。

原來他在總站之內另有分站，每一個站都有「地下巴士」，分別向上下左右每一個方向移動，第三號的分站可以把乘客送到鼠洞去，那個地方已經是距離地面三百五十呎，只是鼠洞的入口。

安格拉斯覺得雷倫博士站在身邊，一切放心，不過，這種樂觀的心理很快就消失了，因為他們從大堂降落鼠洞的入口，便即改用單人的圓筒前進，他只能夠跟同伴通話，並非手拖手的站在一起。

那個圓筒剛剛罩住一個人，它的下邊有八個能夠滾動的鋼輪，整個圓筒用透明塑膠製成，十分堅實，有足夠的保護力，另有兩個槍眼，伸出兩柄長槍的槍管，可以噴射火焰或者殺虫劑的液體，有了那麼多保安的措施，不怕任何毒虫傷害了，照計安格拉斯不必慌張，可是，他跟雷倫有些距離，仍是不安於心。

形勢比人強，他是國防部的副部長，不能夠太過軟弱，因此他毅然使用塑膠圓筒，向鼠洞更為深入的地方滑動。

圓筒之下的滑輪是經過特別設計構造出來的，不管它上高落低，相當順利，相信它不會在半途停下來，安格拉斯逐漸放



心了，大概滑行了十五分鐘，他發覺圓筒開始向下傾斜，根本上他早就想找個藉口跟雷倫博士交談的，趁勢使用無綫電通話器。

搭通了無綫電話，他說：「雷倫博士，希望你聽利我的語聲，現時請你回答我，你是否聽到我講話之聲呢？」

「我聽得很清楚，你是否發生甚麼困難呢？」

「暫時沒有困難，由於地形傾斜得太過厲害，我們繼續滑下去，可能滑到地心的，到時地心的高熱可能把我們燒到變成焦炭。」

「你不必担心，鼠洞之內的路綫縱橫，路路相通，它向下傾斜了一會就向上傾斜的，用不着太過焦躁，照情形看，不久你就會碰到毒虫了，你如果喜歡殺牠，可以使用附屬於圓筒之內的武器。」

聽到對方的語聲，安格拉斯稍為放心，不再問長問短了。

圓筒仍然滑動，向下傾斜度逐漸減小了，他想看看外邊有些甚麼，扭亮了圓筒的照明燈。

霎時間，左右兩邊有白光射出，他看見岩壁的色彩十分艷麗，有如一朶朶花，恐懼的感覺減少許多了，突然，他發覺好像一朶花似的石壁中間，有一條紅色的粗大綫條，離開了花心，向他的圓筒爬過來，在白光投射之下，他看得清清楚楚，牠竟然是一條碩大無朋的蜈蚣，猛吃一驚，趕快使用液體的殺虫劑。

綠色的殺虫水噴到蜈蚣身上，只見牠渾身發抖，使勁亂竄，隨即跌下深不可測的深淵。

殺虫水竟然是這樣有效的，他感到興奮，同時覺得安全，不過，殺了蜈蚣之後還有毒蛇和蠍子，殺虫水的力量仍是嫌它薄弱，他索性使用噴火槍。

一條長長的火焰向毒虫橫掃，只是兩三分鐘就把牠全部消滅，安格拉斯看在眼裏，樂得心花怒放，不由自主的放聲大笑起來。

無綫電話忽然嗚嗚的作响，這回是雷倫博士跟他交談了，說：「我殺了許多毒虫，你有沒有殺掉牠呢？」

「有的，我覺得很好玩，又覺得很開心。」安德拉斯說。

過了一會，兩人仍然乘坐直升機從高處降落，離開太空城五十哩之遙的一個山頂，就是建築它的總部，雖然它快要工作圓滿結束，那座「總部」仍然不會撤消，因為它要負責保護太空城地面的維修工作，同時加強地面的安全措施。

兩人在總部落坐之後，喝些飲品，隨意閑談。

雷倫博士說道：「副部長，剛才你已經看見過太空城的大街小巷以及地面之下的鼠洞了，兩者之間，有着極大距離，希望你回到白宮跟列根總統見面的時候，把你的所見所聞，一清二楚的講出來，認眞要強調指出這一點，各種毒虫不足畏，可是，鼠洞却是相當可怕的，萬一它被敵人利用，太空城就完結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有些明白，因為太空城靠巨柱支撑，萬一它下面發生地震，巨柱倒坍，太空城之內的人必然死個清光。」

安格拉斯吃了一驚，說：「雷倫博士，這件事情相當嚴重，並非開玩笑的，難道蘇聯的科學家有本領製造大地震嗎？」

「他們未必能夠在任何一處製造大幅度的地震，却可以在斷層山脈之下製造地震，換言之，該處遲早會發生大地震的，他們提早令到地震爆發。」

「是的，你說得對，根本上國防部也接獲一份報告，指出這一點，在內華達山脈伸展到新墨西哥州的某一處，正是斷層山脈，隨時爆發大地震，認為國防部不應該把大部份的軍備放在那個地方，它正是魔鬼高原附近，跟你的意見相同。」

「國防部怎樣處理這件事呢？」

「你知道的，美國國防部所有措施一向都是慢吞吞的，現時毫無地震的跡象，當然沒有人冒這種風險建議把越洲飛彈之類的武器搬到別個地方。」

「唯其如此，你更加要向列根總統報告，指出太空城危機四伏，同時國防部重兵器以及高級武器秘密貯放的倉庫也是危機四伏，說不定鼠洞可以在地面之下貫通於兩個地方，一旦大地震爆發，不堪設想。還有一點，防患於未然，現時已經到了最後關頭，非想辦法不可！」

最後，雷倫博士很鄭重的說。

### 胡谷親自調查它

他早已看穿安格拉斯此行必然是奉命而來，調查太空城的建造情況，同時研究它的保安措施，故此他把實際情形對安格拉斯講得十分清楚，還把一百多幅照片交他帶返白宮，密呈列根總統，一切由總統定奪。

對他來說，地下的鼠洞是心腹之患，安格拉斯是這樣想，他把照片和意見書密呈列根總統之後，靜候消息，列根總統在五日後召見，說：「安格拉斯，你果然不負所托，把太空城的形勢調查得十分徹底，還有照片作證，最可惜的是這一點，可能危及太空城的鼠洞，你未能作出深入的調查，只是看到表面的事物，這也難怪，根本上雷倫博士也是對鼠洞沒有作出深入的研究，他是太空城的負責人，竟然這樣疏忽，怎能夠埋怨你呢？現時我想透過你的一雙眼找尋比較深入的看法去決定太空城是不是眞的有危險，我想向你提出一個問題，你必須從三個答案中選擇一個答案，我認為密如蛛網的鼠洞可能是大自然的產物，換言之，一千幾百年前，已經沒有鼠洞存在，只是它未曾被人發覺而已。

「這是第一個答案，第二個答案剛剛相反，鼠洞是人為的，它可能是印第安人的祖先為了逃避白人追殺，千辛萬苦，順着地下洞穴的形勢築成。

「第三個答案跟第二個答案相似，不過，它並非由印第安人所築，而是蘇聯的特務滲透當地土人秘密築成，當時還沒有人提出建議去建造太空城，可見他們築下鼠洞的目的就是想製造大地震，企圖一夜之間把美國國防部的優秀武器以及子彈炮彈甚至核彈全部毀滅，後來他們半途而廢，那是另外一回事，上述的問題只有一個，答案却有三個，憑你自己的觀感，你認

為那一個答案比較接近事實呢？」

安格拉斯想了想，說：「我認為第三個答案比較符合事實。」

「為甚麼你作出如此判斷呢？」

「一共有三個原因，第一點，大自然生成的地下洞穴，決不會伸展得那麼遠，且又伸展得那麼深，形成一個蛛網形的結構，可見它是人為的，大概該處根本上就有相當雄厚的地下洞穴，才給蘇聯利用。

「第二點，那些鼠洞必然有一部份是印第安人發現的，另外一部份，被礦工發現，蘇聯的特務把它串連起來，然後如此壯觀。

「第三點，那個鼠洞當年為甚麼建造呢？這點不得而知，可是，它已經建造之後，突然擱置，表面上看來好像半途而廢，實際上它却是俟機行動，在完全停頓期間，蘇聯方面沒有半點活動跟它有關，掩飾得那麼緊密，正是蘇聯一貫的作風，憑着這三點，我認為鼠洞含有可怖的陰謀在內。」

列根總統聽了，說：「安格拉斯，你的觀察力異常準確，我也是這樣想。」

安格拉斯忽然開口：「總統，為甚麼你覺得這個問題不易應付，自始至終，不肯把它交到太空總署負責處理它呢？」

列根總統嘆息了一聲，說：「安格拉斯，你有所不知了，那座太空城有一條巨柱托住，巨柱從地面伸起來，顯然它跟地面連接了，怎能稱做太空城呢？況且那一間建築公司向當局申請建造一座新的城市，符合美國鼓勵各界人士自行開發荒地築城的原則，它沒有提及太空城這一句，獲得當局正式批准然後才開工，屬於私人的地產建築，我更加不會干涉它了，隨後它發生那麼大的演變，我才覺得有些困難，既然那種困難牽涉到國防部，並非牽涉到太空，我更加不想把它送交太空總署去處理。」

安格拉斯微有所悟，說：「無怪你叫我到那邊去實地研究它是否危機四伏了，現時它下面的鼠洞可能是敵人的巢穴，萬一它發生大爆炸或者大地震，都會危及國防部軍用物資倉庫，由國防部接管那一段路的治安，合情合理，照你的意思，應該在甚麼地方派出重兵守衛呢？」

「我沒有走到魔鬼高原實地視察地形之前，很難說甚麼地方最重要，還是依照你的見解作出合理的安排吧！最好你假借保衛國防軍事物資倉庫為名，派兵駐防，實際上却是保衛太空城，希望你明白我的苦衷，盡可能掩飾眞相，不要把我的名字跟以色列財團拉在一起！」

「我很明白你的立場，一定幹得很有效率而又很冠冕，沒有人說你偏袒以色列財團的，你一百個放心吧！」

說完，安格拉斯站起來告辭。

他走開之後、列根總統叫馬副官召喚保密局長胡谷進入白宮，在機密室計議。

在美國所有高級官員當中，胡谷是列根總統的心腹，甚麼事情都可以深入研究，列根召見他，先行把關於太空城的糾紛講述，跟着發表意見，說：「胡谷，那座太空城是不切實際的，假如美國跟蘇聯打仗，它一定是列入受到攻擊的目標之一，即使美國沒有跟北極熊打起來，它仍有可能單獨受到攻擊，因為蘇聯當局可能對它作出錯誤的估計，懷疑美當局把最重要的文件收藏在該處。」

胡谷說：「為甚麼你不向外宣佈那座太空城是私人的產業呢？」

列根總統說：「胡谷，當年我競選總統，得到猶太人的富豪集團傾全力支持，現時我怎可以向他們澆冷水，否認它是美國政府的產業呢？此外，我還有一種顧慮，它沒有發生災難之前，我沒有理由向各界人士發表這一項聲明，指出它是私人產業的，事實上直到目前為止，有許多美國人根本上不知道有這一座古怪的建築物存在的。」

胡谷說：「聽說它的總工程師是雷倫博士，他除了是一個很有威望的建築師之外，還是一個太空科技專家，他一直担心鼠洞，為甚麼他不趕快把全部工程落成交貨，讓委托人點收，推卸責任呢？看來他似乎有些難言之隱。」

「我也是這樣想，如果你有空，希望你親自到魔鬼高原走走，盡可能跟他接觸，由他的口中套取更深的秘密，向我報告，假如你不想太過明顯的去調查他，你可以用別的方法查探，或者你另派心腹去調查他。」

「我不想那麼轉折，也許他知道我眞正的身份，跟你相當接近，願意把他的苦衷說出來，希望我婉詞轉達給你，此外，我用隱蔽的方法化名小工之類的低級職員調查他，給他獲悉，我是極端危險的，還是光明正大的去拜訪他好些，就說你想保護太空城，派我到那邊看看好了，最好由安格拉斯作伴，我們同行，到時由安格拉斯介紹我跟他認識，你如果撥出一點時間在白宮打個長途電話給他，證實我的身份，那就更好。」

「好的，我完全依照你的建議去做。」列根總統很是興奮，說這一句，充滿了信心。

胡谷雖然是一個體重超過二百磅的胖子，可是，他的頭腦極為靈活，十分敏捷，兩天之後，他已經伴着安格拉斯一起乘坐專機到魔鬼高原的幽靈崗頂總部降落，安格拉斯替他倆介紹過，便即告退，當晚列根總統還打長途電話給雷倫博士，談了許多話，胡谷的身份多方面的證實之後，雷倫博士當然是對他另眼相看了，他好像有心籠絡胡谷，讓胡谷佔有一間最豪華的客房，喝的是美酒，所吃的肉食俱是第一流厨師烹飪的，盡量使胡谷稱心滿意，彷彿是高貴的遊客。

第三晚，胡谷跟他在總部吃吃喝喝之際，突然提出一個問題，說：「雷總管，現時太空城上面有沒有人駐守呢？」

「一個人也沒有！」

「大狼狗呢？」

「當然沒有大狼狗，初時我想放下幾個機械人的，後來，我的主意改變了，雖然機械人不會叛變，却有可能被對方的特務利用，使它担任破壞的工作，索性讓它變成一座空城，你知道的，它距離地面四千五百呎，必須直升機或別的飛機才可以升空之後降落，總部有雷達網，不分晝夜針對它，只要有飛行物體在太空城降落，我們立刻知情，報告最為貼近這一區的空



軍基地，只需五分鐘，就有戰機升空搜索，另一方面，我們封閉了從太空城降落地面的升降機，到時闖入太空城的人就束手被擒，我認為讓它變成空城，更加容易保衛它。」

胡谷聽了，好奇心油然而生，說：「既然它是空城，治安方面一定是不成問題了，今晚我的遊興勃發，你可否帶我到上邊看看嗎？」

「當然可以，如果你眞的有此雅興，我立刻召喚直升機。」

雷倫博士很爽快的說。

## 蘇聯特務高隆突然出現

二十分鐘後，他們已經置身於太空城之內。

直升機的機師阿洪，留在機內，雷倫博士把那個嘉賓帶走，如同上次他帶安格拉斯在城內散步一樣，從大街轉入橫巷，又從橫巷走出來，不過，它並非剛才走過的大街了，兩人邊走邊談。

雷倫博士說：「這個地方的街巷是依照希臘首都雅典佈置的，雅典有山，它也有山，夜間在街上走動，倒是有些韻味的，不過，它到底是太空城，最高的一處仍是有特殊設備的，用以吸收陽光，化為電力，此外，又把空氣所含的水份吸收，供應全城居民之用，那就複雜得多了。」

「大概它可以容納多少人居住呢？」

「最多不能超過三千人，如果他們想舒服一點，只是五百人入居，那就十分理想。」

「將來有資格入居的人，大概是非富則貴了，是也不是呢？」

「關於這一點，我所知甚微，無法奉告，至於我，不會住在那個地方。」

兩人無意中走近一間酒吧，雷倫博士笑了笑，說：「它雖然沒有打開門做生意，我們仍可以入內喝一杯啤酒！」

說完，他走過去伸手一推，酒吧的大門是虛掩的，一推就推開了，他先行入內，胡谷尾隨他走進去，雖然酒吧裏面黑沉沉，雷倫博士伸手扭了扭牆邊掣，燈光就吐亮了，原來那間酒吧是仿照西部牛仔影片常見的酒吧佈置出來，煞是有趣。

雷倫博士伸手按動啤酒桶的龍頭，用水杯滿滿的承了一杯，送到胡谷那邊，他自己也要了一大杯啤酒！

雷倫博士說：「酒吧附近當然有酒店，你可以任意揀一間酒店，找最好的客房歇宿，包管晚上沒有人騷擾你，儘管如此，你仍要保持一向的習慣，睡前關了房門，假如你想留下來，不妨留下，反之，你認為一個人睡覺太過冷清清，跟我一起回到直升機，降落總部歇宿，也不要緊，任由你歡喜怎樣做就怎樣做。」

胡谷毫不考慮的說：「我沒有坐在直升機之前，已經有這個打算，想在太空城睡一晚，現時我仍然沒有改變主意，多謝你的關心。」

「那麼，你單獨留下來吧，明天中午，我再到這個地方看你。」

「好的，就這樣辦，現時由我送你一程，相信我不會變成迷途羔羊的。」

胡谷很輕鬆的說。

胡谷只是一個胖子，誰也想像不到他是那麼機智而又勇敢的，居然有這一份豪氣，一個人單獨睡在太空城之內，雷倫博士由衷的稱讚他一聲。

分手之前，雷倫博士說：「我們這一個地區，最恐怖的是鼠洞，洞內有些地方，甚至我也不敢走進去，希望有你站在我的身邊，使我胆壯一點，可以走到更深的地方。」

胡谷送走了雷倫博士之後，單獨一個人，慢步走向他到過的酒店，突然，他提高了警惕，覺得那個地方似乎不止是他一個。

他彷彿看見一些燈光搖動，還聽到一些脚步聲。

他從來不相信宇宙間有鬼魂的，故此他很有勇氣的走向梯級那邊，那一間酒店只有八層高，沒有電梯，他順着脚步走，自己的身體不斷的升到高處，他已經抵達第八層的時候，竟又發覺一件奇事，他走出來之前，已經關了房門，又把房裏的燈光熄滅，為甚麼他回到原處發覺房門打開了一半呢？更奇怪的是房裏亮着燈，燈光外洩，等於告訴他那個房間有人。

他是保密局長，身經百戰，怎會臨陣退縮呢？很快他就決心闖進去。

他用左手推開那一扇虛掩的門，右手拔槍，緩步走進去。

房間之內有一張大梳化椅是單獨放置的，由於梳化椅的椅背太高，他看不出是否有人坐在椅上，所看見的是一縷縷白色的烟氣，冉冉上升，反映出那個地方必然是有人密密的抽吸香烟了，他暗呼不妙，立刻飛步走過去，用槍嘴對準梳化椅的椅

圖為蘇聯沙皇全家被革命軍大屠殺，只漏了安妮公主，她發誓要報仇。

背，大喝一聲：「舉手！」

是否眞的有人坐在椅上呢？不得而知，他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他剛剛大喝一聲，背後就有一柄好像手槍之類的硬物頂住腰脊，同時有人講話，說：「胡局長，要舉手的是你，不是我！」

胡谷大吃一驚，不敢反抗，抛了手槍，把一雙手高高的舉起來。

他仍然保持局長的威勢，冷然說：「原來太空城內有人躲起來，雷倫博士欺騙我！」

「不，你錯了，局長，他沒有騙你，根本上他也不知道有人躲在太空城！還有一點，我拔槍相向，只是跟你開玩笑吧了，請你轉身看一看，你就發覺我是你的朋友！」

他的語聲毫無惡意，胡谷緩緩的轉身，在燈光照映之下，他看出那個人是誰了，果然是老朋友，他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高隆！」

「是的，我是高隆，滿頭白髮，相信你對我的印象相當深刻，不管我們在甚麼地方見面，你仍然記得起我的，是也不是呢？」

高隆收了手槍，隨手在地毯上面檢起對方抛掉的手槍送還，補加一句：「我們是老朋友，甚麼話都可以談，現時請你看看坐在椅上的人，好嗎？」

胡谷望了望靠背椅那邊，怎會有人呢？只是一條扭曲的鐵綫，插了一根香烟，烟頭仍有火，故此它有白烟冒升。

原來如此，他不覺哈哈大笑！

望了高隆一眼之後，他笑着說：「老朋友見面總是要乾杯的，下邊所有酒吧都有酒，我們到下邊乾杯好不好？」

「不必到下邊乾杯了，這一間酒店本身有餐廳，它也有酒！」

高隆似乎對那個地方比他更加熟識，胡谷暗吃一驚。

形勢比人強，他不想向對方查根問底，隨他走到下邊去，進入餐廳，打開大雪櫃，果然看見幾瓶雪藏的香檳。

兩人喜出望外，瓶塞封得很緊，需要使用開瓶器去弄開它，聽到刺耳的聲响還有酒噴出來，證明它沒有人弄開過，絕不會被人落毒，儘可以放心痛飲。

只是喝了一口，胡谷很鄭重的說：「高隆，你決不會無緣無故在太空城出現，請告訴我，你是否打算把太空城炸爲平地呢？」

「你以爲我是天降煞星嗎？我此行雖然負有任務，跟太空城無關，希望你注意這一點，所有特務都要服從命令，跟自己毫無關係的事情，決不會暗中調查，故此太空城是否將來被入毀滅呢？不得而知，假如你留在太空城裏，我決不會任由它毀滅的，因爲我不想看見老友同歸於盡。」

「多謝你的好意，我決心每晚都在這個房間睡覺，如果你有甚麼機密消息，請你盡快通知我，免得我跟太空城一起滅亡。現時談到你的一方面了，你冒險走到太空城，所負的任務必然是很重要的了，我有甚麼可以協助你一臂之力嗎？」

「坦白點說，你眞的有些力量可以協助我，倘非如此，我就不會冒險求見了，我此行的任務只是這一句，希望把全世界最危險的一個人揪出來，由我帶返西伯利亞。」

「他是誰呢？」

「我不知道他是誰，甚至莫斯科當局也不知道他是誰，我們只是知道他潛伏在魔鬼高原，僅此而已，至於他的身份或國籍，茫無所知。」

「他大概是俄國人了，不然的話，你們決不會如此緊張的。」

「不錯，他是俄國人，却又不是今日的蘇聯人民。」

「那麽，他必然是白俄了，區區的一個白俄，能夠發生甚麽作用呢？即使他想炸毀太空城，受害的只是美國人而已，你們何必担心呢？」

「不，他是否企圖炸毀太空城呢？不得而知，根據我們調查所得，他患了最嚴重的毀滅狂，妄想毀滅整個世界，假如你們知道境內有這樣可怖的人潛伏，相信你們也會動手把他幹掉！今晚我來求見的目的只是爲了他，希望你合作，找到他的時候，不要殺他，希望替他注射份量很重的安眠藥，把他交到我的手上。我應該更加清楚的對你說知，我的任務就是把他活捉過來，押到莫斯科受審。」

「爲甚麽你的特務頭子叫你這樣做的呢？」

「我們既然是老朋友，爲了對付這個狂魔，並肩作戰，我不妨把我們獲得的資料告訴你，你也許聽見過安妮公主這個人吧？她是俄國最後一個皇帝的女兒，父親是最狂暴的沙皇，殺人有如割草，有一晚，革命軍衝入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把沙皇全家大小用機槍掃射，殺得乾脆俐落，後來他們才知道走漏了一個人，此人就是安妮公主了，若干年後，她向聯合國提出控訴，認爲沙皇活着的時期曾經以私人的名義把巨欵存入瑞士的國家銀行，她有權領回，可惜她無法證明自己是安妮公主，這個願望落空，當時大多數人以爲她是冒牌貨，這個判斷是錯誤的，她確是眞的安妮公主！

「雖然她無法取回瑞士銀行的巨欵，沙皇暗中收藏的金銀珠寶，她却是弄到手的，憑藉這些財富，她躲在歐洲的一角過活，還跟一個渾身邪氣却又非常英勇的人結婚，她一直担心蘇聯派人追殺，不敢在任何一個大都市露臉，雖然她很富有，那種生活却是不好過的，可能是她在非洲生活太久的緣故，她恨透了白人，同情黑人，她死前寫下一份遺囑，吩咐子孫千方百計消滅地球上面所有白種人，保留有色人種，並且由黑人統治。

「另外一種傳說，認爲她的丈夫或者秘密情郎根本上就是黑人。也許你認爲只是她一個人的力量，起不了甚麽作用，你別忘記，黑人仇視白人的心理正在如火如荼，有增無減，美國之內的黑人非常多，墨西哥人以及南美洲的人也很多，他們都是得到合法居留權的，有正式的美國籍護照，假如美國國內的有色人種團結起來，那一股力量非常龐大，此外，黑人當中發了財的富翁，爲數不少，茶色皮膚的阿拉伯人，更多豪門富戶，所有石油產國的巨富，全是有色人種，他們團結成爲新興的力量，加上了安妮公主苦心培植的殺人團



，專殺白人，還想一下子毀滅白人控制的世界，包括美國的紐約以及歐洲各大都市，莫斯科立在其中，那一那浩刼眞是難以估計，到那時天崩地裂，人類可能死個清光！

「現在，我先同說我獲得的秘密情報了，根據我們所得到的資料顯示，殺人團的團長現時在魔鬼高原活動，認眞要當心他！」

胡谷說：「高隆先生，你得到的資料確是很寶貴的，値得自豪，既然這個人是美國人、歐洲人以及俄國人的公敵，我們等於並肩作戰，我必然全力以赴，務求把他抓出來。關於我的一方面，你有何指敎呢？」

「我不知道你到魔鬼高原最終的目的是甚麽，所以不便猜想，既然你肯夜間單獨留在太空城之內，料想你一定是對太空城有特殊的照顧了，我只能够告訴你一項秘密，如果你想保存太空城的話，認眞要注意鼠洞，因爲它是地殼的裂縫，深不可測，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斗胆潛入最深的火焰河，向它挑戰，假如隱藏在魔鬼高原的惡魔想下手，毀滅美國，必然在火焰河動手。」

「你說的火焰河是在鼠洞之下嗎？」

「是的。」

「你怎樣知道得那麽清楚？」

「因爲我到過那個地方。」

「那一次冒險的旅程必然是很精采的了，你可否說出來，讓我增廣見聞呢？」

「可以，我穿了一件用石棉製成的衣裳，在鼠洞最深之處把自己吊下去，幸虧我早有防範，否則，現時已經變了鬼。」

「確是很精采的，你怎會想起穿石棉衣裳呢？」

「因爲鼠洞往下伸展，越來越熱，到了氣温達到華氏一百二十度的階段，沒有抗熱的衣裳，只好撤退，下次我再去，就穿了石棉製造的衣裳。」

「眞是有趣！被火焰包圍全身的時候，就算你穿了石棉衣裳也是很難忍受的了，我仍得問問你，火焰跟河水是結合不來的，爲什麽你提及火焰河呢？」

那一條河是在地心蜿蜒而流的，沼氣非常濃厚，由於沼氣見火就燃燒，很久不曾熄滅，故此它看來就是一條燃燒中的河，火焰飛出河面十多呎，非常威猛！沒有石棉衣裳保護自己，休想活下去。」

說到這裏，高隆忽然很鄭重的補充一句，「鼠洞的形勢複雜，在洞中行走，一個不當心，可能從高處跌下，墜入火焰河，防患於未然，你切勿冒險走到鼠洞的最深處，還有一點，防人之心不可無，萬一雷倫博士想把你消滅，十分簡單，他讓你一個人留在鼠洞好了，到時你沒有死於火焰河也會死於吸血蝙蝠的爪牙之下。」

「我相信雷倫博士不會殺我，因爲我殺了對他沒有甚麽好處，高隆先生，我們的談話到此爲止好了，希望我們密切保持聯絡。」

「好極了，我也有些疲倦，想回到房間休息了，看來你也需要睡覺。」

最後，高隆站起來，向他告辭。

有高隆留在身邊，總是比較好些，高隆離開之後，只是剩下胡谷一個，更加覺得冷清清了，換過別人，總會感到心理上有些重壓，他却無動於衷。

## 魔鬼戰車果然出動

那晚胡谷帶着幾分酒意，回到那一個暫時屬於他的房間睡覺，一宿無話，翌日中午，雷倫博士果然派人駕駛直升機來到太空城，接他回到魔鬼高原的總部，同在一起吃午餐。

他是保密局長，當然懂得守口如瓶這一套，關於高隆夜間到訪這件事，半句話也沒有透露，甚至沒有談及鼠洞。

表面上他盡量保持緘默，事實上他的腦袋裏面却像轆轤似的滾動不停，眞的有些問題要想。

他就像是一個局外人，怎樣想都想不通！不過，他的內心却隱隱的感到眼前危機四伏，彷彿有一個定時炸彈，就快要爆炸。

他有些問題想跟高隆談談，故此他在總部吃過晚飯之後就推說很想休息，請求雷倫博士派人把他送回太空城。

「今晚你仍想到上邊睡覺嗎？」雷倫博士有點驚奇。

「是的，我覺得留在上面比較留在地面更加安全。」他很認眞的說。

「既然你這樣想了，安全第一，我不妨碍你的雅興了，希望你睡前不要喝酒太多，忘記了我的電話號碼。」

「我怎樣能够忘記呢？你曾經說過，就算是殘夜將盡，發生了甚麼變化，我仍可以打電話到總部找你。」

「對，你的記性眞好……胡局長，晚安！」

雷倫博士叫直升機的機師送客。

不過一會，胡谷就置身於太空城，跟昨晚經過的情形相似，直升機從太空城飛走之後，胡谷一個人留在房間裏，沒法睡得那麽早，不知道爲甚麽，他不停的在想念高隆。

突然聽到電話機嗚嗚之聲，他拈起了聽筒，很是興奮，打電話給他的人正是姓高的傢伙。

高隆在電話中說：「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接聽的人一定是胡局長！」

「不錯，我正是胡谷。」

「胡局長，本來我有很多話想跟你交談，但現時局勢危急，我只好揀最重要的事情告訴你，首先，我想你立刻拿望遠眼鏡到窗前，向東南方眺望，該處是一個山谷的出入口，你很容易就看見有兩三輛坦克，不管你看見一輛，兩輛或三輛，總之，你只要看見坦克駛向太空城這邊，立刻要打電話向雷總管報告，因爲那種坦克的車上有一排飛彈裝置，很可能是想偷襲太空城的。

「你赤手空拳，當然是無力抵抗的，雷總管大概有辦法對抗它，盡快做這件事吧！」

那個電話不知從甚麽地方打給他，他認爲十分重要，趕快依照對方的指示去做，先行看清楚確有坦克，放下了電話之後，他就向雷倫博士請示，雷倫博士說：「局長，你放心好了，儘管他們有本領盜

取美國軍用物資以及武器倉庫的坦克和短程飛彈，向我進攻，我也有辦法去防禦它的，不過，你留在太空城，可能有些危險，我親自用直立式戰機到太空城接你回來吧。」

過了一會，機聲軋軋，雷倫博士說過的話果然兌現，胡谷十分高興，兩人在酒店的門口見面，雷倫博士說：「現時認眞危急，我們趕快走！」

他先走一步，胡谷在後相隨，兩人索性在街上跑步，盡快奔到停放戰機的一處，剛剛走進機艙，立刻起飛。

直立式戰機本來是英國發明的，美當局大批購入，故此雷倫博士也有機會擁有一架，它跟普通戰機沒有甚麼分別，最大的分別就是它用機尾壓在地面豎立，有如一隻蜻蜓，隨時起飛，只是飛到一千呎以上的高度，便即把它放橫，繼續飛行，跟普通戰機無異，換言之，它雖然是戰機，具有直升機的優點，隨意降落，且又隨意起飛，直升機沒有力量戰鬥，它却有三挺機槍以及六枝火箭炮，還有短距離發射的激光，可以跟任何一種戰機搏殺，仍佔上風。

當時雷倫博士只是接聽胡谷的電話立刻相信，使用這樣優秀的戰機出動，竭力救同胡谷，可見他心目中仍是很重視胡谷的，胡谷由衷的感謝他。

是否那種戰機能夠鬥得過美國最新型的「魔鬼戰車」呢？這個問題，退居次要，更加重要的還是那些戰車是否眞的向太空城出擊，從望遠鏡可以看得出它確是向太空城這邊駛來，而且使用最快的高速，可是，它沒有發射短程飛彈之前，它是否含有敵對意味呢？仍未可知，萬一它此行只是夜間巡視曠野的性質，胡亂的發射火箭炮把它毀了，豈非糟透？因此之故，胡谷立刻跟雷倫博士商量，希望雷倫博士想個辦法解決這種困難。

雷倫博士說：「魔鬼戰車上面應該有人駕駛，除非它是機械人駕駛，否則，我使用無綫電拍發查問的訊號，戰車之內的人必有密電碼回覆，如果對方毫無動靜，那就形跡可疑，必要時把它毀滅。」

「是的，這樣做是最合理的方法應付眼前的處境。」胡谷也同意這樣做，很愉快的說。

密電碼的訊號拍發出去之後，稍停，沒有回音，雷倫的臉色一沉，說：「胡局長，你認爲我們是否需要立刻發射火箭炮呢？照我看，魔鬼戰車可能由機械人操縱了，另一方面，也許它已落在蘇聯特務之手，對方不懂得如何使用密電碼，不敢拍電回覆，我們用不着拖下去了，你做見證，我是逼不得已才動手出擊的！」

胡谷吃了一驚，說：「雷總管，這件事情十分嚴重，切勿輕舉妄動，假如魔鬼戰車的電訊收發機壞了，他們豈不是無法跟我們用密電碼傳達消息嗎？」

雷倫博士說：「好的，這是最後一次的警告了，我立刻吩咐直立式戰機的機師低飛，在他們的頭上盤旋，看看他們有甚麽反應，再行定奪。」

胡谷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他們仍是向前疾駛，顯然是企圖偷襲太空城，立刻放射火箭炮！」

## 胡谷僥倖死裏逃生

三輛最新型的魔鬼戰車，照道理說，不應該由機械人駕駛，如果戰車之內有人，絕不理會戰機向他們提出的警告，顯然他們有攻擊的企圖了，應該懲誡他們。

這個念頭同時在胡谷以及在雷倫博士腦海中湧起，三分鐘後，兩人都覺得忍無可忍，打算發射火箭炮，就在這時，眼前白光一閃，一排飛彈向太空城射出，雷倫博士大叫一聲：「出擊！」

跟着他按動機鈕，只是發射一枚火箭炮，已把那一輛魔鬼戰車炸到四分五裂。

儘管如此，他們仍是屈居下風。

第二輛魔鬼戰車的飛彈整整一排射出，雷倫然後發射第二枚火箭炮。

他沒有等候到第三輛戰車發射飛彈已經出擊了，不過，戰車被擊中之前，已經把所有飛彈一齊射出。

一排飛彈有十二枚，三排飛彈先後發射，俱是把太空城看做箭靶，一共有三十六枚短程飛彈射向那邊，看來它凶多吉少了，即使他們毀滅了三輛戰車，仍是難以抵銷巨大的損失，胡谷呆若木鷄。

至於雷倫博士，他却十分悠閑。

很快就看到最精采的鏡頭了，三十多枚短程飛彈先後向太空城發射，兼且是在很短距離射出，看來太空城必然是刦數難逃，眞是不可思議，飛彈剛剛接近它，竟然自動爆炸，沒有一枚飛彈能夠碰着太空城任何一處。

空中的硝烟化爲薄霧，飛彈的碎片滿天飛，太空城仍然屹立。

太過出奇了，胡谷仍是呆呆的看着，沒法開口。

身邊的雷倫博士突然說：「機師，我們打贏這一場仗了，附近再也沒有魔鬼戰車，不妨降落，讓我們走出去看看。」

這句話使胡谷從迷惘狀態驚醒過來。

他向雷倫博士望了一眼，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雷總管，你眞是了不起！」

「你以爲那是我的功勞嗎？不過是短程飛彈本身有缺點而已，如果我有這種本領，能夠令到任何爆炸物體接近太空城就會爆炸，我怎會如此慌張呢？」

胡谷聽了，恍然大悟，但仍有些不解，說：「魔鬼戰車大隊的隊長，能夠想得如此週密，眞是厲害！」

雷倫博士笑了笑，說：「你以爲他的頭腦眞是如此靈活嗎？我認爲他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就算頭腦靈活到極點，也不敢妄作主張，把飛彈改變爲射出立刻爆炸的罪名實在不輕，他能夠担當嗎？整個美國，只有一個人能夠担當得起，就算我不說，你也知道他是誰。」

「列根總統！」胡谷很興奮的說。

兩人只是說了三幾句話，戰機已經低飛，降落在第三輛魔鬼戰車附近。

由於在戰機上面發射的，第三枚火箭炮沒有完全命中目標，只是炸毀它，故此它仍有相當完整的形狀留下來，其餘兩輛魔鬼戰車已經炸到變成一堆爛鐵。

雷倫博士走近它的時候，探囊取出一枝玻璃管，好像醫生或女看護所用的探熱針，緩步走向前面，還向胡谷打了一個手



勢，意思是叫他走近。

胡谷也覺得戰車已經失去作戰的能力，不再考慮，緊隨着雷倫博士走過去，說：「雷總管，你的玻璃管一定是有妙用的，它是否秘密武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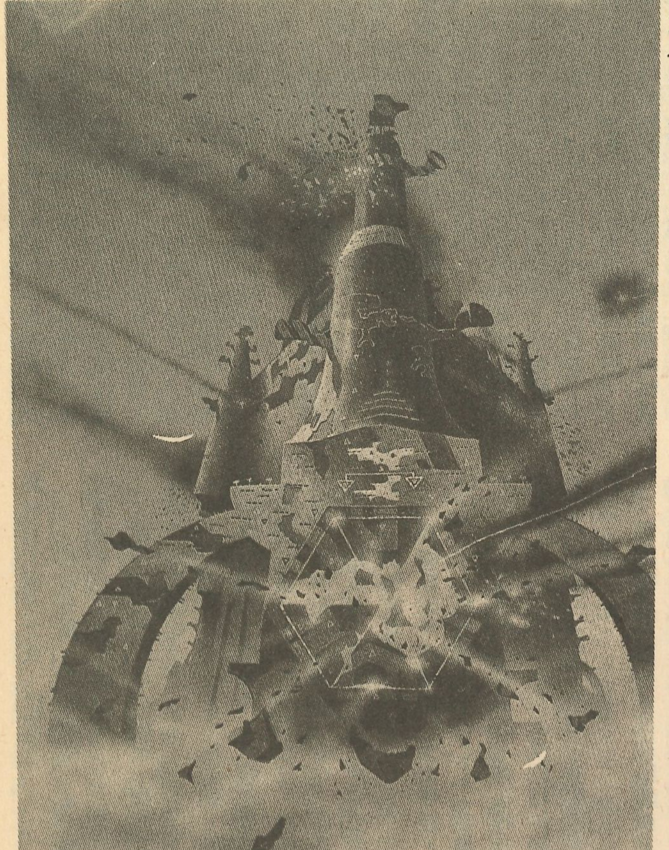
雷倫博士哈哈大笑，說：「它只有一個用途，能夠查探某一個地方是否有活着的動物，不管人或狗，如果有，玻璃管內的液體就會變成紅色，活的動物太多，它就升高，假如它發覺那個地方有過動物，可是，那些動物已經死亡，它仍然變色，却不會升高，憑着這種東西可以確定魔鬼戰車是否有人駕駛。」

他果然利用它試探虛實，幾分鐘後，臉色一變，說：「照我所知，魔鬼戰車不單是沒有人駕駛，而且也不是機械人駕駛，它是用無綫電遙遠控制的，我們太過暴露了，有些不妙！爲了安全着想，快些俯伏下來，逐步爬行，遠遠的離開直立式戰機！」

胡谷也是圈子裏面的高層人士，一聽就會意，趕快俯伏，好像鱷魚似的貼在地上爬行。

他畢竟是一名胖子，如此爬行，相當吃力，雷倫博士已經爬了二十多步，他才爬行了三步。

他不斷的思索，假如這一場戰役眞的有人使用遙遠控制的方法控制了魔鬼戰車，眼見戰車被毀，飛彈在空中自動爆炸，太空城沒有絲毫損壞，勢必遷怒於直立式戰機，因爲火箭炮從機內發射，隨後這傢伙發覺戰機降落，極有可能發射甚麽爆炸品去炸毀它，即使是很普通的過山炮也可以把它炸碎，危機四伏，無怪雷倫博士叫他在地上爬行的時候要遠遠的避開戰機了，可是，他的體型太胖，爬得那麽慢，能夠逃出生天嗎？



圖爲魔鬼戰車，三輛戰車有兩輛炸到粉碎，只剩下這一輛仍有多少殘骸。

他很是焦躁，越是心慌意亂，爬得越慢。

他只有機會繼續爬行，爬多五步，直立式戰機就爆炸了，機師立刻炸死，胡谷也受傷，雷倫博士却一點損傷也沒有。

總部的救護車很快就抵達，胡谷有了救星。

他在昏迷狀態之下不知道躺了多久，突然甦醒過來，睜開一雙眼，才發覺他置身在一張病牀上面。

那個地方必然是醫院，他記得醫院一切器物都是喜歡採用白色的，牆也白色，看護小姐或醫生俱是穿白色衣裳，決不會弄錯，既然他身邊所有人物俱是一團白色，那個地方不是醫院是甚麽？他又驚又氣憤，大叫一聲，說：「我死了沒有？」

美麗而又溫和的看護小姐走近，說：「胡先生，你沒有死，只是睡了十八個鐘頭。」

「那麽，我準是受了傷重了，大概是半身不遂，是也不是呢？」他仍是氣憤憤的說。

「聽說你沒有受傷，只是受到強烈的震盪而已，如果你不信，不妨落床走幾步，看看自己的反應。」

「這樣也好，你扶着我走動好了，你眞好，叫甚麽名字呢？」

「我叫麗芙。」她嘴上說着，果然扶他走下床來，還在地上曲膝伸脚，看看自己的筋骨有沒有痛楚，最後，叫她扶着他走幾步。

他初時只是在房間之內試走，後來，他很高興，走到醫院之內的花徑試走，一走就是三十步。

「麗芙」始終伴在他的身邊。

她發覺他逐漸堅強起來，不覺臉露微笑。

胡谷突然說：「麗芙，這是甚麽醫院呢？」

「它是空軍醫院，我的意思說它是科羅拉多空軍醫院，胡先生，你大概有些餓了，是也不是呢？」

聽了這句話，胡谷突然覺得肚餓，對她說知，她伴着他同到最上等的病房，說：「吃是必須吃，酒不可以多喝，我認爲你需要韓醫生替你覆驗一次。」

他答應了她。

麗芙伴在身邊，他特別開胃，吃了許多肉類，還喝了一大杯酒，醫生沒有到來，他已經又飽又醉，躺下來睡覺。

入黑之後，他再度覺醒，不單是全身的反應正常，腦力活動也是很正常的，在麗芙協助之下，他首先獲得醫生的全面檢查，認爲健康正常，可以乘坐航機，跟着他透過雷倫博士協助，從科羅拉多空軍基地取得一架專機，只是送他一個人，飛往華盛頓。

分手之前，胡谷說：「雷倫博士，這一次你不單是保存太空城，建了一功，還

使當局知道魔鬼高原南部的軍事物資以及武器倉庫有人投靠蘇聯，立刻要徹查此事，可謂建了雙料的功，我回到華盛頓謁見列根總統，一定把你的功績很詳細開列，向他報告，你仍留下來控制大局好了，如果你有機會跟高隆碰頭，不要難為他！」

說完，胡谷踏進專機的機艙。

## 大魔頭翻開了底牌

他是列根總統的親信份子，此行是奉命調查太空城眞相的，當然他的所見所聞，全部被列根總統接受。

他花掉一小時那麼長的時間把此行的經過情形說完，列根總統從座上站起來，來回走動着，說：「這件事太過複雜了，我必須把它整理，然後懂得更加清楚，上次你被派到阿拉斯加調查海怪眞相的時候，跟高隆有些交情，他只是把你引渡到蘇聯的海底城，沒有加害於你，仍是一個朋友，如果他這次秘密潛入美國只是想找尋安妮公主的後人，並非企圖破壞太空城，那麼，他肯協助你一臂之力，使你及時報告雷總管，出動戰機保護它，同時發射火箭炮，炸毀魔鬼戰車，看來他是有誠意協助你的，首先，我想知道你對這件事的看法，你認為在建造太空城總部之內是否有一個十分重要的邪惡份子潛伏嗎？」

「坦白點說，我缺少足够的資料判斷這件事，只能說半信半疑。」

「好的，雷總管呢？」

「我當然對他說過，他認為絕無其事，還說安妮公主已經在革命軍人衝入克里姆林宮大屠殺之夜，已經死　。」

「相當有趣，對於安妮　士，各有各的看法。」列根總統說。

胡谷忽然發問：「總統，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怎樣呢？」

「我相信安妮公主已經漏網，但却不相信她有那麼大的魄力，能够組織殺人團，企圖挑撥有色人種團結起來，統治白人，我收集的知名人物照片當中，可能有一張照片是安妮公主的，我試把它交到你的手上，讓你看看她。」

列根總統叫馬副官打開文件櫃，拿出她的照片，跟着補充一句：「那張照片並非她在沙皇時代拍攝的，那是她逃亡到非洲之後拍攝的，你可以看到她的臉型仍然含有高貴的氣質，不過一雙眼却充滿了仇恨。」

胡谷接過了照片，仔細地端詳了一會，說道：「是的，她確是一個不尋常的女人。」

「我們立刻深入調查高隆口中講的一切，也許眞的有一個神秘組織叫做殺人團，由她的後人控制。關於高隆或者安妮公主，暫時不談它，我想要談的是雷倫博士，由於承造太空城的聯合建築公司負責人靈門先生委任他做總管，該區大小事務都是他管理的，甚至擁有直立式的戰機，不過，太空城已經竣工，只是沒有定下日期交貨而已，他似乎急於交貨，你說是也不是呢？」

「是的，他當然是急於交貨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座城可能被人破壞，如果已經交了貨，他就沒有責任保存它，此外，還有另外一件事情令他十分担心，那是太空城底下的鼠洞，深不可測，地底有一條火焰河，一旦火焰升騰，引起爆炸，可能使太空城倒塌，甚至有可能使魔鬼高原以南的軍事物資倉庫，以及武器倉庫同歸於盡！」

列根總統眉心一皺，說：「關於火焰河，我微有所聞，一定要在最短期內把它的火焰熄滅，跟着塞了河道，又把鼠洞塡平，那就沒有後患了，那些隱憂並非一朝一夕爆發，不必過慮，值得憂慮的還是盜取魔鬼戰車以及遙遠控制它的人。此人一定是該區的高層人物，勢力龐大，假如他是蘇聯的特務，跟安妮公主的後人勾結，為禍更大，過幾天我想親自飛到該區走走，你太過辛苦了。暫時休息幾天，再行活動吧。」

「多謝總統的關心。」胡谷很恭敬的說。

兩天後，列根總統召見他，在機密室交談，說：「胡谷，昨晚我召見十二個隸屬於我的專家研究魔鬼高原的危機，他們一致認為該處是斷層山脈，即是地震區，五十多年，發生過七次火山爆發或者大地震，它至今仍是危機四伏的，沒有人能够使它在指定的日子發生大災難，至於火焰河，那是另外一回事，由於地底有一條河，它剛剛在太空城的地下穿過，河上蘊藏太多的沼氣，一經燃燒，就在河面升起了幾呎高的火焰，蔚為奇觀，不過，它只是火光耀目而已，決不會因此變成大災難，如果我們想它的火焰消失，並不困難，找到那條河在地下流過之處甚麼地方有沼氣冒升，把它撲滅，就可以生效，使它永遠沒有火光，到時只是一條地底河，流得很慢，不足為慮，現時我綜合他們的意見，決心分別處理，一方面加強保護太空城的力量，免得它被人破壞，另一方面，從速掃蕩地下的沼氣，塡補鼠洞，至於軍事物資倉庫那邊，也是從速整頓內部，使它堅強起來，不至於被任何一帮的特務潛入，只是美國特務例外。」

胡谷聽了笑了一笑，說道：「總統眞是英明，無所不能，無所不知，我在這一場戰役當中，仍是局中人，並非外人，很想担任一個頗為重要的角色，希望總統差遣。」

列根總統說：「既然你雄心勃勃，你再去科羅拉多的魔鬼高原進行查探鼠洞的工作，這一項工作十分重要，我另外由智囊團選派兩名地質學家跟你一起同行，你們需要任何物資，就由科羅拉多空軍基地撥發。」

胡谷聽了，喜形於色，快要告辭的時候，列根總統對他說：「盡量聯絡高隆，這個人對我們是十分重要，如果我們能够把惡魔抓出來，就一定要靠這個人的協助了。」

三日之後，胡谷回到原處，先行走到聯合建築公司的總部跟雷倫博士見面，又介紹兩名地質學家跟他認識，然後問雷倫博士，如果他們決心整頓太空城底下的鼠洞，應該怎樣做。

雷倫博士說：「必須擁有一部絕對不怕火焰的升降機，從最低的鼠洞降落到火焰河，還要找到一些敢死隊，冒險穿了石



棉衣裳把自己吊下去，向它挑戰，找到火焰的秘密，再用有效的方法去撲滅它。」

有一名地質學家叫做「卡里摩」說：「根據地質協會調查所得到的資料，火焰河只是河面含有沼氣，找到沼氣冒升的地方，把它消滅，那一條河就沒有火焰發生了。」

另外一個地質學家沙明說：「雖然地震的斷層山脈就在附近，如果沒有火山爆發，不會引起地震，下邊就算有些熔岩，沒有火山口，不足為患！」

兩名地質學家俱是很樂觀的，雷倫博士聽了，向他們打量了一眼，說道：「有了高手協助，我放心得多了，在我這方面來說，也許有甚麼可以帮助的，兩位不妨明言。」

他們二人沒有開口，胡谷說：「是的，兩位確實有些意見的，希望你做我們的嚮導，帶我們走到鼠洞上最低之處，至於我們必須具備的器材以及物資，由科羅拉多空軍基地供應。」

「好極了，那邊的空軍司令，杜勒波倫跟我有很深的交情，由我介紹你們跟他認識，更加方便。」

雷倫博士似乎傾全力相助，胡谷頻頻向他致謝。

當晚雷倫博士設宴欵待他們，有說有笑，很是高興，隨後他還派直升機把地質學家送到太空城遊覽一番，然後送回總部，每人佔有一間客房休息。

三日之後，他們得到了必需的器材和物資，只是兩天功夫，已經把鼠洞的障碍掃除，沼氣冒升引起的火焰也已經被撲滅了。

第六天的晚上，胡谷向雷倫博士說道：「最近我們沒有再見高隆，包括你在內，我很想見見他，今晚我想單獨在太空城的酒店房間內休息，如果他仍在原處，他可能會打電話給我，勞煩你派直一架升機送我到那邊去，明天中午再派直升機接我回來吧。」

「這是我份內應做的工作，我當然樂意帮忙。」雷倫博士說。

那晚胡谷單獨留在太空城，高隆果然出現，跟他暢談，還定下了下一次再晤之期。

那個期限是第五天，翌日胡谷走到科羅拉多空軍基地，打長途電話向列根總統報告，還說明他已經約好高隆，在四天之後的晚上，同往太空城見面，如果總統有空的話，親自到太空城跟高隆晤談，那就更好。

列根總統一口氣答應他，叫他在聯合建築公司總部裏等候，到時一起到太空城去。

百忙中，胡谷把地質學家協助之下撲滅火焰的過程很簡單的報告，列根總統笑了笑，說：「我早已料到，那些火焰只是沼氣！」

長途電話結束了，胡谷回到客房休息，不必細表。

第四天的黃昏，列根總統果然乘坐專機抵達科羅拉多空軍基地，由空軍司令杜勒波倫陪同，一起到魔鬼高原降落，跟胡谷以及雷倫博士見面，雷總管替他們接風，設宴欵待，到了夜間八時四十五分，他對胡谷說：「胡局長，你不是說過約好了高隆先生在太空城的酒店餐廳見面，準確約晤談時間是夜間九時嗎？如果那個約會沒有變動，現時我們應該啓程了。」

「是的，一切順利，毫無變動。」胡谷應聲回答。

「很好，現在我們走吧。」雷倫博士說。

那些人包括列根總統，空軍司令、保密局長胡谷，雷倫博士，以及兩名地質學家，人數增加了，需要使用最巨型的直升機。

直升機很安全的降落太空城圓石之上，走出直升機之後，由雷倫博士帶領，他們同到酒店餐廳休息，過了一會，高隆然後到來，雷倫博士的機師始終留在直升機之內，餐廳裏面一共有七個人，包括雷總管在內。

雷倫博士替他們逐個介紹，說道：「今晚的盛會跟太空城以及其他重要地區有關，為了徹底保護各位着想，我已經動用了兩個機械人，它發覺任何人的身上有武器，便即展開攻勢，所以，在機械人沒有出現之前，希望各位把身上所有武器放在枱上，讓我暫時保管，散會之後，再給你們交還，記得這一點，就算是一把小刀也是武器。」

說完，他靜候座上各人解除武裝，他把所有的武器放入一個大箱之內，說道：「這個箱子是自動加鎖的，現在它已經上了鎖，誰也無法把它打開了，現時整個會場由我控制了，因為我手中有一柄手提機槍。」

說了這一句，他退後三步，從隱蔽的地方拿出一柄機槍來。

那種武器十分厲害，只要他按一按掣，座上各人都死光，可是，他沒有這樣做，還很有興緻的說道：「我不會殺死你們的，因為我想你們自行領略毀滅的滋味，請你們注意這一點，我說的是毀滅，不是死亡。」

胡谷憤地然說道：「雷總管，你瘋了嗎？」

「不，我絕對沒有瘋狂，現在，我只不過是替天行道而已，高隆先生已經說過了，安妮公主的族人當中，必須有一個人是殺人團的首領，佈局大批屠殺白人，我就是這個傢伙，可笑得很，你們却自投羅網！」

胡谷想站起來，雷倫博士大喝一聲：「坐下！」

胡谷只好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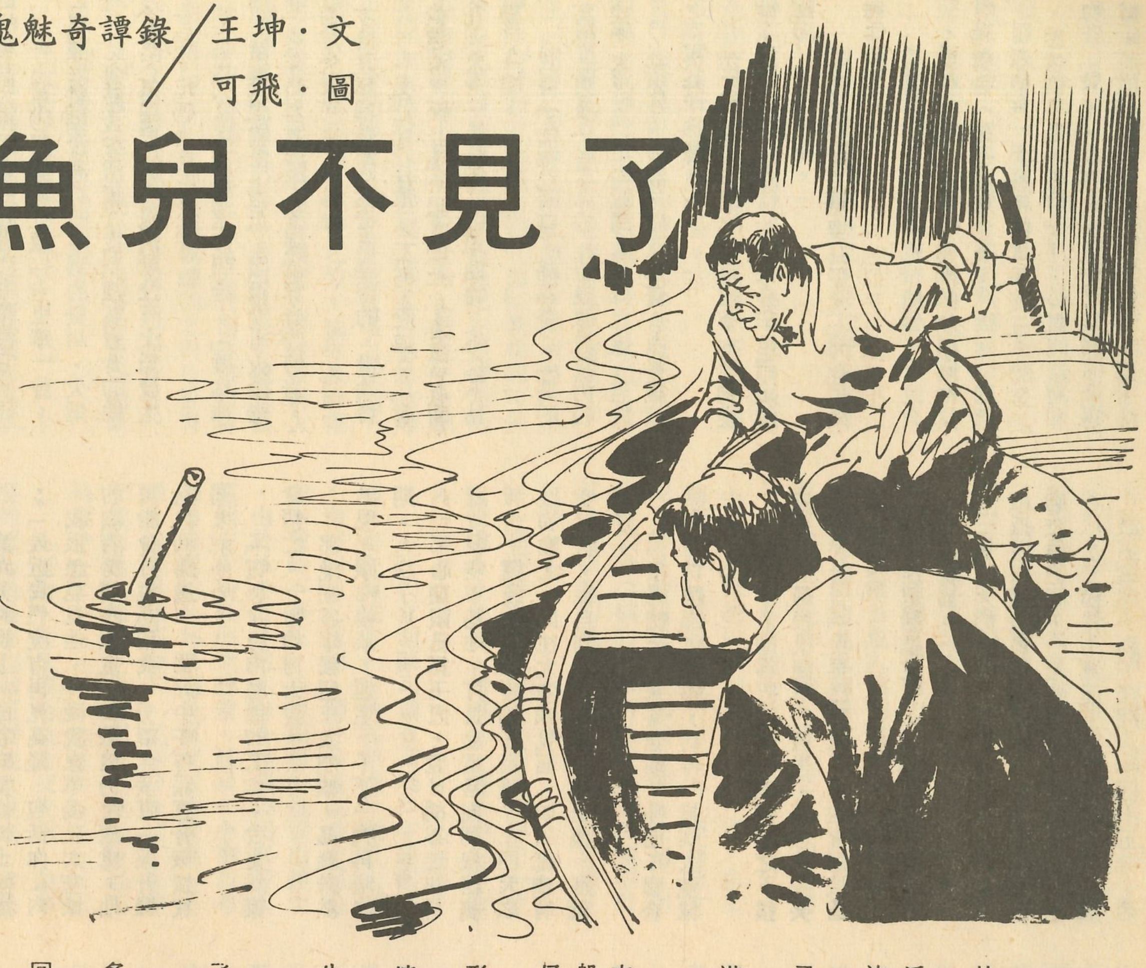
他向各人怒目而視，說道：「你們任何人想抵抗我，那就等於以卵擊石，必死無疑！我該向你們指出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在太空城還沒有建造之前，我已經知道它的地下正是一條封閉了五千年的火山口，我把一百萬噸超級黃色炸藥投入地下，可以用電綫引爆，引爆的開關就是這個牆邊掣，我現時把它扳動，三十分鐘之後，它就爆炸。變成活的火山，引致斷層山脈發生地震，不單是太空城倒坍，空軍基地以及軍事物資倉庫或武器倉庫全部爆炸焚燒，山崩地裂，等於整個地球毀滅，各位可以在死前目睹這偉大的奇景，不負此生。

（以下轉入第一壹八頁）

鬼魅奇譚錄／王坤．文

可飛．圖

# 魚兒不見了



## 塘中無魚兒 只爲一竹竿

李火旺在水邊向兒子叫道：「二根，快點放水，我們要下網了。」

二根在這邊應了一聲，就去將魚塘的活塞抽開來，讓塘裏的水，滾滾地向河裏流去。

在差不多一畝地的魚塘裏，火旺與大子大柱子，划着一條小艇。

火旺負責划槳，大柱子却緩緩地將堆滿一艇的魚網，徐徐的放下水裏。

別以爲這些工夫容易做，在魚塘下網，不是尋常人懂得的，只看火旺，憑着一支單槳，以魚塘一半作範圍，作弧形綫條般前進。而大柱子是隨着艇子的移動，很仔細的把魚網放下。

魚網在水中，很自然的就會圍成半月形。

每到深秋時份，李家就很忙碌的在魚塘裏撈魚。

他們一家十數口，就靠這個魚塘維持生活的了。

李火旺家的魚塘，除了飼養四大家魚，即是草、鰱、鯽、蘇魚之外，他們還養了一種特別的「金山鯽」！

雖然，這種金山鯽不是什麽名貴的魚，但牠勝在繁殖容易，賣價便宜，產量特多，就成了李家主要經濟來源了。

每一年，二三月間，李火旺就會將買回來的魚苗，放下魚塘飼養。

如果沒有風暴、雨災，到了深秋時候，魚塘裏的魚，已是又肥又大，可以撈上來，挑出外邊販賣了。

廣東沿海一帶，特別是隣近珠江三角洲的鄉縣，大部份人，不是種稻就是養魚，水田魚塘，處處可見。

故此，有人又稱這一帶地方爲水鄉。

在這兒，水路交通，往往是比陸路交通還要暢順繁盛。

李火旺這家人也就是南方水鄉的一戶魚農。

他們世世代代就是靠這個魚塘活命，儘管不是很富庶，兩餐温飽却是無憂的。

可別以爲養魚是一種舒服的事，除了望天打卦外，每天的工作也很繁複。

單是李火旺與他的三個兒子，天天往附近割草，在魚塘旁邊的小池種蒲蕎、早晚要將這些東西，投落魚池餵飼，已够辛勞了。

若碰上夏天，連續的悶熱乾旱，魚兒會全都浮出水面，被烈日活活的晒死。

但是要遇上刮風和暴雨的日子，就算是將魚塘的水放去了也來不及。

有一年，就是碰上了大風暴，李家魚塘的魚，大部份被大雨冲走。

所以，作一個漁農，其實與種田的莊稼人沒分別，還不是要靠天打卦，盼足了整整大半年的風調雨順，魚塘裏才會有理想的收成。

回過頭來說，這時火旺與大柱子在艇上，已差不多將魚網全撒下塘裏，他們的小艇也回到了塘邊。



雖然是南方，但到了深秋時份，天氣已經有點寒冷，而魚塘裏的水更是冰寒，可是，當小艇才划回塘邊，大柱子已急不及待的跳進水裏。

大柱子站在水裏，興奮的說：「爹，今年天氣這麽好，一定豐收的，我估量這一網，起碼也有十來担！」

「對！」火旺點點頭。

他面上露出十分安慰的樣子，又說：「今年時年較好，魚兒也應該肥壯，唉！前年失收可害苦我們了，今年若能豐收，才剛好填補舊年的債。」

「放心吧！爹，今年我們一定可以把債還清，而且還可以在明年早春多買點魚花回來。」大柱子興奮的說着，又向岸上望了一眼。

只見他的弟弟二根，率領自己的妻子阿卿，以及一子一女，抬了好幾個空籮筐走過來。

「阿牛，你和二叔快跳下來替我收網！」大柱子向他的長子叫着。

然後又向岸邊多望了一眼，問道：「咦，明知今天撈魚，怎麽不見三毛兩夫婦呢？」

「三叔三嬸上墟場去了。」大柱子的妻子阿卿回答，她的神色似乎有點憤憤不平。

每個大家庭裏，妯娌間的明爭暗鬥，互相猜忌，總是難以避免。

看情形，大柱子的妻子與三毛的老婆，感情似乎是不大好呢！

「算了，我也來下水吧！」艇上的火旺，將這一切看在眼內了，爲了大局，就對兒子說道。

「爹，水冷得刺骨，你別下來，免得風濕的老毛病又發作了。」

大柱子連忙喝止，隨着又向女兒喚道：「小珠，還不趕快下來帮忙嗎？難道要讓爺爺辛苦了嗎？」

小珠應了一聲，却是老大不情願似的，以求助的目光，望向自己的母親。

阿卿立即拉着女兒的手，向丈夫大聲說道：「你怎麽攪的，她是女孩，身體又不是太好，這種天氣，你要她跳進水裏面去收網？」

大柱子想起老三夫婦，不理家事趕去趁墟，心裏頭已經一把火了。

只是，碍於手足之情，又在父親面前，不能發作。

此時聽見妻子護着女兒，不由自主滿腔火氣，全發洩在她們身上，大聲的咆哮起來了。

「妳們想要怎樣？躺在屋裏享福，七八個丫頭服侍，居然就要身嬌肉貴起來，小珠，妳立刻下來。」

「哎呀？你這話是什麽意思？我嫁進李家來享福，你有本事給我享過福嗎？也不想想，前年失收，是誰替你去找人借錢的，我娘舅借你二十兩白銀，可有收過你一個子兒利錢沒有呢？」

阿卿自從嫁入李家十多年，連公公也不大看在眼內。最重要的，就是不服氣老三夫婦大天光悄悄溜了出去，所以站在塘邊大聲罵起來。

「妳給我閉嘴，借到了錢就要神氣了，我現在不還了嗎？撈了這網魚賣了，我立刻就把錢還給妳舅舅！」

大柱子悻悻的又說：「我現在沒跟妳說這個，小珠，我叫妳下水來，妳再不動，我馬上揍妳。」

「小珠，妳不用聽他的，」阿卿潑辣的扯着女兒的手，指着水裏的丈夫說道：「你也別在唬她，現在我們沒有幹活嗎？我們站在岸上，也是帮忙將魚撈上來的，你……」

火旺眼看兒子與媳婦越吵越厲害，而次子二根站在水裏，悄悄地竊笑，也不帮忙勸一句，他連忙翻個身，就跳進水裏去了。

冰冷的水，浸到胸口，使火旺忍不住打了一個寒慄，但他仍然開口道：「好了，你們別吵了，家和萬事興，一天到晚的吵嘴，眞是……大柱，你和牛兒過那邊抽，我和二根在這邊，小珠是妞兒，跳下水來總是不大好。」

眼見父親已經跳進水裏，大柱子也沒話好說。

反正身子已經浸濕了，就算再上岸也沒用。

他只有狠狠的瞪了妻子一眼，就與兒子走過塘的一邊。

其實，收網也不是簡單的作業，收網的人分別在塘邊，半月型的兩端將魚網慢慢的扯上來。

這個作用，是令半月型的面積逐漸的收窄，將塘裏的魚，都趕進這個小範圍裏，聚集起來，就方便一次過的打撈。

說公道話，阿卿與小珠也不是站在塘旁上袖手旁觀的。

當水裏的人開始收網的時候，她們母女倆也分作兩邊，幫忙着將魚網扯到岸上，水裏的人，挨着塘邊收網，岸上的人也帮着扯網走動。

網扯上了岸，阿卿母女倆都以熟練的手法，將魚網接疊着。

例如扯上了五尺，就將它分成二尺半的接疊，若胡亂的任它亂擱在一邊，要整理時就相當繁複了。

塘裏的網彎，範圍逐漸地收窄。

當網彎比初撒網時縮少了三份之二時，阿牛忍不住向父親開口了：「爹，這一網大概是白撒了！」

大柱子雙手在扯網，頭也不回向兒子回答：「胡說，怎會是白撒的，今秋才是第一次撒網，起碼也十來担！」

阿牛不以爲然的說：「嘿嘿！十來担，能撈得五担魚，已經算是咱們的運氣好啊！」

大柱子應着：「你懂什麽？今年時年好，沒有大風大雨，我們想過一個好年，也是靠今次的打撈了。」

「爹！你怎麽這樣糊塗……」阿牛的話還沒說完，那邊也在扯網的二根，却向這邊嚷着：「大哥，好像不大對勁啊！」

大柱子向二根那邊回嚷：「什麽不對勁？」

這一次，二根沒有回話，只向那個縮小了許多面積的半月型網裏一指。

大柱子忍不住往網彎裏一看，只這一眼，他的神色變得十分迷惘，看來他也明白事情的確不對勁。

李家世代都是養魚的，就連阿牛，從

開始學步時，已在魚塘旁邊玩耍的，對於養魚和撈魚的經驗，比誰都豐富。

他只看了一眼，縮窄後的半月型網彎，水面平靜的情形，已經明白這一網眞的可能白費心機。

要是這一網魚獲豐富，該有不少魚兒在水面跳來跳去。

網的範圍已收窄了，如果網內的魚兒多，魚兒自然會感到牠們的活動地方少了，知道危險的訊號已响起來，牠們就會掙扎着，從水裏跳出來，跳到網外，尋找自由。

所謂漏網之魚，通常就是在收網的時候，從網內爭相跳出水面，逃脫魚網範圍的魚兒呢！

換句話說，若一次撒網，魚獲豐富的時候，當魚網的半月型範圍縮窄時，水面應該有不少魚兒縱橫跳躍。

而現在，魚網已經收窄，水面仍舊波平如鏡，沒半條跳躍出來的魚兒，這一網的收獲必定可憐。

大柱子在觀看網內的水面一眼時，已然明白一切，但他却迷惘地喃喃自語：「奇怪，這簡直是沒道理的，今年才第一次下網，怎可能魚這麽少？」

二根在那邊嚷着：「大哥，我們的網修好了沒有？莫非那網穿洞沒修好，魚兒全都溜了。」

「胡說，老早我就修好了。」

這一次，回答的是火旺，他是修網的能手，全家之中，以他的織網手藝最高，若經他親手修理的，魚網就絕不會出問題的。

「也許魚兒變聰明了，明知我們撒網，早早就向網外游走了。」

阿牛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還打趣着說。

「你給我閉嘴，還不快點，反正都已撒了，先收上來看看再說。」

大柱子的脾氣忽然變得很暴躁的。

× × ×

魚網全拉上岸了，塘裏和岸上的六個人，望着魚網，都禁不住面面相覷，靜默起來了。

網竟是空的，連一條魚也沒有。

這是從來沒有試過的事，儘管，李家父子們，都有一個心理準備，這一次不會網到多少魚的。

可是！……

他們却怎麽也想不到，網扯了上來，竟會連一條魚也沒有。

就連給網邊困住的魚兒都沒有。

衆人面面相覷，簡直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火旺的臉色，難看得到了極點，他揪着堆滿一地的魚網。

忽然他說道：「眞的邪門，這簡直是全無理由的事，來，把網檢查一下，看看是否有破洞。」

大柱子兄弟應了一句，連忙蹲下身來，就把網在塘邊抽開了。

阿牛與小珠亦趕忙上前帮忙。

火旺望着地上的魚網，又自言自語地說：「沒有道理的，下網之前，我明明已經檢查過的……。」

這時，大柱子已經站起來了。

「爹，這網好好的，一點兒破洞也沒有。」

轉過頭去，望着魚塘。

塘裏的水，在秋陽之下，呈現出翠綠的顏色。

水面波平如鏡。

而水裏的「內容」，單是憑着這樣的觀看，是絕對無法洞悉的。

阿牛打破了火旺的沉思說：「爸爸，難道魚兒都變得聰明了，會避開我們下的網了嗎？」

「多嘴！」大柱子的妻子，趕忙向兒子叱喝：「你懂得什麽，別在這裏胡說八道。」

氣氛十分納悶，大家又是迷惘，又是喪氣。火旺沒有開口，其餘的人都不敢作聲。顯然大家都在等待着火旺出一個主意來。

正在這個當兒，一個聲音响起來了：「哈，你們都在塘邊準備下網？怎麽不是今早撒網嗎？挨到這個時候，咦！怎麽大家乾站着，也不動手？」

大柱子夫婦望着說話的人，臉色更難看了。阿牛却在旁搶着說：「三叔，我們已經撒了一次網了，可是連一條魚也網不到，你說奇怪不奇怪？」

「三毛，你可舒服了，」二根這時也站了起來，用譏諷的口氣說道：「魚兒大概最喜歡你，見你沒有撒網，牠們都不願意入網，所以嘛，家裏的活兒少不了你的份。」

「二哥，你別開玩笑，」三毛望着目光烱烱的父親，有點不好意思，吶吶的說：「我約了個朋友在墟場見面，所以大清早就出去了，我……可是趕着回來呢！」

「三叔，你的朋友大概與三嬸子也很熟，所以你們要一塊兒趕出去？」阿卿見到三毛回來時，却蹩着一肚子氣，好不容易，找了這個機會，暗刺了三毛一下。

三毛本來就知道自己理虧，這時給大嫂子暗刺一下，不敢回話。但他這人機靈，連忙改變了話題，向阿牛問道：「你剛才說魚兒沒入網，難道網穿了？」

「網好端端的，連個小破洞也沒有，」這一次，是火旺回答：「這事眞是離奇，我網了一輩子的魚，從來就沒有遇過這樣的事，那些魚兒莫非眞的變聰明了？」

三毛也和他的父兄一樣，對魚兒的性子，熟悉得像家中的每個人一樣，忍不住怪叫起來：「怎麽可能，魚兒怎麽會不入網？今年的天氣又好，我們的魚塘應該是豐收才是，何況，這還是今年我們頭一次下網啊！」

「但是現在却眞的是連一條魚也網不到。」

「我就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火旺忽然一頓足，說道：「來吧，我們再來一次。」

「我脫了衣服，馬上來帮忙。」

三毛知道自己這一次是逃不過的。

他乾脆顯得十分熱心的跑到柳樹底下，脫下了鞋子和外衣，立刻就跳下艇去。

火旺向兒子們說道：「這一次，我們換一個方向好了。」

他又轉面對阿卿道：「妳們把這些籮筐，都搬到對面去好了。」



阿卿馴服的應了一聲，李家的人又再分工合作了。

× × ×

燈下，李家的人都坐着。

晚飯才剛吃完。

桌面上杯盤狼藉，但誰都沒提得起勁去收拾。

他們個個都垂頭喪氣，就是平日最吱喳的玉芬——三毛的女人，在這時也挨在丈夫的身邊坐着，一句話也不敢說。

「火旺！現在怎麽辦？」

開口的是火旺的妻子，她與火旺共同生活了幾十年，已是老夫老妻了。

這漫長的日子裏，他們共過無數的憂患。

每有變故時，她已習慣了服從丈夫的主意，所以她先打破了沉默：「要是今年再沒有收成，我們一家數口……何況，還有大嫂子娘舅那兒的債……」

火旺猛吸着他的旱烟，兩道開始斑白的眉毛，緊緊的打了結。

他吐了口烟霧，才答道：「我養了幾十年的魚，除了是大旱和乾塘外，從未試過在塘裏撈不到魚的，就是刮大風，把魚都吹走了，還多多少少剩下一些，但是，今天……」

「爹，你不覺得這件事很邪門嗎？」

大柱子倒了杯茶，走到父親的身邊說道。

三毛坐在那裏，忽然插嘴說：「有什麽邪門呢！依我看來，我們是給人家捉弄了，爹！你說是吧？」

火旺忙問：「給誰捉弄？」

「隔壁吳家！」三毛悻悻的說：「除了他們之外，還有誰會跟我們過不去？」

她的母親立刻制止了兒子，道：「三毛，沒憑沒據，你怎麽可以隨便賴人？要是讓人家知道了，又會無事生非的啊！」

「媽！除了他們還會有誰這樣卑鄙，妳說，今年天氣這麽好，魚塘裏怎會連一條魚也沒有，這分明就是讓人家害了，別忘了，早兩年吳家的人曾經試過要偷我們的魚啊……」

「會是他們？哼！讓我抓到證據，我會拿刀宰了他們！」

二根的脾氣，是他們兄弟三人當中最暴躁的。

「二叔……」

小珠這時囁嚅的開口了：「不會是他們的，前兩天，吳家的大妹才請我吃鯽魚，他們一家人其實很和氣的，又怎麽會捉弄我們。」

小珠與吳家的大妹私交甚篤，一心是護着他們。

豈料……

她這話一說完，全家的人，幾乎全部都站起來，大家的眼睛，都瞪着她，像是要把她看個透明。

大柱嚴厲的喝問：「小珠，妳所說的話可是眞的？」

沒想到父親忽然間兇起來。

小珠被唬得更結巴了：「是……是眞的，我沒有騙你。」

「妳是說，吳家的大妹，眞的請妳吃鯽魚？」

「是的……他們還用來酥炸，味道很好。」

李家四父子相視了一眼。

驀地！二根一拳拍在桌上！

桌上的碗筷幾乎都跳起來。

「哼！果然是他們，走，我們立刻去找他們算賬吧！」

三毛與火旺同時都站起來。

他們似乎眞的準備衝往吳家去。

火旺的老婆見此情形，立刻站起來叫道：「你們怎麽可以這樣就上門找人理論，也許他們的鯽魚是在外邊買回來的也說不定。」

「老太婆，妳別護着他們了！」

火旺這時的脾氣極猛的又叫道：「我們養魚人家，那裏會放着自己魚塘裏的魚不吃，跑出外邊去花錢買魚來吃的呢？」

「可不是嗎？」二根立刻又說道：「媽，誰不知道，全村就只有我們的魚塘養鯽魚的，吳家若不是偷撈我們塘裏的鯽魚，還會有什麽辦法吃到鯽魚？」

火旺的女人，被兒子搶白得連半句話也答不出來。

眼見丈夫和兒子怒氣冲冲要出去，情急之下又說：「你們別去鬧事，總要心平氣和跟人談話，我看這多半是誤會，而且小珠還是個孩子，她的話你們怎能……」

火旺他們根本就不把這話放在心上。

魚塘裏沒有魚，實在是太大的事了。

他們恨不得把吳家的人斬死，那裏還會心平氣和。

× × ×

看着火旺率領三個兒子，怒氣冲冲的闖進來，吳老頭先就有點不滿。

畢竟，吳家與李家雖是隣居，魚塘又相連在一塊兒，但因爲當年一些齟齬，彼此從不往來。

就是大年初一，他們相見時，亦只是老大不情願的打個招呼而已！

豈料……吳老頭尚未將自己的不快表露出來，二根已經怒氣冲天的叫着：「姓吳的，你幹的什麽好事了，你可是偷了我家的鯽魚？」

四個不速之客，突然一闖進來就大興問罪之師。

吳老頭對他們這種態度和話語，楞得連話也接不上來。

「你別想辦法掩飾了，你前幾天還請我的小珠吃過鯽魚，我問你，這鯽魚是那裏來的？」大柱氣冲冲地說。

「你們兇巴巴的半夜走來，就是爲了此事？」吳老頭氣得跳起來，說道：「李火旺，別以爲你的魚塘養了鯽魚，就要來向我們示威了，你這是什麽意思呢？」

「你總不會說，你吃的鯽魚，是從外邊買回來的吧？」

「當然不是買的！」吳老頭氣憤的又道：「鯽魚是我的女婿在九江帶回來送給我的，李火旺，你也太荒謬了，莫非你家魚塘養了鯽魚，別人就連鯽魚也不許吃了是嗎？」

「爹！他們分明是來惹事生非，我們快把他們撵出去吧！」

吳老頭的兒子在旁邊，紅着一雙眼睛，磨拳擦掌氣憤的說。

「你敢！」二根向對方喝道。

「李二根，你神什麽氣！咱們吳李兩家，甚少來往，你們三更半夜的跑過來挑

舞了，難道我們不能趁你嗎？」

「你們若不是這麽卑鄙，將咱們魚塘裏的魚偷去了，我們會來這裏嗎？哼！踏進了這兒等於就是平平白白的損失了我們的身份。」三毛冷冷的這樣說。

而他的兄弟們已經擺出一個打架的姿勢了。

「姓李的！」吳老頭凜然的衝到火旺的面前。一雙怒目瞪着火旺。

他一字一字的說：「你把話說清楚，我們魚塘裏沒有魚嗎？我們會下賤得偷你的魚？豈有此理。」

「你們沒有鯽魚，不是偷我們的，還會是什麽？如今是有憑有證，你們要賴也賴不掉的。」

二根在三個兄弟之中，是最容易衝動的一個。

他一邊大罵着，一邊竟揪住了吳老頭的胸口。

是可忍孰不可忍！

吳老頭和他的兒子們，那裏得心下這口氣？

他們撲上前去，揪開二根。

吳老頭的長子，更是怒不可遏，隨手就給了二根一記耳光。

「哎呀！你這短命的雜種，竟敢動手打人？」

見到弟弟被打，馬上回手，將吳老頭的長子摟住。

立時，吳家大亂起來了。

大家再也沒有理智，拳來脚往，打得好不熱鬧。

論打架，二根是最狠的一個。

他三拳兩腳的，將對手踢開了之後，竟就直衝到吳老頭的面前了。

吳老頭見到二根面色不善，而且自忖自己的幾兩老骨頭，如何經得起二根的拳頭。他的心裏一慌，連連後退了。

但他嘴裏却色厲內荏的喝着：「李二根，你敢過來？我……」

二根已經被怒火遮住了眼睛，他那裏會被吳老頭嚇倒了呢？

他冷笑一下，就向吳老頭直迫。

吳老頭見狀，自知嚇阻不了二根，轉過身來，就向屋外奔去了。

二根那裏容得吳老頭逃走！

他三兩步已經追了出去，右脚向吳老頭的背心飛踢一脚下去！

吳老頭身體失去了平衡，向前面撲去了。

「老頭兒，今天非把你揍死不可。」二根切齒的說着，又撲上前去，連連在吳老頭的身上重踢幾脚。

吳老頭身體在地上滾動，慘叫連聲。

屋裏的兒子，聽到了父親的慘叫，氣得毛髮直立。

他們欲撲出去搶救父親，偏又被三毛苦苦的纏着，抽不出身來。

「大狗！」吳老頭的兒子一邊應付三毛，一邊大叫：「去拿刀來吧，把外邊那個狗雜種砍了！」

大狗是吳老頭最小的兒子，他本來在對付火旺的！

這時他聽到兄長的呼喚，應了一聲，當眞奔進廚房去，隨手就拿了一柄菜刀出來了。

大狗握着菜刀，奔出門外。

他恰巧看到二根以一脚「窩心腿」，直踢父親的胸膛。

大狗狂叫一聲，猛撲向前。

他人未落地，菜刀已向二根的肩膊劈去了！

一陣溫熱的血花，濺得大狗滿身滿面，亦把他的理智都喚回來了。

他呆呆地望着身邊的情景，一動也不動。

一條臂膀掉在地上！

而二根亦倒在魚塘旁邊，只見他全身是血，不知是死是活的。

這時，屋裏的衆人亦衝了出來。

當他們見到了這種情形也全都呆了，竟連打架的事也都忘記了。

吳老頭在這一刻，掙扎着爬起來。

他望着面前全嚇得呆了的人，喃喃的自言自語：「究竟是爲了什麽？爲什麽會這樣的？」

× × ×

二根的一條臂膀沒有了！

幸而他們立時把他抬回家來止了血，他的一條命總算檢了回來。

當然，吳李兩家，如今的仇恨更勝以前了。

只是在鄉長和鄉公所的人監管下，他們未敢再向對方尋仇了。

在二根受傷的三日後的黃昏，火旺獨個兒走出屋外。

他坐在魚塘邊的柳樹下發呆。

魚塘的水仍然平靜無波，在夕陽的反照下，水面浮起萬道金波，美麗而耀眼。

然而，火旺那裏有心情去欣賞這幅落日的美景呢？

他可是萬念俱灰的，不過是短短的幾日，他却比以前更加蒼老，他的背比以前更佝僂。

魚塘裏的魚全都不見了。

兒子更是失了一條臂膀，成了一個終生殘廢的人。

而吳家和他們的仇恨更深了，偷魚的事却一點解决的辦法也沒有。

就在火旺沉重的嘆息時，一條影子在他的身邊坐了下來。

回過頭望一眼，火旺認得，那是鄉裏的九叔。

只是，火旺也沒有心情招呼他，只是微微的點點頭而已。

「火旺，你家的二根好點了沒有？」

倒是九叔先把話匣子打開。

「好是好點了，但他這一生……」火旺無力地答着，他的眼睛仍舊望着面前的魚塘。

九叔隨着火旺的目光，亦望向魚塘去，兩個人都沒有說話。

氣氛顯得十分沉默的。

終於，還是九叔再開口：「火旺，今次的事你有沒有仔細想過？你顯然是太糊塗了！」

火旺料不到素性有老好人之稱的九叔，居然會如此的批評自己！

他立時轉過臉去，一雙眼睛似噴出火來一樣。

「你說什麽？我的魚塘沒有魚，一家的生活不知怎麽辦？我的兒子還變成了殘



廢，而你居然還說我糊塗？」

九叔冷靜的拍着火旺的肩膊，可是火旺仍然十分的激動，別過面去，不發一語的。

「火旺，你先別衝動，魚塘裏沒有了魚，的確是一件怪事，但你硬說是吳家偷了你們的魚，的確欠缺深思。」

火旺仍舊氣咻咻的說：「不是他們偷的還會是誰？別忘了他們吃過鯽魚。」

「他們是吃過鯽魚，但……」

九叔的話還沒說完，火旺又立即搶着道：「這不就是證據嗎？全鄉就只有我的魚塘裏有鯽魚養着，你們只要允許我在他的塘裏撒網，我保證能撈到鯽魚上來。」

「火旺，鄉長已經查過了，吳家那天吃的鯽魚，確實是吳老頭的女婿從九江帶回來送他的。」九叔頓了頓，又道：「你想清楚吧！吳家再和你過不去，亦不可能把你的魚都偷去的，你是養魚的人，也該清楚吧！」

火旺忽然不作聲了，他開始想着九叔的話。

「首先，你養了幾十年的魚，也該明白，就算是天天下網，也不可能把塘裏的魚網得一條不剩的，其次，撒網撈魚要多少功夫？就是吳家來偷，這麽勞師動衆的事，你們又怎會不發覺呢？」

九叔的話果然有理。

但火旺嘴裏仍然強硬的說：「他們若是半夜來下網，我們都睡着了，又怎麽會知道呢？」

「對呀！」九叔同意火旺的話，但又再道：「你自己想想，在你魚塘裏養的魚，要撒多少次網，才可撈清？總得四五趟吧？好啦，他們若眞花四五晚時間去撈光你塘裏的魚，你們眞的會連續四五晚也睡得像死豬一樣，都沒發覺這件事？」

九叔的分析有條有理，火旺心裏雖然不服氣，也都爲之語塞。

「既然不是他們撈的，難道我的魚兒長了翅膀，全都自己飛走了嗎？我的魚塘裏的的確確沒有了魚。」

長長的嘆了口氣，九叔說道：「這的確是一件奇事，我也是養魚的，養了一輩子魚，也沒聽過這種怪事，但總不能賴了別人，依我看一定是有原因。」

「每家人都養魚，今年天氣又特別好，家家豐收，爲什麽只有我這麽倒霉？」

火旺思前想後的越想越是傷心，不由自主的哭泣起來。

九叔安慰着火旺：「別這樣子，火旺，慢慢的查，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當火旺抖着雙手，抹着眼淚的時候，忽然，九叔指着魚塘的中央，大聲的叫了起來：「這是什麽？」

火旺把眼睛抬起，也向自己魚塘中央的地方望去。

只見魚塘中央的水面，有少許的東西浮着。可是，距離太遠，一時之間却看不清楚是什麽。

火旺喃喃自語：「魚塘裏面會有什麽呢？咦，我平時怎麽沒有見到呢？」

九叔看到岸邊的小艇，就道：「來，趁天時沒黑，我們划過去看看是什麽？」

心裏十分好奇，要知道火旺對魚塘，比自己有多少條汗毛更清楚。

如今魚塘中央多了一些東西，而自己經九叔提醒才發覺，他十分心急要知道那是什麽。

當下，連忙就與九叔跳下艇去，向池塘的中心地方划去了。

當他們划近塘的中央，他們立刻看得清楚，那浮露在水面的，不過是一根竹竿的竹頭。

可是，火旺見到時，却忍不住大叫起來：「咦！爲什麽我魚塘裏會有一根竹竿，是誰插在這兒的？」

九叔奇異地反問：「不是你插的？」

「當然不是。」火旺凜然的說：「我從來不知道這件事，實在是太奇怪啊？怎麽會有竹竿呢？我怎麽從來都沒看見？」

× × ×

幾乎全鄉的人，都集中在李家的池塘邊了。大家指着魚塘中央的那根竹竿，議論紛紛。

「火旺，我現在明白了！」鄉長在魚塘四邊走了一個圈子，才過來向火旺說道：「你的魚塘沒有魚，全都是因爲這根竹竿作怪。」

所有的人都嘩然起來，火旺更忍不住大叫：「爲什麽？一根竹竿跟我的魚兒有什麽關係？」

「火旺，先父對風水一直很有研究，所以我對這方面也略爲懂得，火旺，你這個魚塘的四周都圍了高山，這根竹竿又插正在塘的中央，就如一根利箭插正在胸口，魚兒在這種環境下都不會活得安樂。」

「但……我的魚塘以前沒有這根竹竿，就是有了它，魚兒全死了，亦該有魚屍浮上來。」

「問題就是，若這根竹竿老早插了下去，早得在你放魚苗的時候，魚苗全巳死了，就是浮了上來，也是細得不易看見，一場雨，一些鷹兒飛過，都會把牠們弄走，你又如何會發覺呢？」

「老天，眞的會是這樣嗎？」

火旺只覺得自己全身都冰涼了。忽然激動地大嚷：「我們沒有竹竿的，這竹竿是誰插下的？我們是給人害的。」

衆人面面相覷，都靜默下來。

鄉長忽然叫起來：「我記起了，先父生前，曾說吳家伯伯對堪輿之術，見解高超。」

火旺的身體忽然抖了起來，他切齒的說：「果然是吳老頭，他的堪輿學是家傳的，我現在明白了，他雖然沒有偷我的魚，但這根竹竿，一定是他插下去的，他……果然是好毒的計謀！」

一切都巳眞相大白，全鄉的人都明白了這個毒計，在李家下魚苗之時，以一根竹竿插在水中，破壞了李家魚塘的風水，弄至李家這一年全無收獲。

「火旺，你也是太糊塗了，魚塘裏被人插下了竹竿怎麽到現在才發覺？」有人埋怨火旺道。

「這就是吳老頭的狠毒，他將竹竿插得沒入水裏，誰會發覺這個陰謀，」二根忽然變得聰明起來，激動的大叫：「要不是那天準備撒網撈魚，我將塘裏水放出一半，竹還不會露出水面來呢，這一次，我絕不會放過他們了！」（全文完）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 奪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北總捕頭沈鷹的助手司馬城到安陽辦案，事後回故鄉鄭州祭典父母忌辰，找童年時代的朋友席季良、周虎、楊青等叙會，席季良已當了縣裏的捕頭，遇上發生一宗離奇案件，席捕頭請司馬城協助去驗屍，案情是一個鐵匠在家裏暴斃，死前似曾掙扎，但身上却沒有傷痕，不像患病死去，更不像中毒或被人點穴絕命，縣令審問死者的娘子、胞弟、藥店的韓掌櫃，亦查不出死因，司馬城再回到死者家裏和附近房屋搜索，在廢置的隣居搜出血衣，再開棺驗屍，證實死者被人灌錫水入喉經過掙扎而死，但是否是死者的娘子謀殺，仍待偵查……

## 搜查線索　遭遇伏擊

段縣令訝然道：「如今事情已甚清楚，怎還有錯？」

司馬城輕輕一嘆，說道：「說不定章三娘餵了大鐵匠喝了藥，當她離開時，兇手才潛進去謀害大鐵匠，咱們先莫將她當作兇手，這方可減少判錯案的可能性，大鐵匠若是被人謀害，已死得够寃，若咱們再判錯案，斬錯人，豈非寃上加寃，且死者亦不能瞑目！」

段縣令霍然一驚，忙說道：「龍衞說得是，下官是有點考慮欠周，回頭還需請敎大人！」他回頭吩咐仵作將屍體傷口縫好，原地安葬，然後乘轎回衙門。

到衙門，段縣令一下轎便道：「司馬龍衞，下官斗胆請您到獄內盤問章氏，待取得比較確實的口供，再提堂審訊！」

司馬城點點頭道：「且候席捕頭回來再說！」

未幾，席季良便興沖沖地回來，道：「咱們查到點綫索。八日之前，章氏曾到小鐵匠店舖附近，查詢其隣居，問小鐵匠回來否，得知未回來，章氏便匆匆離開。據說她是身着孝服去的，所以小鐵匠回家，隣人便將情況告訴他，小鐵匠立即出城去找大鐵匠！」

段縣令心頭一沉，道：「如此說來，章氏嫌疑又少了一分！」

席季良續道：「咱們又訪查了章氏的隣居，他們都說不見有陌生人去找大鐵匠，且他們都知道大鐵匠生病了，暫停工作，有人拿鐵具上門要求修補：也由章氏接洽，不過有個老頭拿着鐵桶去他家時，發覺烟囪不斷冒烟，而他又聽見大鐵匠在房內的咳嗽聲……」

段縣令截口道：「這其中有什麽玄妙，季良，你快說清楚！」

「那老頭跟章氏談了好一陣子，灶房烟囪不斷冒烟，而章氏毫無焦急之態，證明此房內有人燒火，但章氏在廳裏，而大鐵匠又在房內（咳嗽聲爲證），證明他家當時還有一個人！」

段縣令一拍掌，道：「好一條綫索，這次看那刁婦如何狡辯！」

司馬城冷靜地道：「除此之外，你還查到什麽？」

「經常他家的衣服都是拿到外面晒，因此小弟便查問隣居，是否有發現外人的衣服，但他們都說沒發覺！」席季良道：「梁老頭是事後才發覺有異的，兩天後，便聽見章氏呼天搶地的哭聲，他們才過去查看，方知大鐵匠已死！但章氏還請了個大夫去診斷，那大夫也看不出大鐵匠是因何而死的，不過却知道大鐵匠因中暑而犯了熱症！」

「就只這些？」

「是的，小弟仍未把人撤回來，若有新的情況，他們會回來報告！」

司馬城在房內踱了一陣方步，心中有了主意，然後道：「小席，你陪我去見見章三娘！」

× × ×

章三娘單獨囚在一間牢房內，雙脚裹着鐵鍊，司馬城到時，在外面悄悄望她，只見她坐在地上，背靠牆，雙手無意識地撫弄着頭髮，神情似在沉思，憔悴中不失秀麗，司馬城心頭忽然升起一個念頭：「那大鐵匠人甚普遍，章三娘這等人才，怎能安於室？難道她眞的這般賢慧？」

正在沉思間，章三娘無意中轉過頭來，見到司馬城，目光微微一閃，又恢復常態，司馬城叫來獄卒，把柵門打開，獨自一人走進去，他想單獨與她談一談。

章三娘見他進來，微微縮一下雙脚，要站起來，司馬城說道：「不必起來，你仍坐着！」

章三娘雙膝一曲，跪在地上，道：「民婦拜見大人，請大人爲民婦伸寃！」

司馬城在她對面坐下，道：「坐着說話！章三娘，你叫我什麽？」

「民婦不知大人官職，但總是位大人，那是錯不了的。」

「何以見得？」

「大人氣宇不凡，又不是穿衙門內的服裝，不是大人又是什麽？民婦雖然愚昧，這點眼光還是有的！」

「那你以爲我官居何職？」

章三娘一抬頭，望了一望司馬城，道：「民婦不敢妄猜！」

「我既然叫你猜，猜錯了也不會怪你，你不猜反而看我不起！」

章三娘想了想，說道：「民婦本來以爲大人是巡撫，但現在，看起來又不大像府台大人，民婦又曾見過，年紀比大人大得多……莫非……莫非大人是府裏的捕頭？」

司馬城心頭一沉，暗讚一聲厲害，當下故意笑嘻嘻地問道：「你爲何猜本官是捕頭，說出理由來！」

不料章三娘的臉色忽然一沉，說道：「大人，今日是來了解實情，抑或是來審訊，還是來消遣民婦？民婦此刻雖身陷囹圄，可也不是隨便供人消遣的，請大人自重！」

司馬城吃了一記悶棍，幾乎有點招架不住，他故意板着臉，良久都不發一言，章三娘慢慢俯下腰，叩了一個頭，道：「民婦大胆，請大人原諒。」

「坐下，本官查辦無數疑案大案，從未失過手，假如你是寃枉的，他日水落石出，自會還你自由，若果你確是兇手，亦別指望能騙得過本官一對利眼！」

司馬城頓了一頓，沉聲說道：「章三娘，十日前，你家來了一個什麽客人，是大鐵匠的客人，還是你娘家的人？」他說話時，目光灼灼瞪着她，又道：「抬起頭來。」

章三娘擧頭，神色微見慌張，道：「大人說什麽，民婦根本就不知道！」

「本官自信每個字都說得清清楚楚，你不可能不明白，除非……」司馬城故意頓了一頓道：「除非故意刁難，章三娘你因何故意刁難本官，是不是用此來掩飾心虛？」

「民婦不敢，大人有話便問，民婦知無不言。」章三娘頓了一頓方答道：「回大人，民婦娘家已無親戚，他們亦不知道民婦嫁到本城之外，而外子家亦少親戚，除了住在城內的小叔之外，半年來也無人上門，此乃實情……」

「胡說！」司馬城喝道：「無人上門，爲何有人看見你家內有三個人？」

章三娘鎭定地說道：「啓稟大人、民婦家常有顧客上門，有時甚至多至七八個人。」

「你不必再狡辯，那是大鐵匠生病停止營業之後的，那有顧客上門？」

「有的，大人可以再查！」

「本官就是查明白了才來問你，若是顧客如何會替你燒火？」

章三娘臉色微微一變，問道：「請問大人，這是誰看見的？那一天看見的。」

「八天之前，梁老頭拿鍋到你家時見到的。」

章三娘道：「大人，民婦寃枉，那梁老伯誣衊民婦，當時他根本寸步不離廳堂，如何見到灶房內有人燒火？」

司馬城仍然沉着氣，問道：「當時尊夫在何處，灶房內如果無人，因何烟囪會冒烟？」

「外子一直在房內休息，那天也沒例外。」章三娘道：「回大人，那天民婦是燒柴，梁老伯來時，剛好送了一把進灶膛，火不停乃是常理。」

這個解釋甚爲合理，司馬城不由呆了一呆，半晌才道：「你再說，大鐵匠死亡當日的情況，一字不漏。」

章三娘想了一下才道：「那天早上，因爲家裏尚有一服藥，民婦煎好之後，餵了外子，便到外面洗衣服，回來時候，才發覺外子已經，已經……」說着低聲飮泣起來。

「你去洗衣服，有誰看見，一回家便發覺尊夫已死？」司馬城一口氣問了幾個問題，道：「回家時，可曾發覺何處有異往常。」

章三娘說道：「那天在河畔洗衣服，民婦記得還有秀姑，紅雲，辜瓔瓔等人在塲，民婦是先掛好洗好的衣服，然後才進房，打算問外子喜歡吃什麽，這才知道他已經……民婦，民婦沒有發現什麽異常的地方。」

「眞的？」司馬城再緊問一句：「有沒有人去過的痕跡？」

「眞的。」章三娘道：「當時民婦如

晴天打了個霹靂，嚇得六神無主，魂魄亦離開身體，事後才發覺自己已跑到屋外大叫……」說至此，她已淚如雨下。

司馬城雙眼緊緊地瞪着她，分析她所說的，是眞的還是假的，半晌才道：「後來又怎樣？」

「後來……鄰居才來，……第一個來的便是梁老伯夫婦……」章三娘吸了一口氣，續道：「後來還是梁老伯替民婦找大夫來檢驗的，……民婦入城問過叔叔的鄰居，他們說叔叔還未回來，民婦又不知他何時才回來，是故便草草將外子下葬，使他早日入土爲安！」

司馬城再問：「叔叔不在尚有弟婦，到門口爲何不進去？」

「弟婦性兇難相處，民婦剛喪夫，不想再去惹她！」

司馬城忽然冷笑起來，章三娘抬頭望他，道：「大人因何發笑，難道民婦說話中有可笑之處？」

「你頗善於狡辯，可惜！可惜本官曾到你家勘察過，發現幾處疑點。」

「未知大人查到什麽疑點？」

「你家臥室對面那間空房，爲何床上鋪着草蓆，這還不是有人到你家作客之證明？」

章三娘也笑了起來，司馬城怒道：「放肆，有何可笑？」

「難道愚夫婦不能去那裏休息？」

司馬城沉聲問道：「你們夫婦分房而居？」

「不是，外子午飯後喜歡上床瞌一下，而他又不喜換衣服，民婦又好潔，所以讓他在空房那裏歇息，未知此有何不妥？」章三娘娓娓道來：「大人遇事只憑臆測，如何能使人信服？」

司馬城滿臉熱情如遭冷水淋頭，胸膛不斷起伏着，章三娘垂首低聲道：「民婦大胆，頂撞大人，請大人開恩！」

司馬城搖搖手，道：「尊夫死亡前後，你可曾發現有可疑行跡的人在附近出沒過？」

章三娘想了一下，道：「這個民婦倒沒有發現，不過……有一次民婦煮了好些地瓜，放在水缸上吹風，因爲外子喜歡吃冷的……後來却發現少了幾塊，民婦還以爲是讓叫化子踰牆進來偷走的，也沒留意，因爲以前也曾經試過，有乞丐走來偷食物！」

「本官還在你家對面廢屋內找到一盞油燈，一件血衣！」

章三娘忽然叫了起來道：「對啦，在外子仙遊前兩三天，民婦家不見了一盞油燈。」

司馬城目光灼灼地望着她，不能判斷其言之眞僞，半晌忽然道：「你知道尊夫因何而死的，他是被人灌了錫水，不能呼吸致死的。」

這次章三娘「啊」地叫了一聲，神態甚是驚訝，脫口道：「眞有此事？民婦不知道，大人你一定要替民婦丈夫報仇，早日把兇手抓來歸案。」

司馬城冷哼一聲：「本官不信你不知道。」

章三娘又哭了起來，抽抽泣泣地說道：「大人，俗語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冤殺一人，須下阿鼻地獄。民婦逃荒遇難，不死於路上，已是萬幸，就算死也沒什麽，却不願担上謀害親夫的的罪名，而且外子亦不能含冤而死，萬望大人開恩。」

司馬城本來抱着滿懷希望而來，誰料不但毫無所獲，聽了章三娘一席話，反而讓她弄亂了思路，一時間不知如何結束，只好安慰道：「你別哭，一哭本官心便亂了。」

忽然外面傳來席季良的聲音，喝道：「章三娘，你丈夫是被人灌錫水而死的，你怎會不知……」

章三娘轉頭見到席季良，又跪下說道：「民婦眞的不知道，請席捕頭替先夫報仇！」

「你家裏少了錫塊，你不知道麽？那人煉過錫，爐子必熱，你回家亦不可能不知道。」

章三娘道：「家內有許多錫塊，少了兩三塊，民婦又怎會留意？錫很易熔化，且那天民婦又有許多衣服洗，幾乎花了一個時辰，回來爐亦冷了。」

司馬城忽然覺得她每一句話都答得很完美，就因爲太過完美，他反而生疑，忍不住冷笑道：「你是故意安排在那天才去洗衣服的吧？」

章三娘忙道：「啓稟大人，在那天之前，連續幾天都下雨，到那天才放晴。大人不相信的大可以去查一查。」

司馬城心中暗嘆一口氣，轉頭又見席季良點頭，當下長身道：「今日暫且談至此爲止，若果發現你所說不實，將罪加一等！」他推門出去，獄卒再度鎖上。

到外面一陣風吹來，司馬城才發覺後背已汗水濕透了，席季良問道：「小城子，下一步……」

司馬城截口道：「小弟先到崔家洗個澡，今晚吃飯再談。」

× × ×

大暑天躺在清水中，實在是一種享受，司馬城已浸了半個時辰，仍無離開的意思，但在外面侍候的僕人崔祿反而吃起驚來，高聲叫道：「司馬少爺，司馬少爺，您……」

司馬城問道：「崔祿，什麽事？」

崔祿噓了一口氣，道：「老奴還以爲您……睡着了，嗯，要不要換水？」

「不用了！」司馬城離開澡盆，穿好衣服，把門打開。

崔祿邊抬起澡盆，邊問：「司馬少爺，今晚在不在家吃飯？」

「不啦，我今晚跟席捕頭他們到三春酒樓吃飯，你們不用等我回來了！」

司馬城躺在床上，把大鐵匠的案子由頭至尾想了一遍，尚未理出頭緒來，小圓已親自來催駕：「小城子哥，梁大哥他們都到了。」

「小席到了沒有？」

「還未到，『大染缸』去請他了，」小圓親切地拉着司馬城走出崔家大門，邊問道：「城子哥，你跟席大哥查案子進展如何？」

司馬城聳聳肩，才說道：「尚未有進展。」

小圓道：「城子哥，你這次是回來探親和遊玩的，這事別管它啦，反正與你無關。」



司馬城低頭走路，默不作聲，此案雖然與他無關，但他自從跟隨沈鷹之後，查案已成爲他的第二生命，既然他無意中插了手，除非另有原因，否則無理由就此放棄，何況這宗案子看來絕不簡單，越是困難，越激發他要將事件的來龍去脈，弄個水落石出。

小圓見他不作聲，便用話引開他的注意力。「崔伯伯最近好像很憂鬱，城子哥見過他，可得勸勸他！」

此話果然有作用，司馬城立即問道：「可知他因何事而憂鬱？」崔一山對他恩重如山，他實在不能不關心。

小圓道：「他素來沉默寡言，咱問他也不肯說，誰知道呢？也許你問他，他會告訴你。」

說着已至三春酒樓，兩人進店之後，人都到齊了，只欠一個席季良，周虎道：「小城子，今日無論如何，你都不能中途離席，否則非罰你喝三百杯不可。」

司馬城見兄弟們熱情如昔，也來了興頭，忙道：「昨晚小弟離席，今晚這頓我請，請弟兄們痛飲，不醉無歸。」他一回頭又問：「梁大哥，小席不來？」

梁志英道：「他不在衙門，我已留下話，咱們邊吃邊等吧。」當下點了菜，衆人再次狂歡，另至一半，仍不見席季良到，但此刻大家都已忘記了他，誰知昨晚來的那位公差，又再出現。

周虎怒道：「席季良又要你來拉司馬龍衞？」

那公差哈腰道：「周大哥誤會了，席捕頭只叫小的來通知諸位一聲，他今夜因公事不能來了，還說異日必定補請！」

周虎揮手道：「得啦，你請吧，別敗咱們的酒興！」

那公差剛離開，又有一個捕快匆匆進來，周虎尚未阻攔，他已叫道：「司馬龍衞，小的是叫徐欽，是席捕頭的助手，剛才有人來盜屍……」

周虎喝道：「司馬龍衞又沒有拿公糧，人家來盜屍與他何關？」

司馬城則霍地站了起來，道：「你慢慢說，是誰來盜屍？」

徐欽喘了一口氣，說道：「今午奉段大人口諭，咱們着人將大鐵匠的屍體埋了，席捕頭派人在墳場附近監視，適才那位兄弟見到有人去掘屍，也怪他沉不住氣，現身叱喝，那盜屍人是位蒙面漢子，武功十分厲害，要殺他滅口，合該他有救了，竟有一隊客商經過，其中有位客商，武功十分了得，現身救了那位兄弟，蒙面人見事敗，逃去無踪，如今席捕頭正趕到墳場去。」

司馬城說道：「他請你來叫我去助他麽？」

徐欽囁嚅地道：「席捕頭着小的將情況告訴您，別無其他吩咐。」

司馬城知道若非情況嚴重席季良絕不會派人來通知自己，正待答應，不料周虎已將徐欽推出去，道：「龍衞已知道，辛苦你了，改天請你喝酒，今晚你請吧。」他不由分說，將徐欽推出門去，梁志英等人也勸住司馬城。

大染缸高聲道：「有事明天再說，今晚無論如何得盡興，明天用得着咱們，但憑你吩咐。」

楊青替司馬城斟了一杯酒，道：「小城子，下月是伯父和伯母的忌辰，你準備如何祭禮，咱們替你打點一下！」

司馬城道：「我想辦幾席酒，請親友吃一頓，正想請兄弟們帮忙！」

周虎拍拍胸膛，道：「行，你把需要的東西，要人要物都開張清單來，兄弟們一定替你弄得風風光光！」

梁志英年紀較大，比較持重，沉吟道：「以愚兄之見，小城子你最好先跟崔叔叔商量！」

「這個小弟倒也明白，只是他出遠門，未知幾時才回來！」

話音剛落，忽見崔祿匆匆走了進來，道：「司馬少爺，老爺回來了，他請你立即回去見他！」

司馬城一怔，問道：「崔叔叔幾時回來的？他找我有何事？」

「老奴不知道……看他的神態好似有什麽急事，他是剛回來的！」

司馬城心頭着急，從懷裏掏出兩錠銀子抛在桌上，道：「梁大哥，請你替我付帳！」

周虎一把將他拉住，道：「小城子，咱們一齊去！」

崔祿忙道：「對不起，俺老爺說只叫司馬少爺一個人去！他好像……要跟他商量什麽秘密！」

司馬城只好道：「眞有需要諸位哥哥的，我自然會來找你們，明晚再聚！」他還怕周虎囉嗦，連忙拉着崔祿出店，問道：「崔叔叔一個人回來？」

「是的……」崔祿好像滿腹心事，低頭不語。

司馬城忽然覺得奇怪，道：「崔祿，怎地咱們走這條路？」

崔祿道：「崔老爺不在家裏，他在那小巷裏！」說着向前面那條小巷一指。

司馬城一愕，向那裏看了一眼，低聲問道：「崔叔叔在巷內作何事？」

「老奴也不知道……他只交代老奴叫你一個人進去，好像有緊急的事……您快點進去吧！」

司馬城吸了一口氣，道：「好，你且在這裏等我！」

崔祿忽然又拉住他，哆嗦地說道：「司馬少爺……老奴……您您……您……小心一點！」

司馬城微微一笑，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不用怕，有我與崔叔叔，任何人都傷不了你？你在這裏等等！」他兩個起落，已射進小巷裏。

那巷子又黑又長，黑黝黝的，甚難看得清楚，既看不見崔一山，亦不知裏面有什麽人物。他再跨出幾步，忍不住輕聲喚道：「崔叔叔，崔叔叔！」

聲音雖低，但在靜夜中，却甚是清晰，可是却無人應他。一陣夜風吹來，帶着幾絲日間太陽之餘熱，司馬城突然想起適才崔祿的話，心頭驀地一沉，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與此同時，黑暗中忽然有一把劍悄沒聲息地遞了過來，司馬城聽不到風聲，聽

不到呼吸聲，那一劍又毫無先兆，他只是憑久經訓練而成的敏銳感覺，退了一步，恰好避過那一劍。

可是那人一劍落空，第二劍再度刺出，依然又快又毒，比毒蛇還毒，這一次長劍揮動間，响起金刃劈空之聲，司馬城猛吃一驚，幸好他心理一直有準備，立即向後彈退！

那人毫不放鬆，司馬城一退，他立進，長劍揮動，激得空氣嘶嘶作响，把司馬城的前身全部籠罩住。

司馬城心神未定，視綫未清，無從招架，只能一味後退，可是那人去勢，比他只快不慢。

說時遲，那時快！長劍又再刺至，司馬城急中生智，左掌倏地在牆上一拍，身子借勢斜飛而起，堪堪避過那一劍，他不敢讓身子沉下去，因爲長劍仍在下面等着他，是以他右肩在接近右首牆壁時，右掌又急促拍出，在牆上一按，身子畢直射起，越過屋頂！

那人反應極快，就在司馬城身子未落在屋頂上時，他已如大鷹般飛起，長劍一絞，已在司馬城的大腿上劃了一道傷口！

司馬城只覺腿部一涼，落足屋頂時，一個踉蹌，幾乎踩破瓦片。他顧不得處理傷口，亡命奔逃，越過兩棟平房，一回頭，殺氣嚴霜，那柄長劍，竟然仍在身後！

司馬城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如喪家之犬，荒不擇路，躍落另一條小巷裏，見路便逃，背後傳來一道冷峻的聲音：「你跑不了的！」

司馬城不敢回頭，高聲問道：「閣下到底是誰？」

「待你斷了氣，某家自會告訴你！」

司馬城再不打話，抬腿再逃，那人之武功不比他弱，何況司馬城如今大腿受了傷，兩個起落之後，長劍已可及背！司馬城急中生智，大喝一聲，那人冷不提防。吃了一驚，脚步不由一慢，司馬城見旁邊有棟房舍的大門半掩，不及細想，推門衝了進去。

進門之後，憑着暗淡的月色，司馬城方知此乃城內的舊城隍廟。此廟因年久失修，已經廢置，幾年前，由善信集資另建一較大的，廟內神祀東歪西倒。司馬城一閃身，飛到一尊神像後面。

那人亦已進來，霍地晃亮火熠子，舉目向四周張望，司馬城探頭望了一下，只見那人身材中等，一身黑衣如漆，臉上圍着一塊黑布，只露出一對漆黑的眸子來。

司馬城一望立即縮回頭去，閉住呼吸，不敢稍動，以免發出聲音，那蒙面人手提火熠子，低頭望着地上找尋血跡。

幸好地上雜物多，司馬城行動又快，血跡不多，不易找尋，蒙面人一對眸子四處掃射，冷冷地道：「司馬城，你跑不掉的，還是乖乖出來吧！」

司馬城又非呆子，豈會出去？他屏息靜聽，發覺蒙面人越來越接近，更是緊張，俄頃，蒙面人已至神像前，道：「司馬城，城隍爺也保不了你的小命！」

話猶未了，司馬城突然將神像推開，人却如豹子般竄出，穿窗而去，亡命而逃，這次他却向三春酒樓那方向奔去。

蒙面人依然在後苦追，司馬城高聲大叫：「周虎，快來助我！」

叫聲未落，蒙面人長劍已至，司馬城及時偏身一讓，後背已貼着牆，蒙面人冷哼一聲：「無人可以救得了你！」他劍一直，遙刺司馬城的胸膛！

司馬城只好強振精神，身子似欲閃，左臂倏地冒險翻起一撥，將劍掃開，右臂暴長，反擊對方脅下！

這一拳，是司馬城第一次反擊，蓄勢而發，力蘊千鈞，迫得蒙面人退了一步，但他一退即上，長劍一圈，再度將司馬城籠住，司馬城沒法離牆，閃避不及，心中不由暗嘆道：「吾命休矣！」

就在此刻，屋頂上忽然飛下一人，喝道：「看劍！」一股凌厲的劍風，疾捲蒙面人的後腰！

好個蒙面人，這當兒居然不亂，一擰腰，劍刃斜移，「噹」的一聲，竟然將斬來之劍磕開。司馬城見機不可失，第二拳又搗出，直取其後頸！

蒙面人輕嘯一聲，雙脚一頓，如大鵬般，拔空而起，落在屋頂上！司馬城叫道：「別讓他溜掉！」

來人比司馬城還快，緊隨蒙面人之後，飛身追去，人未至，劍先至，直指對方後背，蒙面人亦非省油燈，回身一擋，將劍擋開，但來人長劍劃了半個弧圈，已將其退路封住！

司馬城這時亦才飛上屋脊，定睛一望，驚喜地叫道：「崔叔叔！」

崔一山頭也不回地道：「城侄，你受了傷？快料理一下，看愚叔收拾他！」

有崔一山在場，司馬城心頭大定，他立即檢視大腿的傷口，由於他在受傷之後，一直未曾停止過，因此傷口依然在淌血，當下連忙撕下衣袂，將傷口緊緊紮住，再抬頭望戰場，出乎意料的，崔一山居然奈何不了對方！

崔一山武功之深淺，司馬城知不甚詳，當年司馬千鈞在生之時，彼等兩人曾多番切磋過，雖然司馬千鈞略高半籌，但事後對崔一山臨危之從容不迫，以及精湛多變的劍法讚不絕口。在中原一帶，崔一山是有數的高手，如今居然奈何不了對方，怎不教司馬城驚詫？

黑暗中，但見兩團淡淡的劍光，翻騰滾動，幾乎分不出身形，憑司馬城之眼光，也知道他們要分出勝負，非在五百招過外不可！

崔一山心中亦奇怪，忖道：「城侄幾時惹來這麽厲害的仇家？此人劍法採諸家之長，錯非這幾年我在家無事，苦心精研劍法，今晚只怕非其對手！」當下問道：「閣下劍法超凡入聖，允稱高手，因何藏頭縮尾，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蒙面人桀桀笑道：「崔一山，你自顧不暇，還敢強出頭？當眞好笑！」

崔一山涵養工夫了得，淡淡地說道：「閣下武功雖高，但還嚇不了崔某，有什麽本領的，儘管施展出來，不必逞口舌之利！」

蒙面人又一陣狂笑。「本來咱們還不想立即對付你，如今怕要改變主意了！」

崔一山提高聲音問道：「城侄此人是誰？」

司馬城忽然大聲叫起來道：「叔叔不



好了！」

崔一山急問：「什麽事大驚小怪！」

「城內失火了，似是叔叔家！」

話音未落，蒙面人已大笑起來。崔一山忍不住轉頭向家居方向望去，這刹那，長劍不由一慢，蒙面人劍光大盛，「噹」的一聲，將崔一山的長劍砸開，劍刃再一直，刺向其心窩！

崔一山長劍在外，回擋不及，只好飄身後退，司馬城連忙自屋脊上射出，但蒙面人這一劍只志在迫退崔一山而已，崔一山一退，他立即收劍倒飛！

司馬城攔之不及，蒙面人已飛落巷裏，身子一閃，已沒在黑暗中，崔一山喝道：「快回去！」他家裏失火，心如火燒，顧不了司馬城，長身向家裏飛去，司馬城不敢怠慢，緊跟在其身後。

崔一山武功在司馬城之上，幾個起落，已將其拋開，俄頃已返回家門，只見那裏人聲喧嘩，隣居都在運水救火，有人見到他，立即呼喚道：「好啦，崔老爺回來了！」

崔一山一聲不吭，接過一桶水，踰牆而入，見起火的是在柴房那方，便一口氣奔到那裏，潑了水才見崔福和崔丁還有一個負責燒飯的中年女僕銀花也在救火，當下大聲問道：「崔福，火是怎樣起的？」

崔福惶恐地道：「老奴也不知道……咱們幾個都是起火之後才驚醒的！」

「崔祿在何處？」

崔丁道：「不曉得，不曾見過！」

後院就有一口井，崔一山接過繩轆不斷打水，讓三個僕人和隣居潑灌。柴房內的柴薪多，一着火便不可收拾，但幸好柴房是獨立建築的，與其他房舍有一定的距離，一時尚未波及。崔一山着人先將附近的房舍牆壁先潑了水，避免讓其殃及，最後才全力對付柴房的大火。

過了半頓飯工夫，司馬城亦回來了，加入撲救，柴房的火勢終於慢慢小了，樑子被燒斷，屋早塌了，火勢才被撲滅。這時候，周虎等幾位弟兄亦聞訊趕來，紛紛詢問失火原因，却無人知道。

崔一山沉聲道：「火必是那蒙面人的同黨放的！城侄，你不知道他的身份？」

「小侄不知道！」司馬城舉袖拭去汗珠，道：「若因小侄而連累了叔叔，小侄心頭難安！」

崔一山已冷靜下來，道：「你這樣說，可就不了解愚叔之爲人了！你怎會與那人打起來？來龍去脈總會知道吧？」

司馬城忽然心頭一跳，問道：「崔祿呢？」

崔一山道：「咱們都不知其去向！」

周虎急道：「剛才咱們在三春樓喝酒，是他說你要找小城子的，並匆匆將他拉去！」

崔一山道：「胡說，崔某回家尚未見過他！」

「這就奇怪了！」當下司馬城將剛才的情況，扼要地說了一遍。

崔一山道：「老夫剛回來，在廳裏見到崔福在喝酒，他說你回來了，在三春樓喝酒，老夫久未見過你，又料你必是與周虎等一羣小友喝酒，一時酒興大發，所以放下包袱，便趕去三春樓，誰知到那裏，你們已散了，所以老夫便回家，却在半路聽到你的呼救，所以趕去！」

司馬城心頭一跳，道：「如此說來崔祿此人有問題了！」

崔一山怒道：「眞是豈有此理！他三十歲賣身到我家，老夫一直待他不薄，上次家毀之後，他要求回梓，老夫還送了一筆銀子與他，後來他說回家成親了，生活過不下去，又要求回來，老夫也不與他計較！照樣善待他，家裏沒事，他幾時要回家，老夫都從未阻攔過他……」

話未說罷，周虎已道：「崔叔叔，您莫生氣，咱們弟兄立即到城內四處找他！見到他，立即抓他來見你！」

崔一山道：「那就有勞了！」

周虎去後，崔一山又向隣居致謝一番，親自送他們出去，然後道：「城侄，你傷得如何？待愚叔替你檢查一下傷勢！」

司馬城道：「小侄傷勢不重，咱們還是先研究……」

話未說罷，崔一山沉着臉道：「一間柴房有甚麽打緊！自從你父仙遊後，加上老夫家小全沒，老夫便一直視你如子，你還跟我客氣甚麽？」

「是。」司馬城乖乖坐下讓他檢視傷口，崔一山的話毫無誇大，他晚婚，只生下二個女兒，一個兒子，兒子又因天生殘疾，不能習武，昔年崔一山到司馬家時，便常暗中指點司馬城的武功，司馬千鈞夫婦自然知道，難得老友看得上自己的兒子，心中暗暗高興，還叫兒子向他求教。

當年司馬城自塞外回家拜祭父母，被駱峯暗殺，也虧崔一山捨命相救，並施以少林的療傷聖藥小還丹，方挽回他一條生命，恩同再造（詳見拙作「玉佛謎」）。

崔一山親自替他裹了藥，溫聲道：「你失血過多，須好好休息幾天方可行動，崔福，將老夫珍藏的那枝野山人參切一半，分四次燉鷄與司馬少爺服食！」

司馬城心頭一暖，雙脚一軟，忽然跪下，崔一山吃了一驚，道：「城侄，你這是做甚麽？半枝人參値得多少銀子？何況那還是昔年關外『千里牧場』老闆馬千里贈送的！」

司馬城道：「小侄有一事求您，乞你恩准！」

崔一山忙要扶他，道：「有話起來再說。」

「您不答應，小侄不起來！」

崔一山連忙說道：「好好，那你快說吧！」

「小侄求求您收我或爲義子，或爲徒弟！」

崔一山一怔，隨即哈哈大笑。「這又有何難？老夫早已等你求我好幾年了。」

司馬城喜道：「那你是答應了？只不知道老人家要小侄爲徒或爲義子？」

崔一山想了一下，道：「你家學淵源，又跟了沈鷹，老夫這幾手三脚貓的功夫，實不足爲你之師，嗯，何況老夫還有一樁心事未了，歸西無人送終，豈非憾事。今日你既然願意，老夫自然希望收你爲義子？」

司馬城口呼義父，恭恭敬敬在地上叩了三個响頭。崔一山道：「且慢，老夫也有兩個條件！」

司馬城道：「義父請說，孩兒必定答允！」

「第一，將來你成親生了孩子，第一個兒子，自然姓司馬，第二個孩子，必須姓崔，以繼承我崔家之香火，若只生一個兒子，老夫自不便勉強！」

司馬城接道：「若孩兒只有一子，將來必在孫輩裏挑一個繼承崔家香火！」

崔一山大喜，說道：「這就是了！第二，老夫要正式上契，待老夫擇一吉日，發帖請諸好友，並請沈鷹為證，你答不答應？」

「孩兒贊成之至！」

崔一山一把將他抱了起來，大笑道：「老夫這些年來，心頭的疙瘩，終於解開了！」

司馬城心中忖道：「原來崔叔叔是因此才悶悶不樂的，可惜我不知道！」

崔一山道：「城兒，義父早有此意，只是不知道你的心意，所以不敢貿貿然開口，早知你亦有此意，義父一早便該請沈鷹向你透露了！」

司馬城嘆息着說道：「其實孩兒亦早有此意，同樣，因不知道義父的心事，所以……」

話未說畢，已為崔一山的笑聲打斷：「如今也尚未遲，哈哈……」笑畢，又說道：「待此間事了，義父便差人去請你頭兒！」

頭兒他們正在中原一帶遊玩！」司馬城遂將「麒麟鎖」一案扼要地說了一下，道：「他們如今大概尚在洛陽！」

崔一山精神一振，道：「如此更好，侍義父立即修書，託人火速送去，夜已深，你且回房歇一下，有話要說，天亮之後再說吧！」

司馬城本想將大鐵匠案告訴崔一山，但想了一下，終於忍住，向他告辭回房。

崔一山立即到書房磨墨修書。

司馬城雖然疲累，但一躺在床上，適才的冄幕情景，立即映入腦海裏，崔祿是不是被人收買了？是誰收買他的？那蒙面人為何要殺自己？這次謀殺行動，與大鐵匠之死，又是否有關連？

這幾個問題一湧上心頭，他再無睏意，心中有好幾個問題亟欲立即得到解決：第一，是誰去盜大鐵匠的屍體？又是誰出手阻攔他的？

窗外傳來四更的梆子聲，司馬城睡不着覺，正想下床去找崔一山，大門却傳來一陣「砰砰」的聲音，他立即跳下床，衝出房去，大聲喝問：「誰在拍門？」

外面傳來周虎的聲音：「小城子，快開門，咱們找到崔祿啦！」

崔一山亦已聞聲前來，快步搶在司馬城前頭，將門拉開，只見周虎、小圓和大染缸三個人，抬着一具血淋淋的屍體進來，崔一山目光一及，問道：「是誰殺死崔祿的？」

小圓道：「崔伯伯，咱們找到他時，他已經是這樣！屍體已經涼了，看來已死好一陣子！」

崔一山邊伸手探屍體溫度，邊問：「你們是在甚麼地方找到的？」

周虎道：「就在黑長巷口附近，他倒在水渠旁邊！」

司馬城脫口道：「剛才我便是在黑長巷裏遇襲的！」

崔一山見崔祿身上中了兩劍，一劍在胸膛，另一劍則在喉頭，不由讚道那「此人認位甚準，必是高手無疑！看來便是那個蒙面人下手的！」

司馬城說道：「未必，也許他還有同伴。」

崔一山再問：「城兒，你剛才在黑長巷裏有否聽到他的慘叫聲？」

「這倒沒有！義父，且將崔祿的屍體停放在這裏，待官府驗過再料理，孩兒也要找席捕頭談談！」

崔一山見周虎等人一副驚詫的神色，遂道：「老夫適才已收了司馬城為義子，下月十三，也就是司馬千鈞夫婦忌辰之前兩天，將舉行上契儀式！」當下衆人均向他倆祝賀。

周虎道：「咱們也該送點賀禮！中州大俠收司馬千鈞之子為螟蛉子，必能哄動武林，亦將成為武林一般佳話，屆時必定有一番熱鬧，崔叔叔，有甚麼地方用得着咱們的麽？」

崔一山心頭一動，道：「老夫欲差你到洛陽跑一趟，不知你肯不肯！」

「怎會不肯？未知崔叔叔要小侄去洛陽辦何事？」

「去請沈鷹和管一見！」

周虎一張臉登時脹紅，道：「這就更加要去了。」

「不過老夫有個條件，限你三日之內必須到達洛陽，而且一定要找到他們，否則也須將消息傳出去。路上不許你喝酒！」崔一山正容地道：「你要答應老夫，方能讓你去！」

「遵命！甚麼條件小侄都答應。」周虎興奮地伸出手來：「信呢？」

崔一山將信及兩錠銀子交給他，周虎不想收錢，司馬城知道他平日無所事事，又無家業，常去打兄弟們的秋風，因此堅持要他收下，並道：「你且等等，待我寫封信請你一併捎去！」

當下他到書房寫了封信交給周虎，又交代了幾個地方，囑他去找沈鷹，且將沈鷹等人的容貌說了一番。周虎去後，小圓又道：「崔伯伯，咱們呢？您不派任務與小侄們？」

崔一山笑道：「少不免要麻煩你們，你們且回家去吧，待老夫準備好後，自然要勞你們的駕！」

打發了他們去後，天色已經麻麻亮，銀花弄好了早點，給他吃過，崔一山便着崔福去報官。

過了頓飯工夫，席季良滿臉疲乏地帶着一位公差來到崔家，他看了看地上的屍體一眼，問道：「小城子，崔祿是怎樣死的？」

司馬城將昨夜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席季良一直沒精打采，直至司馬城說出他的看法，崔祿之死可能與大鐵匠之死有關連，他才精神一振，問道：「小城子，這兩宗案子本來風馬牛不相及，你因何有此看法？」

司馬城道：「崔祿之死，顯然與崔家失火和小弟被襲之事有關，而我認為這與大鐵匠一案有關，因為很多人都知道我如



今插手調查大鐵匠的死因。而只要我義父一回來，他也絕對不會坐視不理，何況他們放火只是為了引開義父而已！」

崔一山插腔道：「老夫已收了司馬城為義子！」

席季良來不及向他道賀，又向司馬城道：「那崔祿因何又會被人刺死？」

「這可能是對方為了滅口！我相信崔祿可能有甚麼把柄讓人捏住！」

席季良立即向崔一山討了崔祿的住址，同時派公差回衙門叫徐欽親自去調查。

司馬城反問：「你昨夜又去何處？」

「我帶人去墳場埋伏，不過一夜沒事，剛才方回城。一接到消息，便來了。」

「半夜與盜屍者交戰的那人是誰？」

「他是英雄，未知你聽過他的名字否？」

崔一山道：「可是『江南游俠』英雄？他來河南何事？」

「據說他一位親戚販貨到河北，他恰要到長城遊玩，便陪他上道，順便當保鏢！他表姨丈叫焦權貴，聽說也能武。」

「盜屍者的武功如何？」

「據英雄事後謂，冄人蒙着面，武功絕不在其下，只是單人匹馬，大概心生畏懼，後來便溜了。」

崔一山問道：「如今英雄何在？」

「他們已起程去河北了！」席季良眉頭一皺，道：「昨夜咱們絲毫不敢大意，雖無人再現身掘屍，但黑暗中似乎有人在監視！」

司馬城目光一亮，脫口道：「這宗案子越來越複雜了！」

崔一山道：「如此看來，大鐵匠身上必藏有秘密，以老夫之見，最好由官府將他起出來，暫時收藏在秘密的地方，否則憑你們幾個人，根本守不住！」

席季良道：「小侄只是為此而進城，要請示段大人的！剛才回衙門，他尚未下床。」

崔一山說道：「老夫與城兒替你跑一趟，你立即請准段大人，並勞仵作去墳場一趟！」

席季良亦知事情緊迫，長身拱拱手，便告辭了。崔一山與司馬城取了兵刃亦立即出門，路上崔一山說道：「城兒，義父已替你物色了一位好媳婦兒，不知你滿意不滿意？」

司馬城一怔，問道：「是那一家的女子？」

「城內孟員外的女兒，孟員外雖然有些家產，但為人並不銅臭，聲譽不錯，他本人也讀過書，家風甚嚴！他冄閨女老夫瞧過兩次，嫻淑大方，眉目如畫，更兼知書識禮，堪可與你匹配！」

司馬城笑道：「義兒都不焦急，義父反而急了！」

崔一山道：「就算你不認我為義父，老夫也替你作媒！」

司馬城笑說道：「大概她是個宜男相吧！」

崔一山大笑，你只猜中一半，她的確是位好女子，你看後就會歡喜！」

「待此間事了再說吧！」司點城一頓又問：「她能武麽？」

「孟家有位護院，聽說兼教孟家子弟習武，她好像也學過幾天。」崔一山忽然又失笑道：「說了這許久，義父尚未告訴你，她芳名英英，今年已十九歲，孟員外只有此掌珠，一直想替她覓位佳婿，因此蹉跎了歲月，如今急得不得了，你這次回來，少說也得給人家一個明確的答覆！」

司馬城自己對婚姻大事，倒不怎樣着急，不過他已了解崔一山的心情，不便拒絕，只含糊應之。兩人脚程甚快，不一會兒，已至墳場，遠遠見到山坡上有一堆人，既有平民，也有公差，兩人不知是否有事發生，快步上山。

公差見到崔一山，喜道：「崔大俠來了，這就好了！請您評評理！」

崔一山見墳墓依然好好的，問道：「什麽事？」

小鐵匠自人羣中走出來，說道：「司馬龍衛在此更好！家兄的屍體已讓你們驗過了，如今說要將他挖出來，到底是何道理？」

司馬城一聽已知道原因，遂道：「令兄屍體裏可能尚藏有秘密，咱們想再檢查一下，這對大家都好！」

小鐵匠道：「對咱們有何好處？家兄死後不得安息，亦無好處！」

「假如咱們可由令兄屍體上找到綫索，說不定對緝捕兇手大有帮助，怎說沒有好處？」

小鐵匠的妻子嚷道：「兇手不是已經抓到了麽？」

「在沒有確實證據之前，令嫂只是疑兇！」

「什麽疑兇，十成是她某害親夫，意圖改嫁！」

司馬城不想跟她曉舌，板着臉道：「你口口聲聲說你嫂嫂是兇手，又提不出證據來，依我看兇手極可能是你，你怕咱們查到你頭上來，所以一面阻撓官府調查，一面又誣衊嫂嫂是兇手，分明是為了掩飾罪行！」

小鐵匠急道：「大人，拙荊說話雖然……兇一點，但她心腸很好，絕對不會害人！」

他老婆則嗬哭起來：「天呀！眞是寃枉哪！這年頭，做官的都不講道理，又不重證據，難怪人人都說官字兩個口！」

司馬城斥道：「住口！你說你嫂嫂是兇手，難道有證據？但你阻撓官府辦案，却事實俱在！」

小鐵匠連忙拉住他渾家，道：「大人，小的不敢了，就由你作主！」說着拉她渾家下山，冄女人見司馬城說得認眞，嚇得臉色變白，默默跟着丈夫去了。

司馬城望着她的背影，心頭泛起了一團疑雲，一個公差讚道：「還是司馬大人有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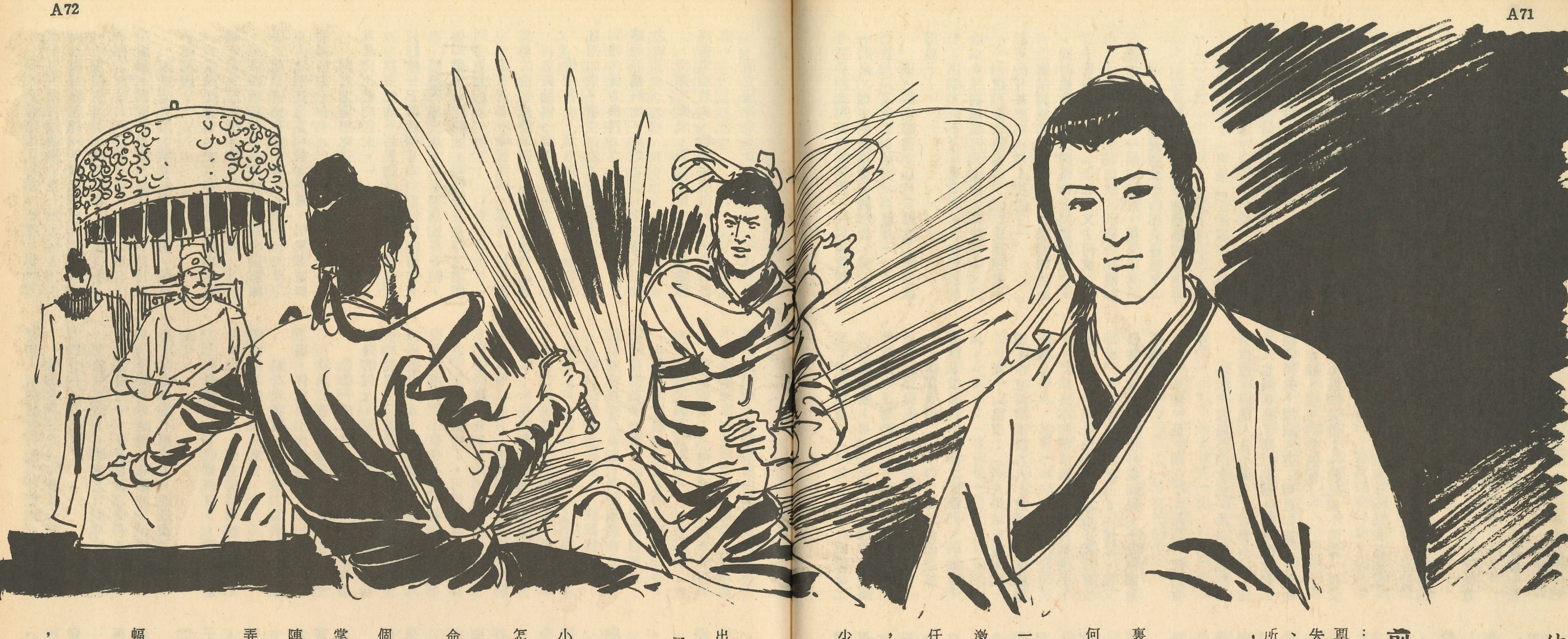
司馬城道：「他倆是幾時來的？」他見冄五六個漢子也要離開，連忙將他們喚住。

公差道：「他們已來了頓飯工夫！」

「他們怎會知道要掘墳？」

公差聳聳肩，哈腰說道：「小的不知道！」

司馬城改問那幾個漢子。他們齊聲道：「咱們也不知道，是小鐵匠今早來拍門，請咱們陪他夫婦來的！」（未完‧二）



# 蝶飛蘿蘭花滿樓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覃小蝶、狄飛虹等正在盤問天慾門的富舵主，富舵主不願招供，侍書正要施展整治壞人手段，富舵主以自斷心脈死去……到達安邑的晚上，狄飛虹發現一個黑衣人扛着紫衣人向郊外馳去，他誤以為紫衣人是覃小蝶，隨後緊追，因此落入死亡的陷阱，一腳踩空，摔下懸崖……覃小蝶發覺狄飛虹失踪，決定到太原金家找他，太原金家熱情接待覃小蝶等人，在客房中覃小蝶聽了四喜、迎春的話，趕到玉碑亭找到狄飛虹，覃小蝶見狄飛虹神情呆板，以為他被攝魂大法師所傷，突見青兒急奔而來，指狄飛虹是假的，假狄飛虹立時發難，制住拂琴作為人質……

## 門庭依舊　人面已非

花滿門說道：「或許你們當眞能够留下在下，可是妳別忘記了你們一個人在我的手裏。」

拂琴撇撇嘴道：「姓花的，你的算盤打錯了，為了二谷主，本谷將不惜任何犧牲，何況我只是一個丫頭。」

花滿門聞言一呆，他原本扣着拂琴腕脈的手指，此時在失神之際竟然鬆開。

五鐵衛早已將功力提至極限，只要讓他們找着機會，隨時都可能發出石破天驚般的一擊。

現在機會來了，但見五道凌厲的刀光，滙成一道銀虹，以星飛電掣之勢，向花滿門激射而來。

厄度十三式是天下極剛至猛的刀法，招出傷人，見血方收，如今五鐵衛全力出擊，任是何等之人，也難以全身而退。

果然，在銀虹激射之中傳來一聲驚呼，花滿門傷了，而且在一招之中連受三處刀傷，傷勢不算太重，他却魂胆皆裂，再也沒有門下去的勇氣了。

其實這是因為拂琴還在他的身邊，五鐵衛心存顧忌，否到他縱使不至當場橫屍，最少也得留下幾截肢體。



此人倒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雖是身在重圍，數處負傷，仍能一躍而起，揚手發出三團紫色濃烟，待濃烟隨風飄散，他已經鴻飛冥冥了。

覃小蝶運功一試，知道濃烟無毒，只是花滿門用以逃生的烟幕，然後詢問拂琴道：「妳還好吧？」

拂琴道：「小婢很好，可是……」

覃小蝶道：「我知道妳的意思，二谷主在安邑失踪的，咱們再去那兒找找。」

×　　　×　　　×

狄飛虹是跌進安邑附近中條山的懸崖之內，但中條山的斷澗懸崖何止千萬，這叫覃小蝶如何找法？

在她們主婢的心態之中，狄飛虹可能凶多吉少，不過，活的見人、死的見屍，無論怎樣她們必須尋找下去。

×　　　×　　　×

絕壁千仞，下臨無地，這是一個鳥獸絕跡的所在，狄飛虹由這兒摔下去，那裏還有命在？

但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他這一摔竟摔出一個奇蹟。

狄飛虹由山巔上以高速向下衝擊，必然會摔得粉身碎骨，誰也料不到他竟然摔在一個人的雙掌之上，被那人以霸王擧鼎之勢，凌空將他托着。

以如此驚人的高度跌落，縱使崖下有人，必然接他不住，巧在此人在演練神功，雙掌托天，氣蓋河嶽，就這樣將他穩穩的接住。

演練神功的是一位滿臉虬髯，年約六旬的黑衣老者，他先是一陣驚愕，然後哈哈一陣大笑道：「小子，好不好玩？」

狄飛虹雖是被人接住，裏裏外外絲毫無損，但適才高速下衝之勢，早巳心搖神奪，弄得七葷八素了，別人問他好不好玩，他糊裏糊塗的回答道：「好……好玩……」

「好玩，去你姥姥家玩吧，給我滾！」

呼的一聲，他的身形再度飛了起來，噗的一聲他竟然被摔得暈了過去。

這是黑衣老者不想要他的命，摔出的勁道只用了五成功力就這樣他還是承受不住。不知暈了多久，他終於醒過來了，但見繁星滿天，月明如畫，四週虫聲唧唧，好一幅良辰美景，與令人陶醉的天籟之音。

他發覺自己睡在一片草地之上，腰部似乎摔傷，略作移動，就疼得哼出聲來。

忽然飄來一股聲音道：「哼，小子，還好不好玩？」

他循聲一瞥，只見兩丈外一塊大石之上，坐着一名黑衣老者，他失足墜崖被人所救，必然就是這位老者。

於是雙拳一抱道：「多謝前輩救命之恩，待晚輩能够行動之時再來拜謝。」

黑衣老者道：「拜謝？嘿嘿，那有這麼便宜，你可知道適才差一點害得老夫走火入魔，你想拜一下就算了？」

狄飛虹道：「晚輩一身之外無長物，不知道應該如何感謝前輩，如果前輩有什麼指示，晚輩當萬死不辭。」

黑衣老者道：「這話是你說的，你可不能反悔？」

狄飛虹道：「丈夫一言如白染皂，晚輩怎敢言而無信。」

黑衣老者道：「那好，你的晚腰部摔傷了吧，這兒有藥，你過來拿。」

狄飛虹道：「多謝前輩，但晚輩還無法移動——」

黑衣老者怒叱道：「你敢言而無信，就是爬也要爬過來。」

狄飛虹估不到黑衣老者會忽然發怒，只好咬牙忍着痛苦，向大石慢慢爬過去。

距離不算太遠，只不過兩丈多一點，他却費了不少時間，弄得混身是汗，才爬到那塊大石。

黑衣老者叫他張開嘴，彈進一粒清香撲鼻的白色丹藥，道：「坐下來運功調息，待老夫助你一臂之力。」

他依言坐下調息運功，黑衣老者忽然吐指如飛，凌空連點他十二處穴道，他感到體內眞力泉湧，立即引導它走經過穴，感到舒暢無比，片刻之後，他就進入忘我之境了。

待運功醒來，天色已經大明，他腰部痛苦爽然若失，精神也顯得前所未有的旺盛。

他立起身來長長一揖道：「大恩不敢言謝，請問前輩有沒有什麼指示？」

黑衣老者道：「如果老夫沒有指示呢？看樣子你是想走了。」

狄飛虹道：「晚輩還有同伴住在安邑城的客棧之中，好歹也該讓他們知道。」

黑衣老者說道：「那你爲什麼跑到這裏來跳崖？是不想活了，還是跟老夫過不去？」

狄飛虹道：「前輩誤會了，晚輩是追人失足墜崖的。」他當即將那晚的情形，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

黑衣老者道：「小子；如果你不是編故事，你就將引你墜崖的人找出來。」

狄飛虹道：「遵命！」

他在一處密林之內，找到了兩具衣著整齊的假人，黑衣老者瞧看之後，忽然哈哈大笑道：「這是一個無懈可擊的計劃，先以接力方式，將你引至崖邊，再將假人投入崖中，你在夜色不良，眞假難辨之下，自然要失足墜崖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你偏偏遇到老夫。」

狄飛虹道：「這帮人要計算的不只晚輩一個，所以晚輩想到安邑去瞧瞧。」

黑衣老者道：「說的也是，那老夫就不留你了。」

狄飛虹抱拳一拱道：「晚輩狄飛虹，現任黃蜂谷的二谷主，請前輩賜告名號，晚輩有生之年，當永記前輩的恩德。」

黑衣老者道：「老夫的名號早已忘了，你就叫我黑衣老頭吧。」

狄飛虹道：「是，晚輩告辭。」

他離開黑衣老頭就向右側走，因爲那兒地勢較高，也許可以由那兒爬上山頂。

經過半天奔馳，弄得又累又餓，結果前面既無去路，山頂同樣高不可仰，除了脅生雙翼，沒有人能走出這塊絕地。

他吃了一些野菓充飢，準備吃飽之後再往回頭去找，但忽然面色一變，肚子跟着絞痛起來。

「糟了，這野菓必然有毒！」

他吃了幾顆鮮紅欲滴，清香可口的菓子，想不到竟然身中奇毒，如今肚腹奇痛，冷汗被體，那種痛苦，不是血肉之軀可以忍受的。

經過一陣翻滾嘷叫，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活下去，既是必死無疑，何必再受痛苦的折磨？於是他摘下許多紅色毒菓，一口氣吞下數十粒。

令人不解的是他的腹部不再疼痛，精神較平時更爲旺盛，一經運氣，便覺眞力泉湧，身軀飄飄然，像要飛起來似的。

「奇怪，莫非這就是迴光反照，一個人將死之前的現象？」他心裏在這麼想，脚下却向回頭路全力奔馳，他不想埋骨絕谷，希望能在斷氣之前爬出谷去。

他出身孤烟門，輕功原本極高，此時全力奔馳，就像風馳電掣一般，快得令人眼花繚亂。

黑老頭依然坐在那塊大石上，他只覺眼前一花，一條人影已由石下急馳而過。

「啊，是姓狄的那小子，喂，狄飛虹，你給我站住。」

狄飛虹沒有站住，而且越跑越遠，逾跑逾快，黑老頭哼了一聲，彈身一躍，向他的身後急追而去。

黑老頭是前輩高人，一身功力罕有匹敵，但他追了頓飯時間，居然把人追丟了，這口氣叫他如何嚥得下去。

最後他在絕谷的盡頭找到狄飛虹了，因爲此地再也沒有去路。

黑老頭哼了一聲道：「姓狄的，你以爲你的輕功高明，哼，老夫偏要跟你試一試。」

狄飛虹擰轉身形，長長一吁道：「晚輩後生末學，怎敢自詡高明，適才因爲傷心過度，才忘形的狂奔而已。」

黑老頭怒火稍戢，仍然綳着臉道：「就因爲你出不去？」

狄飛虹道：「出不去是原因之一，更要緊的是晚輩已經迴光反照過了，眼看就要埋骨此間，實在心有不甘。」

黑老頭呆了一呆道：「你在說些什麼？小子，什麼迴光反照過了？」

狄飛虹道：「晚輩誤食有毒的野菓，眼看活不成了。」

黑老頭面色一變，一把抓着狄飛虹的手腕道：「你吃了紅色的菓子？」

狄飛虹道：「是的，晚輩沒有摔死，却誤食毒菓，想是命中注定。」

黑老頭忽然運指如飛，連點狄飛虹三處穴道，道：「姓狄的，你敢偷吃老夫的穹蒼莓，老夫決不饒你。」

狄飛虹一呆道：「什麼叫穹蒼莓？」

黑老頭道：「就是你吃的紅色菓子，你知道老夫爲什麼在這窮谷之中一待二十多年，就是爲了等候它的成熟，如今你却撿現成的把它偷吃了，你說老夫該不該將你碎屍萬段！」

狄飛虹訝然道：「那毒菓有什麼好，



前輩竟會爲它守候二十多年？」

黑老頭怒叱道：「你小子是眞不知道，還是得了便宜賣乖？」

狄飛虹道：「晚輩從不騙人，更沒有欺騙前輩的必要，再說如果那毒菓對前輩當眞有用，你已經等待二十多年了，再等一年也算不了什麼。」

黑老頭道：「你認爲它明年還會結菓，是麼？」

狄飛虹道：「不錯，任何菓樹今年結了菓，明年還會再結，前輩何妨再等多一年？」

黑老頭嘆口氣道：「只有穹蒼莓不一樣，它結菓一次之後，要等三十年才能再結，而且在採菓之時，每株菓樹要留下一二粒菓子，如若將菓子採完，菓樹就會立刻枯死，小子，那三顆菓樹上還有多少菓子？」

狄飛虹道：「不知道，晚輩當時只求速死，以解除身上的痛苦，究竟吃了多少菓子，自己也不明白。」

黑老頭不再說什麼，一把挾起狄飛虹，彈身就向絕谷的另一端奔去。

待奔到狄飛虹摘食紅菓子之處，黑老頭氣得雙目圓睜，一片凌厲的殺機由全身奔放而出。

敢情三株穹蒼樹已經死了兩棵，只有一棵還活着，因爲它上面還剩下四粒紅色的菓子。

黑老頭大吼一聲，手臂一震之間，狄飛虹就被摔了出去，黑老頭幾乎已使出全力，非將狄飛虹摔死不可。

按說狄飛虹穴道被制，全身無法動彈，這一摔縱然不至摔死，也非骨斷筋折不可。

但狄飛虹身在空中之時，忽然震臂擰腰，輕飄飄落於地面之上，別說摔死，連一根汗毛都沒有損失。

黑老頭大怒道：「小子吃了穹蒼莓，內功果然到達超凡絕俗的境地，可惜老夫不會放過你，接招。」

黑老頭語落招出，雙手幻起無數掌影，猛襲狄飛虹全身的要害重穴。

這是一種武林罕見的掌法，它不只是變化千萬，而且出掌如風，狄飛虹從未見過這等掌法，一時之間手忙脚亂，完全不知道如何應付。

他惟一能作的是避讓，雖然他輕功夠高，逃過不少沉重的掌力，仍然會時常中上兩掌，以黑老頭那身絕頂的功力，這兩掌必然不太好受。

此時鬥場之上人影起落，劈啪之聲也不絕於耳，這種聲音多半是狄飛虹挨揍所造成的。

幾十掌挨下來，他竟然沒有受到半點傷害，雖然如此，但挨打總不是辦法。

最後他心頭一動，雙掌吞吐之間，忽然展開了反擊，他這是試驗，並沒有半點信心。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一把擒住對方的右腕，右手同時扣住黑老頭的肩井重穴。

他呆了一呆，立即鬆手後退，並抱拳一揖道：「晚輩一時失手，前輩千萬不要見怪。」

黑老頭錯愕良久，道：「你是少林門下？」

狄飛虹道：「不是。」

黑老頭道：「那你必然是神抓富司紳的弟子了？」

狄飛虹道：「也不是。」

黑老頭道：「這就怪了，你適才使的莫非不是降龍神抓？」

狄飛虹道：「是降龍神抓，因爲富司紳被人殺死，晚輩趕了一個巧，由他的身上獲得神抓秘笈。」

黑老頭嘆息一聲道：「一飲一啄，數由前定，半分也勉強不得，不過穹蒼莓雖能增加一甲子以上的功力，今後百毒不侵，但如不立加疏導，百日之後必然血管爆裂而死，咱們相逢就是有緣，老夫率性成全你吧。」

狄飛虹不安的道：「晚輩欠前輩太多，不敢再作勞動。」

黑老頭道：「這麼說是老朽交淺言深了，咱們訂個忘年之交，你看如何？」

狄飛虹說道：「晚輩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末學，怎敢跟前輩高人作忘年訂交？」

黑老頭面色一沉道：「這麼說你是瞧不起老朽，那你就請吧。」

狄飛虹道：「老哥哥既如此說，小弟只好放肆了。」

語音一頓，再抱拳一揖道：「小弟狄飛虹參見老哥哥。」

黑老頭一把抓着狄飛虹的雙手，哈哈一陣狂笑道：「小兄弟，咱們走，老哥哥要送你一樣禮物。」

狄飛虹道：「老哥哥，咱們不是俗人，你就不必客氣了。」

黑老頭道：「老哥哥要送的也不是俗物，咱們走吧。」

黑老頭將他帶進一個山洞，道：「小兄弟，老哥哥就住在這裏，算來已經二十三個年頭了……」

狄飛虹囁嚅的道：「對不起，老哥哥，讓你浪費如此多的歲月，小弟實在難以心安。」

黑老頭道：「不，小兄弟，老哥哥練成了聖骨神功，是本門練成此項神功的第一人，時間並未浪費，何況結識了你這麼一個精金美玉般的小兄弟，使老哥哥覺得沒有虛渡此生，這裏坐，小兄弟，老哥哥給你看一件東西。」

他取出一把古色古香的長刀，外套蛟皮皮套，及拔出刀身一瞧，但見一泓秋水，照得洞內一片清明。

狄飛虹道：「好刀。」

黑老頭道：「這是秦代苻堅佩用的兵刃，稱爲『魚龍寶刀』，可惜苻堅並未習得刀身上所刻的刀法，否則當年的歷史只怕要重寫了。」

狄飛虹見刀身兩面，都刻着一條奮鬣欲飛的龍形花紋，瞧不出刀法刻在那兒。

黑老頭取出食物飲水，要狄飛虹飽餐一頓，然後手捧寶刀，盤膝而坐，逐漸增加內力，向刀身之上摧去。

待內力發揮至某一程度之時，奇事出現了，有些龍鱗之上，顯出了神奇的刀法，一面六招，一面七招，合起來是一十三招。

令狄飛虹駭異的，它居然是厄度十三式，與他所習的大同小異，不過更精奧，

更加威猛，有着一刀揮出，天地失色的威勢。

狄飛虹習過厄度十三式，此時習來自是得心應手，經過三天不停的苦練，終於臻於大成。

黑老頭搬來食物道：「餓壞了吧，小兄弟。」

狄飛虹一面飲食，一面說道：「多謝，適才聽老哥哥說你是聖骨門的，小弟孤陋寡聞，還未聽過有這樣一個門派。」

黑老頭說道：「本門不入江湖，從不過問天下是非，不要說是小兄弟，任何人都不知道有本門這樣一個門派，今後小兄弟也不要向人提及本門，以免惹來無謂的是非。」

狄飛虹道：「是，老哥哥，今後對貴門之事，小弟當守口如瓶。」一頓接道：「老哥哥：你不想出這個絕谷了？」

黑老頭道：「誰說我不想出去了？」

狄飛虹道：「四壁如削，咱們怎麽上去？」

黑老頭微微一笑道：「雖是四壁如削，有些地方還是可以借力的，以你的內力及輕功，再加上降龍神抓，再陡一點也困不住你。」

狄飛虹說道：「降龍神抓雖是武林絕學，小弟只是初學乍練，功力火候全都不够。」

黑老頭道：「小兄弟練習降龍神抓有多久了？」

狄飛虹道：「約莫三個月。」

黑老頭道：「不對吧，以小兄弟的智慧及超人的內力，三個月就應該獲得不凡的成就，莫非你練的方法不對？」

狄飛虹由懷中取出降龍神抓秘笈，交給黑老頭道：「小弟是按照這本秘笈練習的，老哥哥瞧瞧其中是否別有蹊蹺？」

黑老頭接過神抓秘笈翻閱，半晌，忽然啊了一聲道：「小兄弟：秘笈縫綫之內才是神抓的神髓，你有沒有練過？」

狄飛虹說道：「沒有，秘笈的縫綫想是墜崖時震斷的，小弟不知道其中藏有秘密。」

黑老頭道：「按照秘笈練習，至多可以到達一流高手的境地，練過縫綫中絕學，放眼江湖將不作第二人想了，快拿去練習吧。」

這當眞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別人害他墜崖，竟使他連番獲得奇遇，這是害他的人始料所不及的。

百日之後，他們出了絕谷，臨別之時，黑老頭說道：「小兄弟，碍於門規，老哥哥不能告訴你本門的什麽，請你多多原諒。」

狄飛虹道：「這個小弟明白，不過今後老哥哥如果有暇，請到黃蜂谷一遊。」

黑老頭頷首，道：「好的。」語音一頓，接道：「洛陽白馬寺的黑木大師是本門弟子，小兄弟如果要找我，可以通知黑木。」

狄飛虹道：「小弟記下了，老哥哥珍重。」

別過黑老頭，他就直奔安邑，在這裏沒有找到覃小蝶，他就奔向太原金府。

金府還是老樣子，景物依舊，只是人事已不復當年，他曾經是本府的姑爺，此時見到的却全是陌生的面孔。

「在下求見大小姐金燕子。」他抱拳施禮，求見金大小姐，守門的却報以冷哼道：「你是誰？」

狄飛虹道：「在下狄飛虹，請朋友代爲通報一下。」

守門的一怔道：「淫虫狄飛虹，你好大的胆子，來人哪……」

「淫虫」是一個十分不雅的名字，居然被人無緣無故的安在頭上，任是何等修養之人，也難免要火冒三丈。

此時門內已湧出十餘名手持兵刃的大漢，其中有二人狄飛虹曾經相識，他們是金府八大護院中的人物，名叫黃範，辛南國。

八大護院在金府是頗有份量的人物，看現在的情形，他們只不過是搖旗吶喊而已。

狄飛虹雖是心有所疑，仍然出聲招呼道：「黃大叔，辛大叔，請不要誤會，我是來找大小姐金燕子的。」

雙方距離接近，絕對沒有聽不見的道理，也許黃辛二人聽到了，他們的回答，却是兩記凌厲的劍招。

出手攻擊的當然不只他們兩個，至少有五件兵刃向他招呼。

天下不講理的很多，對付這種人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實力，因此，狄飛虹身形一轉，雙掌齊出，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這五人的腕脈上抓了一把。

奇蹟發生了，這五人的兵刃一起砸在地上，他們抱着手腕狂嗥，一起倒退丈許之外。

這是什麽武功，莫非他會使妖法？

不管怎麽說，狄飛虹威震全場，沒有人再敢向他出手。

沒有人出手，却有人接上了話：「好功夫，閣下原來是少林門下。」

隨着話聲，走來一名身着藏青長衫，手搖大紅摺扇的少年公子，他身後跟着兩男兩女，瞧他們裝扮神情，好像全是域外之人。

這位公子年約二十上下，適才說了兩句話，像珠走玉盤那麽清脆悅耳，莫非他是一個女人？

如果他當眞是一個女人，倒是一位罕見的佳麗，但見臉如芙蓉，身材剛健，嫵媚之中有着挺拔，朗朗英姿之中有着女兒家的溫柔，這是巾幗英雌的典型，那能不叫人生出愛慕之心？

其實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管他是男是女，與別人又有何關，因此狄飛虹淡淡道：「你是誰？」

青衣少年道：「花滿樓，你是狄飛虹？閣下的命倒是長得很。」

狄飛虹一怔道：「你知道有人害我，那你是主謀者之一了，爲什麽？咱們素不相識。」

花滿樓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何須多此一問。」

狄飛虹道：「看來咱們是話不投機半句多了，請。」

花滿樓擧手一揮，他身後四名男女立即展開一場狂野的攻擊。

這四人全都用劍，而且是劍道的高人，他的身形流轉，交叉換位，身法的奇詭，當得是江湖罕見。



他們的攻勢是整體的，一劍出擊必然會帶來其餘的三劍，所攻之處固然是關節要害，招式的迅捷與奇詭也是中原少見。

狄飛虹不願傷人，因而並未取用魚龍寶刀，誰知一交手他便落入下風，面對長江大河般的攻勢，降龍神抓幾乎找不到出手的機會。

所幸他輕功無雙，時常在危機一髮之中脫出困境。

經過三輪攻勢，狄飛虹終於找出其中的破綻，立即雙掌齊飛，一抓一抖，在一陣金鐵交鳴聲中，門場出現令人難以相信的奇蹟。

適才金鐵交鳴是四位持劍者互相攻擊，當然，他們受到神抓的照顧，是身不由己，所幸他們雖是丢了兵刃，負傷並不太重，只是暫時失去戰門之力而已。

這種結果是想像不到的，因爲這使劍的男女四人，在天慾數號稱無敵殺手，他們的武功雖不能算做最高的，如是四人聯手，應該是天下無敵。

他們的慘敗，使得花滿樓面色一變道：「姓狄的，你敢行兇！」

狄飛虹道：「這可不能怪我，我只是來找金大小姐，是你們無故找碴。」

花滿樓道：「金大小姐不在，你找她有什麽事？說吧。」

狄飛虹道：「黃蜂谷主覃小蝶，曾經來找金燕子，在下是來詢問覃谷主的消息的。」

花滿樓道：「不錯，覃谷主的確來過，不過當晚她就走了。」

狄飛虹說道：「朋友可知道她去了何處？」

花滿樓道：「脚長在的她身上，我怎會知道她去了何處？不過狄兄如果願意，可以在本府作客，一月之內在下包管查出覃谷主的去處。」

狄飛虹道：「不敢勞動，告辭。」

他離開金府並未遭到留難，只是心情上感到無比的惡劣。

江湖在變，武林也在變，這種十分可怕的變化，會令人不寒而慄。

太原金府是一個名震江湖的武林世家，如今不只是大權旁落，似乎他們已經淪爲奴才，連主子都換了人了。

江湖上門派很多，誰敢担保別的門派沒有受到與太原金府相同的遭遇？

當然，江湖上的動亂，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少林等五派聯盟，就是爲了平息此種動亂，挽救千萬生靈。

想到五派聯盟，狄飛虹決定去少林瞧瞧，他與覃小蝶原定要去少林的，也許他們會在那兒見面，於是他由太原南下，直奔河南嵩山。

這天傍晚時分，他準備趕到「故城」投宿，但一陣喊殺之聲，幾乎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官道之旁有一塊空地，正有兩派人馬在那兒厮殺，空地一側停住一頂綠色軟轎，轎前約莫三十餘名彪形大漢護住軟轎，與二十餘人在拚命的搏鬥。

護轎的這般人一律使用斬馬長刀，他們不只是在人數上佔了優勢，而且動作劃一，攻守一致，像久經訓練的軍隊一般。

另一帮人數量既少，又是一批烏合之衆，根本不知道整體作戰的法則，開始的時候還有一股子銳氣，時間稍久，攻又攻不破別人，傷亡再不斷增加，這時門志盡失，反而變作籠中之鳥了。

不管他們是江湖仇殺，還是別有原因，各人自掃門前雪，狄飛虹可以不招惹這椿是非，只是那批形勢危急者之中，却有他一位友人。

他是伏牛山的飄把子，金面虎匡策，此人雖是身在黑道，却輕財重友，是一條肝胆相照的漢子，當年狄飛虹曾經受過他的好處，此時怎能見死不救？

於是他發出一聲長嘯，以天馬行空之勢，躍入門場，同時雙掌急出，連抓帶抖，圍攻匡策的三名高手，像稻草人般被他摔了出去。

金面虎匡策絕處逢生，見救他的是狄飛虹，不由大喜過望道：「兄弟，原來是你，這兒就交給你了，待會咱們再作詳談。」語音甫落，身形暴起，乘敵人張惶失措之際，將軟轎裏面的乘客抓了出來。

軟轎之中是一位年方二九，花容月貌般的姑娘，她除了具有仙姬似的美麗，更難得的是神態雍容，臨危不亂，雖是身落人手，却瞧不出半點恐懼之色。

嬌靨一寒，衝着金面虎匡策叱喝道：「放手，你好大的胆量，竟敢目無法紀，強刦良家婦女！」

匡策哈哈一陣狂笑道：「別唬人，姑娘，我不知道什麽是王法，違法犯紀的事倒是作了不少，乖乖的跟大爺走，否則大爺就叫妳當場出醜。」

此時場中的搏殺已完全停止，保護姑娘的這一伙，雖然仍有一戰之力，但姑娘落入別人的手中，他們不得不投鼠忌器。

狄飛虹原是局外之人，他基於友情，帮助金面虎匡策扭轉了危局，但對匡策的行動，他却十分不滿。

他踏前幾步，衝着匡策雙拳一抱道：「大哥，小弟有幾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匡策道：「兄弟，咱們之間還用得着客氣，有話你儘管說。」

狄飛虹道：「天下的女人多的是，大哥何必強人所難，小弟想替這位姑娘求個情，請大哥放了她。」

金面虎匡策哈哈一笑道：「好，兄弟，大哥依你，請吧，姑娘。」

此人果然是一個豪放的漢子，他當場放了那位姑娘，並扭轉對狄飛虹道：「兄弟，走，咱們同伏牛山去好好的聚聚。」

狄飛虹道：「小弟有要事赴少林一行，一待事了，當往伏牛山拜望大哥。」

匡策道：「好吧，兄弟，希望你不要失信。」

黑道羣雄走了，姑娘那一伙也匆匆上道，如今曲終人散，狄飛虹自然也趕往故城投宿。

他翌晨重新上道，第三日的晌午趕到沁縣縣城，距離城門百步之外，他已瞧出大隊官兵在檢查行人，如果他想避免是非，沒有人能够將他留住。

偏偏他是一個胸懷坦蕩的君子，平生不作虧心事，何在乎什麽牛鬼蛇神，於是他放開脚步逕向城門走去。（未完・四）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金童・文
可飛・圖

# 骨肉兩情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葉青在峨嵋金頂欲取峨嵋二十二代掌門法通坐化法缸，却引來烈火眞君，追魂鐵令活閻羅等前來搶奪，最後葉青走入靈塔內，打開法缸，取出一條白綾，正是他要找的神功秘圖，葉青心頭激動，暗想神功學成之日，不但父仇得報，將來變成天下第一，武林稱尊，誰能匹敵……葉青身形方落金頂，突然活閻羅、烈火眞君、七煞幫幫主等人又現眼前，阻截去路，活閻羅擲出一面鐵牌，葉青一手抄住，誰知鐵牌含有劇毒，葉青中毒倒地，活閻羅正想下手，黑鷹令主倏現，出手如電制住活閻羅，逼他交出解藥，活閻羅爲保存生命，只好拿出解藥……

## 親生骨肉　竟成世仇

七煞帮主一聽大怒，雙掌陡然劈出，叱道：「媽的，你以爲老子眞的怕你？」

活閻羅陰陰一笑，翻腕飛撞而出，道：「那就試試！」

二股如山潛勁凌空一碰，波波連響，平分秋色，互退二步。

一招拚過，七煞帮主再次而上，雙掌一翻，又是一招硬拚架子。

活閻羅一聲冷哼，提足十成陰罡緩緩迎上。

他估定七煞帮主內力沒有自己純，預備這一招給他吃足苦頭，一雪剛才受辱之恨！

那知潛力一出，陡然迎空，只見七煞帮主身軀竟借着他這雷霆一擊之勢，飛彈出十丈，哈哈笑道：「多謝運力相送，再見了！」

語聲中，人已一閃而沒。

活閻羅今天栶頭倒足，心火難洩，凌空一揮，向丈外大樹擊去。

「轟」地一聲暴響，在塵烟枝葉飛濺中，人一踩脚，像一縷白烟，冉冉而逸。

峨嵋山的一場奪寶之戰算是平息了。

山嶺又回復了寧靜，但武林中的風波却一圈圈地向外擴大！

× × ×

葉青迷迷糊糊地甦醒，他感到一股眞氣在他體內遊動。

漸漸，他覺察到一個溫軟的肉體，緊靠着自己的肉體。而且一絲絲如蘭似麝的幽香，鑽入鼻孔。

他暗忖道：「我現在究竟在什麽地方……是誰救了我？」

直覺告訴他，這種幽香是女人身上特有的香味……

於是一連串地回憶，在他腦中，一幕幕地飛快閃過……

他敏感地想到懷中的女人，可能是玄冰幽女。

這位少女，每次在自己危難的時候，出手相救，但她的話却又那麽玄妙莫測。

轉念至此，他慢慢地張開眼睛。



目光一瞥，葉青心中泛起一陣震顫。

映在他眼簾的是一個活色生香的赤裸肉體，端坐在自己赤裸裸的懷中，口舌相吻，一縷純陰的眞氣由自己口中輸入，在自己體內流動。

更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一張娟麗蒼白的玉臉。

這飛快的一瞥，不由使他扭動身軀，失聲驚呼。

「原來是妳……」

誰？正是頂頂大名，顯赫武林的一代英雌紫衣仙子。

只見她嬌聲道：「別動，你受傷嚴重，功力剛剛恢復，快引導我輸入的眞氣，運功調息……」

在這種情形下，葉青雖然有許多話想問，也只好暫藏心中，運行本身眞元，度過十二重樓，飛轉三十六要穴。

他天賦本厚，內功根基極深，調息三週後，覺得精純氣爽，痛苦全消。

眼睛睜開，目光一掃，四周石壁峥嶸，原來身處山洞之中。

看到紫衣仙子臉色蒼白，仍舊一絲不掛地依在自己懷中，不禁掙扎着身體，玉臉飛霞，口吃地道：「仙子，妳……怎……麽還……不穿……衣服……」

紫衣仙子玄玉旦忽然一聲嬌啼，淚如珍珠般直瀉，撲到在他懷中痛哭。

凄慘的嬌泣，猶如杜鵑啼血，欲人斷腸。

葉青這時心裏明白了，一個女孩子冒生命危險，千里相救自己脫險，尤其以紫衣仙子這種盛名俠女，竟不避男女之嫌，赤身裸體，爲自己療傷，這一切爲的是什麽？還不是爲一個「情」字！

望着紫衣仙子帶雨梨花似的嬌容，葉青不由想起救過自己二次的玄冰幽女。

這二個女孩子，玄冰幽女給人一種高貴脫俗的氣息，使人不敢逼視，而紫衣仙子却似和煦的春風，一看就使人心裏產生一種溫暖的感覺。

這些胡思亂想，從腦中閃過，陡然，葉青抱起紫衣仙子，一躍起身，迅速替她穿好衣服，自己也整理好衣帶，誠懇地抱拳一揖道：「姊姊捨身救命之恩，葉青永銘心版，如有吩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請姊姊勿再悲傷！」

紫衣仙子這時已停止了悲泣，微抬螓首，翦水雙瞳，淚光閃閃，脈脈含情地道：「青弟，你眞的愛我嗎？」

葉青心頭一陣怔忡！面對着艷麗絕世的紫衣仙子，感到有一股無可抗拒的熱力，從她身上發出，自己一向孤傲冷漠的個性，在這種熱力下全部溶化。

只見紫衣仙子凄婉地繼續道：「想我玄玉旦在這世上，沒有辦不到的事，可是十年來，雖然在事業上一帆風順，但精神上却是痛苦已極，天下男人雖多，在我眼中猶如糞土，青弟！想不到第一次見到你，我就覺得情不自禁地愛上了你，你那種冷漠外表，十足表現出男人的剛毅，青弟，你願意接受我的愛嗎？」

葉青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望着她的嬌容，長嘆一聲道：「姊姊待我恩比天高，情比海重，葉青豈敢辜負姊姊美意，奈何身負血海深仇……唉，父仇一了，弟弟一定稟告家母，明媒正娶，與姊姊常相厮守！」

「眞的，青弟，你不騙我？」紫衣仙子星眸閃爍，發出喜悅的光芒。

葉青激動地道：「我葉青如有虛偽之言，不得……」

「青弟，姊姊相信你就是！」玄玉旦見他賭咒，猛然抱住葉青的脖子，擱住他下面的話，櫻唇迎送，吐氣如蘭，丁香頻送。

在柔情如水中，葉青剛強孤傲的個性完全被消融了。

二人席地而坐，互相依偎，說不盡的柔情蜜意！

洞外天色灰黯，雷聲隆隆，洞內春情蕩漾，撩人遐思。

良久，葉青低聲道：「姊姊！妳怎麽跑到峨嵋來的呢？」

紫衣仙子秋波一飄，嫣然道：「我玄玉旦十年來能在武林稍立基石，只是平日做到一個『義』字，西天羅漢爲紫衣山莊生死未卜，我豈能不趕來一探！想不到一到峨嵋就碰到你暈死當場，幸好烈火眞君抛出一顆烈火彈，姊姊趁這些魔頭亡魂喪胆時，才下手把你救出！」

葉青對經過的情形明白了，他這時才覺得紫衣仙子不論胆識，智機都比自己高上一籌，不由長嘆，道：「妳可知道我已與峨嵋派成爲死敵嗎？」

「我雖還沒有到金頂，不過，大概經過我已知道了！」

葉青心中一驚！暗忖道：「難道她眞的有千里眼，順風耳之能，消息傳得這樣快？」

紫衣仙子見他驚疑之色，嗤地一聲嬌笑，道：「弟弟，你看這是什麽？」

葉青目光一瞥，赫然握着一塊白綾，接過手中一看，原來是神功秘圖上篇。

於是，受傷時的回憶，在他腦際閃過，是的，自己當初把二幅神功秘圖，分作二起，揣在懷中，而黑鷹令主抽出一幅時即受到烈火眞君等三人襲擊，於是自己被推出三丈，暈了過去。

想到這裏，葉青才了解紫衣仙子所以稱知道自己在峨嵋派結仇的經過，原來是因爲已經看到這天狼神功圖，法通大師遺註之言，只見她繼續，道：「你既然爲此與峨嵋派結仇，這段樑子，待姊姊慢慢設法與你化解開！」

葉青豪氣勃發，大聲道：「我葉青留好峨嵋掌門及長老傷勢，以此交換　獲得神功，豈懼這批和尚尋仇！」

「話不是這麽說，你要知道武林中武功超過各門各派的金、銀、銅、鐵四令有名的難惹，金令烈如火，銀令寒如冰，銅令狠如虎，鐵令毒如蛇，如今你全招惹上了，豈能再廣樹強敵！」

葉青見紫衣仙子語氣關切，也未便反駁，沉默半晌道：「姊姊，你是不是知道江湖有個玄冰幽女？」

紫衣仙子搖搖頭道：「沒有聽說過。」口中說着，心中不禁暗忖道：「他怎麽會突然問起什麽玄冰幽女，難道他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

想到這裏，星眸透出一層疑惑之色。

葉青見狀，淡淡一笑，接着把路上經

過敘述一番。

玄玉旦聽了這番話，對葉青的身世也更加迷糊，問道：「弟弟，那你既然不會陰陽無極眞炁，怎能使鷹令分開呢？」

「家母交給我的時候，就已分開，唉！有許多事情，我母親一直對我保守秘密，這次回去，我一定要問問清楚不可！」

葉青被玄玉旦一問，不由觸起了心中的煩惱。

玄玉旦安慰道：「你母親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如此，青弟，你能不能告訴姊姊一點關於你的身世？」

葉青點點頭道：「自我懂事之日起，我與母親二人就到處遷徙飄流，二人相依爲命，她老人家雙目已盲，幸虧她精於醫理，到處爲人治病，賺錢餬口，我從小就沒有父親，但每當我問起父親時，她老人家就咬牙切齒，淚落滂沱。

「在我六歲時，偶然的機會中，母親醫好一位白髮老人一場重病，那老人病好後，就向我母親說，大恩無以爲報，願傳我武功，報答治病之德，於是他就在我家中住了四年，臨走時，要我答應正式做他入門弟子，並告訴我，他在江湖的名字就是白髮屠夫齊璇。

「那知我母親聽到他名字後，一口拒絕，二人因此發生爭執，那時我才知道他是愛上我的資質，最後白髮屠夫說：希望我母親能多作考慮，三年後再來聽回音。

「白髮屠夫走後，母親才對我說：這白髮屠夫武功雖高，但在武林中聲名並不好，所以不肯答應，她老人家忽然落下眼淚，告訴我，說我父親本是武林人物，因遭仇家殺害，才到處躲避，希望我能勤練武功，爲父報仇，至於父親的姓名及仇家，她老人家說等我練好武功能夠復仇時，再告訴我。

「爲了躲避白髮屠夫糾纏，第二年，我們又遷徙搬家落居於武陵山，直到去年，母親才交給我一塊鷹符神功，叮囑我要報父仇，必須先取得鷹符神功上篇，才有希望，於是命我奔走江湖，順便打聽黑鷹令主下落。

「當時我就追問黑鷹令主是不是殺父仇人，我母親忽然沉思良久後，始痛苦地默默點頭，至於詳細情形，她老人家說等我取得神功秘圖後再詳細告訴我，唉！想不到神功得而復失，白費了一場心血！」

紫衣仙子聽了葉青的敘述，才知道他幼年命運多舛，才造成他目前這種孤傲剛毅的性格，道：「怪不得白髮屠夫不立刻追踪殺你，原來其中還有這段恩怨關係！青弟，萬事不要灰心，黑鷹令主只得到神功的一半，也無法練成，報仇之事，還有希望！」

葉青恨恨道：「不論這魔頭有多厲害，我今生如不把他殺上千刀，誓不爲人！」說到這裏一頓，望着紫衣仙子繼續道：「姊姊，妳與這魔頭有什麼深仇大恨？」

玄玉旦聽他一問，澄清的星眸，頓時露出了凄惋的光芒，幽幽嘆道：「姊姊生來命苦，一入江湖，就折磨重重，青弟！你聽我細訴後，會同情我吧！」

葉青點了點頭，心中忖道：「看來她過去必也有一段傷心往事，一個女子能在武林中獨樹一幟，必定經過一番艱苦的奮鬥……」

正暗思間，又見玄玉旦問道：「弟弟，你知道我是誰？」

「是誰？」

「我……我昔年就是黑鷹令主的第二個妻子！」

「啊！」葉青對她這出乎意料的答案，禁不住出聲驚呼，道：「怪不得妳會這魔頭的飛鷹七星劍法！」

紫衣仙子臉上蒙上一層凄惋的神色，眼光似頃沉在回憶裏，緩緩道：「我父母本爲中原武林人物，不知爲了什麼事，避居南海一個小島上，與漁民雜居，我自小就秉承家學，那知在我十八歲那年，雙親忽得瘟疫，相繼死亡，於是我在孤苦無依的情況下，渡海進入中原，初履江湖，就碰到這魔頭，竟迷戀我的美色，依恃功力強迫我爲妻，在求死不能的情況下，我終於失去童貞……」玄玉旦說到這裏，已泣不成聲，半晌，才繼續道：「當初我認爲清白已失，只能嫁鷄隨鷄，後來才知道、他本已有妻室，並有一子，我恨他欺騙玩弄，決定伺機報仇，於是我偷習他的劍譜，同時我打聽出他的得力助手，鬼諸葛也是一個極具野心人物，於是我極力設法，與他接近，許以重金異寶，在我再三相求下，他竟心動，答應帮助於我……」

葉青聽到這裏，心中已明白這段恩仇的大半，心中倏然昇起一種莫名的煩惱，只見紫衣仙子繼續道：「……鬼諸葛不愧人如其名，他暗中設計，聯絡俠義道下書約戰，在黑鷹令主赴約當晚的祝勝酒宴上，鬼諸葛交給我一包迷藥，放入酒中，使他飲下，這魔頭雖平素機智深沉，但千慮一失，料不到我敬他的酒中，做下此手脚，於是十年前在飛狐嶺圍殲下，亡命荒山，唉！想不到他如今竟仍舊活着。」

葉青疑惑道：「那他爲什麼不找鬼諸葛報仇？」

「昔日黑鷹令主是江湖上一個極端神秘的組織，暗中策劃的人，就是鬼諸葛，黑鷹令主與他歃盟結拜，倚他爲心腹，加上他智機百出，城府高深莫出，向不在江湖露面，故這魔頭只知道我暗中謀害他，豈會想到鬼諸葛！」

葉青冷冷道：「像鬼諸葛這種見利忘義，反覆無常的小人，姊姊豈可對他信賴，假如他再向着黑鷹令主，妳豈不落在他的計算中！」

「他不敢，我如把當年的詳情透露，這魔頭第一個就要他的命，唉！我也知道他心機惡劣，但以黑鷹令主的功力，要制其死命，將來還得要利用他不可！」

聽了這些話，葉青覺得紫衣仙子的肚子裏謀略並不簡單，想不到她與黑鷹令主與鬼諸葛間的關係是這麼複雜。

洞外的天色漸漸開朗，葉青的心情却慢慢幽黯，他不止一次的自問，像這樣一個女人，我能愛她嗎？這種的結合會幸福嗎？自己母親會答應嗎？

於是他有些後悔剛才感情的過於衝動，可是她對自己有恩，話已出口，又怎能反悔！

要知葉青雖然外表冷酷落寞，但對恩仇的感情，非常熱烈，轉念至此，他心中不禁暗暗嘆道：「唉……這些暫時拋開吧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目前最重要的責任，應該是奪回鷹符神功，將來才好報殺父之仇……」

忖思中，已推開紫衣仙子站起身來，道：「天色不早了，我應該走了！」

玄玉旦突然見他神色陰沉，還以爲他是想起報仇之事，柔情如水，勸慰道：「弟弟，你何不與姊姊一齊同紫衣山莊號召俠義道設法制黑鷹令主於死命！」

「不，我想先回家一次，半年奔波，我也該先回家去探望母親一下了！」

「那弟弟什麼時間來姊姊那兒？」

「待我回家後，遲則三月，我一定去拜望姊姊！」

紫衣仙子凄惋地道：「青弟！希望你不要忘掉你苦命的姊姊……」

望着玄玉旦依戀的神情，葉青也不禁英雄氣短，感慨萬千。

他第一次接觸愛情，却是一杯苦酒，心靈上感到一陣惆悵迷茫，不由長嘆一聲，道：「玉姊回去吧！我一定不會辜負妳這番情意就是！」

語聲一落，人已如離弦之箭，掠出洞口，向山下疾馳。

× × ×

時已傍晚，涼風習習。

天邊的晚霞，顯出多姿的彩色！

葉青滿懷煩惱，在山嶺中疾奔，他想不到紫衣仙子昔年竟是黑鷹令主的妻子，這一切，好像命運故意安排！

一陣風，稍稍吹開了他胸中的積鬱，目光一掃，原來在峨嵋山中，於是他決心先回家一次，把許多疑問，問問母親。如鷹遊老人的銅符，是從那裏得來的？父親的名字等等，他都急切希望得到解答。

他疾展身形，猶如一縷輕烟，片刻已到山下。

天剛黑，他已進入鎭內，稍進飲食，立刻起身，趁着夜色再度趕路。

五陵山在四川邊境，以葉青的估計，三更之前，便可以到達自己的居處「長恨崖」。

夜空寂寂，明月高懸。

葉青一路疾馳，剛過龍溪，驀地十丈的林中，發現一條黑影一閃而沒。

他好奇之心大起，躡踪掠去，一近林邊，就聽到一聲熟悉的語聲道：「哈哈，大哥招呼我不知爲了何事？」

葉青一驚，連忙輕悄悄地閃入林中，在陰暗的樹下，赫然站立着二條黑影。

誰？嘿，竟然是黑鷹令主及鬼諸葛。

葉青眼見仇人雖然憤怒，但懾於對方功力，只有暫時按下激動之心情，同時也要看看鬼諸葛與他深夜相會於此，到底有些什麼事。

只見黑鷹令主道：「曹老弟，爲了昔日恩怨，一直沒有空找你，今天請你來，希望看在昔年結拜的情份上，有二件事相託！」

鬼諸葛哈哈大笑，道：「聞大哥已得鷹符神功，再說憑大哥身手，還有什麼事辦不了？」

黑鷹令主語氣一沉道：「老弟是有推託之意？」

鬼諸葛狡猾地笑道：「大哥誤會了，小弟只是奇怪而已，焉敢推託！」

「唉！其實這二件事使我無從着手，疲於奔命，希望賢弟能協助查訪一下，我專心對付紫衣仙子這賤婦，非要她死於我劍下不可！」

「大哥，這又何必呢，夫妻總是夫妻嘛！」

「住口！想當年不是她暗下迷魂藥物，我豈能敗在這批蠢材手中，這種仇恨，豈能不報，想不到十年來，竟被她坐成這麼大勢力，更想不到我蕭翊一生，最後竟跌在女人手中，可恨呀，可恨！」

黑鷹令主說到這裏，緩緩取下黑色面巾，露出一個蒼白清癯的臉！看去約有四十餘歲，鷹鼻虎目，除目光滿含陰隲之煞氣外 五官頗爲端正英俊，只是神情顯得蒼老而悲憤。

隱伏在林中的葉青，第一次見到這殺人魔頭的眞面目，頗爲意外！

以往，在他的腦海中，總以爲黑鷹令主隱在面巾後的臉，必定是暴戾猙獰如兇神惡煞，想不到如今一見，完全與想像相反。

只見鬼諸葛問道：「那大哥把這二件事說來聽聽！」

「第一件，你也知道，昔年我爲了紫衣仙子，拋棄了結髮妻子及一個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十年不出江湖，不知他們流落何方，希望你代我探查他們的下落！」

鬼諸葛皺皺眉道：「大哥，你第一位夫人『女華陀』本來就恨你，你不拋棄他們，她還是要出走的，你還記得當年她父親慘死的這筆賬？」

「唉！這完全是誤會，你知道她父親當年雖然不答應我與她的婚事，但她到底做了我的妻子，我心再毒，豈有不救老丈人的道理，只是晚到了一步，至被仇家殺害，後來我還不是把甘涼三煞殺了，代她父親報了仇！」

「但是尊夫人女華陀還一直以爲你心記前恨，故意不救！」

「唉！不管她怎樣想，兒子總是我的，年紀大了，終要葉落歸根。」黑鷹令主神情有些悲愴，目光烱烱地盯住鬼諸葛道：「所以請你查探一下，我一定要找到她母子倆！」

鬼諸葛曹鑑摸摸頭頂，道：「這要我到那裏去找，衆生億萬，流沙一粒，比大海撈針還要難嘛！」

葉青聽到這裏，暗忖：「原來他還在找他前妻及兒子，他前妻叫女華陀，那他兒子是誰呢？」

心念間，只聽黑鷹令主道：「賢弟，看在昔年結盟份上，希望你勉爲其難！」

「那第二件事呢？」

「去找那葉青下落！」

葉青驀然一驚！只見鬼諸葛一愣道：「葉青？」

「就是紫衣山莊出現那個小子！」

「怎麽？你沒有殺他？」

「唉！想不到這小子竟是白髮屠夫之徒，我受其師救命之恩，何況他還把絕學離魂指傳授給我，我既應下諾言，現在豈能殺他！」說到這裏，目中寒光陡射，冷冷道：「不過第三次他如拒絕，我一定執行白髮屠夫之言，要殺了他，那時名正言順，即毫無顧忌！」

「假如他答應了呢?」

黑鷹令主冷冷一笑，道：「那有什麽關係，鷹符神功到手，天下誰能匹敵，恩仇已清，到時就是白髮屠夫找來，也無可奈何於我！」

鬼諸葛搖搖頭道：「這小子何必費心去找，其實你大哥不找他，他也會來找你的。」

「不，神功秘圖，還有一幅在他手中，我一定要先取到手不可。」

黑鷹令主說到這裏，陡然目光射向葉青藏身處，厲聲道：「何方朋友，胆敢偷聽老夫言語，還不與我滾出來！」

葉青一驚，知道行藏已露，心想，目前這種情況下，實在不露面爲佳，這念頭在腦中一閃，人已向林外飛掠。

處在功力懸殊之下，他不敢再逞血氣之勇。

尤其鷹符神功已失其半，如再被黑鷹令主搶去僅剩的上篇，情況更不堪設想。

這些利害關係在他腦中一轉，身形飛出樹林，提足全身眞元，展開「幻龍身法」如風飄電閃，向前急馳！

豈知未出一里，就聽到身後不遠，響起一陣陰惻惻的語聲：「小子！我正要找你，想不到你竟送上門來，看你還往那裏跑！」

葉青心頭大急，回頭一看，黑鷹令主身形一條黑綫，在三十丈外疾飛而來！

眼見自己又成甕中之鼈，心頭靈珠倏朗，忖道：昔年白髮屠夫敎自己「幻龍身法」時，有一救命絕招「龍形三隱」，我何不一試！

此念電閃，身軀左右一搖，右足爲軸，的溜溜一轉，「刷」地向左邊山道上竄去。

要知道這招「龍形三隱」是白髮屠夫昔年獨創的防身保命絕學，如今一經施出，果然是奇極天下，妙絕人寰！

只見葉青人影在霎那之間，一分爲三，不知何者是眞，何者是假！

三條人影一晃，葉青倏然消失不見！

激射而至的黑鷹令主見狀不禁一怔，蒙面黑巾中的如炬電目，射出駭人的寒光，四下環射。

四下竟沒有一絲聲息，黑鷹令主城府深沉，他絕不相信葉青眞會在他的眼皮底下溜走！

其實，他沒有料錯，葉青並未走遠，只是唯恐被對方表現，藉地形怪石隱住身形，靜靜耗着。

黑鷹令主尋不到葉青，冷冷一哼，身形一晃，已經不見！

葉青長長吁出一口氣，緩緩站起身來，左右一張望，四野一片漆黑，夜靜得像一泓死水，周遭一絲動靜也沒有，於是他長長嘆息一聲，向家屋疾馳。

可是，他沒有料到身後已悄悄地跟蹤着一條黑影。

這次黑鷹令主不再驚動葉青，爲了鷹符神功，他施出欲擒故縱之計，非要盯死了葉青落脚地點，再謀定而動，葉青到底年輕閱歷淺，豈會想到自己身邊已危機四伏。

天色已將近四更，葉青懷着沉重的心事，向武陵山長恨崖飛奔，一路上翻山越嶺，在五更左右，他已到了崖邊。

在凄迷的夜色中，左方出現了一角茅屋，隱有燈光。葉青懷着激動的心情，飛快掠去。

他知道母親已經起床禮佛，在家的時候，母親每日終在這辰光到堂房唸經，十餘年來始終如此。

現在他如流浪四方的浪子，終於看到了家，只有這家和母親才感到一份親切溫暖之感。

葉青輕輕的推開柴門，一陣輕而清晰的木魚聲，已傳入耳膜！走進堂房，見母親蒼老的背影，跪在神案前，面對觀音大士神像，虔誠的唸經，他低喊了一聲：「媽！」

「是青兒嗎?」這個年老的婦人並沒有回頭，木魚的篤篤聲仍舊單調的響着。

這時，茅屋外一條黑影奇快無比地掩近茅屋，利用草壁中的空隙向內窺探。

茅屋又響起了一聲蒼老的語聲：「青兒，你得到神功了嗎?」

葉青囁囁地道：「媽！事情還有點麻煩！」

老婦人停止了敲木魚，巍抖抖地站起身來，葉青忙上前扶持。只聽得老婦人道：「世界上沒有容易成功的事情，青兒，努力去達成，不要使我失掉期望！」

葉青見母親這麽一說，更加不敢講出遭遇，忙道：「媽！我知道……媽！你能告訴我這鷹符銅令是那裏來的嗎?」

「孩子，等你殺了黑鷹令主，媽自然會告訴你！」

屋外的黑鷹令主聽得怒火驟升，殺機復起，暗暗道：「今天看是妳要我的命，還是我要妳的命！」

只見葉青又道：「媽！但是昔年鷹遊老人的銅令必須具有陰陽無極眞炁才能熔開，媽雖是武林人物，但功力並不够，怎能熔開這塊鷹符?」

老婦人收拾桌中的經文，口中緩緩地道：「不錯，媽是拜託一位前輩異人化開的！」

「誰?」

「孩兒，不要多問，將來你自會知道，你先去休息一下，日後好好努力在江湖上闖事業……媽在家自己會照顧自己的！」老婦人岔開了話題。

葉青平日最孝順母親，如今見母親不肯說，只得把疑問放在心裏，道：「好！媽，我明天再出去！」

說着，向右邊的門走去。

老婦人已轉過身來，眼睛緊閉，嘿！原來雙目已盲，她雖然看不見這個世界，但她敏銳的聽覺已知道唯一的兒子進入臥室，面對着葉青的身形，露出一絲慈祥的笑容！

茅屋外的黑鷹令主此刻目光中露出駭人的冷焰，心想：我上次雖然因白髮屠夫的關係，不能殺葉青，今天何不一拚結算總賬。

轉念至此，正想進入，陡然見老婦人轉身，雙目已盲，臉色蒼老而多皺紋，雙眉之間，生着一顆紅痣！

一看到這粒痣，黑鷹令主心中一緊，倒吸一口涼氣，身形倒射而出，霎時退出二十丈，沒入叢林之中！



× × ×

長恨崖邊，一條黑色如幽靈般的人影，屹立在沉寂凄迷的夜色中。

黎明的天色顯得更加黑暗，尤其在這條黑影眼中，覺得這個宇宙的確太黑。

他仰天長長嘆出一口氣，雖然因面巾罩住，無法窺見其表情，但從他這陣嘆息中，可以發覺他心中的悲哀及苦悶，只見他喃喃自語道：「這眞是報應循環，唉，想不到我黑鷹令主找了多年找不到的人，如今竟就在眼前……」

黑鷹令主一世英雄，第一次發出了嘆息，對這突如其來的遭遇！有着嚴重的傷感！

他反復地唸着：「竟會是她……那麽葉青難道是……」

「是誰?」一聲低沉的語聲起自身後，刷地掠落一條人影。

黑鷹令主驀地一驚，回首一看，原來是鬼諸葛，臉上現出一絲納罕之色。黑鷹令主不由長嘆道：「曹大哥，我託你的事，不必勞駕了！」

「什麽……難道你已找到了女華陀母子?」

黑鷹令主目光中露出一絲哀傷的神色，頷首道：「不錯！曹大哥，唉！想不到葉青就是我昔年遺棄的親生兒子，他母親就是精於醫術的女華陀葉倩娘！現在她雙目失明，面容蒼老。唉！相見之下我幾乎已不認識她了。」

鬼諸葛面露驚詫之容，道：「葉倩娘昔年雖談不上艷麗如仙，容貌也極爲雍容端莊，如今改變如此大，你何以認出?」

「曹兄難道忘記她雙眉之間有一粒紅痣！」

「啊！恭喜了，恭喜老弟得來全不費功夫，那你何不現身相見?」

黑鷹令主搖搖頭道：「沒有用，她既然不給葉青知道他還有我這麽一個父親，而且冠她的姓，顯然她心中恨我已極！假如我現身，反而會變成僵局！」

鬼諸葛點點頭，奸笑一聲，道：「天下那有兒子殺父親的道理！老弟你怎樣處置！」

怎樣處置這複雜的情形，黑鷹令主雖然智機百出，現在却是一籌莫展！

開始當他知道葉青是白髮屠夫的徒弟時，心中已感矛盾，如今，知道葉青就是自己兒子後，他更感到極大悲傷，父子變成不世仇敵，互相積恨殺害對方，這是多麽殘酷！

黑鷹令主強自抑住心中傷痛，緩緩地說道：「骨肉到底是骨肉，何況看情形葉倩娘這十餘年來生活一定很苦，曹大哥，你素有諸葛之號，如何使我骨肉團圓、向葉倩娘解釋，只是勞大哥計了！小弟俯首聽命！」

鬼諸葛臉上閃過一絲狡猾的笑容，道：「那鷹符神功呢……」他問出了心中的焦點。

黑鷹令主突然精芒暴射，逼視着鬼諸葛，道：「大哥也想鷹符神功！」

鬼諸葛心中一驚，忙掩飾道：「老弟多疑了，想我曹鑑與你老弟盟結生死，協力同創『黑鷹會』，你難道還……我是說，如今你父子二人，各佔半篇，誰也不能練，令主看應該怎麽辦?」

「這個……我自有主意……」黑鷹令主說到這裏，一頓脚，道：「曹大哥，你等我一下，我去去就來！」語聲未落，身形一閃已杳！

鬼諸葛望着逝去的黑鷹令主，面上露出一絲獰笑，喃喃說道：「我同你蕭翊設計，不如替我自己設計……嘿嘿……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人不爲己，那才是天誅地滅……」

× × ×

漆黑的蒼穹，漸漸變成灰色！

半盞茶後，黑鷹令主忽又電閃而至，道：「曹大哥，天快亮了，走！」

說着已取下蒙面黑巾，露出虎目鷹鼻，瀟洒中略帶陰鷙之色，現在天下人誰知他就是終日幪面，心黑手辣，隱現無常的黑鷹令主！

「令主，去那裏?」

「我要你召集昔年的手下，重創黑鷹會！」

鬼諸葛狂笑道：「好！大哥，我們的確應該重振雄風……胆寒天下！」

語聲中，二條人影，一閃而沒！

就在黑鷹令主及鬼諸葛離去剎那，一條人影復又電射而至，這正是英俊冷漠的葉青。

他在房中睡眠時，爲一絲極細微的聲息所驚醒，起床一看，窗口桌上放着一張字條，猶自墨水淋漓！

「欲得神功下篇，請到華山仙人峯，三月之後，望日初更！」

下面沒有具名，這張無頭字條，使葉青心頭狂震！

以來人這份身手，實在高出自己太多，是黑鷹令主?抑是鬼諸葛?

想到這二人，葉青一驚之下，迅速一摸懷中，發覺神功上篇尚未失落，在這剎那，他猜不出留言之人是好意抑或是詭計，曾見墨跡未乾，立刻閃身出窗，掠起急追。

葉青那裏會想到留字之人正是他始終未曾見過一面的生父——也是極欲殺之的黑鷹令主。

他一出茅屋，循山路飛馳，慢了一步，他終於沒有碰上蕭翊及鬼諸葛二人。

正要轉身，忽見一條嬌小人影，電射而至，現出一位白衣少女，嬌呼道：「葉青……」

葉青聞言一怔，注視之下，赫然是玄冰幽女。

她於此時此地出現，不由使他感到驚奇，冷冷道：「姑娘叫我有什麽事嗎?」

玄冰幽女嬌容幽怨道：「你怎麽這樣沒有情感！」

「哼！在下有沒有情感，與妳無關，假如姑娘沒有什麽事的話，我要先走一步了！」

葉青自從聽玄冰幽女二次勸告不要殺黑鷹令主後，雖曾受她二次救命之恩，但心中一直存有芥蒂。

玄冰幽女嬌容微慍，瞬即平息，說道：「聽說你大鬧峨嵋寺，已經取得鷹符神功……」

葉青臉色一變，說道：「原來姑娘是爲此奇功而來！嘿嘿……不過你已來晚了

一步！」

「不……不是，我不是這意思……」

「不管妳什麼意思，在下還有要事在身，恕不奉陪！」

玄冰幽女本來懷着一片好心而來，想告訴他與黑鷹令主的關係，被葉青這一搶白，氣得嬌容驟變，叱道：「葉青，我想不到你是個這麼沒有良心的人！」

「嘿！什麼沒有良心？」

「姑娘我救了你二次性命，就算是白救……」

「哈哈！在下葉青以後也饒你二次性命就是了！」

一提鷹符神功，正好觸中心病，葉青更加誤會，不由冷言相加！

玄冰幽女自見葉青後，情根已經深種，而且她是唯一了解女華陀葉倩娘個性的人，她幾次三番想善意地揭穿其中恩怨，想不到一再受到誤會，如今被葉青如此諷嘲，由愛變恨，怨忿已極，不禁嬌容慘變，叱道：「葉青，你好狂，姑娘倒要看看你有什麼出奇絕學！」

叱聲中，面上殺機驟起，陡然玉腕飛抬，右掌輕飄飄地向着葉青「氣兪」穴擊去。

這一出手，不但迅疾絕倫，而且招式部位怪異已極，但是掌上竟然絲毫沒有風聲！

葉青心中一凜，怒火陡升，一聲冷哼，「幻龍身法」又經施出，人影微晃，避過這一招，雙掌弧形飛起，劈出如山狂飈，向玄冰幽女周身攻去，口中喝道：「丫頭，就讓姓葉的陪妳走二招，挫挫妳的驕氣！」

玄冰幽女一聲嬌叱，掌式驟變，猶如飛花暴雨，向葉青當頭罩下。

葉青只覺自己發出去的掌風，竟被對方掌上無形的吸力一引，如山潛勁，倏然消失，猶如泥牛入海，接着見四方八面都是玄冰幽女的手掌，心中大駭！

他不知這是那一派武功，竟如此厲害，在這電光石火霎那，身形連閃，暴退一丈，終算脫出對方這種怪異的掌勢。

玄冰幽女一見葉青能逃過這招絕學，心中驚異不止，並不進逼，冷冷道：「怎麼樣，是姑娘饒你的命？還是你饒了我的命？」

葉青一聽這句話，心中大爲光火，眼中殺機復起，一聲暴叱：「少爺就再看看妳的絕學！」

腳下碎步連錯，雙手十指連彈，正想施出白髮屠夫的獨門絕學離魂指。陡然，一聲銀鈴般的嬌笑，響起半空，接着一條翠影，飄落當場！

雙方同時一怔，葉青猛收將要彈出的十指，凝目注視，只見自己身前，亭亭玉立一位媚質天生，窈窕玲瓏的女子。

她身穿翠綠衣裙，眉如黛山，尤其一雙水汪汪的眸子，簡直勾魂奪魄，醉人心神。

葉青一眼掃及，滿身不自在，目光連忙收了回來。

只見那紫衣女子向葉青盈盈一笑，嬌聲道：「相公何必與這賤人計較，讓我來打發她！」說到這裏，轉身對玄冰幽女冷哼一聲，道：「玄冰老婆子的玩意兒果然不凡，但是在我仙子看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玄冰幽女本來只想殺殺葉青驕氣，想不到會突然出來這麼一個程咬金，不由動了眞火，柳眉含煞怒叱道：「妳是誰？」

「嘿嘿……妳不會不知道斷腸仙子的吧？」

葉青江湖閱歷不多，當然不知道這「斷腸仙子」在江湖上有多大字號。

但玄冰幽女却大吃一驚。

就在她一愕之際，斷腸仙子嬌笑道：「怕了吧！看到我斷腸仙子的人，無不傷心斷腸，丫頭識相的，快滾！」

玄冰幽女雖然聽師父玄冰娘娘說過這個斷腸仙子不但心黑手辣，而且還天性奇淫。

一般好色之徒，趨之若鶩，但碰到她，無不斷腸流血而死，就是她看中的男人，也不消三天，吃不消她房中媚術，血乾精枯而亡，故武林中給她取了一個綽號「斷腸仙子」。

可是玄冰幽女並沒有見過，如今一見她如此目中無人，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臉上殺機倏起，一聲嬌叱：「姑娘今天要妳這壞女人亡命此地！」

玉掌飛舞，連攻斷腸仙子周身大穴。

斷腸仙子響起一聲嬌笑，閃身三步，玉臂如靈蛇掣空，立刻還擊三招，道：「小丫頭，就是妳師父看到我，還要顧忌三分，今天就看誰是命亡此地！」

玄冰幽女一招出手，使的正是玄冰娘娘絕學寒冰飛花掌，陡見對方身如靈蛇，硬生生欺進掌中空隙，幻出千條臂影，向自己攻到，心中大駭，暗道：「師父之言不虛，這魔頭果然厲害！」

在這瞬眼之間，身形猛彈，縱起二丈，臨空招演殺着「霜勁花殘」，雙掌挾着寒厲無比的「玄冰陰功」向斷腸仙子當頭罩下！

這招是「玄冰飛花掌」中的「追命三絕招」，天下能逃過這一擊的人，屈指可數。

斷腸仙子粉腮現出一絲獰厲之色，微微一哼，玉臂微曲，陡然向上迎去。

這一曲一伸之間，疾逾光電，雙方掌上陰勁，竟然迎實，「波」的一聲刺耳響聲，好像空氣被撕破一般，玄冰幽女被震得倒退一丈，翻身落地，還踉蹌退出五六步，才拿樁站穩。

只見她玉容慘白，顯然已受到極嚴重的內傷。

斷腸仙子臉上籠罩着濃厚的殺機，緩緩向玄冰幽女走去，說道：「丫頭，今天妳能死在我斷腸仙子手下，今生也算有了光彩！」

葉青自睹這突如其來的斷腸仙子插手加入，一直怔怔立在一旁，反作壁上觀。

眼見這場驚險萬分，懾魂奪魄的搏鬥，心裏不由萬分緊張，尤其見斷腸仙子竟在五招中，把玄冰幽女擊敗，不由對她的武功，暗暗讚嘆，心想：「難怪剛才玄冰幽女現有驚疑之容……」

這時，玄冰幽女失神而含着凄涼的目光正掃向葉青。

當雙方目光相對時，她竟默默地落下二顆淚珠，這目光包涵了多少愛與恨。



葉青看得一怔，心中不由升起一絲絲憐惜之意。

其實剛才二人說僵動手，原是一股意氣，至於後來的變化，誰都沒有料及。

望着斷腸仙子欺近的嬌軀，葉青心中一急，刷地掠落當場，攔住斷腸仙子進路，抱拳道：「不知仙子與她有什麼深仇大恨！」

斷腸仙子吹彈得破的臉龐，陡然如百花初放，水汪汪的星眸在葉青臉上的溜溜地一轉，哈哈笑道：「沒有呀！」

葉青一怔，道：「那仙子何必要置她於死地？」

斷腸仙子神色一呆，語聲如黃鶯百囀，說道：「唉……你這人……我是在帮你啊！」

葉青臉上陡然昇起一層紅雲，別過目光，道：「那請仙子放過她這一次，手下留情。」

玄冰幽女見葉青向對方求情，尊嚴受損心痛如絞，嬌叱道：「住口，姑娘不領你這份人情，照打！」

「打」字出口，她強制住內傷，身如電光石火般地猛撲，一掌向葉青擊出。

葉青想不到玄冰幽女不識好歹，竟向自己出手，百忙之中，反身雙掌甩出。

這一掌雖然匆忙，但也有六成功力，玄冰幽女受傷的軀體，怎再經得起這硬拚的一擊。

只見掌風過處，砰地一聲，玄冰幽女再倒退上八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地一聲，張口噴出一道鮮血！

葉青想不到玄冰幽女傷勢竟如此嚴重，心中不禁昇起一絲歉咎！

驀地，他雙手發覺被一雙膩滑的柔荑握住，耳中聽到一陣廻腸盪氣的嬌笑，道：「嗳，你這人怎麼攪的，人家又不領你的情……」

葉青心中一跳，倏見玄冰幽女跌跌撞地站起身來，嬌容蒼白，白色的羅裙上，染滿了猩紅的鮮血，目光中充滿了怨恨，伸手一指，道：「葉青，你會後悔的……你……會後悔……的。」

說着，已一搖一倒地向山下走去。

葉青冷冷道：「大丈夫做事，有什麼好後悔……」

他話雖這樣回答，但他的心中也不無惆悵……

驀地，一聲嬌叱，響起身傍。

「賤婢，不要走！」

一條綠色人影，擦過身邊，猛向搖搖欲倒的玄冰幽女追去。

葉青一急，連忙一把拉住，道：「仙子，妳要幹什麼？」

斷腸仙子微一掙扎，嬌聲道：「我要殺她！」

「唉！讓她走吧！」

「斷腸仙子，見者斷腸，你豈不是壞了我規矩！」

葉青更加不肯放鬆，急急道：「妳就答應我一次……」

不知是葉青用力過重，還是斷腸仙子故意作態，一個活色生香的嬌體，竟隨着他一拉，陡然倒入懷中，吐氣如蘭道：「嗯，豈止一次，連你已是二次……」

說完咯咯一聲嬌笑，渾身抖動，更增加了幾份迷人性感！

葉青心中一驚，全身驀地感到一陣燥熱，以爲自己用力太重，忙道：「對不起，妳……」

「青弟弟，我斷腸仙子從來沒有聽過別人的話，今天我第一次答應你。」

顯然，斷腸仙子的話已經愛上了他。

葉青欲推她起身，忙道：「在下多謝仙子協助！啊！妳有沒有傷藥？」

「你受傷啦？」

「不是，她傷勢嚴重，太危險了，故我想送她幾粒傷藥！」斷腸仙子哈哈笑道：「你是說那玄冰幽女，人家早走啦！」

葉青轉身一瞧，玄冰幽女果然已走得無影無踪，只剩下地上一灘灘血跡，他望着空蕩蕩的山嶺，不由發出一聲嘆息。

只見斷腸仙子又道：「天下男人，我自信摸得一清二楚，但對你我實在感到糊塗，一會兒對她這樣恨，現在却又憐香惜玉起來……」

「她救過我二次命！」

「哦？她愛上了你？」

葉青心中一震，道：「我不知道！」

倏忽，他發覺斷腸仙子仍在自己懷中，忙用力輕輕推開她嬌軀！

豈知斷腸仙子不退反進，玉臂如二條靈蛇，掛住葉青的脖子，嬌笑道：「但我確已知道，她是愛上了你！」

嬌軀高聳的乳峯，挨擦在葉青的結實的胸膛，斷腸仙子全身散發陣陣的幽香，使他怦然心頭猛跳，葉青忙吃吃道：「我不會愛她的，噢！妳不要這樣好不好！」

面對斷腸仙子風騷的媚態，葉青竟失去了抵抗，不知怎樣自處。

斷腸仙子風情千萬，嬌婉的道：「小寃家，我也愛上了你，知道嗎？」

葉青的心，幾乎跳出了心膛！

「妳……我有什麼地方竟値妳這般抬愛？」

「青弟，你什麼地方都好，姊姊一眼看到就喜歡你！」

「不，不，我不能接受！」

「爲什麼？」

「因爲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練功……報仇……」

斷腸仙子哈哈嬌笑，道：「青弟，我助你一臂之力，你說要向什麼人報仇？」

「黑鷹令主！」

「啊！」

斷腸仙子倒吸一口涼氣，她想不到葉青的仇人，竟是這絕世魔王！

但是她心計多端，秀目一轉，道：「好，我們走，你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

葉青雖然覺得自己並不愛她，但心裏對她這番誠意却萬分感激。

要知道任何人聽到這名字，無不心悸胆裂，避之唯恐不及，誰還敢自告奮勇，與魔王對敵。

故而葉青雖然對她的勇氣非常欽佩，但因爲心中不愛她，自然不敢接受她的帮助，當下推開她的嬌軀，道：「多謝姊姊仗義，但在下還有別的事待辦。」

斷腸仙子這次竟一反以往拗執猴急的個性，眼珠一轉，决定長綫放遠鳶，慢慢吊，輕輕移開嬌軀，深情的道：「弟弟，那麼我們什麼時候再見？」（未完・五）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東方白·文
可飛·圖

#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梁不凡因好色而犯了怒堡的大忌，結果被堡主斷了根變成閹人，以爲借怒堡之勢懲戒凌鶴，自己反受其害，凌鶴雖不致被去勢，二黃因不能人道，又想傳後，看中凌鶴，渴望借種，以姜不幸試種，她教以假戲假做，瞞過怒堡監視，假作懷孕，經過續命郎中曲能直和白煞、一指叟的佈局，又將怒堡的八虎——少女被軟禁的人，教唆離異二黃，然後商議如何救走凌鶴，怕他完成播種之後，一定被二黃殺掉滅口，失去凌鶴，便失去寶書，白煞先救出梁不凡，送到他姑父郭家駒家裏，使他父親梁士君知道其子受害，揭穿怒堡內幕，以遂自己的計劃……

## 怒堡成一炬　施法逞瘋狂

一號道：「屬下不……不知道，只以爲她們看膩了……」

黃世海道：「說實話，本座會從輕發落，不究既往。」

一號低頭不語。曲能直道：「一號，堡主一言九鼎，他的話絕對算數。還不快說？」

一號吶吶又止，黃世海站起似要動手，曲能直一攔，道：「堡主，『八虎』爲本堡得力支柱，功勞卓著，請從寬發落……」又對一號低聲道：「一號，曲某敢爲妳保證，不管發生了何事？曲某也能一肩承當說服堡主，不究既往的。」

一號搭拉着頸子道：「柳公公私下答應我們，他可以爲我們『開竅』復原，且爲我們拉綫，在護院之中找到我們合意的伴侶，如體驗之下無訛，我們八人每人須付黃金二十兩……」

黃世海像一頭發怒的山豬，冷峻地道：「這個老人妖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一號，開始了沒有？」

「還沒有，由于每人要先交出十兩黃金才能動手術，有的人還沒湊齊這個數字。」一號壓低聲音，道：「啓稟堡主，我們本無貳心，是受他的蠱惑，而有些心動，由于產生了復原的信心和強烈的意識，也就對陳列室不大感興趣了。至于這件事，他也知道……」指指門外。

黃世海一楞，由于每次開放陳列室，都是由黃天及柳順負責，自然相信，他把黃天視爲最最心腹的人，居然也敢與人串通朦蔽他，設若有人鼓動他造反，豈不也有可能？

須知他們兄弟二人，閹割一些高手，也「椓竅」一些女高手，旨在永久爲他們所用，因爲這些人自卑心太濃，不敢見陽光，向心力特強。表面看來，只是爲了便於役使，忠心可靠，其實骨子裏却也是一種報復心理的反射。

他們已殺了閹割他們的仇人，仇已報了，但他們已變成不男不女的怪物，他們自己把自己孤立起來。恨只會擴大而不會



縮小，他們要使很多人和他們一樣，好像他們肩負的百斤痛苦與恥辱，要很多人爲他們分担。

他們不以爲被他們閹割的男人以及被「椓竅」的女人會洞察他們這種心理，他們只是把這些可憐虫當作向造物者反擊的的奠品而已。

「黃天……」

「小的在……」黃天像一隻耗子，瞪着一雙鼠目走進來，他在外面也不知道一號說的人是誰？

黃世海輕蔑地打量黃天，此刻看來，賊眉賊眼地，猥瑣已極，的確不像個好東西，自己居然沒有注意到，叫道：「你過來……」

黃天緩緩走近，黃世海伸出手，在他的後腦上一摸，果然有反骨。寒霧自雙眸中昇起，手上一加勁，「咔」地一聲，黃天的顱骨已四分五裂，却沒有散開。只是有好多道血漬自那些裂縫中蜿蜒流下。

就在這時，柳順走了進來，乍見這景象，嚇得手足無措起來。

「柳公公，調查的結果如何？」

「她……她們都不肯說……」

「柳公公，你過來……」

柳順是個眞正不會武功的人，混身哆嗦着走近，黃世海道：「你知不知道他是爲什麼死的？」

「奴婢不知……」本來這是在宮中對皇上及后妃的自稱，到此已不再用，一時駭極又說了出來。

「你當然是不知道，你不妨走去問問黃天……」他扣住柳順的脈門，柳順立刻逆血同冲，突睛吐舌，面孔泛紫，不久嚥氣。

「一號，曲大夫說情，本座決定不究既往，五年後，爲你們『開竅啓塞』，讓你們出堡，如再生異志，就莫怪本座無情了。」

「謝堡主法外施恩，也謝謝曲大夫，我姊妹八人，從此不敢或忘堡主賜予我們的大恩……」

一號走後，黃世海道：「曲兄，陪本座喝一杯去。……」

曲能直喟然道：「堡主，我本以爲你處罰他們就行了。沒想到你竟然……把他們做了！這……」

黃世海也自悔孟浪，可是事已至此，那有什麼辦法？他冷然道：「這世上三條腿的蟾不多，兩條腿的人可就多哩！」

×　×　×

黃氏兄弟經常爲一個問題而爭執，那就是要不要馬上殺了凌鶴，此刻他們又在水榭中對酌，由水榭的半開花牕中望出去，凌鶴就在荷塘對岸邊大石上摘着木棉花苞，丟向塘中，驚得錦鯉四下逃竄。

把目光移向另一角，那是在假山之後，有兩個「八虎」姊妹正在折花回去清供，邊摘邊向凌鶴望來。那種異性吸引的情景，看在黃氏兄弟的眼目中，自然是無邊的妒恨。

黃宗海道：「大哥，不殺此人，小弟此氣難平！」

「宗海，我們妒忌他，只是因爲咱們不如他，幾乎包括任何方面，但你如果往反面去想，我們越是不如他，我們就越是需要他。」

「大哥，至少，我們也該閹了他，別讓他再神氣——」

「他的條件有資格神氣，他不神氣誰有這資格？我不妨告訴你，老二，就算整個武林中都知道咱們借了凌鶴的種，也不算丟人，有多少人希望得到他的種子而不可得？況且，我們借他的種子，種在他的女友身上，要他的女友爲我們生孩子，即使這是一件丟人窩囊的事，丟人的是他也不是我們呀！」

「大哥，你的想法總是比小弟深一層，這些我從未想過，不過，我總以爲他佔盡了便宜，得天獨厚，可能沒有女人不喜歡他的……」

這工夫曲能直奔入水榭道：「二位堡主，這些女人瘋狂了！」

黃世海詫問道：「曲大夫，發生了何事？」

曲能直說道：「『八虎』弄開了陳列室的門，把那些標本砸得『唏哩嘩哩』，有個『七龍』兄弟走去干涉，又被她們擊傷了……」

二黃霍然離座，黃世海道：「老二，下令叫『七龍十二豹』準備！」

「是……」黃宗海自去，黃世海由曲能直陪着來到陳列室，由外面望去，果然屋內外間已有些碎瓶子，「標本」棄置一地。

他奔入內間時，滿地都是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標本，他最不喜歡看這些東西，因而，他們兄弟從未來過。

現在他以雙手捂面，但仍自指縫中看了這些「標本」，他絕未想到有一天這些東西會呈現在他的眼前。

因此，他不敢看，又忍不住要看，因爲他曾擁有過而失去。老實說，他不敢看是由于太羨慕這些「標本」之故。

世上有些東西往往是某些人不屑一看的，但也可能是他們（或她們）所極爲喜歡的。

就在這時，「嗆啷」一聲，厚重的鐵門閉上，而且下了鎖。在此同時，黃老二帶着「七龍」之三及「十二豹」之四來到，而曲能直也正要離去。

黃宗海獰笑一陣，道：「『續命郎中』，原來你是個吃裏扒外的血賊，今天恐怕你續不了自己的命哩！」

曲能直笑笑道：「姓黃的，你們作的孽已經夠多的了！再蠻幹下去，天理不容。姓曲的敢到『怒堡』來作內應，當然也想憑着點什麼！」

黃宗海抬抬下顎，道：「拏下！」

「慢着！」曲能直正色道：「朋友們，你們想想看，是誰讓你們變成男不男，女不女呢？是誰讓你們見不得人，在此受他們兄弟二人役使？老實說，他們才是你們的仇人……」

但是，他們不喜歡聽「男不男，女不女」這類的話，他們把說這些話的人當作了仇人，等于是本末倒置。

「七龍」之一撲上，刀芒有如冰屑炸開。出手就是狠極毒極的招式。「七龍」一色用刀，由于他們都是帶藝進堡，加上「怒堡」的絕技，成就不盡相同。

曲能直的醫術高明，武功却不是一流

的，「七龍」之一尚可應付，兩個就不成了。九節鞭巳施展不開。

這工夫黃老二要去開那陳列室的鐵門，突聞有人沉聲道：「黃宗海，還是讓他們在內慢慢欣賞吧！」

黃宗海一聽口音就知道是誰了。只好暫時放棄開門。迴過身來冷峻地道：「姓凌的，就會我會叫你也嚐嚐被閹割的滋味……」撤劍攻上。

凌鶴疾閃中，巳撤下龍頭麟尾鞭，他不禁暗暗點頭，黃老二尚且如此，黃世海就可想而知了，他的劍法狂放，乍看無甚章法，却像是亂針刺繡一樣，非但有章法，而且一絲不苟。

這種劍法，越是弱手越容易上當，往往三五招即被制服或擺倒，黃宗海以爲凌鶴巳着了曲能直的道兒，也可以說着了「白煞」的道兒，功力未復，不出五七招就打發了。那知三招一過就心頭沉落。

他鞭上的內力，招式的變換以及那從容的態度，在在都顯示，他是高手中的高手，而且是個可怕的高手。

這工夫曲能直可就慘了，兩個巳支持不住，如今又上來「一豹」，用的是杵，招詭勁猛，逼得他連退五六步，另外一「龍」三「豹」，却撲向凌鶴。

黃宗海大聲道：「你們這是幹什麽？以爲我黃老二一個人就拾奪不了他嗎？」嚷嚷歸嚷嚷，他可是眞需要幾個帮手。

現在「八虎」巳經和其餘的「七龍」及「十二豹」幹上了，由于「八虎」巳有七人都有了戶頭，在護院中選擇了相好的。此刻，她們的相好的自然和她們同進退了。

由「一指叟」和內外總管（未閹者）對付十七八人，堪堪平手。

原來「白煞」姜子雲和郭家駒以及梁士君訂下暗號，緊急時內外夾擊，一舉而敉平「怒堡」。所以「白煞」那天走後，郭、梁二人具名發出武林帖，邀其餘五家（凌家例外），並在帖上寫明雲夢山莊柳慕塵之妹及西北馬如飛之女都被「怒堡」携去加以逼害之事。

這麽一邀集，時間雖倉促，八大家主人算是全到了，只是每派中的得力助手，也就是二流高手因外出辦事未歸者甚多。所以只得十七八人。

此刻只有兩個重要人物未加入纏鬥，一是「白煞」姜子雲，一是改了名的姜不幸。

姜子雲在「怒堡」中巡視一匝，進入黃世海的密室內。震開小几，在几面之下夾層中取出一本小册子，揣起來就走。

而改名叫孔開屏的姜不幸，却出堡而去。

姜子雲點上幾把火之後，來到中院，此刻凌鶴巳帮曲能直傷了圍攻他的「龍」「豹」中人物之三。

黃宗海也受了傷，但他還在苦戰。

這工夫姜子雲大聲道：「黃老二，堡主呢？」

黃宗海道：「姜大俠，快把陳列室的鐵門打開，只要家兄出來了，就可以擺平！喏！給你鑰匙——」

黃宗海丟出鑰匙，被凌鶴一鞭捲出五七步外，再一鞭補上，黃宗海用劍一挑，差點被震落了長劍，「唰」地一聲，小腿上又被纏住。衣屑紛飛，連皮帶肉去了一大塊。

此刻一「龍」一「豹」左右撲上，凌鶴以爲，他們是一些遭遇不幸的人，和黃氏兄弟的自作孽不同，所以鞭下留情，在一串烏光閃爍的鞭花中，銳風呼嘯鳴吟，這一「龍」和一「豹」也退了下去。

「姜子雲……不要放他出來……」曲能直大呼着，却又挨了一杵，但幾乎在此同時，鐵門巳開，黃世海仗劍掠出，道：「姜兄和二弟快到各處看看，似乎不僅是內賊，可能還有外人入侵，記住，能守則守，如果到了危急，不必勉強，可自行退走……」

姜子雲和黃宗海立刻離開此院。

黃世海只看了凌鶴一眼，却目注曲能直，一字一字地道：「這次叛變，你不是主角，是誰？」

曲能直道：「反正不是姜子雲就是葉伯庭。黃世海，我玩了個花樣，激你殺了黃天和柳順的是我，因爲這兩個人妖作惡多端，死有餘辜。」

黃世海道：「曲能直，我會收拾你的，來人哪！」

「屬下在！」負傷的「七龍」及「十二豹」齊聲轟喏。

「快去傳達本座的命令，必要時此堡可以暫時放棄，但孔開屏不能讓她溜了！一定要二堡主和所有本堡中人留意……」

「是！」一「龍」一「豹」立刻前去傳達命令。

黃世海四下打量，火光燭天，殺聲盈耳，對屬下道：「『八虎』都歎了嗎？」

「回堡主，『八虎』巳有七個靠上了本堡的護院，像一號，她的相好的就是護院領班汪振東……」

「去通知二堡主及本堡忠貞之士，對『八虎』及附從叛變者，格殺毋論！」

「是……」又是兩部下離去。

這工夫黃世海才面對凌鶴道：「你的武功似乎並未失去或遜色。」

凌鶴道：「這正是你所不希望而我所希望的！」

「姓凌的，我對你相當禮遇，你却恩將仇報。」

凌鶴冷冷一笑，他不想揭開他的借種陰謀，因爲那並非光采之事，儘管他並未被他所利用。

「姓凌的，只要你跟着我，我的一切就是你的。」

凌鶴道：「到目前爲止，屬于你的還有什麽？」

「就算『怒堡』燬了，告訴你，邊陲之地，吾人尚有族人部落、登高一呼，可集合少壯千人之衆。試問中原的所謂八大家合起來有沒有這麽多的人？」

「昔年周瑜三萬人破曹操，謝玄八千人敗苻堅，人多未必是致勝關鍵！」

「姓凌的，老實告訴你，我非常欣賞你！但我必須展示我的實力……」劍出鞘的方式也不同，只見劍身只出鞘一半，劍芒巳經冷虹般地當頭罩下。

凌鶴的閃避也有如閃電，七個方位的彈跳，等于佔盡了對方攻擊的死角，但是，黃世海的攻擊方位似乎根本沒有死角，



逼得凌鶴再次變換了五個方位，才化解了這一招。

「的確名不虛傳！」

「哈……」黃世海放縱地大笑着，別人讚他，他並不重視，只有凌鶴他會放在心上。自孔開屏開始嘔吐時起，他就在心目中塑造了一個形象，他將來會有一個像凌鶴同樣的矯捷、技壓羣雄，但比凌鶴更英俊的兒子。

他和弟弟黃宗海的想法不同，自己失去了這種「創造」力，借人之「長」，補己之「短」有何不可？

那知凌鶴冷漠地道：「黃世海，我說你名不虛傳，並非說你天下無敵，你也試我一招……」龍頭麟尾鞭有如烏龍出洞，呼嘯中爆出一串鞭花，而且鞭花炸裂聲音竟準確地分佈在黃世海的上身七八個要穴附近。

黃世海疾退三步，道：「厲害！」接着又是一陣狂笑。

曲能直受了點傷，巳在一邊包紮好，道：「黃世海，『怒堡』覆亡在即，你居然還能笑得出來。」

「姓曲的，『怒堡』就算付之一炬，黃世海也不會皺皺眉頭，而我對我自己，却是越來越欣賞了！」

言下之意，是欣賞他的眼光，找到了武林奇葩。

凌鶴道：「黃世海，你不必作夢，你所想的永遠也不會實現，你再接我一招……」一鞭抖出，竟撒出數十個烏亮的光弧，而任何一個光弧，似乎都有其連鎖性，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光弧被化解，另外兩端的光弧都會有所反應。

劍芒像一條扯緊了的彈簧，在疾鬆回彈時的不可捉摸，一陣儡耳的金鐵呻吟聲中，人影又是一分，兩人各退了兩步。

黃世海咧着血盆大口狂笑，好像他巳是擁有這樣一個武林瑰寶似的寵兒。他相信自己未必是此子的敵手。不是任何人的敵手他都無法忍耐，只有凌鶴例外，但曲能直在一邊旁觀，却不免心頭駭然。

就在這時，奔來一個負傷的「十二豹」弟兄，道：「堡主……由于八大家來了將近二十個高手，加上『八虎』和一些護院的叛離，情況十分不妙，時間一久……可能死傷殆盡，請堡主定奪……」

黃世海道：「姜、葉兩位貴賓呢？」

「啓禀堡主，這兩個人態度曖昧，意向不明……」

「怎麽個意向不明法？」

「回堡主，就拏姜子雲來說，他本來開門放出了堡主，表現了對堡主的忠貞，但是，屬下却眼見他引道大家的人到處殺害我們的人，『八虎』造反對付自己的人，他也袖手不管。」

黃世海厲聲道：「那葉伯庭呢？」

「啓禀堡主、葉伯庭本來行動詭秘，不甚可靠？但他却像是站在本堡這一面，屬下親眼見他傷了『八虎』一人，護院三人，但在大家的人面前，却又咋咋唬唬地似要向我們的人動手。」

黃世海道：「我早就懷疑這兩個傢伙靠不住，二堡主呢？」

「二堡主領着屬下血戰，巳經負傷多處。」

黃世海大聲道：「我們馬上走人！帶本座去見二堡主……」

「黃世海，我們還沒有分出勝負來！你別走……」凌鶴迎頭一攔，但腦後勁風分成兩股襲到，凌鶴疾閃，黃世海巳上屋而去，道：「多謝！」兩片鴛鴦瓦砸在一起，瓦屑激濺！

凌鶴道：「何人施襲？」閃了開去。

曲能直道：「凌鶴，別問是誰？咱們也該去找人了吧？」

「找誰？」

「一是姜子雲，一是孔開屏。」

「儘管我的女人巳深懷戒心，但我不反對找找她。至于『白煞』……」

「不要說了，我們要分頭去找人。」

「八大家的人在此，他們未必是黃氏兄弟及其部下的敵手。」

「不妨，還有『八虎』牽制。凌鶴，你要小心葉伯庭。」

「恐怕我該小心的不是葉伯庭吧？」

「聽我的話沒錯，剛才襲你而讓黃世海脫身的正是葉伯庭。」

「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詳情我也不知道，但古人的幾句名言，足以發人深省：聲妓晚景從良，一世烟花無碍，貞婦白頭失節，半生清苦俱非。人生重結果，種田看收成。好！我們分頭找人去……」

「怒堡」中一片火海，由于黃老二負傷不輕，而「八虎」又叛了，再加上八大家的適時內外夾擊，「七龍」巳死了五個，「十二豹」還剩下四個還都受了傷，見大事巳去，二黃含恨退出「怒堡」。

凌鶴並未找到孔開屏，八大家的人他也不願照面，唯有仇家麥秀他不會放過。他正要去找麥秀，忽聞隔壁院中傳來了呻吟聲。

過去一看，竟是「一指叟」葉伯庭，一臉血汚，口鼻仍在淌血，而身上的刀劍傷，少說也有五七處之多。

「葉老，你怎麽傷成這樣子？」

「你……你是少主人嗎？老奴在此……是想暗暗保護你……後來發現黃世海要借你的種，暫時無殺你之心……老奴也就沒有去見少主人……沒想到姜子雲包藏禍心……他向老奴施襲……」

「葉老……我揹你出堡找個地方療傷去！」

「不……不成了！少主人……就把我丟到火中算了……不過臨死之前……有幾句話不能不對少主人說明……曲能直和姜子雲都不……不可信賴……」

「葉老……我還是先把你弄出去再說吧……」托起他向堡外掠去，此刻火勢越來越大，八大家的人巳向前門退去，而凌鶴却奔向相反方向。

「怒堡」後面是山野。凌鶴托着葉伯庭來到「怒堡」的水源附近，這兒是個小瀑布，滙成一小潭，再由竹筒套成一條約一里長的水管，通往堡內。

凌鶴停下來打量，想找個隱秘之處救人。他當然未忘記曲能直的話，說是施襲的是葉伯庭。但由於他沒看見，不便相信曲能直的話。但他却親眼看到「白煞」姜子雲打開鐵門放出了黃世海。

他忽然發現了十八九丈高的瀑布一半

處，水簾後隱隱可見一個不太大的洞口。這高度足有五六丈左右。

就算他托着一個人，也能拔起五七丈高，但可以想像，那洞口岩石上的苔蘚至少有一寸來厚，必然奇滑無比。

只是要救人非找隱秘之處不可。他神凝土釜，氣納丹田，身子冉冉拔起，穿水簾而入，已站在滿地綠苔的洞口了。

洞口高僅齊頂，但洞却很深，向左轉彎，豁然開朗。不但有石床，還有個清可見底的水灣。進真是一個修道參禪的好去處。

在另一角落，還有一具石棺。

他放下葉伯庭一看，不由大驚，好像沒有氣了。伸手一試心脈，似有似無，急忙以他那渾厚的內力為他推拿活血。

盞茶工夫之後，葉伯庭微微睜開目光渙散的眼睛，道：「少主人……老奴……的確不成了……不必浪費真力……」

「不，葉老，我一定要盡人力，你說，什麼辦法能挽救你的性命？」

「少主人……老奴死了也會感激少主人的大恩……不行了……人生修短夭定……天下有這種絕學嗎？少主人，老奴死後……可否利用……那口石棺……這兒太好了……」

凌鶴想了一下，道：「葉老，我告訴你巨書上的內功心法，這第九本上主要為導引大法，一筆寶藏和半招武功，也許這心法能救葉老……」

「少主人……你又何必……」但凌鶴道：「葉老聽着：丹法取象天地，以人身之小天地融入乾坤之大，然後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而能超凡入聖。當煉精化炁時，以我虛寂，感召外來真陽。真陽來時，渾身上下，俱感酥軟而麻木，由麻木而混沌，有如活死人一般。此刻我心與虛等，天地之虛空，即我之虛空。待他一點自歸伏，身中化作四時春，一片白雲香一陣，一番雨過一番新；終日綿綿如醉漢，悠悠只合洞中春，遍體陰精都刮盡，化作純陽一點金……。」

凌鶴冒死救人，但半個時辰之後，却發現葉伯庭臉上泛出紅光，已是奄奄一息，道：「少主人……老奴要走了……少主人……對……對不起你……」

葉伯庭嚥了氣，原來剛才是迴光返照。凌鶴深深嘆息，他可以說盡了全力。稍後托開石棺蓋，把葉伯庭的屍體放入，把石蓋蓋好。且在洞中調息兩個時辰才出洞而去。

但是，他剛走不久，洞壁中一塊石板被推開，鑽出一人，如果凌鶴在此看到此人，必然以為他見了鬼。此人走向石棺，移開石蓋……。

× × ×

凌鶴以為，他的宿疾所以能霍然而癒，主要是巨書上的導引心法所致。而「怒堡」一夜之間瓦解，化為灰燼。也不知曲能直有沒有找到孔開屏？

於是他又折回「怒堡」，火已大半自熄，還冒着烟，昨夜還好好地，不由喟嘆不已，似乎雙方的人都已離開了這兒，若非自內部瓦解，兩個八大家也沒有用。

凌鶴進入堡牆內走了一會，忽聞人聲，只聞一個年輕男子道：「狐眠敗砌，兔走荒台，盡是當年歌舞之地，露冷黃花，烟迷衰草，悉屬舊時戰爭之地，盛衰何常，強弱安在否？」

這口音凌鶴沒有聽到過，這工夫一個年輕女子聲音，道：「柳青哥，這名句道盡了人世滄桑，變幻莫測，真叫人感喟不已……」

凌鶴一楞，這口音好像太熟了，不由好奇，自牆頭向另一院內望去，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併肩側站在那兒，凌鶴差點叫出聲來，這女郎不就是孔開屏嗎？男的是誰呢？

嘿嘿……「開屏」這名字起得太妙了。她不是到處孔雀開屏嗎？在孔雀來說，開屏也許只是一種本能吧？而人呢？尤其是一個女人，能憑「本能」處世嗎？

「而這口音……」凌鶴心中說：「這不就是姜不幸嗎？我居然和她同床共枕達一月之久，雖只是假鳳虛凰，這肌膚之親自是不免。她當時為何老是在手心寫字而不出聲，以致把她當作了啞吧？是為了博取我的同情，抑是怕我聽出他的口音？」

凌鶴此刻的心情既複雜又矛盾。不禁又望過去，發現他們靠得又近了一點。「哼！女人……女人！如果再對女人抱有幻想，我又豈能算是一個男人？」

想到這兒，頭也不回衝出了全燬的「怒堡」，心情壞，不再去想姜不幸，却不能不去想「白煞」「一指叟」和「續命郎中」三人。

後者初識，談不上認識。前面兩人，他却是知之甚稔，可是在「怒堡」，真弄不清他們是以什麼身份在那兒作客的。

拂曉一度黑暗，山野中的空氣却是一片清新，遠處隱隱地傳來了喝叱之聲，這兒距「怒堡」約三十里左右。凌鶴以為必是八大家之人遇上了「怒堡」的餘孽。

但是循聲追出半里外，在山坳中發現了黃世海兄弟及二「龍」和四「豹」殘餘六人。黃世海等人是去而復返，想在餘燼中找尋重要物件，但未找到，而「八虎」和他們的男友也是同來找他們的細軟而在此遇上了。

黃世海一個人對付「八虎」，仍然傷了她們三人，久戰下去，她們終非敵手，看樣子就是那些護院齊上也差不多。

黃世海道：「你們都跟我到邊陲部落去！我們還可以捲土重來，妳們犯的錯誤我不追究！」

一號道：「我們為堡主効力，已受過不少的煎熬和折磨，現在我們只想過平常女人的生活，希望堡主放我們一馬！」

「作夢！」黃世海厲聲道：「堡主不追究妳們背叛之罪，已經對妳們太寬大了！大哥，宰了這些沒有良心的東西，咱們對她們好，處處為她們着想，她們並不領情……」

「什麼？處處為我們着想？」好幾個女郎齊聲吼叫，因為她們不僅是受到折磨，那也是對人類尊嚴的侮蔑。

「怎麼不是？就拿那陳列室來說，堡主花了多少心血……」

三個女郎怒吼着撲向黃宗海，不提陳列室還好，提起那檔就觸到她們的痛處。這些年輕女人，大多已婚，要是黃花閨女



，對那陳列室中景物也就不會感興趣，什至會嚇壞了。

黃宗海受傷頗重，應付這三個女人十分吃力。而對付黃世海那五個就更加不濟了。

「住手！」突然一聲沉喝，一條人影自樹頂上越過，落在場中，黃氏兄弟一看是凌鶴，兇燄就打了折扣，黃宗海道：「姓凌的，你又要插手？」

凌鶴說道：「要回邊陲南荒就快滾吧！你們捫心自問，在中原都作了些什麼壞事？」

黃世海道：「凌少俠，你若跟我們去邊陲，一字併肩王有你一份……」

「快滾！」

黃世海咋唬了一陣，帶着部下離去。凌鶴道：「你們不要分開是最好，除了這等高手，別人不敢招惹妳們。」

一號道：「多謝凌大俠援手，不知凌大俠要去何處？」

「去找我的殺父仇人麥家兄弟和『白煞』。」

「凌大俠，我們初出『怒堡』，也不知應該去何處？就讓我們和凌大俠一起如何？」

「不，不！」凌鶴對女人早下戒心，道：「在下的事，不便有太多的人招搖過市，而且在下也要趕時間。」

「這樣吧！」一號道：「我們八人之中，七人都找到了合適的人，只有馬小妹是單身的，她跟着我們對她不方便，對我們也不方便，要是讓她在凌大俠身邊，遇上馬如飛馬大俠再交給她的父兄，那就再好也沒有了！」

凌鶴一聽要留下一個跟着他，頭都大了，急道：「在下有急事在身，絕對不能照料一位姑娘，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那知一號大力一推一個年紀最輕，約二十左右的少女，向凌鶴這邊栽過來，而「八虎」之七及那些護院，兜頭一揖，道聲「拜託！」疾馳而去。

「噯……噯……妳們怎麼可以這樣的……」凌鶴氣得眼珠子都發了藍，扭頭就走。

「凌大俠，您……你要丟下一個無依的女子……不管我哩……」

悽悽楚楚，動人心肺，凌鶴自然不能狠心一走了之，但却沒好氣地停下來回頭望去，道：「像妳這樣見過世面的女子，能算是孤苦無依嗎？」

「凌大俠說我見過世面？」

「妳是『八虎』之一，不也是初一，十五到陳列室去觀光的客人之一嗎？」

「呸呸呸！多骯髒？多噁心？」

「馬姑娘每個初一，十五進陳列室去的時候，也會『呸呸呸』！大叫多骯髒，多噁心嗎？」

「我雖然沒有那樣，但自第一次看到那些瓶子之後，以後再去，還沒進門就閉上眼睛了。因為柳順和黃天在內間門外。他們並不喜歡看那些東西，正如堡主兄弟不願看的心理是相同的。」

「為什麼？」

「哎呀！何必裝糊塗？他們沒有嘛！這些說話，都是一號到七號那些姐姐們說的。」

「妳是說妳不願進那屋子？」

「當然，但一號姐姐說，不想去也要去，要不，堡主會另想辦法整我。最早還有一位柳姐姐反抗，但仍被一號姐姐說服了。在那種環境中倔強，是和自己過不去的。」

「柳姑娘是不是雲夢山莊莊主柳慕塵的妹妹？」

「是的。」

凌鶴道：「她們既然走了！我不能撂下妳不管，遇上妳的父兄，我就把妳交給他們。」

「謝謝你！凌大俠，據一號姐姐說，當今武林武功比你高的恐怕不多，連堡主、『白煞』或『一指叟』和你也都在伯仲之間。」

凌鶴無心回答這無聊的問題。八號又說道：「凌大俠，曲能直本來像個壞人，緊要關頭却變好了！有些人，真是無法捉摸……」

凌鶴忍耐着，她又道：「一號姐姐說，你和孔開屏已經為黃世海留了後，可是緊要關頭她却失踪了……」

「住口！」他煩躁地道：「妳不囉嗦就會死嗎？」

「凌大俠，你……你何必這麼兇呢？難道你和孔姑娘相處一個多月，孩子都有了！就沒有一點感情嗎？為什麼一提起她你就煩……」

「妳是怎麼回事？妳再囉嗦，我可就不管妳了！」

「好好！我不說就是了……」白他一眼，默默地跟在後面，一口氣走到日正當中，遠遠望去，前面有一鎮甸，凌鶴道：「前面可以打尖，有沒有餓？」

「今天早上我就餓了！」

「抱歉！有心事連餓也忘了！妳的芳名是……」

「馬芳芳……」

凌鶴看了她一眼，和她爹一樣，北人南相，有南方姑娘的靈秀和清麗，似乎是「八虎」中最好看的一個。

這鎮不很大，但兩三條大街，倒也是熱鬧非凡，兩邊商號林立，要什麼有什麼。兩人進入一家頗氣派的酒樓。凌鶴道：「馬姑娘，妳想吃什麼菜就自動叫吧！今天要吃個痛快！」

「凌大俠，我是什麼都能吃！還是你叫吧！」

凌鶴叫了四個菜，還叫了酒，馬芳芳不喝酒，先行吃飯。但食畢付帳時，凌鶴的手又抽不出來，這種糗事和江涵遇過一次，居然會有第二次。

原來在「怒堡」中是用不着銀子的，所以身上從不帶錢，而昨夜又是事起倉卒離開「怒堡」的。

「怎麼？沒帶錢？」

「真丟人！身上沒有帶錢居然事先不知道，上次發生過一次，飯館的人差點把我們當作了白吃！」

「這次不會……」馬芳芳道：「凌大俠，我有辦法。」

「幸虧姑娘帶了錢，在下會如數還給姑娘的。」

「誰要你還，再說，我身上也沒有帶錢。」

「妳也沒帶錢?」凌鶴面色一變。

「雖然沒帶錢，却不至於抓瞎……」取出一面非金非鐵的小牌，道：「凌大俠到本鎭西頭一家順德棧騾馬店去找他們的掌櫃的，就說需要五百兩銀子，他便會給你。」

「就是憑這塊黑不里黝的小牌?」

「不錯，別忘了！把小牌帶回來。」

一文錢蹩倒英雄好漢一點不錯。凌鶴雖不願却也沒有辦法，若非他是一介不取之人，以他的身手，就去光顧那些貪官汚吏或爲富不仁的人就成了。他以爲就算取自那些人的身上，也非正人君子所當爲。

鎭不算大，但稀疏零落迤邐甚遠，而順德棧就在鎭郊住戶不太集密之處，但找到了地頭一看，不禁驚愕而塑在當地。

這家騾馬已付之一炬，許多馬廐，棧房甚至店伙的住屋都燒光了。還有些地方冒着烟，怎麼會有這麼巧的事?是馬芳芳根本不知此棧付之一炬是明明知道而故意要他?

「應該不會，她還在那兒等我取到銀子付賬呢——」他到附近的小店及住戶去問，怪的是，對方一聽是關於順德棧被燬的事，立刻走開說聲「不知道」，或者趕緊閉上門。

「這是怎麼回事兒?」凌鶴再回到廢墟中，而且進入，這才發現佔地極大，前前後後足有三四十畝之多。這工夫隱隱傳來嬰兒啼哭之聲，他本以爲這嬰啼聲是附近住戶中傳來的，但循聲走去，竟在一半燬的屋中發現一具婦人屍體旁有個嬰兒，正在咧着大嘴啼叫着。

這是多麼殘酷的景象?

這婦人三十左右，似是被人殺死而非燒死的，這半燬的屋子，設備是這兒的客房及店伙住處最好的，婦人身邊還有一柄短劍，顯然這婦人會武，在不敵之下被殺，致命的一刀是在背上。

看焚燬的情形，可能是昨夜發生的，那麼這孩子又是自昨夜就開始啼哭，哭累了就睡，睡醒了必然也餓了，餓了又哭，四週隣居不會聽不到，居然狠心不理不睬。抱起孩子仔細打量，小傢伙大約兩三個月大小，眼大鼻挺，嗓子都哭啞了，多麼可愛、而又可憐的孩子。

凌鶴感喟着，目前重要的是盡快把這孩子交給馬芳芳，先把他餵飽，轉身出屋，門外陽光下站着一個人。此人四十左右，三角臉三角眼，黃澄澄的目光中射出詭譎的光芒，道：「好可憐的孩子啊……」

「是啊……」

「這孩子已夠不幸，如再得不到妥善的撫養，那就更不幸了。」

「說的也是，兄台可知此棧是如何焚燬的，看樣子似乎還有過火併厮殺，然而，却只有這婦人一具屍體，這店家的人以及客人呢?」

「在下也不大清楚，八成都葬身火海了吧?喏！那邊斷樑之下不是有一具燒焦的屍體?」

果然，在十步之外的斷樑下壓着一具屍體，由於焦黑，原先竟未看到，凌鶴道：「兄台貴姓大名?來此是……」

「在下孫起，路過此地，由於以前孫某住過此棧，乍見此棧付之一炬，不免惋惜，順便進來看看。」

「孫兄可知爲何此棧失火，且嬰兒在此啼哭，居然都充耳不聞，這是什麼道理嗎?」

「這個在下也不清楚，少俠貴姓?」

「在下凌鶴。」

這人似乎未聽過他的大名，道：「以少俠這年紀，把這個孩子帶在身邊，實在不便，孫某的堂客就在七八里外，如交她照料撫養，那就兩全其美了……」

「所謂兩全其美是什麼意思?」

「孩子由內人撫養，少俠省了累贅，此其一美也，賤內三十八歲迄未生一男半女，看見人家的孩子就喜歡得要命，交她來帶，豈不又是一美嗎?其實這麼一來，就是三全其美了，孩子由愛他的人撫養，受實惠的是孩子本身，這一點才更重要，少俠以爲然否?」

話是不錯，但說來說去，此人是看上了這個孩子，如果此人早來一步，孩子他自會抱去，但如今孩子已入凌鶴之手，責任重大，就必須問問馬芳芳，設法弄清這婦人的身份，也好把這孩子交給這婦人的親人，所以未理這人。

首先，他希望看看婦人身上有無可資證明身份之物，他蹲下來，去拿婦人身邊的小包袱，但經驗告訴他，這個孫起已向他背後撲來。

凌鶴抓起小包袱扭身不閃不避，就以包袱迎向此人的匕首，這人的匕首一偏，想去挑他的「太淵穴」，可是包袱却首當其衝，只聞「卜」地一聲，捅在包袱上，包袱在空中捥了個花，匕首已不在孫起手中了。

孫起三角眼中射出凜駭之色，疾退三步，匕首插在包袱上，孫起知道人家的罡氣流佈在包袱上，使他不得不放手，反之，虎口必裂。

凌鶴沉聲道：「你這是幹什麼?」

孫起皮笑肉不笑地說道：「在下只是由於關心這孩子一生幸福，而一時情急幹起來——」

凌鶴一抖那包袱，匕首「嗖」地一聲飛了回來，孫起接住，虎口發熱，隱隱作痛，凌鶴一手抱着孩子就走了出去。

出了騾馬店廢墟，隣人驚奇地看他抱着一個啼哭的嬰兒，當凌鶴注視他們時，他們又忙不迭地移開目光。

當馬芳芳聽了凌鶴所陳述，再仔細打量孩子，突然奔了出去，凌鶴正要追出，伙計一攔，說道：「公子，請你付了帳再走！」

凌鶴一愣，乾焦急却也沒有辦法，只好在此等她了，這一等竟然等到天黑，而伙計又在一邊和帳先生指桑罵槐，暗示他們本想白吃的，直到起更時馬芳芳才回來，她似乎哭過，取下一件首飾、要帳房折了銀子清了飯資，兩人這才投了店，也立刻請了個乳娘爲孩子餵奶。

「那婦人是我大嫂……」

凌鶴一楞，道：「這麼說這孩子是你的姪子了?」

「是的，殺人放火的人八成是『怒堡』黃氏兄弟，我已經爲一些死者料理了後事。」

「妳身上也沒有銀錢，敷理後事需要一筆……」



「這案子要官方插手，縣裔的刑名師爺馬能行是我的族兄，一切由他負責墊付，你說的那個孫起必是兇手的同路人。」

「馬姑娘，這孩子怎麼辦?」

眞正是濕手插在麵缸裏，她也不知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但無論如何，我要負起撫孤的責任。凌大哥，你如果有急事要走，你就走吧！」

「走?我是想走，可是萬一妳遇上黃氏兄弟怎麼辦?況且又帶着一個孩子。」

「這樣好不好?這個鎭雖不大，却在通南往北的大道附近，我們馬家的人，可能由此經過，比喻說，順德棧即爲馬家南七北六十三省中三十二家騾馬店之一。此番被燬，未必沒有逃出此刦的人到馬家送信……」

「那要多久?」

「在此等一個月，不論有無人來，一月後你就走吧！」

凌鶴也只好先住下來，人生在世，往往會作些自己不願作而又非作不可的事，這位奶娘拾奪得十分乾淨。奶也很足，一個月給她十兩銀子還管她的飯，已是樂不可支，平常人一年也賺不了這多的銀子。

這家客棧就在順德騾馬棧的對面，靠近郊區的客棧自然很小，他們這一個上房正好臨街，自窗中望出去，可望到廢墟大部份地帶。

深夜，凌鶴正要上床，忽見廢墟中火光閃爍了一下熄滅，不是火摺子必是有人在吸旱烟，這麼晚誰會在廢墟中抽旱烟?

凌鶴輕輕推開窗子掠了出去，巧的是，馬芳芳也看到廢墟中有火光一閃，見凌鶴穿窗而出，她也跟了去，孩子由奶娘照料，而且已經睡了。

但是，兩人找遍了任何一個角落，並未看到一個人影，此刻突然聽到一聲嬰啼，自廢墟左邊疾掠而過。

「不好！咱們中計了……」凌鶴沉聲道：「這是調虎離山之計，孩子已被人携走，妳盡快回去看看，我循聲去追……」

凌鶴猜得沒有錯，孩子果然被人抱走，這人爲什麼要搶孩子，是因爲這孩子太可愛還是另有原因?但他却深信，這人不是孫起，孫起的輕功絕無這等造詣。

凌鶴追了十一二里才追上，一掠十五六丈，迎頭攔住，相距不過兩丈三四，此刻月明風清，視野甚好，凌鶴看清了來人，不由仇火塡膺，切齒道：「又是你這個老賊，這孩子何辜?」

原來是「白煞」姜子雲，試想凌鶴怎能不怒?

「凌少俠，我……我只是想把你引開……遠離這是非之地……一時情急……只好把孩子抱走，你們才會跟來……」

凌鶴冷蔑地道：「姜子雲，任你說得天花亂墜，我也不會再信你的話了，把孩子拿過來。」

「凌少俠……老奴眞的是一片誠意……因爲有人想置你於死地……」

「把孩子送過來。」

「好吧！凌少俠接着……」他丟了過來。他之所以不送過來，也許是怕凌鶴以爲他想施襲?凌鶴自會小心翼翼地去接孩子。

然而，就在一丟一接的刹那，只見「白煞」身後一丈外，石岩後閃出一條人影，指勁破空之聲有如撕裂錦緞，襲向「白煞」！

在這瞬間，凌鶴除了驚駭之外，簡直想不通，因爲向「白煞」偷襲的竟是「一指叟」！

在凌鶴的想像中，「一指叟」葉伯庭已改邪歸正，「白煞」姜子雲已不可救藥，就以這次在「怒堡」之中「白煞」放出黃世海即爲顯著的例子，且是他的仇人。

這只是眨眼間的事，姜子雲丟出孩子的瞬間，乍聞指聲，應變已稍遲一步，慘呼聲中，人已向斜裏栽出。

「嘿……」葉伯庭得手之後，發出一串陰笑，道：「小子，你應該明白老夫怎麼會死而復生了嗎?」

凌鶴恍然，冷峻地道：「巨書上的導引心法，以瑜伽爲本，而瑜伽中有一種『冬眠大法』，可以在棺中埋入地下一個月而不死，你大概就是佯作重傷，奄奄一息，而騙取我那巨書上的導引大法吧……」

「嘿嘿……」葉伯庭眉飛色舞地道：「要騙過你並不容易，因爲你早已下了戒心，但是，對一個生命垂危的人，却不會提防，況且老夫自稱老奴，在你身邊下工夫，時間總算沒有白費，姜子雲夢寐以求的，却被我得到了！哈哈……」

凌鶴一字字地道：「葉伯庭，你以爲凡是我所有的，你都知道了。就能所向披靡嗎?」

「小子，今夜老夫就證明給你看。」

就在這時，馬芳芳呼呼嬌喘地趕了來，凌鶴把孩子給她，馬芳芳看看一邊重傷的「白煞」，再看看不可一世的葉伯庭，吶吶道：「凌大哥，這是怎麼回事?」

「妳別問，到一邊去，別接近他們，這都是些毒人，誰沾上誰就會蛻縷皮！」

馬芳芳抱着孩子走到一邊，葉伯庭聚精會神地攻出一指，就像用鋒利的小刀在繃緊的緞子上快速劃過一樣，空氣中出現一道寒流。

凌鶴微微一凜，不久之前的「一指叟」還沒有這等造詣，這是武功已窺堂奧的跡象，凌鶴疾閃，「嗤嗤嗤——」又是三道指風旁身劃過，地上的碎石濺出火星，揚起一蓬泥塵。

「怎麼樣?小子，看在你洩露巨書上的秘密份上，給你個全屍，你自行了斷了吧！」

「葉伯庭，你想稱霸武林之心，永遠不能如願。欲路上勿染指，理路上勿退步，這就是我作人的原則，雖有「清官難逃滑吏手」之說，我以爲清官與滑吏之下場絕對不同！」

「小子，你死到臨頭還要賣弄你的學問，納命來——」指罡嘯聲盈耳，使人難以正確判斷施襲之方向和指勁之剛陽或陰柔?旬日不見，這老賊眞的脫骨換胎了?

「一指叟」在「一指彈」上有四十年的火候，本已非同小可，而大進却是得到導引心法之後，這玄奧的心法就像一把鑰匙一樣，開啓了登峯造極的大門。

（未完・七）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雪姑來到萬松山莊是和卞藥師約好來的，莊主萬青峯迎入，設宴招待，座上還有新來的霍五，有他的姪女如玉和夫婿唐紀中，是應萬青峯之邀，奉送唐門化毒丹一瓶，準備解除「對消散」之毒，卞藥師暗中取出幾顆，作檢驗之用，怕其中有詐，席未散，突然又來碧落山莊宓副總管求見，說是奉老夫人之命和各門派言和，條件是將擄去的人送回來，並送來解藥，消除誤會，要求沈雪姑不要插手這次發生誤會衝突之事，請她立即離莊。萬青峯和衆俠商議，答允所求，暗中佈置人手，發覺送來的人神色不對，宓副總管指使來人搶攻……

## 萬松莊劇鬥

宓飛虹右臂已被削斷，這一記「鐵袖神功」全憑數十年勤修苦練的精湛內功貫注衣袖拂出來的，只要看他這一記，就可想見此人功力何等深厚了？

宓飛虹右手衣袖拂出，身形突然一側，左手化爪，閃電般朝萬青峯抓去。

青松道長看他右手衣袖突然朝自己襲來，剩下左手，顯然另有圖謀，老道士很少涉足江湖，江湖經驗縱然稍差，但在武功火候上，可是武當派第二把交椅，反應極爲敏捷，左手推出一掌，拍向宓飛虹捲拂而來的衣袖，右手抬處，已從肩頭撤下長劍，手腕一振，劃出一道弧形劍光，朝萬青峯身前截去，口中喝道：「萬莊主速退！」

萬青峯、寧勝天要退未退，宓飛虹口中發出一聲嘹亮長笑，喝道：「你們還想走嗎？」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萬松山莊前面，在他這聲長笑甫起，情形立時大變。

原來宓飛虹的這聲嘹亮大笑，敢情就是暗號，碧落山莊「釋放」回來的田五常、邢鏗、暴本仁、智光等十人，在他大笑聲中，一齊亮出兵刄，殺奔過來。

## 佈局奏奇功

萬松山莊方面，也是早有準備，青松道長的一道弧形劍光堪堪劃起，武當八名護法弟子，原是隱身大門之內，立即仗劍飛掠而出。

章守勤手執熟銅棍，朝前一揮，大門左右雁翅般排列的二十名莊丁，就像飛雁展翅，從大門兩側迅速的快步趕上。

另外從門樓上也疾如飛隼，撲下來四條人影，那是八卦門陸其昌、武功門何津舫，和形意門趙之欣，徐永昶四人。

還有萬松山莊左側一片松林間，衝出黑煞神鄭玄通率領的八名莊丁，右側松林間衝出霍五率領的八名莊丁，也一左一右包抄過來。

這是萬松山莊出動支援人手的情形，雙方的人，一來一迎，自然立時接觸上了。在這種情形之下，雙方根本用不着答話，就以兵刄對付兵刄，展開混戰。



再說青松道長長劍劃出，宓飛虹左手一縮，也及時抽出長劍，揮手擊去。

青松道長沉哼道：「宓副總管，你們這點技倆，可惜早被寧敎主料到，今晚的襲擊行動，只怕未必得逞，依貧道相勸，你們及早撤走，還不至於損兵折將，鎩羽而歸。」

宓飛虹大笑道：「敝莊此一行動，原本就瞞不過諸位老江湖，敝莊也用不着要諸位中計。」

青松道長道：「那是爲什麼？」

宓飛虹陰沉一笑道：「敝莊要以實力勝過萬松山莊。」

「好個要以實力勝過萬松山莊？」青松道長微哂道：「宓副總管自認可以勝得過貧道嗎？」

宓飛虹道：「在下縱或不勝，也不至於會很快落敗，對不？萬松山莊只有智虔大師和道長二位，算得是一流高手，其餘的人只怕不堪一擊，所以在下也奉勸道長一句，僅憑二位，是撐不了危局的，還是及早抽身的好。」

兩人口中說話，但兩支長劍，相互守拒，却絲毫不懈，青松道長在這一瞬之間，已經連續攻出了八劍，封解了六劍，宓飛虹雖然左手使劍，但劍術精湛，對敵經驗十分老到，雙方功力悉敵，確然毫無遜色。

青松道長心中暗道：「此人果非易與，他說的話，也確然不錯，自己這邊，有多人身中『對消散』，無法動手，論武功，也委實只有智虔大師和自己二人最高，對方有田五常，邢鏗等人，無一不是高手，看來今晚這一戰，形勢果然大爲不利，只有和他來個速戰速決，才可支援其他的人。」

他心念這一動，口中朗聲道：「貧道奉命前來，豈能抽身？看來今晚只好和施主捨命一搏了！」

說話聲中，劍勢逐漸加緊，把一套「兩儀劍法」，使得密如蛛絲，柔若春水，但見一道接一道的劍光，此去彼來，飄然而來，倏然而往，去來之間，無迹可求。

宓飛虹却也不弱，左手連揮，你劍勢加强了，他也隨着加强，指東劃西，運劍如飛，劍光連閃，記記都是搶攻進擊的招式，但沒有一劍和你交擊的。因此兩人儘管各展所學，在身外幻起重重劍影，除了嘶嘶劍風，不聞一點金鐵交鳴之聲。

青松道長使出畢生練劍所學，還佔不到對方半點上風，心頭愈戰愈奇，暗自忖道：「此人劍法如此精純，不知究竟是何來歷？」

智虔大師和八名少林達摩院弟子，在萬青峯、寧勝天、青松道長三人走出大門之時，也跟着到了大門之內，因他的任務是後援，隨時機動支援各處，是以就在大門內停了下來。

此時眼看對方果然以釋放被迷失神智的人作藉口，大舉撲攻過來，就手提鑌鐵禪杖，率同八名弟子走出大門。

章守勤首先揮棍指揮二十名莊丁快步迎上，保護萬青峯、寧勝天二人後退。

當先衝上來的是終南五老的老三田五常、章守勤心頭一急，閃身而出，攔在前面。

田五常一言不發，手中旱烟管隨手朝他腦門敲來。章守勤知道終南五老各有一身高不可測的武功，但此刻救主心切，那計厲害？雙手緊握熟銅棍一記「撥雲見天」，棍頭硬向對方旱烟管上撥去。

他明知對方武功勝過自己甚多，這一記自然全力施爲，但武功一道，差不得一籌，何况他和田五常差得何止十七八籌，但聽「噹」的一聲大响，章守勤但覺雙手虎口劇痛，十指發麻，連棍帶人被震得朝右連退了七八步之多。

差幸經他這一攔，二十名莊丁已簇擁着萬青峯、寧勝天兩人退下了一二丈遠，正好迎着智虔大師率同八名護法弟子。

智虔大師讓過他們，攔住了田五常。

田五常神智被迷，看到有人攔住去路，不問青紅皂白，旱烟管又是一記「直叩天門」，朝智虔大師腦門敲來。

智虔大師當然和章守勤不同了，禪杖往上輕輕一封，「噹」的一聲，杖頭就點住了旱烟管，口中低喧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田老施主請住手。」

田五常喝道：「爾是何人？讓開！」喝聲中，右手一轉，旱烟管疾取智虔大師胸口。

智虔大師暗暗攢了一下眉，心想：「他心智果然有些不清！」禪杖下移，又是「噹」的一聲，封住了旱烟管，口中緩緩說道：「田老施主眞的不認識老衲了？老衲智虔。」

「智虔？」田五常似是有些印象，微怔了一下神，陡然喝道：「智虔又是什麼人？」

呼的一聲，旱烟管化作一點流星，朝智虔大師咽喉點來。

智虔大師低低歎息一聲：「碧落山莊果然陰毒可怕，連終南五老田五常這樣功力深厚的人，都被他們迷失神智，唯命是從！」

心中想着，也就不再和他客氣，揮杖擊出。

田五常看他舉杖擊來，失去心智的人，唯一的意念，就是好勇鬥狠，這下正合心意，口中大喝一聲，右手旱烟管接連揮出，左手巨靈般手掌也接連拍出三掌。

智虔大師總因對方是迷失心智的人，少林和終南也是友派，不好傷了對方，這一來，在田五常的管、掌夾擊之下，竟然有縛手縛脚之感。

和田五常先後衝過來的是無形刀邢鏗，正好被從門樓上飛掠下來的趙之欣，徐永昶截住。

邢鏗一見有人攔路，口中沉喝一聲，雙掌就驀地朝前推出。

兩人連拔劍的時間都沒有，兩道强猛掌風已經像怒潮般湧到身前。

趙之欣見機得快，右手拍出，身形急向左旋開。

徐永昶出手使了一記「砲拳」，迎着對方掌風擊出，閃避較慢，但聽蓬然一聲，一個人被震得離地飛起，直摔出一丈開外。

差幸邢鏗使的只是普通劈空拳，若是使出「無形刀」來，徐永昶非當場斃命不可。

趙之欣雖然閃避得較快，但掌風和對

方乍接，也感到一股無形壓力，襲上身來，閃出去的人，就像被人重重推了一把，脚下不由自主的朝前衝出去了數步之多。

邢鏗一掌擊退兩人，口中發出咯咯怪笑，目光掄動，看到有人奔來，就提着雙掌迎了上去。

那奔來的八人，正是隨着智虔大師趕出來的少林寺達摩院八名護法弟子。

雙方還未接觸，爲首弟子就聽到智虔大師「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此人是無形刀邢鏗，爾等不是他的對手，火速列陣，能夠把他困住最好。」

爲首弟子聽到長老的囑咐，那敢怠慢，左手向空一圈，喝道：「列陣！」

那八名弟子，隨同智虔大師趕來黃山，自是經過挑選，武功出衆之人，此刻聽到爲首弟子喝出「列陣」，他們久經訓練，動作迅速，七個人趕緊各自散開，就地列下了「羅漢陣」。（少林寺羅漢陣，大者一百單八人組成，中者八八六十四人，最小是八人組成，號「小羅漢陣」）

他們陣勢堪堪列好，邢鏗也正好衝到，爲首弟子左手再次揮起，整個「羅漢陣」忽然流動，向衝來的邢鏗圍了上去。

邢鏗神智受迷，遇人就打，但八人結成陣勢，情形就不同了，你舉掌劈來，掌風雖强，首當其衝的兩人，立即一左一右向旁閃開，就像敞開了大門一樣，讓你的一道掌風，從門中向外洩出，但你左右後三方，却有六個人六支禪杖，同時襲來。

邢鏗一掌出手，勞而無功，迅即轉身，但你還未出手，身後兩人因掌風業已洩出，就迅速恢復原位，兩支禪杖又同時向你身後襲到。（本來是對面的兩人，因他轉身，變成身後）

邢鏗怒嘿一聲，雙手齊發，拍出兩道掌風。

此時「羅漢陣」陣勢業已發動，不論你掌風擊向何處，總是有兩人一左一右向旁閃開，讓你掌風從兩人之間洩出。閃避的人剛剛閃開，襲擊的人，又聯手襲到，他們雖不和掌風硬接，却依然有人還擊。任他雙掌輪飛，發得最快，「羅漢陣」也轉得更快。

反正你只有一個人，一雙手，他們却有八個人，八支禪杖。無論你衝向何方，陣勢流動，始終跟着你走，也始終把你圍在中間。

達摩院的護法弟子，個個都是少林寺中，武功出類拔萃的高手，單打獨鬬，自然不是無形刀邢鏗的對手，但他們久經訓練，對陣勢變化，和互相照應的攻守之術，已是滾瓜爛熟，對任何攻勢，幾乎連想都不用想，就能應付裕如。

無形刀邢鏗空有數十年修爲經驗，掌勢如刀，落入陣中，也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趙之欣一下掠到徐永昶身邊，急急問道：「師弟，你可曾傷到什麼地方嗎？快運功試試？」

徐永昶緩緩吸了口氣，從地上站起，說道：「還好，小弟只是被他掌風所震，還好沒傷到內腑。」

趙之欣道：「如此就好，情況十分緊急，你稍加休息，我要上去了。」

徐永昶道：「小弟並不礙事，我和你一起去，能夠把李師兄救下來才好。」

趙之欣道：「好，那就一起上去。」

陸其昌（八卦門）何津舫（武功門）是和趙之欣、徐永昶同時從門樓上飛掠下來的，趙徐二人截住無形刀邢鏗的同時，陸其昌和何津舫也迎面和白虎神暴本仁相遇。

暴本仁眼如銅鈴，目光如炬，兩人和他相距還有兩丈光景，白虎神發出虎吼般一聲大喝，右手呼的一聲，凌空一掌，朝兩人拍來。

風從虎，白虎門的「大風掌」，就是取義於此。大風起兮雲飛揚，白虎神暴本仁的這一記「大風掌」，掌勢出手，立時捲起一道狂飈，當眞有風雲丕變，沙飛石走之概。

陸其昌、何津舫不敢硬攖其鋒，兩人不約而同各自向旁橫移三尺。

陸其昌長劍乍展，身形連轉三個方位，業已欺到暴本仁的右側，右腕一振，漾起三長六短九道劍光，分向暴本仁襲去。

出手就使出「乾坤九劍」，自是不敢輕視對方，這是「八卦劍法」中最凌厲的招式了。

何津舫更不怠慢，身形一伏，左右雙手一前一後，擊出兩記「百步神拳」，這兩記拳風，有如石破天驚，轟然有聲，也是武功最具威力的絕技。

白虎神暴本仁一拳落空，陡覺右側劍光連閃，出現了三長六短九道劍光，參差刺到，他身爲一派掌門，自是見多識廣，一眼就認出這是八卦門的絕招「乾坤九劍」。口中沉嘿一聲，揚手發掌，朝九道劍光劈出。

他右手堪堪拍出，突然一團勁風直襲過來，乃是一記武功門的「百步神拳」，他自然識得，左手疾抬，朝前推出，硬接何津舫的「百步神拳」。這是何等快速之事。

暴本仁右手一道掌風發如橫瀾，正好攔住了陸其昌的「乾坤九劍」，長劍遇上剛猛掌風，發出錚錚劍鳴。

同時暴本仁的一記左掌，也和何津舫的「百步神拳」對上了，响起蓬蓬兩聲大震。

暴本仁可沒想到何津舫雙手都練成了「百步神拳」，而且又是一先一後打出，他接住了前面的一記，却忽略了這一記「百步神拳」後面，緊接着還有一記「百步神拳」。

他的掌風和第一記「百步神拳」堪堪擊實，把何津舫一個人震得後退了兩步之多，左手還沒有回轉，何津舫第二記「百步神拳」又接踵而至。

他幾乎連轉念頭都來不及，遑論發掌硬接了，心頭一怒，猛地吐氣開聲，左臂橫架，迎着朝前架去。

這一下他毫無準備，武功門「百步神拳」，原是剛猛外門功夫，但聽砰然一聲，暴本仁一個高大身軀被震得橫跨了兩步，方始站穩。

陸其昌這一機會豈肯放過？身形旋動，右手長劍連展，「坎離九劍」又是三長六短九道劍光急襲而至。

何津舫一擊得手，精神一振，右手又是一記「百步神拳」，直搗而出，右手甫



發，左手「百步神拳」緊接着擊出。

暴本仁發出連聲虎吼，雙手揮舞，右攔左劈，把掌風使得呼嘯有聲。

卞藥師、萬點星所派的任務，原本只是暗中守護莊院，如果敵人不是大擧來犯，他們只要隱身在萬松山莊右側樹上，居高監視就好，但如今對方人手較多，他們也只好現身了。

卞藥師朝萬點星低聲囑咐道：「你在此監視，老朽去對付智光。」

話聲一落，長身掠起，一下落到智光面前喝道：「智光大師，老朽在此。」

智光沒有作聲，擧起禪杖當頭就劈。

卞藥師手中是一支堅逾精鋼的古藤杖，輕輕一撥，人隨杖走，一下閃到智光右首，藤杖朝他右肩點出。

智光身爲少林智字輩長老，一身武學豈同尋常？出手第一杖被卞藥師以「四兩撥千斤」的巧勁撥了開去，杖勢陡劃弧形，急如星火朝卞藥師攔腰橫掃而來。

卞藥師也不怠慢，身形陡然撲起，藤杖一顫，幻起八九道杖影凌空洒落。

智光沉嘿一聲，雙足站樁，鑌鐵禪杖迎着卞藥師撲擊而下的杖影揮起，他一生精練「降龍伏虎杖法」，擅長就是和人硬打硬接。

這一下只聽接連响起八九聲拍拍大响，杖杖交擊，卞藥師吃虧在身在高處，着力不得，這八九記下來，他在空中連翻了兩個觔斗，才卸去震力。

智光却在此時，雙足一點，身發如箭，杖直如矢，朝卞藥師激射過去。

卞藥師卸去震力，正待飄身落地，智光已像一支穿雲利箭，射了過去，急切之間，藤杖一記「龍尾揮風」，朝身後智光的禪杖揮去。

半空中响起了「拍」的一聲大震，兩道人影疾若殞星，飛瀉而下，脚尖堪堪落地，便已各自揮杖攻出。

這兩人功力悉敵，使的又都是杖法，此番交手，各出奇招，快逾掣電，遠看過去，但見兩道人影，進退起落，杖影飛舞，已難分得清是僧是俗？是禪杖還是藤杖了。

從左側包抄過來的是黑煞神鄭玄通率領的八名莊丁。

其實這八名莊丁，乃是鄭玄通的部屬，神燈教武士，不過到了萬松山莊，爲了掩人耳目，才穿上萬松山莊莊丁的服裝。

他們監視的目標是神燈教的三位香主，被迷失了心智的催命符柴一桂、三絕手婁通、門神敖六。是以鄭玄四尺長的黑色闊劍一擺，率同八名健兒直奔柴一桂等三人。

以九個人對付三個，自然一擁而上，先把三人包圍住了再說。

鄭玄通大喝一聲：「柴香主、婁香主、敖香主，你們神智到底是否被迷？教主要你們跟兄弟……」

他話聲還沒說完，柴一桂也大喝道：「誰是香主？」右手精鋼旱烟管一記「鳳凰點頭」，漾起三點精光，朝鄭玄通迎面磕來。

鄭玄通急忙擧劍封格，响起三聲金鐵狂鳴，口中喝道：「柴香主，你果然被迷失了神智！」

柴一桂哼了一聲，旱烟管陡然一緊，一語不發，一口氣連攻了一十三記，記記直取要害。

鄭玄通闊劍飛洒，把對方淩厲攻勢，全接了下來，心中暗暗歎息：「碧落山莊到底給他們服了什麼毒藥，神智不清的人，武功會依然絲毫未減！」

就在柴一桂出手之際，婁通、敖六也一言不發，各自展開點穴钁、火叉劍，出向八個莊丁攻去。

這八人雖非高手，武功也自不弱，尤其追隨鄭玄通多年，對四位香主的武功，平日看得多了，四個人聯手，對付一個，縱非敵手，但只要不和香主硬打硬接，你攻我退，躲閃得法，還可以支持一段時光，靜待後援。

這時趕出來的八名武當弟子也列下「太極劍陣」把皖西三俠李天雲、霍天柱、謝東山三人截住。

「太極劍陣」是武當派鎭山護法之陣，在武林中與少林寺的「羅漢陣」齊名。門下弟子只要會「兩儀劍法」，有兩人就可聯手，八個人組成的劍陣，已可正式列成陣勢，人數最多，可以由一千另二十四個人組成，那是天下最大的劍陣，也是最具威力的陣法了。

皖西三俠武功最高，落到「太極劍陣」之中，但見人影遊走，劍光如林，休想突圍而出。

趙之欣、徐永昶掠了過來，眼看武當劍陣劍光如山，已把皖西三俠困在劍陣之中，一時插不上手去，只得站停下來。

從萬松山莊右側衝出來的霍五，也率領了八名莊丁。這八名莊丁，也是神燈教武士改扮的，他們衝到莊前，大家幾乎都已有了對手，各自分頭厮殺，他們可說已經沒有對手了。

霍五目光轉動，揮手一招，率同八名武士，朝鄭玄通走了過去，洪笑一聲道：「鄭香主，兄弟來助你一臂。」

喝聲出口，身若雷奔，疾向鄭玄通身邊欺了過去，聲到人到，右手閃電般朝鄭玄通後心印去。

就在此時，跟隨霍五身後的一名莊丁及時叫道：「鄭香主小心！」

鄭玄通闊劍揮洒，和柴一桂的旱烟管正打得難分勝負！不，鄭玄通身爲神燈教四大香主的首席香主，論武功，應該比催命符柴一桂略勝一籌，但二三十招下來，依然只和柴一桂打成平手，難分勝負。

那是因爲柴一桂是被迷失了心智的人，急攻猛打，把鄭玄通當作仇人一般，鄭玄通心智沒有被迷失，下手難免有顧忌，不想傷了對方，這一來，雙方豈不就扯平了？

鄭玄通聽到霍五的喝聲，他明明說是助自己一臂來的，那就應該朝柴一桂欺去才對；但他却反而向自己身邊欺近過來，這就於理不合了。

要知黑煞神鄭玄通是久經大敵的老江湖，雖在和柴一桂動手，但仍然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對霍五的向他欺去，心頭已經動疑，再聽霍五身後一名莊丁喝出要自己小心，霍五率領的莊丁，原是神燈教武士，他自然相信，不覺沉笑一聲道：「霍五太爺，你這是做什麼？」

身形倏地一轉，左掌色呈烏黑，朝後抵來。

霍五被身後一名莊丁喝穿，印向鄭玄通後心的手掌急忙一收，笑道：「兄弟是來協助你的，你怎麼懷疑起兄弟來了？」

一面回頭喝道：「小子，你胡喝什麼？」

收回的右掌，隨着喝聲，猛然朝身後那名莊丁順勢劈了過去。

那知手掌還沒劈到莊丁身上，那莊丁右手一圈，出指點來！

鄭玄通陡覺右肩一麻，劈去的右手再也使不出一點力道來，不，半邊身子全都動彈不得，心頭不由猛吃一驚，喝道：「你……」

那莊丁聳聳肩，湊上一步，低聲笑說道：「五太爺，小的奉敎主將令，跟隨你老身邊，如果發現你老向咱們自己人出手，就要小的出手，方才你老不是向鄭香主出手了嗎，所以小的只好出手了，你老就委屈些時候吧，小的還要帮鄭香主拏人去呢！」

霍五連忙喝聲道：「你胡說什麼？老夫……」

「別嚷了！」那莊丁低聲道：「小的絕不會寃枉你老的，你老還是安靜些吧！」又是一指，點了霍五的啞穴。

原來這莊丁，正是孫小乙假扮的。他隨同卞藥師一組，只是掩人耳目而已。

寧勝天聽了卞藥師「傳音入密」的話，認爲霍五來得突兀，大有可疑，就要孫小乙假扮莊丁，盯着霍五，一旦發現他另有企圖，就乘機把他制住。

却說孫小乙點了霍五穴道，那還敢怠慢，身形一弓，一下閃到鄭玄通身側，低聲說道：「小可已經把他制住了，這位柴香主也交給小可吧！」話聲未已，右手一圈，食中二指迅快點了出去。

「無極神指」指風如電，柴一桂正在揮動旱烟管和鄭玄通搶攻，自是毫無準備，不，就算他早有準備，也無法躲閃得開，一下就被制住穴道。

鄭玄通看得大爲驚愣，忍不住問道：「兄台不是本敎弟兄，究是什麼人？」

這也難怪，以霍五太爺和催命符柴一桂的武功，他知之甚稔，和他只在伯仲之間，這個假扮莊丁的人，舉手之間，就把兩人制住了，此人的武功，豈不高出他何止倍蓰，怎不敎他看得目瞪口呆？

孫小乙聳聳肩，低笑道：「小可孫小乙。」話聲一落，身形一晃，朝婁通、敖六兩人掠去。

八名神燈敎武士力敵兩位香主，已是東閃西躱，不傷在兩人點穴钁，火叉劍之下，已是天大的幸事，眼看無法再支撑下去了。

孫小乙正好及時趕到，他只朝兩人各自劃了一個小圈，點出一指，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三絕手婁通和門神敖六幾乎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就被制住穴道。

鄭玄通簡直看傻了眼，急忙走上，抱拳，說道：「孫小哥，今晚兄弟眞是開了眼界，小哥這份身手，眞使兄弟佩服之至！」

孫小乙笑道：「鄭香主過奬，說穿了一點不稀奇，小可只是會此一招而已！」

鄭玄通聽得更奇，問道：「孫小哥只會一招，此話怎說？」

練武的人，目覩如此精妙武學，自然要想多知道一些。

孫小乙道：「小可這一招，是沈大姐敎的。」

鄭玄通道：「是沈姑娘？」

「沒錯。」孫小乙道：「小可還有事，這三個人就交給鄭香主了！」

原來孫小乙忽然聽到卞藥師「傳音入密」的話聲，在耳邊道：「孫小哥，你快去帮武當弟子，把皖西三俠制住了。」

孫小乙話聲一落，就急匆匆朝武當八個弟子佈成的「太極劍陣」掠去。

此刻「太極劍陣」劍勢流動，八個武當弟子劍光此去彼來，動如流水，孫小乙在陣外待了一回，口中叫道：「喂，武當小道長，你們可不可以慢一點，小老兒是奉命拿人來的，你們總得讓我進去。」

口中說着，一低頭，聳着肩往劍陣中鑽了進去。

他是看準了一下擠入兩人中間，就跟定前面一個道士，你往東轉去，他也跟着往東轉去，你往西跨出，他也跟着往西跨出，好在他個子瘦小，仗着輕功身法，倒也和「太極劍陣」並無抵觸。

只是緊跟着前面道士，一心就要注意着步法，只要跨錯半步，左右前後的劍光，就會像閃電般劃來。

孫小乙才跨了兩步，後面的道士喝道：「你還不快退出去，這樣會亂了咱們的陣法。」

孫小乙不敢回頭，只是口中說道：「小老兒就是奉青松道長之命，來帮你們拿人的，啊，來了，來了！」

話聲未落，謝東山已經衝到面前，舉劍劈來。一時那還怠慢，身形一偏，右手一圈，迅快朝他執劍右腕上點出。

謝東山還沒看清人影，右腕一麻就垂了下去，孫小乙左手又是一指，點了他穴道，才回頭道：「這個人交給你們了。」

皖西三俠在「太極劍陣」發動之後，三個人已是鼎足而立，面向八人，跟着劍陣轉動，謝東山忽然穴道受制，就停止不動了，霍天柱是在謝東山的右首，謝東山停了下來，他也只好脚下一停。

孫小乙眼看機不可失，一下從謝東山身邊閃出，右手一圈，食中二指就朝霍天柱點去。

霍天柱堪堪看到人影，要待劈劍，已是遲了，一下就被點了穴道。

孫小乙從兩個道士中間閃出，「太極劍陣」依然還在旋轉不停，他們都聽到了孫小乙說的話聲，他是奉師叔之命，入陣拿人來的。

先前還有些不相信，但看到孫小乙舉手之間，果然已把兩人制住，就不再發劍攻向兩人，八個道士就像流水般朝兩人身邊旋出，陣勢可不敢絲毫鬆懈。

孫小乙制住霍天柱之後，身子一矮，再從霍天柱身邊閃出，反手再圈，食中二指朝李天雲點去。

要知他們神智被迷之後，武功雖然並未失去，但總歸是神智受到迷失，失去了平時的機警，但知一味攻敵，譬如他們三人聯手，就應該互相呼應，可是李天雲對左右兩邊的人已被人制住穴道，呆若木鷄



的站停下來，他依然一無所覺，還是手舞長劍，和流水般去而復來的八個道士力拚不休。

孫小乙一指點出，就大聲叫道：「喂，小道長們，你們可以收陣啦！」

八個武當弟子經他一喝，才行收住劍陣。

鄭玄通指揮着十六名莊丁（本來他率領的只有八名，霍五被制住之後，另外八名莊丁也一併由他率領了）把霍五、柴一桂、婁通、敖六，以及皖西三俠等人迅速押送入莊。

八名武當弟子劍陣一收，就迅速朝青松道長身邊圍了上去，他因青松道長沒有下令，誰也不敢發動劍陣。

青松道長和宓飛虹雙劍齊飛，兩道劍光盤旋交織，拚搏多時，依然相持不下！

青松道長練劍數十年，是武當派第二高手，劍上造詣十分精純，最使他感到驚異的是對方只是碧落山莊一名副總管，平日在江湖上根本沒有聽說過有這樣一個人物。

尤其宓飛虹還缺了一條右臂，僅以左手使劍，竟然能和自己打成平手，這人究竟會是什麼身份呢？

宓飛虹縱然沒有敗象，但四周已被武當弟子列下的劍陣包圍了起來，心頭也難免感到威脅，他心焦的是自己已經獨力支撑了這許多時候，何以後援還不及時趕來呢？

這時萬松山莊前面，整個戰局業已穩定起來，除宓飛虹以外，被碧落山莊所驅使迷失心智的人，只剩下田五常，邢鏗、暴本仁、智光四人還在纏鬭之中。

田五常早已使出金鞭，縱横開闔，攻勢十分猛烈。

智虔大師使的是少林「降龍伏虎杖法」，穩紮穩打，攻少守多。

這不是老和尚已經窮於應付，而他是少林寺達摩院的首席長老，能入達摩院担任長老，必須是少林寺中武功最高的高手，每人至少練成七十二藝中三種以上的絕技。

智虔堅師身爲首席長老，在武功上自有獨到的造詣，他至少有三種以上的佛門降魔神功，可以勝得了金鞭叟田五常，但他始終不肯施展出來，爲的是：一、田五常是被迷失神智的人，究非眞正的敵人。二、萬一傷了田五常，少林寺豈不和終南派結下怨隙？是以一直退居守勢，不肯還擊。

無形刀邢鏗被困在少林八個護法弟子的「羅漢陣」中，你掌勢再凌厲，功力再深厚，也無法一舉破陣而出，他精擅的「無形刀」究竟不是眞刀，它只是一種震力奇强的掌功而已。

八個少林弟子陣勢展開，八支精鋼禪杖所匯成的杖風內力，宛如一道旋轉的銅牆鐵壁，「無形刀」擊在這道旋轉的銅牆鐵壁上，就被長江大河般的杖風帶出，絲毫傷不了人。

這一來，他所憑仗的掌力，就無所施其技了，只是八個少林弟子除了依照陣法，遊走揮杖，也無法停止下來，當然更無法制得住他。

卞藥師和智光這一對，卞藥師修爲功力當然不如智虔大師，但他和智虔大師抱着同樣心理，因爲智光是少林寺的人，傷了他不好向少林寺交代，何況卞藥師武功原和智光不相上下，這一心存顧忌，古藤杖在揮動之際，難免感到縛手縛脚，智光使的也是「降龍伏虎禪杖法」，你屈居守勢，他攻勢自然就增强了，不過卞藥師和他原是功力相等的人，縱然屈居守勢，也並未落敗。

和白虎神暴本仁動手的是八卦門的趙之欣和武功門的何津舫，他們在武功上當然不是暴本仁的對手，早已落盡下風，差幸其他幾處戰事，迅快的急轉直下，形意門趙之欣、徐永昶兩人本來站在武當「太極劍陣」外面，無法帮得上忙，眼看陸、何二人在暴本仁狂濤般的掌風之下，除了躱閃，已是抵擋不住，就各掄長劍，縱身而上，兩道劍光一左一右，有如鉸剪一般，朝暴本仁攻去。

陸其昌、何津舫有兩人加入戰團，精神不覺一振，一個「八卦劍法」劍光立時大盛，由守勢一變而爲攻勢。

一個本來沒有拔劍機會，雙手不住的輪流擊出「百步神拳」，一個人還要東躱西閃，不敢和暴本仁的掌風硬接，這回因趙、徐二人的加入，可以騰得出手來，鏘的一聲，掣劍在手，揮動長劍，跟蹤而上，左手還可以在使劍之餘，發出「百步神拳」。

這一下四人聯手，四劍並擧，劍光飛捲，劍風如潮，聲勢極壯，立時把暴本仁的掌風壓制下去。

尤其趙之欣，徐永昶幾十年同門師兄弟，使的同是「形意劍法」，自然心意相通，招式變化，相輔相成，譬如你使某一招，攻敵上部，另一個就會使另一招攻敵下三路，使敵人首尾不能兼顧，自是更增加了攻敵的先機。

暴本仁本是火爆脾氣的人，再加神智被迷，更使他不顧一切的拚命發掌，但圍攻他的四人，神智並未迷失，先前只有兩個人，未免進退失據。現在他們也不和你掌風硬接，却此進彼退，心有默契，同樣是退，但主動已操之在我，形勢就和方才完全不同了。

鄭玄通一拉孫小乙的衣袖，低聲說道：「孫小哥，現在咱們就分頭辦事，在下去助陸大俠（陸其昌）等人一臂之力，你小哥快去帮卞藥師把智光拿下了，如果咱們還制不住暴本仁，你再趕來帮咱們拿暴本仁。」

孫小乙點頭道：「小可省得。」

話聲一落，雙脚點處，一條人影朝卞藥師身邊掠了過去，口中大聲叫道：「藥師前輩，小可來了！」

聲到人到，反手便劃起一個小圈，食中二指已凌空朝智光點了過去。

這一記「無極神指」，（他根本不知道名稱）當眞百發百中，智光正在揮杖猛擊的人突然停止下來，但聽「拍」的一聲，他手中精鋼禪杖被卞藥師古藤杖挑飛而起，射出去兩丈多遠！

卞藥師緩緩吁了口氣，欣然道：「孫小哥，沈姑娘說你可以帮咱們拿人，果然不錯。」

孫小乙心頭十分得意，口中說道：「

這是沈大姐敎給小可的一招，小可那有這樣大的本領？」接着說道：「鄭香主還約小可去帮他拿人呢！」

卞藥師一手拄杖，含笑道：「那你就快去吧！」

孫小乙答應一聲，轉身朝暴本仁那邊掠去。

却說鄭玄通手中四尺黑色闊劍，身若旋風，飛撲過來，加入戰圈，四道雪亮的劍光又多了一道黑色劍光，對孫其昌等四人來說，自然平添了一個生力軍；但白虎神暴本仁身爲白虎門一派掌門，一身武功，果然十分了得，他身外雖有五支長劍飛舞盤旋，他雙掌開闔，一記接一記的掌風，飛沙走石，勢如狂飇，依然絲毫不減，一丈方圓，掌風迴旋，宛如化成了一圈風牆，五支長劍不時被震得錚錚有聲，却沒有一支能夠劈得開這道風牆，刺得進去。五條人影，五支劍光，就像走馬燈一樣，只是圍着走動，依然無法逼近，最多也僅是把他困住而已。

這時，忽然又有一條人影閃了進來，口中叫道：「鄭香主，小可來了。」

他正是孫小乙，一下掠到了鄭玄通的身側，說道：「你能不能叫陸大俠他們住手？」

鄭玄通見識過他指法神妙，這就點着頭，大聲道：「陸大俠四位快請住手。」

陸其昌等四人聽到鄭玄通的喝聲，果然一齊收劍後躍，但四人還是各佔一方，遠遠的守住了暴本仁。

鄭玄通在他們收劍的同時，也迅即收劍，只是他並未後退，左手緩緩抬起，露出一隻烏黑的手掌，蓄勁掌心，目注暴本仁，算是給孫小乙掠陣。

暴本仁殺機已動，一個人變得又高又大，雙掌揮舞，恍如煞神一般，此時眼看五個敵人忽然又自收劍後退，只有孫小乙和鄭玄通還站在前面，他神智受迷，根本認不清人，也不知道和他動手的究竟有多少人，只知見人就打，一雙銅鈴似的巨目兇光四射，一下投注到孫小乙身上，口中大喝一聲，右手巨靈般手掌猛向孫小乙當頭劈落。

孫小乙機伶過人，欺來之時，早有準備，暴本仁右手堪堪擧起，他右手駢起食中二指，就已劃了個小圈，對方手掌乍拍，他食中二指已從小圈中朝外戮出。

鄭玄通眼看孫小乙不避不閃，竟然伸出兩個指頭，迎着暴本仁手掌點去，不由大吃一驚，他怕孫小乙不識得白虎門「大風掌」的厲害，急忙喝聲道：「孫小哥小心！」

孫小乙回頭聳聳肩，笑道：「沒有關係。」

他手指業已點出，自然可以回頭說話了，何況這一記指法，百發百中，更沒把暴本仁放在心上了。

暴本仁一記「大風掌」剛剛拍出，陡覺肩頭如中利錐，眞氣立時受阻，那裏還使得上功力？一條右臂竟然緩緩垂了下去，心頭猛然一驚，左手突發，又朝孫小乙拍來。

孫小乙一擊得手，不覺縮頭一笑道：「原來你也不過如此……」

話聲未落，瞥見暴本仁左手又拍了過來，一團勁風迎面擊到，口中「啊」了一聲，急忙右手圈動，兩指朝前點去。

這一下是暴本仁出手比他快了半拍，孫小乙是發覺不對才圈指點出，但覺自己像被人重重推了一把，登登的後退了三四步，才站住脚，暴本仁却悶哼一聲，右手又緩緩垂了下去。

原來他左肩又中了孫小乙一指，他一身功力，已臻上乘，光是右肩中指，只有半邊身軀發麻，所以還可以拍出左掌來，但如今左肩也中了一指，兩邊身軀都痲木了，一個人自然動彈不得了。

鄭玄通看他口中說着「沒關係」，人却被「大風掌」震得連連後退了幾步，急忙閃到孫小乙身邊，急急問道：「小哥沒事吧？」

孫小乙笑嘻嘻的道：「小可說過沒關係，就是沒關係。」

他伸手一指暴本仁，晃着腦袋，得意的說道：「這位暴掌門人眞還有些倔強，小可兩次出手，才能把他制住，現在沒事了。」

鄭玄通招來幾名莊丁，把暴本仁扶進莊去。

現在大部份的人，確實都沒事了。只有青松道長和宓飛虹、智虔大師和田五常，少林八名弟子的「羅漢陣」困住了無形刀邢鏗，雙方依然相持不下，戰局尙未結束。

衆人雖已停下手來，但青松道長是武當三靑的老二，在武當派中坐第二把交椅，在武林中也普遍受人推崇。

智虔大師是少林達摩院的首席長老，達摩院是少林寺五院之首，在少林中輩份甚尊，地位極高。

這一僧一道，正在和人動手，大家自然不好上去帮忙。

少林八名護法弟子列下「羅漢陣」，八支禪杖交滙成一片，也沒人闖得進去。因此大家雖然沒事可做，也只好站停下來觀戰。

不，對方還有四個人，那是隨同宓飛虹來的四個黑衣勁裝漢子。他們一直站在宓飛虹身後，宓飛虹和青松道長動上了手，沒有時間招呼他們動手，他們沒有宓飛虹的命令，就一直站在遠處，對萬松山莊前面這場厮殺，簡直視若無覩，一動也不動。

方才大家忙於對敵，也沒人注意到他們。

那可也不盡然，卞藥師要萬點星躱在莊右大樹上，就是監視着這四個人，他們沒動，萬點星也就一直沒有露面。

現在大家空出手來，就看到了，遠處還有四個碧落山莊的手下。今晚碧落山莊的來人，多數已被拿下，這四個人自然不能讓他們漏網！

孫小乙是今晚最露臉的人，他自己也信心十足，興高彩烈，目光一動，就朝卞藥師低聲說道：「藥師前輩，對面還有四個碧落山莊的爪牙，小可就去把他們拿下了。」

話聲出口，雙肩一弓，使出「八步趕蟬」輕功，朝對面四個黑衣人掠了過去。

就在此時，但聽一聲長嘯，從遠處飛射而來，嘶聲未落，一道人影已劃空瀉落在四個黑衣人面前。



此人剛剛瀉落，孫小乙一條人影，也如夜鳥般飛掠而至。那人沉喝一聲：「回去！」袍袖一展，一股凌厲勁風已撞到孫小乙身前。

孫小乙掠來的人，根本沒想到對方會有人趕來，等看到了人影，再待圈指發招，只是遲了，砰然一聲，一個人被對方袖風拂中，宛如斷綫風箏一般，凌空倒飛出去。

這聲長嘯乍然飛來，宓飛虹、田五常正在動手的人，突然撤招，捨了對手往後躍退，只有邢鏗被困在「羅漢陣」中，雖然聽到嘯聲，要想突圍而出，但在重重杖影繚繞之中，猛力衝殺，依然無法突圍而出。

那人拂出衣袖，震飛孫小乙，口中只喝了一聲：「走！」

身形一旋，首先凌空飛起，宓飛虹、田五常和四個黑衣漢子跟着連翩掠起，去勢奇快。

陸其昌、何津舫、趙之欣、徐永昶四人，不約而同的大喝一聲：「你們還往那裏走？」正待縱身撲追。

卞藥師連忙搖手道：「四位快請住手，窮寇莫追，隨他們去吧！」

鄭玄通奔到孫小乙身邊，孫小乙已從地上站起。鄭玄通關切的道：「孫小哥，快運氣試試，傷到了沒有？」

孫小乙道：「還好，這老賊是秦皓，他燒了灰我也認得出來……」

突然張咀吐出一口鮮血，人也搖搖欲倒。

鄭玄通急忙把他扶住，說道：「你快坐下來。」

卞藥師連忙走近，從身邊取出一顆藥丸，納入孫小乙口中，說道：「小哥好像傷得不輕，還是先進去休息吧！」

當下就由兩名莊丁扶着孫小乙入內。

卞藥師眼看碧落山莊的人全已走了，只有邢鏗左衝右突，還是困在「羅漢陣」中，這就攢攢眉，朝智虔大師說道：「邢鏗一身武功十分了得，兄弟覺得既不能傷他，又無法把他拿下，不如讓他去吧！」

「阿彌陀佛！」智虔大師合十道：「藥師說得極是，他們八人列的是『小羅漢陣』，只能把那邢施主困住，除非一直鬥到他筋疲力盡，方有機會擒他，否則以他們八人的武功，確實是無法把他拿下的，那就放他走吧！」

說完，沉喝一聲道：「撤陣，讓邢施主走吧！」

八名少林弟子聽到智虔大師的話，立即陣勢一散，各自提杖後退。

邢鏗自從聽了那聲長嘯，內心似是起了突圍之念，才會左衝右突，到處亂衝，此時驟看八個少林弟子忽然撤去陣勢，他就從兩個和尚中間，飛快的閃出，雙足一點，跟蹤前面的人去的方向，凌空斜飛出去，幾個點足起落，就已飛掠出去十餘丈外，隱沒在黑暗的夜色之中消失不見。

卞藥師朝智虔大師，青松道長等人抬抬手，說道：「大師，道長，咱們該進去了。」

一面擧手向空揮了兩揮，萬點星也迅疾從莊右一棵大樹上長身掠起，劃空飛來，大家一起同入莊中。

× × ×

再說萬靑峯、寧勝天兩人眼看宓飛虹突起發難，被碧落山莊迷失神智的十人也在此時紛紛撲攻而上。碧落山莊假謀和之名，必有陰謀，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兩人自然不會感到意外，而且萬松山莊也早已有了週密佈署，用不着兩人担心。當下就由總管章守勤率同二十名莊丁擁護着退入莊去。

在大廳上的人，有少林羅漢堂首席長老智通大師、八卦門掌門人封居易、形意門掌門人金贊廷、武功門掌門人崔介夫等四人，都是身中「對消散」的人。

另外還有兩個客人，那就是霍五爺的侄女婿，四川唐門弟子唐紀賢和妻子霍如玉。

唐門弟子，不得參與任何江湖門派的糾紛，乃是唐門三百年來的禁律，唐紀中夫婦，只好坐在廳上，陪着大家喝茶聊天了。

碧落山莊在釋放迷失心神的十人之際，突起發難，廳上諸人也隨時有莊丁報進來的消息。形意門金贊廷攢着眉道：「碧落山莊果然存心叵測，幸好咱們早已防範，不然眞還措手不及呢！」

武功門崔介夫點頭道：「寧敎主有時候眞有一套，可以稱得上老謀深算，要不是他預先調兵遣將，佈置了人手，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八卦門封居易忽然回過頭去，朝智通大師問道：「大師，你中了『對消散』之後，如果要動手，還有幾成功力？」

智通大師合十道：「貧衲已有多日未曾運功，自己也不清楚，但據貧衲想來，大概三成功力還是有的。」

封居易又朝金贊廷、崔介夫二人問道：「金道兄、崔道兄二位呢？」

金贊廷道：「兄弟和智通大師說的差不多，三成功力應該有的。」

崔介夫道：「封道兄問這幹嗎？」

封居易淡淡一笑道：「碧落山莊只是由副總管宓飛虹率領了十個心神被迷失的人，突起發難，咱們雖已把他們截住，雙方實力幾乎相等，諸位道兄總該知道咱們的人手，已經只有這些了；但碧落山莊却只出動了一個宓飛虹，他們既是有計劃的行動，自然不會只有這些人，一定還有後援的人，如果後援及時趕到，咱們有限的人手，恐怕就會抵擋不住。」

崔介夫矍然道：「這話不錯。」

封居易道：「因此，兄弟認爲咱們四人，目前既然還有三成功力，如果一旦敵人侵入大廳，咱們不妨聯合出手，合咱們四人之力，全力一搏，三五招之內，搏殺他一二個主腦人物，應該不成問題。」

金贊廷說道：「封道兄，此計不錯，咱們與其落入敵手，不如和他拚個同歸於盡。」

崔介夫回頭朝智通大師問道：「大師意下如何？」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智通大師雙手合十，連連唸佛，說道：「貧衲沒有意見，三位掌門人認爲可行，貧衲自當唯命是從。」

封居易說道：「好好，那就這樣決定

好了。」

崔介夫道：「但咱們出手，須得一致，到時就由封道兄爲首，你以咳嗽爲號，咱們就同時出手。」

剛說到這裏，只見章守勤和二十名莊丁擁着萬青峯、寧勝天退了進來。

封居易急忙站起，迎着問道：「萬兄，情況如何？」

萬青峯道：「姓窓的心懷叵測，竟然指使釋放過來的人突起發難，差幸咱們已有準備，目前總算穩住了陣脚。」

寧勝天一手拄着龍頭杖，沉吟道：「穩住的也只是目前形勢而已，如果碧落山莊再有後援趕來，敵衆我寡，形勢依然十分險惡。」

這是英雄所見略同。

封居易道：「方才咱們就是在討論這個問題，因爲咱們的人手僅止於此，而對方出動的，還只是幾個被迷失心神的人，一旦後援趕到，勢難支持，因此兄弟和金、崔二位道兄及智通大師商議的結果，如果有敵人闖入，咱們四人以咳嗽爲號，合力一擊，至少也可以搏殺他們一二個高手。如今寧教主和萬兄同進來了，有咱們六人聯手，實力就可增強不少了。」

寧勝夫點點頭，道：「那也只好如此了！」

唐紀中忽然冷笑道：「諸位只怕沒有機會了。」

寧勝天一手摸着垂胸花白長髯，回過頭去，問道：「唐世兄此話怎說？」

霍如玉嬌笑道：「寧教主縱橫江湖，怎麽連外子這句話的意思都聽不懂？」

寧勝天道：「老夫確實聽不懂。」

唐紀中道：「在下之意，諸位身中『對消散』，已如甕中之鼈，若圖頑抗，無異自找死路！」

萬青峯瞋目喝道：「唐世兄，你是唐門子弟，唐門一向嚴禁門下參與江湖糾紛，你此話簡直是替碧落山莊匪人張目！」

「哈哈！」唐紀中仰首大笑道：「萬大先生，有些事情，只怕你連做夢也想不到。」

萬青峯道：「萬某想不到什麽？」

唐紀中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因爲唐某就是碧落山莊的人。」

「你會是碧落山莊的人？」萬青峯身軀陡然一震，詫異的道：「你加入碧落山莊，難道忘了唐門歷代的祖訓？」

「你想不到吧？」唐紀中大笑道：「哈哈！唐某加入碧落山莊，唐某就是四川唐門的掌門人了。」

萬青峯怒笑道：「好個數典忘祖的唐門不肖之子。」

崔介夫道：「萬兄何用和他多說，這種連祖宗都要出賣的人，留他不得。」

右拳揚起，正待朝唐紀中遙遙搗出。

唐紀中斜睨了他一眼，冷然道：「崔介夫，你這記『百步神拳』擊出之後，唐某也許無事，你中了『對消散』，只怕眞力全洩，再也無藥可救了！」

他口氣微頓，目光迅速一掃，接着又道：「唐某早已知道各位也許會聯手一擊，諸位雖然只剩了三成功力，但如果聯手奮力一擊，江湖上只怕仍然沒有人能接得下來，唐某當然無法抗拒，但諸位出手之後，就會力竭而死，諸位拚死一搏，所搏殺的只是區區唐某一人，這代價未免太高了，諸位划得來嗎？何況……」忽然住口，就不再說下去。

崔介夫喝道：「何況什麽？」

唐紀中朝他笑了笑才道：「何況唐某還不至於笨到把自己身份說出來了，還會毫無把握，任人出手。」

崔介夫說道：「這麽說你是有恃無恐了。」

「一點不錯！」唐紀中深沉一笑，傲然的說道：「只要諸位一有舉動，唐某不用還手，諸位只怕都將身化膿血，毛髮無存。」

他不須還手，出手的人都將身化膿血，這是說，另外會有人出手了，這人除了他妻子霍如玉，不會有第二個人，因此大家的目光忍不住朝站在他身後的霍如玉投去。

霍如玉手中確實緊握着一個黝黑的圓形鐵管，對準了衆人。

封自清心頭不覺一凜，喝道：「天絕地滅化血針筒！」

「天絕地滅化血針筒」，是四川唐門最歹毒、最霸道的毒針，一筒之中，裝有三百六十支細如牛毛的毒針，只要一按機簧，三百六十支毒針一齊射出，宛如一蓬細雨，三丈方圓，所有的人，無一能免，只要中上此針，見血封喉，不出頓飯工夫，就可以化成一灘膿血，沒入泥土。

當年唐門第八代掌門人唐宗望化了十多年心血，研製成此針，消息傳到九大門派掌門人的耳中，認爲此針太過歹毒，有違天和，曾聯名寫信給他，勸他毀去此針，唐宗望因製作不易，就藏之鐵櫃，列爲禁物，嚴禁子孫使用。

沒想到唐紀中喪盡天良，居然將本門禁物私自偷了出來，投靠碧落山莊。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智通大師合十當胸，連念了兩句佛號，詫問道：「小施主，這管眞是『天絕地滅化血針筒』嗎？」

唐紀中得意的笑道：「唐某即將成爲四川唐門的掌門人，拿出來的東西，還會有假的嗎？」

智通大師合十道：「那麽貧衲奉勸施主，此物有干天和，請令閫趕快收起來的好。」

唐紀中獰笑道：「老和尚說的倒是輕鬆，唐某此來，奉有秦總管之命，只要諸位束手成擒，任由唐某點了你等穴道，自可無事，如若意圖反抗，就可格殺勿論，諸位如想身化膿血，那就容易得很，賤內只須拇指輕輕一按，諸位就會在一頓飯的時光，都消失了，若是不想死得如此悽慘，那就只好由在下逐個點了你們的穴道，就可逃過了此刼了，諸位最好仔細考慮考慮！」

蒼龍寧勝天突然仰首發出龍吟般一聲長笑。

他雖然身中「對消散」，但這聲長笑，笑聲清越，歷久不絕，依然聲若裂帛，震懾人心。

唐紀中沉聲喝道：「寧勝天，你笑什麽？」

寧勝天並沒理他，只是回過頭去，朝



萬青峯笑了笑道：「萬大先生雖沒想到，兄弟却早已想到了！」

唐紀中不待萬青峯開口，問道：「你想到了什麽？」

寧勝天又是一聲大笑，說道：「因爲老夫早就看出你們夫婦是臥底來的。」

唐紀中也大笑道：「你既然看出來了，怎麽還會給唐某得手呢？」

寧勝天沉嘿道：「老夫面前，豈會容你區區豎子得手？」

這沒有錯，蒼龍寧勝天是什麽人，他在四十年前，早已縱橫江湖，名震長江上下游，那時你唐紀中連娘胎裏還找不到影子哩！

唐紀中悍然道：「老匹夫，你形同廢物，還能怎樣……」

話聲未落，突覺身後微風一颯，似是有人欺近過來，急忙一個旋身，向後轉了過去。

只見卞藥姑左手已從霍如玉手中把「化血針筒」奪了過去，右手長劍急如星火朝自己肩頭刺來。

這卞藥姑，當然是王牙婆了。

原來她雖和卞藥師是一同組的，其實寧勝天在密東上指派她的任務就是隱身在大廳之內，負責監視唐紀中夫婦。因爲王牙婆也精擅暗器，她三十六支骨針，可以閉着眼睛取人穴道，只要唐紀中夫婦一有異動，要她先發制人。

方才寧勝天和萬青峯同入大廳之後，唐紀中表明身份，霍如玉手持「化血針筒」對準着廳上衆人，寧勝天就以「傳音入密」通知王牙婆，要她聽自己大笑爲號，先行出手，制住霍如玉，等他第二次大笑，就出手奪下霍如玉手中針筒。

却說唐紀中發現針筒被奪，他當然不怕卞藥姑（王牙婆）用針筒對付自己，因爲按下針筒，三丈方圓無人能够躲閃得開，對方衆人都在射程以內，王牙婆投鼠忌器，自是不敢發射。

心念閃電一動，身形疾轉，避開王牙婆的劍招，右手化爪，旋身發招，閃電般朝王牙婆左手握着的針筒抓去。

王牙婆經驗老到，看他側身欺來，自然志在針筒，當下迅快的把針筒往懷裏一塞，右手長劍刷刷兩招，快如劈風，急攻出去。

唐紀中欺身過去，沒搶到針筒，對方已揮劍攻來，他反應極爲敏捷，右手一探，就從身邊撤出一柄藍色長劍，錚錚兩聲，把王牙婆的兩劍攻勢，一齊擋了開去，口中喝道：「妳把如玉怎麽了？」

王牙婆尖笑道：「你不會問問你的老婆。」

唐紀中聽得大怒，喝道：「我和你拚了。」長劍急攻而出，劍光飛洒，煞是凌厲。

章守勤眼看王牙婆已經得手了，立即閃身而上，手中熟銅棍一揮，口中叫道：「卞姑娘，妳只管後退，保護莊主他們，把人交給在下就是了。」

王牙婆除了會使骨針，武功並不高明，聽到章守勤的喝聲，就依言收劍，往後躍退。

章守勤出身少林，在熟銅棍上，下過三十年苦功，他在金鞭叟田五常手下，雖然不堪一擊，但對付唐紀中，就不一樣了。此刻人隨棍上，展開「小夜叉棍法」，棍勢連綿，着着俱是進攻招式，一連幾棍，就把唐紀中逼得連退了三步。

唐紀中輕嘿一聲，左手抬處，打出三支黑色細芒。

王牙婆左手跟着揮起，只見她手中已經多了一支兩尺長的黑色鐵尺，這一揮，就把三支細芒憑空吸了過去。

章守勤怒笑道：「好小子，你暗器失靈了吧。」

在喝聲中，熟銅棍驟然加緊，刹那間幻起十幾條棍影，漫天飛舞，左右繚繞攻到。

唐紀中手中長劍，只是輕兵器，不敢和他沉猛的棍勢硬打硬接，尤其長劍只有三尺長，章守勤的熟銅棍比劍長了一倍，一時之間，除了不住的變換身法，躲閃棍招，幾乎已無還手之力。

但他却在每一旋身，左手就揚了起來，至少每一揚手都會打出三兩支「黑芒針」來。

王牙婆就是等着他使暗器，因此就站在章守勤和唐紀中兩人的橫頭，相距不遠，唐紀中每次揚手，打出來的「黑芒針」，都被她手中黑色短尺吸了過去。

唐門弟子最厲害的就是毒藥暗器，暗器無功，就沒有轍了！

這一陣工夫，他早已打得汗流浹背，心慌意亂，再也顧不得嬌妻，突然大喝一聲，刷刷刷一連三劍急攻，把章守勤逼得後退了一步，右手抬動，射出五支梅花袖箭，左手揚處，撒出一把「滿天星」（滿天星也是唐門七種暗器的一種，是寸許長的毒釘），雙足猛然一頓，身形飛快的一個輕旋，縱身朝廳外飛射出去。

章守勤揮起銅棍，擊落五支袖箭，喝道：「你往那裏走？」正待追踪撲起。

王牙婆短尺圈動，把一蓬數十支「滿天星」毒釘一齊吸住，呷呷笑道：「總管不用追，他跑不了的。」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唐紀中堪堪掠近廳門，突覺腿彎一陣劇痛，身不由己跌倒地上，再也站不起來。站在廳門外的二十名莊丁，看到唐紀中跌倒正待上去拏人。

王牙婆喝道：「你們不可近前，他身邊毒藥暗器並未使完。」說話之時，舉步走了過去。

唐紀中低頭看去，自己一雙脚彎上，釘着兩支三寸長的骨針，不覺怒聲道：「妳是王牙婆！」

王牙婆尖笑道：「你還蠻識貨的。」

唐紀中哼道：「老虔婆，碧落山莊不會放過妳的。」

王牙婆道：「萬松山莊今晚就不放過你！」說完，手中鐵尺疾落，連點了他幾處穴道，回頭道：「章總管，現在你可以派人把他們押下去了。」

章守勤答應一聲，指揮莊丁把唐紀中夫婦押了下去。

萬青峯連忙朝王牙婆拱手道：「今晚幸虧有大娘出手，不然，咱們都落入他的手中了。」

王牙婆還了一禮，笑道：「這是總指揮的功勞，老婆子只是奉命行事罷了。」

（未完·廿八）

# 鬼火魔燈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少虎對王十甫自作介紹之後，王十甫突然出手向他攻擊，試試他是否石少虎，從武功上得到驗證，便停下來，上官白雲、少林、武當都已趕到，敦入屋內，說出自己就是三老傳授武功之人，遵照三老遺訓，傳授石少虎、自在僧、張百愚的三老神功，學成轉回雲龍山，迎接朝廷派來屯駐徐州的威武將軍雷震遠，商議先解除八賢王的兵權，首先說服八賢王三名副將，曉之以義，誘之以利，收爲己用，進展順利。跟着石少虎、謝紅梅先到魔燈教總壇，僞裝交出狼人、張百愚的生人頭，乘機發難將魔徒全部殺光，却走脫了尚小雲……

## 攻防戰操勝

雷峻道：「莊子上來了兩位貴客。」

石少虎問：「誰？」

「上野七郎與小郡主朱幼婷。」

「就他們兩個？」

「還有七八十名手下。」

「可知他們的來意？」

「看情形他還眞以爲主人確實歸順了魔燈敎，架子雖大，似非爲興師問罪而來的。」

石少虎聞言不驚反喜，說道：「好極了，我正愁找他不到，居然會自己送上門來。」

跟少林掌門大仁大師、武當掌門張百愚、自在僧等人交代了幾句話，立即與雷峻乘原車返回雲龍山莊。

× × ×

雲龍山莊上，上野七郎登堂入室，正坐在一個花廳裏，與朱幼婷品茗聊天，雷總管派了好幾個人在一旁小心侍候着，看那神態，趾高氣揚，志得意滿，就好像是一個征服者，到了征服的國度裏一樣。

## 探口風知機

王師古在一邊作陪，偶而也會搭上兩句腔，阿諛諂媚，一臉的奴才相。

屬下的七八十名高手，則井然有序的，坐在廣場邊上一排樹蔭下歇着。

石少虎、謝紅梅的馬車到了，下得車來，二人大踏步的走進花廳裏。

「見過小郡主！」

「見過皇甫兄！」

二人同聲說話，同時以禮相見，上野七郎冷哼一聲，道：「石少虎，此時此地，你不應該再稱小王爲皇甫兄了吧？」

石少虎錯愕一下，忙改口說道：「是是，殿下，請恕少虎一時口急說錯了。」

謝紅梅道：「聽下面的人說，太子前不久曾來過一次？」

上野七郎大模大樣的道：「是曾經來過一次，專爲恭賀兩位新婚大喜而來，可惜沒見着。」

謝紅梅言不由衷的道：「那怎麼敢當，紅梅與少虎的婚事辦的很匆忙，不曾驚動任何人，倒是希望殿下和小郡主能早日



成親，大家好好熱鬧一下。」

小郡主朱幼婷瞟了上野七郎一眼，羞答答的道：「還早呢，父王說過，婚事要在那一件大事之後再辦。」

石少虎急急追問道：「是那一件大事？」

朱幼婷道：「就是要等父王登基做皇帝以後。」

謝紅梅眉尖一挑，趁機探詢道：「是呀，王爺謀劃已久，早就該揮兵北上，舉事發難了，不知日子定了沒有？」

朱幼婷含情脈脈的瞅着上野七郎，道：「好像已經定了。」

謝紅梅打破砂鍋問到底道：「是那一天？」

朱幼婷欲言又止，上野七郎含混其詞的道：「快了，大概就是最近，小王正是爲此而來。」

石少虎疑雲滿腹的道：「殿下爲此而來？可是要指派少虎夫婦特別的任務？」

上野七郎臉色陰晴不定的道：「舉事之日，自然一定會借重大力，小王此來是想商請借用一下貴莊的房舍。」

「什麼人要來住？」

「從總部來的人。」

「哦，總部的人要來，多少？」

「小王想先知道，你這雲龍山莊，能夠容納多少人居住的房舍！」

「這很難說，臨時住用當然多一些，長期居留則少一些。」

「只是臨時借住。」

「一兩千人應該不成問題，不曉得總部來的人多不多？」

上野七郎思索了一下，說道：「很多，必須散居各地，現在，且先帶小王參觀一下你這雲龍山莊，看一看可供借住的地方。」

石少虎躬身應是，領頭帶路走出去。

王師古指一指樹蔭下的部屬，道：「石公子，先給他們找一個歇脚的地方吧，午時將到，別忘了給兄弟們準備一頓豐盛的午餐。」

石少虎揚目四望，他看到，四面八方的牆頭上，都插上了一根樹枝，這是事先約定好的訊號，表示武當、少林、上官世家的三派人已各就各位，完成準備。

當下洪聲說道：「我看樹蔭下的風水就挺不錯的。」

上野七郎一時間還弄不懂他的意思，道：「石少虎，你說什麼？」

石少虎提高嗓音道：「我說樹蔭下的風水很好，正好長眠久居——上」

上字的聲音特別高，七八十名嘍囉正在喝茶吃點心，由雷峻指揮屬下高手小心服侍，根本全部蒙在鼓裏，出其不意，猝然發難，自在僧、大仁大師、上官明、上官倩等人，親率少林寺及上官世家的弟子越牆而入，再加上石氏世家的人，三方面裏迎外合，一齊動手，眨眼工夫，十之八九的人在原地未動便被生擒活捉。

少數反應敏銳者，起而反抗，境遇更慘，不少刀口舔血，就是做了掌下亡魂。

同一時間，石少虎、謝紅梅也沒閑着，主動出擊，一出手就是一輪快攻，毫不留情，上野七郎、王師古都不是省油的燈，不退反進，全力反撲，雙方拳來脚往幹上了。

打得快速無比，也慘烈無比，一交手石少虎就穩穩佔了上風，上野七郎騰挪閃躲，招架的時候多，還手的機會少，處境狼狽，險象環生。

小郡主朱幼婷乍然嬌叱一聲道：「住手！」

此女身手亦頗不凡，硬生生的將石少虎截下來。

上野七郎這才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聲色俱厲的道：「石少虎，原來你歸順投靠的事只是一個騙局？」

石少虎道：「堂堂天朝子民，豈會與爾倭奴同流合污，除非是喪心病狂的獨夫，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上野七郎自視甚高，豈肯示弱，怒氣冲天的道：「你想幹什麼？」

石少虎臉一沉，道：「要你的命！」

叫足一掌眞力，就要下手殺人，小郡主朱幼婷及時攻來一掌，道：「石少虎，我不准你對七郎無禮。」

石少虎閃身一避，說道：「妳憑的是什麼？」

「憑我是郡主，八賢王的女兒，皇上的堂妹。」

「住口，八賢王叛國在案，妳郡主的身份已廢。」

「放肆，誰敢廢掉本郡主的身份？」

「我，石少虎！」

「你是什麼東西？」

「不是東西，是欽差，石某有皇命在身，有權先斬後奏。」

「本郡主不信，拿聖旨來！」

「該妳外看的時候，自會給妳看，拿下！」

石少虎多一個字也不願意說，將「大力金剛掌」的功力叫足了十成十，劈頭蓋面，猛往上野七郎身上招呼。

謝紅梅跟王師古之戰，一直沒有停過，王師古技遜一籌，已呈強弩之末，隨時都有喪命亡魂的可能。

自在僧、上官明、雷峻等人，早將那一千魔徒料理好，小郡主朱幼婷本待出手對付石少虎，酒肉頭陀宣了一聲佛號，道：「女娃兒，來，老佛爺陪妳玩玩。」

不管她願不願意，猛灌一大口酒，先賞她一口酒箭，接着便是一陣搶攻，朱幼婷無可退避選擇，只好被迫迎戰，大打出手。

蓬！一聲巨震，劃破長空，王師古卒被謝紅梅一掌震飛出去。

合該他倒楣，雙脚甫落地面，張嘴噴出一口血，正自暈頭轉向，右腕脈門已被狼人緊緊扣住。

自在僧與石少虎，已學得「移花接木功」、「三老大法」，服用一粒「百香水晶果」，平添十年功力，已非昔日可比，上野七郎、朱幼婷眼見大勢已去，心知久戰必亡，二人互換一道眼神，搶攻三招，拔腿就逃。

可惜，石少虎早已預置好一支伏兵，奔沒三丈，張百愚已親率武當七劍，及門下弟子多人，從外面衝進來，佈下一道肉屏風。

「衝啊！」

二人異口同聲，向前猛衝，看那架勢，似欲強攻硬闖，但至切近時，猛地拔身而起，從武當弟子頭頂一掠而過。

丁小翠叱一聲道：「好狡猾的兩個傢伙！」

立與師姐寒如冰騰空而起，企圖凌空截堵。

張百愚的動作更快，早已啣尾追上去了。

可是，上野七郎、朱幼婷已如驚弓之鳥，不肯戀戰，式行「大鵬展翅」，再換「乳燕穿波」，然後猛打「千斤墜」，落在武當派後面數丈外。

偏偏，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雲龍山莊大門外又進來三個人，是王十甫、上官白雲、范通。

王十甫和上官白雲是兩張生面孔，上野七郎把他們低估了，情急之下，根本沒想到范通怎麼會跑進來此地，當下二話不說，立與朱幼婷分襲二人，意欲闖關。

然而，有眼不識泰山的結果，付出去的代價實在太大，王十甫施出「移花接木功」，上野七郎跟朱幼婷自己幹上了，雙雙兩敗俱傷，被震得倒飛出去。

王師古的往事又告重演，上野七郎、朱幼婷卒被生擒活捉。

一聲殺豬也似的慘叫出自王師古的口中，自在僧不知從那裏弄來數把飛刀，隨手一擲便插進王師古的胸膛裏，嘻嘻哈哈的道：「王師古，你罪大惡極，只有死路一條，如果想痛快一點，就乖乖的回答老佛爺的話，否則，小心洒家一刀子一刀子慢慢折磨你！」

王師古痛得冷汗直冒，一言不發。

自在僧擲出第二把刀，篤！正中眉心，淌下一臉的血，道：「老佛爺問你，當年你丟在山溝裏的那個孩子，是否先以一條粉紅色的絲巾勒死後才遺棄的？」

王師古好硬的骨頭，還是不肯開口。

篤！自在僧從容不迫，笑口大開，第三把飛刀釘在左眼上，噴出一股黑水，道：「王師古，老佛爺就不信你是鐵打的金剛，再不說話，洒家就剝你的皮，撒上鹽巴吃醃肉！」

他可不是說着玩，割斷王師古的一條褲管，單挑肉厚的大腿，準備剝皮。

剝皮，撒上鹽巴來醃，這種酷刑任何人都受不了，王師古終於開了金口：「不錯，事實正是如此。」

「那個被丟棄的嬰兒，是皇甫長安的親生骨肉？」

「是的。」

「皇甫長安現在何處？」

「被關在大公主那邊。」

「你是說萬聖敎副敎主上野杏子？」

「沒錯！」

「萬聖敎的總壇在那裏？」

「謝紅梅比老夫更清楚！」

「好，洒家言而有信，就賞你一個痛快！」

剩下來的五六支飛刀，一齊出手，全部沒入王師古的心窩裏，僅僅留下半聲哀鳴，便告一命歸陰。

狼人身份已明，他才是眞正的皇甫天華，上官白雲、上官倩馬上攏過來，關愛之情，溢於言表。

另一邊，石少虎也在逼問口供，可惱上野七郎守口如瓶，就是不肯吐實。

被自在僧看在眼裏，靈機一動，決定如法泡製，從王師古的身上，將血淋淋的飛刀拔出來，還特地命人取來一碗鹽，大步行來。

皇甫天華（狼人）道：「師父，讓我來！」

他們皇甫世家，在三大世家中，境遇最慘，幾乎可以說是家破人亡，皇甫天華懷恨極深，取過飛刀，不管三七二十一，「嘶啦」一聲，連袖管，帶皮肉，先在上野七郎的手臂上劃了一刀，抓起一把鹽來洒上去不算，還用力搓了幾下。

皮開肉綻，已經痛不堪言，那還禁得起再用鹽巴來醃，上野七郎鋼牙直咬，滾下一串豆大的汗珠來。

可就是硬撐苦熬，不肯開口。

皇甫世家落得如此下場，罪魁禍首，除王師古外，就是七郎八郎，尤其是七郎，皇甫天華恨之入骨，上官倩同樣記恨在心，道：「天華，再替我劃一刀。」

「好，咱們先把他的鼻子削掉，多裝點鹽！」

說幹就幹，舉手就要動刀子，上野七郎再也支持不住了，連說：「我說，我說，請別再動刀子。」

石少虎沉臉道：「昨天傍晚，你人在什麼地方？」

「在王府。」

「在王府作甚？」

「開會。」

「開什麼會？」

「這——」

「你不要鼻子了？」

「討論舉事發難的事。」

「日子定了沒有？」

「可以說已經定了，同樣也可以說沒有。」

「休得支吾其詞。」

「是事實，發難的日期要待大別山總部的兵馬高手到齊後才能作最後決定。」

「大別山總部的高手兵馬動身否？」

「父王回去以後立即動手。」

「上野七郎，你的意思是說，你老子上野信智也參加了昨天的會議！」

「嗯。」

「離開徐州沒有？」

「可能已經啓程。」

「你沒有騙石某？」

「事後可以印證。」

「石某自會印證，如有不實，我會鞭你的屍，現在你準備上路吧。」

石少虎話畢，皇甫天華（狼人）的刀已抵住上野七郎的心口，謝紅梅突然說道：「刀下留人！」

上官白雲一怔，道：「賢侄媳在爲他求情？」

謝紅梅莊重肅穆的正容道：「他是松上國的太子，留他一命，說不定還有大用處。」

上官倩道：「有何用！」

謝紅梅道：「譬如可以用他換回皇甫世伯。」

一語提醒夢中人，自在僧師徒異口同聲的一連說了三聲：「對！對！對！」



影响所及，石少虎決定暫時將朱幼婷的命也留下來，要雷總管將所有的人犯全部押到後院去，死者覓地掩埋，對王十甫、上官白雲道：「兩位前輩不在九里山，怎麼回來了？」

王十甫道：「是這位范將軍的意思，有事要向欽差大人報告。」

石少虎目注范通，道：「將軍有何事惠告？」

范通正容道：「犯將已將八賢王的長子朱翊釗誘捕在案。」

「人呢？」

「交雷老將軍收押虎帳。」

「近衛軍那方面的事可有進展？」

「已與一名統領十名百夫長約好，今天晚上，由犯將出面，請他們在正陽樓吃飯，屆時請欽差大人派人在暗中埋伏，定可一舉成擒。」

「這法子不錯，到時候本座一定會派人去協助你，別忘了，讓老將軍的部卒混進近衛軍裏去的工作，也要加速進行。」

「此事范通已與老將軍研究過了，須待這十一個人伏誅或擒獲後，方可順利展開。」

「范將軍，你辦的很好，請速回徐州，咱們晚上見。」

「是！大人！」

小人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就是因爲他具有唯唯諾諾，絕對服從的特性，大人先生差不多都喜歡這種人，諾聲中，范通躬身退下。

上官白雲、王十甫亦接踵而行，却被謝紅梅攔了下來，令范通獨自離去。

待范通出門後，上官明忍不住問道：「讓他單獨離開，萬一再去抱八賢王的大腿，豈不要糟？」

謝紅梅笑道：「不可能，既已誘捕了朱翊釗，就斷了他回頭的路，王前輩，上官世伯留下來，正可全力對付萬聖敎，須知冷寒星手下的這一股力量，才是松上國的主力所在。」

皇甫天華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插嘴說道：「石大嫂，有一件事小弟至今還不明白，魔燈敎喜用粉紅色的絲巾將人吊起來，這絲巾上面還有很多圖案，畢竟有何意義？」

謝紅梅道：「沒有任何意義，係出自上野小雲的巧思，欲亂人耳目而已。」

上官倩道：「小妹還有一個疑問，鬼火爲何要用純金打造？魔徒們又爲何一見到鬼火便奮不顧身？」

謝紅梅振振有詞的道：「這也沒有什麼，鬼火本身既是指示目標的工具，也是一件獎品，誰要是達成任務，等於擁有一塊黃金，得到三枚鬼火的，就有升鬼火使者的資格，這在魔燈敎而言，是莫大的榮譽，自然人人奮不顧身。」

酒肉頭陀自在僧拉直嗓門嚷嚷道：「別扯淡，魔燈敎現已土崩瓦解，管它鬼火是金是土，梅丫頭倒是快說說看，萬聖敎到底在什麼鬼地方？」

這是大家所急於知道的事，莫不翹首以待，謝紅梅道：「不遠，就在雲龍山的西北邊，一大片密林之中。」

× × ×

一大片茂密的松林，不知有多深多寬，沿着一條彎彎曲曲的大路，拐了好幾個彎兒，很快便見到一座廣闊的大莊院。

這莊院與衆不同，門內是一個廣場，過去有一棟宮殿式的建築，後面一字排開，有五棟高大的樓房，每一棟樓房的顏色都不一樣，不論是門窗，或是磚瓦，都是一個顏色，共分成紅、黃、藍、白、黑五色。

顯然，這必然是萬聖敎五色武士的居處。

此刻，在廣場上，紅、黃、藍、白、黑五色武士，呈雁翅般展開，轎子也抬出來了，沙靑峯，余冠羣，賀天雄，大信和尚分站四角。

只是，轎子是空的，上野杏子還沒有出來。

何浩之的聲音好響亮，有如銅鈸：「請公主上轎！」

不一時，冷寒星出來了，一樣的艷光四射，一樣的冷傲不羣，展目環顧一下五色武士的陣勢，嬌冷的聲音道：「上官白雲已死，石少虎又歸順了魔燈敎，大太子早已入主飛雲堡，上官、皇甫、石氏三大武林世家，俱已在我們掌握之中，放眼江湖，可慮者僅武當、少林而已。」

語音一落，繼又說道：「本座得到消息，近曾發現有少林，武當弟子在徐州一帶出沒——」

話至此處，被人給打斷了，有一個破鑼似的聲音，截口說道：「婆娘，不只是出沒，而且，火燒屁股，已經找到上門來了。」

發話的人是酒肉頭陀自在僧，話到人也到了。

張百愚、王十甫、皇甫天華、上官明等人就緊隨在後，各派的門下高手黑忽忽的一大片，論人數，只會比萬聖敎多，絕對少不了。

易容後的上官白雲與張百愚並肩而來，冷寒星却認他不出。

石少虎和謝紅梅有理由相信，上野杏子可能還不知魔燈敎已毁，七郎被擒，欲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身，故而暫時隱身暗中，並未公開露面。

冷寒星定目一看，見是自在僧，差點沒笑出聲來，道：「瘋和尚，你今天是怎麼了，吃錯藥了？」

酒肉頭陀嘻皮笑臉的道：「沒有，老佛爺今天連貓尿都沒敢喝。」

冷寒星道：「那你怎麼有胆子敢找上門來？」

自在僧道：「副敎主志在征服整個武林，或早或晚咱們免不了還是要印證印證，與其讓副座妳到處尋尋覓覓，何如自己送上門來乾乾脆脆。」

大信和尚不知道二師兄的功力已大有精進，期期以爲不可，道：「二師兄自己曾說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忍一時之氣，可保百年之身——」

酒肉頭陀粗聲大氣的道：「師弟說那裏話來，橫也是一刀，豎也是一刀，殺人不過碗大的一個疤，窩窩囊囊的日子貧僧已經過膩了，能够死在冷副敎主的玉手下，不亦快哉。」

上野杏子冷笑道：「瘋和尚，你最好還是做你的懦夫吧，本座寧願向張掌門討

教幾招武當絕學。」

自在僧不等張百愚開口，便搶先說道：「副教主這是什麼話，喜歡牛鼻子，先打發走俺瘋和尚不就結了。」

「你眞的要向本座挑戰？」

「出家人一向不打誑語。」

「怎麼比劃？你說吧。」

「洒家想先討囘那一面旗子來。」

「可以。」

何浩之早巳縱出，將自在僧親筆所書：「自在僧甘拜下風，不敢應戰！」的那面三角小旗交給他。

自在僧三把兩把撕了個粉碎，道：「在沒有正式動手之前，洒家還想重新温習一下貴教的規矩。」

「你是指那一方面？」

「如果老僧落敗，如何處置？」

「在本教當一名紅衣武士。」

「三次挑戰失敗呢？」

「淪落爲奴抬轎子。」

「假如洒家僥倖獲勝，又怎樣？」

「那是不可能的事。」

「老僧是說假如。」

冷寒星道：「本座願在和尚身邊爲妻爲妾爲奴。」

「也就是說，可以抱上床？」

「臭和尚，你敢吃本座的豆腐！」

「可以爲妻爲妾，自然要上床睡覺，妳兇什麼？」

「你如獲勝，隨和尚處置就是。」

「好，有你這句話就够了，到時候老佛爺說不定還會嫌妳髒哩！」

冷寒星技壓羣豪，目空一切，幾時有人胆敢這樣消遣她，早巳被自在僧撩撥的心浮氣躁，七竅生烟，暴跳如雷的道：「臭和尚，閉上你的狗嘴，怎樣比劃，劃一個道兒出來！」

酒肉頭陀目光四掃，見附近不遠處有一個大水缸，道：「還記得少林寺與洒家掌門師兄比鬥的那一塲往事吧，咱們權將水缸當香爐，一較高下何如？」

冷寒星道：「少林競技共戰三局，今日臭和尚可是要一局定輸贏？」

自在僧挑眉瞪眼的說道：「三局太嚕嗦，一局就够了，我老人家不喜歡磨菇太久！」

移師水缸邊，命人將水缸裏的水注滿，兩邊三尺處各劃了一條長綫，三人分站左右，各運眞力，虛空拍向水缸。

有關的規則與少林無異，只要有一方被對手推出去三尺綫外，便以落敗論，勝負之局，清楚明白，任何人皆無花巧可言，更沒有使詐的機會，完全是硬碰硬的把式。

水缸的重量自然不及銅香爐，但加滿水後，亦相去不遠，兩個人皆全力以赴，絲毫也不敢輕忽大意。

萬聖教這方面的人皆從容不迫，嘻笑自如，似乎，在私底下均認爲，獲勝的一方必然是上野杏子。

張百愚、上官白雲等人也覺得，自在僧閉關四十九日，功力大進，應可勝過冷寒星，但在大局尚未底定之前，仍免不了有點心急如焚。

大仁掌門，大勇、大覺等少林的僧衆更緊張，大智掌門當初爲敗北而自戕，少林派引爲奇恥大辱，此番捲土重來，事關顏面，可再也禁不起第二次的失敗，一個個莫不凝目而視，屏息以待。

最緊張還是大信和尚、沙青峯、余冠羣、賀天雄，他們是最渴望自在僧旋乾倒坤的四個人，也是最沒有信心的四個人。

嚴格來說，與尚小雲並未認眞交手，對付上野七郎，是以多爲勝，這一次才是一次眞正的實力考驗。

偏偏，自在僧並沒有佔得絲毫上風，雙方久久相持不下，是一個不進不退的僵持局面。

這是眞實的情況，自在僧拚盡全力，也只能保持不敗，上野杏子的功力之深，令人咋舌。

不過，「三老大法」才是自在僧致勝的秘密武器，摸清楚了對方的底，酒肉頭陀開始施展「三老神功」。

「三老大法」的最大妙用在借力打力，壓力越大，彈力也越強。

冷寒星巳逐漸感受到洶湧而來的強大壓力，銀牙一咬，又加了兩分勁，可是，這一來，壓力更大，等於是將兩個人的力道，全部加在她一個人的身上，累得她汗下如雨，嬌喘如牛。

猛可間，只聽自在僧大吼了一聲：「嗨！」，「三老大法」施展至極限，只見那個大水缸離地飛起來，一面倒的倒向冷寒星。

說時遲，那時快，「三老大法」的神奇功效發揮的淋漓盡緻，上野杏子兵敗如山倒，硬被水缸壓倒在地。

一大缸水全部澆在冷寒星身上，本就單薄的衣裳，緊緊貼在胴體上，曲綫玲瓏，纖毫畢露，果然是一個美人胚子。

羣豪歡聲四起，自在僧好不興奮，猛灌了三大口酒，神采飛揚的道：「怎麼樣，冷副教主，妳可認輸？是否準備要嫁給老佛爺當老婆？」

何浩之勃然大怒道：「放屁，我家副座乃是金枝玉葉，豈會與你爲伍，你這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自在僧根本不理會他，對上野杏子道：「冷副教主，老佛爺想聽聽妳自己怎麼說。」

冷寒星起身抖落一身的水珠，一張冷艷的臉巳經變成豬肝色，咬牙切齒的道：「臭和尚，你使詐！」

「老佛爺使什麼詐？」

「有一股暗力來的邪門。」

「少廢話，妳到底認不認輸？」

「本座當然不服輸。」

自在僧就是等他這一句話，扯開喉嚨，對余冠羣等四人大聲吼叫道：「你們四個老混蛋聽到沒有，冷寒星可以說話當放屁，你們也大可不必再信守自己的狗屁諾言。還不快自我解脫，將這一羣魔崽子幹掉。」

四人聞言，如大夢初醒，互望一眼，同聲喊道：「說的也是！」

乍如出柙猛虎般，衝入萬聖教五色武士羣中。

隨着他們四人這一行動，少林、武當二派，上官、石氏二世家所有的高手，立刻起而呼應，投入門圈，掀起一場波浪壯闊的大混戰。



說是混戰並不恰當，應該說是指揮若定的攻防戰。

武當派擺下了「七星劍陣」，困住了十幾名黃衣武士。

少林派終於也擺出了「羅漢陣」，困住了更多的藍衣武士。

殘餘的黃衣、藍衣武士，及白衣、黑衣武士，則是上官、石氏二世家捕殺的對象。

上野杏子、犬養浩之、淺田十郎、獨眼黑煞馬可夫、血手雜毛瘋道人這五個首要分子，自然是由王十甫、自在僧、張百愚上、官白雲、大仁大師等頂尖人物親自對付。

殺聲遍地！

血流成渠！

隨時都有人在哀嚎！

隨時都有人在死亡！

從來沒有見過如此慘烈的搏鬥！

從來沒有見過如此悲壯的厮殺！

死人，在搏殺中快速度的增加！

活人，則在快速度的減少之中！

犬養浩之是犬養紅梅的親哥哥，她只好隱身暗中，避而不戰，石少虎愛屋及烏，在一旁相伴，並且指揮全局，職司調度，這時眼見大局巳可隱隱控制，得勝只是指顧間事，石少虎忽然說道：「紅梅，咱們快進去搜搜，這是救皇甫世家的最佳時機。」

謝紅梅頷首一諾，雙脚還沒來得及移動，塲中巳發生變化，在王十甫、張百愚、自在僧三人的巧妙牽扯導引下，何浩之跟田十郎，馬可夫跟瘋道人，莫名其妙的窩裏反自己幹上了。

「殺！」

機會稍縱即逝，自在僧等人立即下手擊殺。

「手下留人！」

謝紅梅睹狀大駭，不顧一切的飛身撲來，從斜刺裏連劈兩記劈空掌，石少虎也跟着衝過來。

饒是如此，何浩之依然吃了大苦頭，被張百愚的「三老神功」震飛出一丈五六，落地後身形搖搖欲墜。

獨眼黑煞馬可夫可沒有那麼幸運，被酒肉頭陀自在僧震得五臟離位，七竅流血而亡。

血手雜毛瘋道人更慘，王十甫技深若海，雙手被震折斷，心碎肝裂，死得血肉模糊。

淺田十郎算是最走運的一個，但也喝足了苦水，被上官白雲一掌震飛，一屁股栽坐在三丈以外。

羣豪大獲全勝，萬聖敎徒屍積如山，五色武士活命的巳寥寥可數，冷寒星奮力攻出一掌，逼退大仁、大勇師兄弟，殺機滿面的對石少虎道：「石少虎，你投降原來只是騙人的把戲，如此說來，上官白雲之死也是假的了？」

石少虎話未出口，上官白雲在臉上一摸，又恢復了他本來的面目，搶先說道：「中原武林只有戰死的俠士，沒有變節的小人，上官白雲豈會死在松上國的毒計之下。」

冷寒星滿腔的怒火，全部發洩在謝紅梅一個人的身上，咬着牙齒，從牙縫裏擠出來一句話：「都是妳幹的好事！」

一提雙掌，劈頭蓋面攻上去。

石少虎挺身而出，道：「冷寒星交給我了！」

氣提丹田，功行右臂，「三老大法」的神功巳蘊集全身，正準備和上野杏子大幹一塲，結果她的性命，突聞何浩之聲音吼喝道：「通通住手，誰要是敢再動一動，老子就要皇甫長安的命！」

循聲望去，不知何時，何浩之巳潛囘那一棟宮殿式的建築裏，將皇甫長安押出來。

這時候的皇甫長安，包裹在全身的白布巳去，是他本來的模樣兒，兩條腿雖然會走路，上半身却甚是僵硬，顯然是被點中了痲穴。

也不會說話，啞穴依然未解。

何浩之一手扣着皇甫長安的腕脈，另外在脖子上還架着一把刀，緩緩的走了過來。

羣豪投鼠忌器，惡鬥巳止，賀天雄、沙青鋒等人殺的不亦樂乎，聲勢浩大的萬聖敎，此刻僅僅還剩下冷寒星、何浩之、田十郎，以及三數名黃衣武士。

可是，在她來說，不幸之中，還是有走運的一面，何浩之急中生智，危急中押出皇甫長安，等於是出現了一條活命的生機。

碭山城外的往事在此重演，以皇甫長安的生命作要脅，冷寒星親率殘部，大模大樣的從容退走。

上官白雲道：「冷寒星，且慢，咱們商量一件事。」

冷寒星邊走邊說道：「咱們還有什麼事情好商量？」

「以妳弟弟上野七郎的命，換皇甫長安。」

「本座的大弟被你們捉去了？」

「還外加一個朱幼婷。如何？」

「等本座離此之後再說吧。」

皇甫天華（狼人）聞言大急，本待強行救人，奈何父親被人死死扣住，却不敢輕舉妄動，眼睜睜的看着從自己面前擦身而過。

禁不住一陣辛酸襲上心來，皇甫天華聲淚俱下的喊了一聲：「爹！」

然而，皇甫長安却有口難言，囘應的只是一臉無奈，兩行老淚，在大家的注目下，被上野杏子等人押走。

× × ×

徐州。

正陽樓。

在正陽樓對面的一個小舖子裏，威武將軍雷震遠、神刀林子俊，正和石少虎、謝紅梅聚在一起，共商大事。

石少虎指一下正陽樓那邊，道：「那一名近衛軍的統領，十名百夫長，還沒有到？」

雷震遠道：「差不多也該到了。」

謝紅梅道：「一切部署，都安排好了吧？」

林子俊道：「俱巳就緒，就待魚兒入網。」

石少虎道：「關於派人混進近衛軍裏的事，不知巳進行到何種程度？」

雷震遠道：「巳遵照公子的指示，挑

選了十九名身材相貌與那十一人近似的校尉，請武當張掌門完成易容化粧，正陽樓的事一旦成功，馬上便會帶領一部份幹練的兵勇混入王府。」

石少虎滿意的笑笑，道：「白雲山李立將軍那邊的情形怎麽樣？」

「情勢穩定，一切良好。」

「獅子山侯將軍那邊又如何？」

「也很好，均已將效忠八賢王的人清除。」

「可曾將朱翊鈕、朱翊鈿拿下？」

「他二人至今尚未有去白雲山、獅子山。」

「那朱翊釗現囚何處？」

「就在徐州府衙的地牢裏。」

「徐州府靠得住嗎？」

神刀林子俊道：「徐州張知府本來就是忠於皇上的。」

石少虎道：「這樣我就放心了，但不知少虎請老將軍調派的三千精銳，是否已到達預定的位置？」

雷震遠道：「俱已準時開到，只要一聲令下，隨時可以封鎖八賢王府。」

謝紅梅道：「上野杏子、上野小雲姐妹等人在逃，林大人可有他們的消息？」

林子俊說道：「石公子以前曾經指示，命下官派人監視八賢王府，今天一日之內，曾眼見上野小雲、上野杏子等人進入王府。」

石少虎神色一緊，道：「皇甫世伯是否與他們同行？」

林子俊道：「皇甫大俠確已被押入王府之內。」

石少虎道：「這樣也好，只要擒住八賢王，一切的事情大概就可以一下子全部解決了。」

謝紅梅問道：「松上國的國君上野信智，據聞曾來過王府開會，可知此人的行踪？」

林子俊道：「午飯之後，已離徐州南下。」

謝紅梅聞言臉色立變，但話未出口，只見范通將軍領着十一個戎服鮮明，甚是威武勇壯的校尉走進正陽樓。

范通訂的座位在麒麟廳，門半開，入口處還有一塊屏風擋着，根本看不到裏面的景象，十一名校尉魚貫而入，正好着了別人的道兒。

原來在麒麟廳內，早有埋伏，進來一個捉一個，進來一對捉一雙，先被人點了穴道，接着便被裝進一個預先準備好的麻袋裏。

何消片刻工夫，一名統領，十名百夫長，便料理完畢，被人扛出正陽樓，用馬車載走了。

范通所訂的兩桌酒席，正好變成上官白雲父子兄妹、自在僧師徒、張百愚及武當七劍等人的晚餐了。

雷震遠將軍並未留下來吃飯，先一步離開辦事去了。

利用晚餐的時間，大家再進一步商量一下對付八賢王的詳情細節，算一算時間，封鎖王府，混入近衛軍的工作，應已完成，大家隨即開始行動。

× × ×

華燈初上。

公然進入王府的只有石少虎、謝紅梅、雷峻、王十甫、上官白雲、上官倩、上官明、林子俊等八人，因爲上官、石氏二世家、與朱王爺素有交往，名義上比較方便。

同時，羣豪一致認爲，能夠兵不血刃，使八賢王幡然悔悟，乃上上之策，所以未曾採用強攻硬闖的方法，而是出之以謁見拜訪。

出乎意料之外，通報之後，八賢王朱載德居然親率愛妃郭晉秀（上野晉秀），迎至花廳門口，老遠便說：「歡迎，歡迎！」絲毫也看不出有不悅的表情，或是陰謀詭計。

上官白雲緊走幾步，趨前說道：「不敢當，不敢當，王爺如此厚愛，可要折煞我上官白雲了。」

王妃上野晉秀道：「還沒有用過晚餐吧？王府裏有現成的酒菜，今天王爺的興緻又特別好，正想找幾個人來喝兩杯。」

謝紅梅心說道：「哼，她一定是想用毒！」

心念中，給石少虎使個眼色，石少虎會意，道：「謝謝娘娘的美意，我們已經用過了，此來是想請示王爺一件事。」

八賢王笑道：「什麽事？」

石少虎不疾不徐的道：「王爺前此曾命令皇甫天華（上野七郎），三日之內，必須將玉獅、玉馬的來處交代清楚，不知道結果如何？」

「早已交代清楚了。」

「他是殺人越貨的兇手？」

「不！此事與天華無關，確是向人價購。」

「向何人價購？」

「就是那個古董商人。」

「此人何在？」

「已畏罪自殺。」

「王爺，此人關係重大——」

「本王曾問過他的口供，此人生性刁蠻，不肯吐實，嚴刑逼供之下，卒告畏罪自殺。」

這一番話，澈頭澈尾的騙人的鬼話，石少虎打從心眼裏冷哼一聲，換一個話題，試探朱載德的心意，道：「有一位精於占卜之術，叫尚小雲的姑娘，王爺還記得她吧？」

八賢王道：「記得。」

「王爺是否知曉此女的底細？」

「不清楚。」

「那麽，少虎願說給王爺聽，她乃扶桑松上國的二公主，本名上野小雲。」

「噢，」朱載德故作驚慌狀，道：「有這種事，本王怎麽毫無所悉。」

石少虎道：「少虎想知道，她此刻可在王府中？」

「不在。」

「可是，少虎得到消息，有人目睹她進入王府。」

「絕無此事！」

八賢王言來斬釘截鐵，死不認帳，石少虎心裏好不惱怒，嘴上仍力持平和的道：「這樣說來，萬聖教的副教主，松上國的大公主上野杏子，王爺也不承認在王府了？」

「本王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可否容少虎入府去搜查一下？」

「大胆，八賢王府是什麽地方，豈容你任意胡爲。」

「王爺，少虎是奉旨行事。」

「奉什麽旨？」

「自然是聖旨。」

「拿聖旨來！」

石少虎取出聖旨，展示給他看，八賢王揚目瞄了兩眼，倨傲而又憤怒的道：「聖旨上只是要你捉拿叛國之人，有先斬後奏之權，與本王何干？」

上官白雲道：「證據顯示，王爺就是叛國之人。」

八賢王聞言怒不可當的道：「上官白雲，侮蔑本王，可是滅門的大罪，你說話最好當心！」

上官白雲不甘示弱，昂首言道：「老夫說的都是實話，鐵證如山。」

八賢王鐵靑着臉，大聲道：「鐵證在那裏？」

謝紅梅道：「就在王爺的身邊。」

八賢王愕然一楞，道：「本王身邊那來的鐵證？」

神刀林子俊道：「王妃郭晉秀，乃是松上國王的胞妹，本名上野晉秀，這當然是鐵證。」

八賢王死鴨子，硬嘴巴，就是不肯承認，斷然決然的道：「胡說，王妃絕非扶桑人氏。」

謝紅梅道：「王爺高高在上，或許没聽說過我謝紅梅，上野王妃應該不會不識犬養家的我這個女兒吧？」

上野晉秀氣得花枝亂顫，吐字如刀：

「犬養紅梅，妳竟敢吃裏扒外，背叛王爺，背叛松上國，哀家現在就活劈了妳這個賤人！」

即說即做，一點也不拖泥帶水，人隨掌進，快如風，猛如山，欲在一擊之下就斃了謝紅梅。

不幸，她遇上了羣豪之中功力最深最高的王十甫，沉喝一聲：「回去！」念動招發，「三老神功」威力無邊，上野晉秀自己發的力道，撞上了自己的身，乖乖的退回到原來的地方。

郭王妃嚇了一跳，弄不懂王十甫用的是什麽功夫，堆下一臉的迷惘。

石少虎聲沉語重的道：「事實俱在，鐵證如山，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希望王爺能俯首自縛，皇上聖明，也許還有活命的機會。」

八賢王怒氣冲天的道：「本王身爲皇叔，誰敢對本王無禮！」

「請王爺別忘前人明訓：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假如本王不肯俯首自縛呢？」

「少虎只好被迫捉拿！」

「你敢！」

「皇命在身，不敢也得敢！」

話已說絕，只好採取強硬手段，石少虎在左，上官白雲在右，兩個人像一把老虎鉗子一樣，從兩側夾攻上去，欲生擒八賢王。

王十甫則與林子俊聯手，準備逮捕上野晉秀。

孰料，八賢王與上野王妃，非但拒捕，而且，快攻三掌後，便閃電似的退回花廳去。

「站住！」

「站住！」

石少虎、王十甫異口同聲，雙雙一馬當先闖進去。

上官白雲、林子俊、謝紅梅、上官明、上官倩、雷峻緊隨在後，不過是一步之隔。

萬沒有料到，石、王二人的前腳甫一踏入花廳的門，馬上便遭到一陣狂風暴雨般地，「霧裏看花鬼見愁」等暗器的無情襲擊。

接着，便見一張巨大的網子當頭落下，在入口處佈下一個網袋，請君入甕。

八賢王撒下天羅地網，設下十面埋伏，尚不止此，就在暗器出手，網子撒下的同一時間，埋伏門內兩側的人，也瘋狂的圍攻上來。

這些人可不是等閒之輩，全都是拔尖拔頂的人物，上野杏子、上野小雲、犬養浩之、淺田十郎、魏大全、朱翊鈕、朱翊鈿皆赫然在列，還有八賢王貼身的一羣護衛，總數不下三十名。

刀光劍影，拳飛掌走，情勢可謂險到了極點，也混亂到極點。

「殺啊！」

「殺啊！」

雙方都在吶喊，以壯聲威，上官白雲等人左衝右殺，好不勇猛。

奈何，好漢抵不住人多，既要閃避密如雨的暗器，又要出手反擊，難免顧此失彼，手忙脚亂。

八賢王朱載德殺氣騰騰的道：「給本王殺，全部殺光，鷄犬不留！」

餘音未落，場中高潮迭起，石少虎、王十甫巧施「移花接木功」，立有四名魔徒隔着網子，互拚一招，彈身倒退回去。

可是，退走四個，又補上來八人，壓力絲毫未減。

網子已蓋在頭上，只要再一收縮，大家就會被縛死，只有束手被擒的份兒。

石少虎忽發奇想，虎吼聲中，雙臂一抖，頂着網子騰空而起。

謝紅梅不忍夫婿隻身涉險，亦彈身拔起，與石少虎貼背而飛。

這時才發現，網子的四角被人緊緊抓住，上升數尺便靜止不動了。

「看打！」

「看打！」

是上官白雲父子兄妹的吼聲，一口氣打出十二支「奪命梭」，梭梭中的，四人立告命歸黃泉，網子亦隨之急遽升起。

羣豪被困的局面雖解，這一來，却使石少虎、謝紅梅成爲冷寒星、尚小雲攻擊的活靶子，立與何浩之、田十郎、魏大全、朱翊鈕，朱翊鈿等人爭相縱躍而起，欲在半空中結果他二人的性命。

情勢的變化簡直像走馬燈，高潮迭起，令人眼花繚亂，少林、武當二派已及時趕到，羣豪聲勢大振。

冷寒星欲殺石少虎，被王十甫一掌劈下來。

尚小雲想幹掉謝紅梅，敗在自在僧的「三老大法」下。

何浩之被上官白雲所挫。

（未完・廿一）

司馬洛傳奇故事

# 銀蛇劫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被綁着吊上氣球，越昇越高，手雖被銬着、幸有手銬的鎖匙，幾經艱辛才把它打開，用箭筒放小箭將氣球射穿，氣袋洩氣下降，飄流到美國派駐的空軍基地，見到了柯士比上校，說出自己是從派洛山氣象台逃出來的，那氣象台聚集着一羣壞蛋，放出氣球，幻映那十二條銀蛇作訊號，在亞洲的城市暴動，想接管整個亞洲，柯士比初時不信，經過和史勿夫聯絡，便配合用傘兵和飛機將放出來的氣球擊穿墜毀，傘兵則配合史勿夫封鎖氣象台，極樂會的主席想駕飛機遁走，亦遭到機毀人亡。司馬洛降傘潛入氣象台到飛機庫想把雅典娜救出……

## 高空激鬥 險象環生

那二個印度人走到了樓梯，便拾級而上，仍在談着話。司馬洛踏出去，舉起射箭筒，輕輕按了一下。先行那人的大腿上中了一箭，身子忽然一軟，便往後栽倒，撞在後面的那人身上。這第二人立足不牢，叫一聲，便和他一起滾下來，跌回樓梯底下。

中箭的人已經暈去不動了，未中箭的人頭昏腦脹地爬起身，就發覺司馬洛的手臂已經勒住了他的喉嚨，而一把刀子指着他的鼻尖，他僵住不敢動了。

司馬洛匆匆地低聲說：「回答我的問題，不然我把你的眼睛挖出來，達賴星帶來的那位小姐呢？」說完了他便略鬆勒頸的手臂。

「她——她不在這裏！」那人吶吶地說。

「在那裏呢？」司馬洛使刀尖壓着他鼻尖的皮膚，隨時有破皮戮入的可能。

「走——了。」那人說。

「什麼？」司馬洛差點就把刀子插入了他的鼻子：「什麼意思走了？」

「離開了這裏！」那人吶吶地說。

「你在開玩笑嗎？」司馬洛說道：「如果有路離開這裏，你們每一個都已離開了！」

「我是說真的！」那人恐懼地說。「她和首領一起走的，他們乘氣球——首領要到C市市區去——帶着她一起走——他會帶人回來解圍——他要我們緊守這裏等他回來！」

「很有趣！」司馬洛說，現在他相信這人說的也許不是假話了。乘氣球離開，這的確是最好的辦法，因爲氣球是沒有聲音又看不見，在激烈的交火聲中，誰知道有兩個人正乘氣球悄悄地離開了呢？他的刀尖又一緊，終於刺破了那人鼻尖的皮膚。他又惡狠狠地問：「還有多少人乘氣球走了？」

「祇有首領和那個女人。」那人說道：「他不是在逃走，所以用不着很多人去的！」

「多久以前去了？」司馬洛問。

「大約半小時之前。」那人說：「他們現在一定已經升空了！」

「怎樣去氣球發放的地方？」司馬洛問。

那人向他指出了應走的路徑。司馬洛懷疑地看着他：「你說的是真話？不會指我去進入一個陷阱吧？」

「我說的是眞話！是眞的！」

「很好！」司馬洛收起刀子，從那人身上摸去了他的槍，插在自己的腰間，便放了他，說：「走吧！」

那人呆看着他。

「上去。」司馬洛揮揮手：「你剛才不是要上去嗎？上去吧，不要回頭！」

那人不敢不從，便乖乖地走向樓梯，踏了上去，他才踏了第二級，屁股就有給打了一針的感覺，於是他身子一軟，倒回下來。他還未有機會知道自己的屁股上是中了一支小箭，便已經暈過去了。司馬洛看着他微笑；如此，他是會暈得比較用痲醉藥久一點的。



他開步向那人指出的氣球發放台的路走去。那就是進入右面的走廊。沿着走廊的燈光都是暗淡的。他走得很小心，一直提防着會遭逢到意外。但走廊走完了，到達了轉角處，仍然未會發生意外。

轉了角就是一度開着的門，司馬洛可以見門內是一間寫字間之類，一個中年印度人正在埋頭填寫着一些表格，大概是有關氣象台的工作程序的表格。

司馬洛整了一下衣領，乾咳一聲，便走過去，踏入房中，對那人說：「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報告首領，他們說他到了氣球發放台，但我不認得路，你可以告訴我怎麼走法嗎？」

那人不耐煩地抬頭看了司馬洛一眼，似乎他是正在忙得不可開交而不想受到打擾。他匆匆對司馬洛說了應走的路。他說的和先前那個打手一樣，證明他們都是沒有說謊的。

「謝謝你！」司馬洛笑着，一扭射箭筒，一枝小箭又射中了那人的肩膊。

那人詫異地看着小箭，眼珠呆滯起來，接着便仆倒在桌上，伏在那裏不動了。司馬洛迅速退出了房間，依着那人所指示的路徑而行。

轉了兩條地下的走廊，再登上一層樓梯，他便到達了一座很大的天台，他認得就是他給天度星放上空中去的天台了。天台上現時祇有一個人，正在望着天空，不知在看些什麼，那個人就是天度星，司馬洛拔出手槍，走到他後面，用槍咀抵住他的頸後，說：「我從天堂回來了！」

天度星咽了一口唾沫，驚詫地說：「你是怎麼下來的？」

「那是說來話長了。」司馬洛說：「有機會再告訴你吧。目前我要找的是達賴星和雅典娜，他們呢？」

天度星仰頭望天上，微笑道：「如果你的眼力比我好，你也許還可以看見他們。他們現在已經飛到很遠了。」他用手一指：「他們是乘氣球去的！」

司馬洛仰望天上，却看不到什麼。氣球顯然是已經升到很高很高了，一時，他遲疑着，不知道該怎辦好，因爲卽使天度星也沒有能力使氣球降回下來的。

天度星得意地吃吃笑。「這一次你們輸了，達賴星既然逃了出去，就等於是我們已經勝利了！」

「別那麼得意。」司馬洛冷冷地說：「你放的那三十個氣球都已全給我們打下了！不會再有什麼銀蛇出現的！」

天度星的身子一顫：「你在騙我！」

「我並不是騙你。」司馬洛說：「你知道我是做得到這件事的。我們有飛機，難道不能追上去逐隻打下來嗎？」

天度星轉頭望向另一方向的天空。先前爆出的十二銀蛇仍然浮在那裏，但已開始褪色，過不久就會消失，他知道這是他最後一次放的銀蛇了。他的喉嚨忽然發出梗塞的吼聲，身子便向前仆去，而脚向後一撐，希望踢中司馬洛的腰。

但在他的脚還未撐到時司馬洛也起脚了，一脚撐着他的臀部，先把他踢開，於是天度星踉蹌地仆到十幾呎之外。他爬起身，看看司馬洛，忽然開步就逃，司馬洛不慌不忙地把槍插在腰間，用雙手拿着射箭筒，輕輕一扭。

天度星忽然停步呆住，差不多呆了一秒鐘，才頹然倒下不動了。因爲他的屁股上已中了一箭。

司馬洛從胸袋拉出一隻小型無綫電對講機，對裏面說：「柯士比上校？我們的獵物已經乘氣球逃走了，我沒有必要再留在這裏。來接我吧！」

「很好。」柯士比的聲音從對講機內傳出：「你準備吧，我隨時可以來到！」

司馬洛關了對講機，放回衣袋裏，便伸手到背後去。他的腰背之處原來是有一隻小小的袋子縛着的，現在他首先用兩手的手指向袋子的左右摸索，摸到了一點東西，便把它拉出來！他拉出的原來是兩根很幼的金屬桿子，就像汽車的無綫電天綫桿一樣，向橫伸出，每根大約五有呎長。

這時，天台的出口處忽然出現了幾個人，爲首一人舉槍向司馬洛喝道：「不要動！」

顯然樓下密室中幾個被小箭弄暈了的人員已經被發現了。司馬洛馬上躺倒在地上，拔槍放了一响。

那人倒下了，餘下的人馬上伏下並且散開，開始向司馬洛射擊，子彈不斷在身邊飛過，有些射在很接近他的地上，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但是他的身上有那兩條金屬桿子伸出，阻碍着，使他不能迅速地滾身到暗處。於是司馬洛掏出兩個的寶貝彈丸，丟在地上。

彈丸「匍」的一聲爆炸，濃厚的白烟立即向四面迸射，把司馬洛整個籠罩住了。於是那些人沒法再向他瞄準，也沒法看到他是正在幹什麼！他們雖然仍在盲目地放槍，但這樣是很難命中的，所以司馬洛安心得多了。

他再伸手到腰背處摸索了一番。那隻袋子忽然發出嘶嘶的聲音，開始漲起來，並且升起，升過了司馬洛的頭頂。

這隻袋子一面上升一面仍繼續漲大，顯然它原來就是一隻輕氣球。那兩根金屬桿子也隨着它而升起了。不過它與司馬洛的腰背仍然有一條細細的尼龍索相連着。

白烟仍然籠罩着司馬洛，而且正不斷地向四面散開。這是特別重的烟，所以雖然有風，也不容易把它吹散的。輕氣球在烟陣中繼續漲大，漲到够大時，便開始把司馬洛也帶起了。司馬洛慢慢升進空中。

他又掏出了那隻小型對講機，對裏面說：「我來了，柯士比！」

「我也來了！」柯士比回答。

司馬洛終於升出了烟陣之上，居高臨下，可以看見那羣打手仍在包圍着烟陣進行射擊，完全沒有想到司馬洛還有飛天一條路可逃的，因此沒有人抬頭望天。

司馬洛微笑，又掏出一顆丸子，用力一扔，讓它落向那些打手的附近，這一次他掏的一顆却是爆炸丸了。

轟隆一聲爆炸，硝烟把那些打手們都吞沒，當硝烟終於散去時，司馬洛已看不清楚有多少人倒下，因爲他已升得很高，而且風正帶着他離開那裏。

飛機聲响了，司馬洛回頭，看見柯士比駕駛的那部輕轟炸機正在向他飛來，以

最慢的速度在他身旁掠過。司馬洛揮揮手。他看不見柯士比，但柯士比是一定看見他的。

「這是理所當然的。」柯士比的聲音說：「你本來是預備和你的女朋友在一起上來的，現在却祇有一個人！」

「快點把我弄上去吧。」司馬洛說道：「我們沒有很多時間了，我有工作要做呢！」

「不能太快的。」柯士比說道：「你現在這東西還是在試驗階段，我們軍隊裏還未正式使用，所以我仍然担心着會出毛病！」

「你大可以不用担心。」司馬洛說：「我知道這東西是行的，我已經用過。」

「什麼意思你已經用過？」柯士比詫異地說：「這差不多是軍秘，你怎會用過呢？」

「說來話長了。」司馬洛說：「以後再向你解釋吧！」他所指的一次是在法國的時候，在「天字煞星」一案裏，也是用同樣方法逃出一座屋子的天台，不過那一次用的是滑翔機，氣球也不及這一次那麽現代化。

現在柯士比給他用的的確是正在試驗中的東西，在以往，拯救地上人員的方法，是由人員在地上搭一隻架子，架起一條橫索，飛機低飛，把橫索勾住，便把人員拉上天空帶走。但是這樣做時，飛機要飛到很低，常常人救不到，還要連飛機也被敵人擊落。司馬洛現時所用的設備就可以補救這個缺點。氣球上升出的金屬桿子會發出電波，與飛機上的雷達網發生感應，雷達網便指揮飛機的高度調節系統，使能用機腹的鈎子準確地把氣球頂端一個圈子勾住。

說着時，柯士比的飛機兜了一個圈子，又飛同來了。司馬洛的心一陣悸動，因爲飛機看來就是要向他直撞似的。他不禁閉上了眼睛。

接着背上的索子微震了一下，飛機的聲音震耳欲聾，而他忽然覺得自己飛得很快了。

張開眼睛，他看見飛機就在前面，正拖着他而飛行，兩翼之下的噴射筒噴着怕人的紅光，機腹已經開了一個黑色的方筒，不知是機器抑或是人手正把他向那方洞扯去。

扯近了方洞時，司馬洛發現是兩個兵士在把他扯上去的。他們微笑着伸手扶他上去。

司馬洛爬上了飛機的內面，在地上坐下來，喘着氣，那二個兵士讚嘆地拍拍他的肩。「幹得很好！朋友。幹得好！你是個勇敢的人！」

司馬洛聳聳肩：「你們怎知道我不害怕？」

他站起身，沿甬道走回機頭去，柯士比上校對他微笑：「我們現在又該幹些甚麽呢？」

「我們得追一隻氣球。」司馬洛說：「最大一條魚已經逃出了網隙，而且帶走了那位小姐！」

「既然你的女朋友在上面。」柯士比道。「那我們就不能把它打下來了。」

「不錯。」司馬洛說：「第一步是追上它看看，先肯定是否有這件事和看看情形。」

「這是容易不過的事了。」柯士比說：「今晚的風向一直沒有變，我們很容易就能探出它是在哪裏的！」

於是柯士比便順風飛行，而以最快的速度搜索着。很快地，雷達網已經找出了氣球的所在。柯士比說：「留心一點看着吧！」

司馬洛小心地通過窗子凝視着前頭，但飛機的速度雖然開到最慢，仍然是很快的。忽然，他看見那隻氣球出現在前面，很快近前，變大，倏的又過去了。他並沒有機會看到裏面坐的是甚麽人，甚至沒有看到裏面究竟是否有人。

「我甚麽都看不到！」司馬洛叫道。

柯士比哈哈笑：「到後面去拿一副望遠鏡吧，我繞着它兜圈子，你便可以看清楚了。」

柯士比這個辦法雖然很好，飛機繞着氣球兜圈子，雖然飛得快，但是一直以汽球爲圓心，所以不會遠離氣球，而司馬洛從飛機側面的窗洞望出去，便有機會細細觀察到氣球上的情形。

沒有錯，達賴星和雅典娜果然就是在那氣球上的。那隻氣球和司馬洛被放升空的那隻一模一樣，也是下端有一隻大大的金屬桶子，他看見雅典娜的雙手是被縛着的，縛在背後，達賴星則站在她的背後，手中拿着一把槍，抵住她的後腦。雅典娜已經被縛，沒有必要再拿槍威脅她的，所以這當然是做給飛機上的人看，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有人阻止他，他就先開槍殺雅典娜。

司馬洛放下望遠鏡，吁了一口氣：「是他們了。」

柯士比把持着飛機，問道：「現在又怎辦？」

「第一步讓我們先解決派洛山上那一羣吧。司洛馬說：「然後我們才對付氣球上的這兩個，我已經想到了辦法！」

「說出來好了。」柯士比說：「要人或者要東西，我都可以供應的！」

× × ×

幾分鐘之後，在地下，史勿夫仍然一籌莫展地守着那離開派洛山上的路口，攻不進去，而內裏的人也攻不出來。忽然，無綫電又响了，司馬洛的聲音說：「史勿夫嗎？」

「嗯。」史勿夫說道：「你又在天上了？」

「是的。」司馬洛說：「達賴星和雅典娜已經乘氣球離開了，所以我們已經沒有甚麽顧忌。柯士比已經同意了派直升機來投下大批催淚彈。你們是在上風，所以不會受到影响。當那羣小子都在哭時，你就可以攻上去了，明白嗎？」

「很好。」史勿夫說：「我們實在已經等得厭了。」

史勿夫說完便等着。大約過了三分鐘，就傳來了直升機的聲音。直升機經過了頭頂，停留在派洛山的入口處的上空，催淚彈好像雨一般向把守在那裏的人投了下來。

山頂上的那帮打手們雖然提槍向天上掃射，可是直昇機却並非降得很低，而是停在射程以外的高處的，所以地下的掃射對它無影响。催淚彈如雨一般一批一批落下來，一批一批地爆炸，發出了低低的悶响。



不久，直升機似乎覺得已經够，便再移動，移向高原末端那些建築物的部份。那裏更加少人防守，但直升機也同樣投下大量催淚彈。它要使這山頂上的每一個人都流淚失去抵抗，以便史勿夫進攻。

這邊，史勿夫果然也配合攻勢，他們已從那些空降軍用品中取出了防毒面具，分發給各人戴上。當山上抵抗的槍聲完全停止了時，他知道對方一定是已給他催淚烟燻得連眼睛也無法張開了，於是他便下令進攻。

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員就像來自天外的太空人般小心翼翼向山上推進。他們很快就已經到達了高原的邊緣，也並沒有遭遇抵抗。強烈的催淚烟使那帮反抗份子都伏在地上，兩手護着眼睛，有些則簡直已經暈去。

其中有兩個印度人似乎是死硬份子，因爲當史勿夫和麥連走近時，他們仍忍着淚眼，從一部汽車後面冒出身子，提槍欲射。

但是在他還未能扳機之前，史勿夫和麥連手上的機槍便一齊响了，子彈攔腰横掃，幾乎把他們切斷成兩截，他們叫也未有機會叫一聲便倒下來，兩命嗚呼！其他的人蜷縮着，不敢再動。

「好了，好了。」史勿夫大喝道：「大家把手放在後腦，站起來。」

各人依命而行了。史勿夫轉對麥連道：「你們在這裏把他們繳械和扣留吧，我帶些人到那邊去，我相信那邊還會有些餘黨的！」

「好的！」麥連點點頭，揮揮手，他手下那羣傘兵便熟練地把那羣打手驅在一起，進行搜身。在這一方面他們是駕輕就熟的，他們不過把這一帮人當作是被俘的敵兵而已。

史勿夫領着他帶來的那一羣警探向高原的盡頭小心地推進，沿途看到那本來平坦的草地現在已經千瘡百孔，擲彈筒擲來的炸彈在地上炸出一個一個的大洞，好些洞邊還躺着炸死的屍體或是呻吟着的傷者。那擲彈筒所造成的傷亡是不輕的。

他們到達了那簇建築物，沒有再遭遇到抵抗，也許那羣留守最後關頭的打手們也知道，既然對方能到達這裏，那麽一定是大勢已去了。連留在地下室之內，並未受到催淚彈影响的那一批人也乖乖地走出來，棄械投降了。

史勿夫把他們趕到草地上，集中在一起，然後開了無綫電對講機，說：「司馬洛，你在哪裏？」

「在天上。」司馬洛的聲音同答他：「怎樣？」

「這裏一切都解决了。」史勿夫說：「我們已經控制大局，每一個都給捉下來了。」

司馬洛嘆一口氣：「你的頭痛，是解决了，我的頭痛，却剛剛開始呢。」

「甚麽意思？」史勿夫問。

「你也帮不了忙的。」司馬洛說：「以後再跟你談吧！」

「好的。」史勿夫說。他把無綫電旋了幾下！旋到另一個波段說：「怎樣了！李來？」

李來探長長嘆了一口氣，同答：「市區的情形還是混亂得很，市長的命令還沒有改變，軍警都不動。天上的銀蛇已消失了，但暴亂仍然在進行；也許這一次不會停止？」

「是的。」李來說：「但長此下去不是辦法的。也許這一次他們不會停了！」

「會停的。」史勿夫再安慰他：「銀蛇消失了，他們就應該停的，祇不過這次也許會繼續得久一點就是了。到底，這一次天上出現的銀蛇有十二條，比以前多了十二倍呢！」

「希望是如此吧。」李來說。

「你密切注意着市區的局面吧。」史勿夫說：「如果惡化起來，你再通知我，因爲那時不能再顧市長的命令也得動手了。不過照我猜，情勢應該是漸漸緩和下來的。」

「很好。」李來探長說。

× × ×

在天上，司馬洛的頭痛的確是剛剛開始。但乘坐的飛機已經繞着氣球飛了好多圈，情形他已經看得一清二楚了。他看到達賴星乘的那個氣球和他乘過的那一個是稍微有些不同的，那就是，氣球的底部有着放氣的設備，並且有一條操縱繩從放氣機掣通到下面那隻金屬桶中。換句話說，達賴星是隨時可以控制這氣球的升降的。當他到了他認爲需要降落的地區時，他就可以放氣降落。司馬洛心裏很焦急，他知道不能讓達賴星在C市降落的，因爲當他一降落之後，C市就會成爲他的世界，他們是不能下去捉他的。如果阻止他降落也不是辦法，因爲依照現時的風向，氣球終於會飛到邊境，邊境之外，就是一個鐵幕國家，司馬洛這架飛機當然是不能飛近的，但達賴星却可能與他們有聯絡而能進去。如果達賴星進入了這樣一個國家，那就更不妙了。

因此他現在要進行他這個近乎敢死隊的計劃，他不知道這個計劃是否行得通，但是也非實行不可了。他現在已經換上了一套跳傘的制服，已經戴上了頭盔，背上正由一個兵士替他上一副降傘。

柯士比說：「你這個計劃是相當冒險的，司馬洛，你知道嗎？」

「我知道。」司馬洛說：「現在我們的高度是多少呢？」

「八千呎。」柯士比說：「如果再升高，空氣就很稀薄了！」

「跳傘的玩意我在遊美國加州時玩過好幾次。」司馬洛說道：「所以我也不算是太生手了。八千呎似乎是相當適合的高度！」

「很適合。」柯士比說：「通常的玩家是在七千五百呎的高度跳下去的。在以後的五千呎之內你一面下跌一面可以做各種花式，但到二千五百呎時就非張開降傘不可。希望你記得這一點！」

「我當然記得。」司馬洛說：「否則我也不會活到現在了。」

「很好。」柯士比上校說：「你甚麽時候可以動身？」

「愈快愈好！」司馬洛說。

「那麽去吧！」柯士比說。

司馬洛舉起望遠鏡向氣球的方面再望一次，看見達賴星仍然站在那裏，手中着槍，指着雅典娜，不過已經鬆弛得多！槍咀不再是緊緊地抵着她的額了。

達賴星此時是正望着那架在遠遠兜着圈子的飛機，奇怪它打算做甚麽。他喃喃地說：「他們阻不了我的，雅典娜，拜你之賜。天！想不到他們會出動到轟炸機！如果是我一個人在這上面，他們已經把我射下來了！」

雅典娜冷冷地瞪他一眼：「你終於要降落的，你現在又能逃到哪裏去呢？」

達賴星微笑：「到了C市上空時我就降落，下面會有我的子民迎接我！」

達賴星說完了便大笑起來。雅典娜聳聳肩：「你一定瘋了！」

「我沒有瘋。」達賴星說：「即使我不能降落在C市，我也可以越過邊境到隣國去的，那裏有人會歡迎我。」

這時候，那架輕轟炸機忽然直向他們飛來了。達賴星全身一震，連忙擺槍指着它。雅典雅尖叫了起來：「他們要撞過來了。」

達賴星緊咬着牙床叫道：「他們不敢的！他們不敢的！」

轟炸機果然不是撞他們。它現在是完全停了噴射引擎，滑翔着飛過來的，飛得很慢很慢，而且飛得很近，不過並沒有撞他們，而是在氣球的頂上大約十五到二十呎的地方掠過。過去了之後，引擎又開動了，吵鬧地飛走。

達賴星驚疑不定地看着它遠去，奇怪道：「他們究竟在弄甚麽把戲？」

轟炸機繞了一個兜子，又飛回來了，又是和前次一樣，停了引擎滑過來。達賴星向後放了一槍，也許打中機身，也許打不中，但總之那小小的一顆子彈在如此巨大的飛機的身上是起不了甚麽作用的。飛機又掠過去了。

達賴星看着飛機的尾巴，暴躁地叫道：「他們在攪甚麽鬼？」

沒有人回答他。能回答他的祇有飛機上的司馬洛和柯士比，而他們當然不會回答他。柯士比正在說：「他在向我們開槍了。」

「那更好。」司馬洛說：「如果槍是指在女的額上那才難辨呢！」

「這一次你可以下去了吧？」柯士比說：「你該已看清楚了形勢了！」

「可以了。」司馬洛說着站起來，走回後面，走到機腹。他剛才給拉上來的那個洞口現在又開着。這一次他是要從這裏跳下去的。

飛機兜了一個圈子，又關了引擎，向汽球滑翔過去了。司馬洛摸摸掃在腰間的手槍，等着飛機滑近氣球，他看見達賴星又在舉槍向飛機射擊。接着引擎忽然暴響，達賴星忽然蹲下用雙手掩耳，雅典娜雙手被縛着掩不到耳，露出痛苦不堪的表情。下一瞬間，飛機已到了氣球的頂上，司馬洛便甚麽都看不見，祇是看見氣球頂那交織成網狀的粗繩。他毫不猶疑地就跳了下去。

這個氣球的氣袋，構造大約如一隻被繩網套住的籃球，不過是倒置的，而且很大，那隻氣袋直徑有五十呎，所以它的頂部有一塊相當大而且平坦的表面，司馬洛在上面，抓住網繩，便輕易地伏在那裏。

飛機遠去了。

天是相當暗的，達賴星並沒有看見司馬洛跳下來，而跌到氣球頂上時發出的聲音，也被飛機的引擎聲遮蓋了，所以達賴星一點也不知道司馬洛已經到了他的頭頂上。現在司馬洛的難題是怎樣下去和制服達賴星。他身上穿的跳傘服裝及頭盔是預備萬一跳不中氣球或被逼要逃走時用的。現在看來，第一個可能性已經沒有了。

罩住氣球那繩網是很方便的。司馬洛抓住那一格一格的繩網爬下去，爬下氣球的側面。

這時飛機又來了，這一次飛得較低，在接近金屬桶子的地方掠過。司馬洛拔出手槍。他已經看得見達賴星，但達賴星還沒有看見他；達賴星沒有空抬頭，祇是防備着這一次來自側面的轟炸機，仍然猜不出對方究竟在攪甚麽鬼。

轟炸機在很近的地方掠過，達賴星舉槍瞄準。這一次他決定要射駕駛飛機的人。但在他未能扳機前頭上已經响了一槍，達賴星的手一痲，槍便掉下八千呎下的地面了。

達賴星霍的抬頭向上一看，差點嚇暈了過去，因爲司馬洛正倒懸在氣袋的邊緣上，一隻手抓住繩網和兩隻脚尖勾住繩網，餘下的一隻手就是執槍指着達賴星。司馬洛身上穿着一套臃腫的跳傘衣服，戴了鋼盔又套着防風眼罩，模樣本來已够古怪，在高空這詭異的環境之中，驟眼一看就更是怕人。

雅典娜見了，又尖叫起來。

達賴星的反應很快，他立即拉着雅典娜，撲到了金屬桶子的另一邊去，使司馬洛無法再向他射擊，因爲如此一來司馬洛的視綫就給氣袋的下半部遮住了。

司馬洛小心地爬低了一格網繩。

達賴星尖聲叫道：「別再下來了！不然我會把她推下去！」

「不要！」雅典娜慌張地叫。

司馬洛一時定住了，不敢再下降。

達賴星得意地叫：「你想不想我把她推出去，讓她跌到幾千呎下面？」

司馬洛遲疑一下，說道：「哼！你不敢的。」

「你試試下來吧。」達賴星說：「我一看見你的頭出現，她就要掉下去了。」

司馬洛咽了一口唾沫。達賴星瞧不見他的頭，但他是看得見達賴星的脚的。達賴星的脚的面前就是雅典娜的脚。很顯然他是已經把雅典娜推在身前作擋箭牌了，司馬洛即使能把上半身伸下去，也不易放槍射中達賴星的。

司馬洛說：「你反正是逃不掉的了，達賴星，還是乖乖地投降吧，我們已經把你那三十隻氣球都射下了，派洛山上你的人也都投降了，你是難有作爲的！」

達賴星吐出一連串惡毒而不堪入耳的咒罵，因爲他在心痛他的放氣球計劃失敗了。但跟着他又得意地大笑起來：「謝謝你向我報告，司馬洛，你使我決定不要在C市區降落了。我現在要越過邊境到隣國去，那裏有歡迎我的人，他們用得着我這種人才的！」



「投降吧！」司馬洛說。

「不。」達賴星說。「你身上是有降傘的，司馬洛，我給你十秒時服間離開我的氣球跳下去，一……二……」

「如果我不跳呢？」司馬洛問。

「那麽你的女朋友代替你跳下去。」達賴星說：「四……」

這時司馬洛就看出達賴星的破綻了。很顯然，達賴星的身上別無武器的，不然他會說一刀刺死雅典娜或者此類的話——如果他是携有刀子或其他武器的話。而且他也不相信達賴星眞會把雅典娜推下去。這已是他手上最後一張皇牌了，他怎會捨得把它丟掉呢？」

於是司馬洛迅速放了一槍，一顆子彈進入了達賴星的脚背，而當達賴星狂嚎着跳開時，司馬洛又迅速下降了兩格網繩。這一來達賴星一定看得見他了，因爲但他也看得見達賴星的臉。

使司馬洛登時冒汗的是，達賴星已經把雙手給縛在背後的雅典娜推到金屬桶子的邊緣，而雅典娜狂叫掙扎，極力要跌回桶內，達賴星則拚命地推她，要使她跌出去！

司馬洛慌忙地再放了兩槍，達賴星的脅下開出兩朵血花，但他大叫一聲，用了最後的氣力一推，於是雅典娜跌出去了。

達賴星頹然倒下。

在最後一瞬間，雅典娜伸出一隻脚，用脚背勾住桶子的邊緣，於是她暫時倒懸在桶外，祇靠一雙脚背之力。她的雙手被縛在背後，一些用處都沒有，不能帮助她爬回上來。鞭長莫及的司馬洛，心差點跳出了咀巴！

「支持着，雅典娜！」司馬洛大聲叫道。

雅典娜那隻脚的確已經用盡了力氣，勾住桶子的邊緣，所以她暫時是仍然懸在那裏的。

氣球仍被風推送着，繼續前進，但是並不穩定，而是在輕微地搖晃着，因爲司馬洛的重量使它失去了平衡。

司馬洛把槍丟掉，小心地讓身子倒轉，以使自己回復頭上脚下，然後緊執着繩子，慢慢地爬下去。他不敢做快的動作，雖然現時已經是在盡量趕快了。他害怕一快之下，就會使氣球搖得更劇烈，那麽雅典娜那一隻支持身體的脚就有滑脫之虞。

倒在桶底的達賴星抬起頭，勉強睜開眼睛，看見了這是什麽情形。嘴角正在冒出血來的嘴唇忽然展成一個兇殘的微笑。他用力支撑起身子，伸出一隻發抖着的手，要去推雅典娜那隻脚。

「不要！」

司馬聲浴大叫。他後悔丟掉了那把槍，現時沒有什麽可以射擊達賴星的武器，他就只能喝叫賴達星停止了。

達賴星仍然獰笑着伸手，他的手和她的脚一點一點地接近。

雅典娜那隻脚已在發抖，其實用不着達賴星去推，她也不會支持很久的了。

「不要！」司馬洛叫着，仍然不敢加快動作，祇是保持着剛才的速度沿繩滑下來。

那架輕轟炸機吵鬧地在近處掠過。柯士比上校一定也看見了這情形的。但他又能幹什麽呢？飛機上的人現已不能帮什麽忙的了。

達賴星的手差一吋就碰着雅典娜的脚，忽然，他嘆了一口氣，全身鬆弛，似是最後一點氣力都已用盡。他重重地仆倒在桶底。

這就使整隻桶突然一震。

雅典娜再發出一聲尖叫，那隻脚忽然不見了，她再也勾不住而跌下去了。

差不多在她的脚消失的同時，司馬洛也放了手，讓自己的身子跌下去。於是他們兩人都離開了那汽球，離開了達賴星，墮下去，向八千呎之下的地上墮下去。

現在已經不再是黑夜，因爲黎明已經來了。地下是仍然黑暗的，這就是八千呎高空的黎明。望向四面八方都是一片微亮的晶瑩，望地下則是其黑如墨，不過如果你和地下之間有一件物體，你却可以看得很清楚。

現在，在司馬洛與地面之間的一件物體就是雅典娜。因爲她是比司馬洛先跌下去的，所以她比司馬洛低了二三十呎，而且風也把她吹離了十幾二十呎。她身上穿的祇是一件淺色的衣服，但在墨黑大地的襯托之下却潔白如仙子了！

司馬洛背上是有降傘的，他祇要拉動降傘的帶子，讓傘張開，便可以安然降落。但是雅典娜身上是什麽也沒有的，而且她的兩手又是被縛在背後。她愈跌低一呎，又愈接近死神一呎。司馬洛心中決定，必須追上她！

也許會有人認爲，大家都在跌，怎能够控制呢？怎能追上呢？其實跌是可以控制的，譬如，重的人跌得較快，輕的人跌得較慢，因此重的人就可以追上輕的人。另一方面，如果一件物體的面積變大了，它受到的空氣阻力大，也會跌得較慢。一件靜物的跌是垂直的，但如果本身產生一種衝力，又可以斜跌，接近另一件正在跌的物體。因此那些表演高空跳傘的人，雖然並不是一齊跳下，但是却可以在下跌的途中聚在一起，拉手圍成一圈，甚至還可以彼此拍照。

司馬洛的降傘在離地二千五百呎就非張開不可，否則的話，他便有跌死的危險了。那即是說他還可以跌五千五百呎，在這五千五百呎之內，他非追上雅典娜不可，否則她就要跌死了。

五千五百呎要多久才跌完？不會很久的，因爲，人在下跌時，最高速達到每小時一百二十哩，而在十二秒鐘之內就可以達到這個速度了。

司馬洛全神貫注，因爲他祇有很少很少的時間，少到祇以秒數計，每一秒，甚至每半秒，都是不能浪費的。他看見雅典娜在前面一面打滾一面下跌，後來就漸漸停止了打滾。雅典娜的身體是比他輕的，跌得較慢，所以在高度的方面他已漸漸追上她，現在祇要接近過去。

他把右手一揮，於是產生了衝力，身子一面跌一面向右斜過去，和雅典娜接近了，很接近了，但還是落後一點。接着他已越過了，到了雅典娜的右面，又開始遠離她。於是他連忙一揮左手，身子打了一

個轉，改爲向左靠過去。每一次他揮手得較輕，身子滑行得並不很快，他又慢慢地接近了雅典娜。他祇要伸出手去，就可以摸得到她的脚！

他也看見了雅典娜的臉。在奇詭的光綫之下，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臉上沒有什麽表情。她是不是已經嚇暈了？她是否知道司馬洛正在來救她？

司馬洛伸出手，指尖和雅典娜的脚尖指碰了一下，但沒有抓住，他們便又分開了，她升上去，他沉下。這是因爲他跌得比她快，現在她已經超過了她。

司馬洛連忙平躺身子，而四肢張成大字形，於是他下跌的速度便慢下來了，因爲他的四肢產生了對空氣的阻力。在下跌中張成大字形，這並不是易事，因爲手脚很難伸直；它們迎着空氣的阻力，感覺上就像隨時要折斷似的。

雅典娜又慢慢地向他降下來了，現在她的眼睛似乎在動了，也許她已看見司馬洛，她會相信司馬洛正在追下來救她嗎？

現在她又差不多追上他了，司馬洛注意到距離還是不大對的，於是他又把右手一揮，使身子再度向右浮過去。

他迅速地一手撈過去，祇撈住了雅典娜隨風飄蕩着的裙脚。身體的其他部份都是他所碰不到的。裙脚不大有用，因爲裙子的布料隨時可能斷裂的，不過也總比較沒有的好。司馬洛用力把裙子扯過來，於是她的身子也跟着浮過來了。一切都是慢動作的，就像電影中的慢鏡頭。他們其實很快，他們是正在跌得很快的，祇不過背後是空虛的天空，沒有背景的相形襯托，就不覺其快了。

終於雅典娜一個轉身，頭部便向司馬洛擺過來。司馬洛改爲執住她的頭髮，把她拉近，於是雅典娜便進入他的懷中。他緊緊地抱着她，那種放心感的舒暢簡直是無法形容的。他覺得她的身體其涼如冰。

他緊緊地抱着她不敢放手，不敢去解開她被綁的雙手，因爲怕她會再跌下去。

接着司馬洛忽然一驚，因他剛醒起一件事，他還在跌呢！他已經跌了多少呎了？他不假思索地連忙騰出一隻手，一拉降傘的帶子，一陣嘶嘶的聲音，絲質的降傘很快地逃出他的背囊，升進空中，於是他的去勢忽然受制，好像有一雙巨手在他腋下一托，慢下來了。兩手緊抱雅典娜，他抬頭見頭上已開了一朶紅白二色的大傘。

現在已經跌了多少呎，他不知道，但總之降傘已經張開，他開始慢下來了，雅典娜是安全的，他祇要把她緊抱着不放就是！

他們就在這樣降落着。

在天上，那架轟炸機又在很近之處掠過，柯士比舉起望遠鏡來望望，看到那擁作一團的司馬洛和雅典娜，便微笑點點頭。他的手指按動按鈕，飛機便轉向，滑向另一個方向。很快，達賴星那隻氣球就在雷達幕上出現了，柯士比按鈕，火箭拖着白色的尾巴射出去，接着飛機已追上了那着火的氣球，一瞥之間看到氣袋已經燒完了，而下面吊着那隻金屬桶子失去支持，正在迅速向下面跌去。如果桶子中的達賴星是仍然活着，也不會活很久了。

柯士比對無綫電對講機裏說：「我已經替你把那傢伙解決了。你看見氣球中彈嗎？」

「沒有。」司馬洛說：「距離太遠了，但你的眼界我是可以信任的！」

「這是一個按鈕時代。」柯士比笑起來：「這飛機一切都是自動化的，有什麽眼界可言呢？你剛才那兩下才眞了不起。我希望你能追到她的，又不相信你能。我看着你們在跌，却沒法幫忙，簡直急得肺也快裂開，但你却成功了，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

「我和你相反。」司馬洛說：「我相信我能做到的，結果就做到了！」

雅典娜在他的懷中發出一聲呻吟，司馬洛用下頷推她的頭頂，推側她的頭以便能看到她的臉。她正在難以置信地看着他。她幽幽地說：「我們在那裏？我們正在降下地獄嗎？」

「不！」司馬洛說道：「我們祇是正在降回地面，到地獄去則可能要在幾十年後！」

「噢。」雅典娜把頭埋在他的頸窩：「我還以爲我是死實了！」

司馬洛道：「你現在可以放心了！」

雅典娜沒做聲，但是輕吻他的頸。司馬洛忽然醒起一件事，說：「這個達賴星，他和你的媽媽究竟有什麽過不去呢？」

「他剛才在氣球上時告訴了我。」雅典娜說：「那是在印度的時候，她偷了達賴星一顆家傳的寶石，達賴星因此而被族人趕出族。他恨得很，發誓要對她作最毒辣的報復。他也差點成功了。他知道把我拿在手上，一定能把她引出來的！」

「但她却一直沒有眞正出面。」司馬洛說。

「是達賴星低估她了。」雅典娜說。

周圍變得很黑了，那是因爲他們已經降得很低，地平綫在周圍顯得很高。司馬洛向下望望，却看不到什麽。他自言自語道：「不知道我們會降落在什麽地方，希望不會像那張漫畫裏畫的一樣！」

「那張漫畫裏畫的是甚麽？」她問。

「跳傘的人降落在一大叢仙人掌中。」司馬洛說：「有長刺的仙人掌！」

結果他們並不是降落在仙人掌叢，祇是降落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上。那似乎是一座很大的農場，草地上堆着一堆一堆的乾草，好像大漠上一座一座的蒙古包。

他們落在草地上，司馬洛首先解掉降傘，以免降傘把他們在地面上拖動。此時他才第一次鬆開雅典娜。他們躺在地上，鬆了一口氣，然後司馬洛便跪起身，替雅典娜弄開被縛的雙手，雅典娜爬起身，撲進他的懷中，閉上眼睛，深深地呼吸着。司馬洛腰間的無綫對講機透出史勿夫的聲音：「司馬洛！司馬洛！」

司馬洛沒有應，祇是輕吻着雅典娜的頭髮。

「司馬洛……」史勿夫焦急地叫道：「你在哪裏？你已經安全降落了嗎？」

司馬洛一手把對講機按熄了，於是史勿夫的話中斷。雅典娜皺眉道：「你怎麽了，如果你不應，他們怎能找到我們？」

「我不想他們找到來。」司馬洛說：「我想休息一下呢！」

「在這裏休息？」雅典娜說。



「這裏有什麽不好？」司馬洛說：「你可以任選一堆乾草。在乾草上睡覺的舒服是難以形容的！」

「你一定瘋了！」雅典娜說。

「我並沒有瘋。」司馬洛說着把她一拉：「來，右面那一堆吧！」

他們在乾草的陰影裏躺下來。在八千呎的上空雖然已是黎明，但在地下，黎明還要好久才到。他們擁在一起躺在那裏，嗅着甜蜜的背草和泥土的氣味，司馬洛輕咬着她的耳朶，低聲說：「你以後有什麽打算呢？雅典娜？」

「我已經想過了。」她說：「對於我，最好的前途就是跟着媽媽做事！」

「那即是說加入蝎黨？」司馬洛皺眉：「這對於一個美麗的女孩子並不是理想的前途！」

「我們都是生性不羈的人。」雅典娜說：「恐怕不會適合做別種事情了！我不願意自己騙自己；我知道我是不能做賢妻良母的！」

「你至少可以試試。」司男洛說着把她抱緊，嘴唇向她的嘴唇移過去。

「你的意思是你想娶我？」她問。

「不。」司馬洛說：「但我可以免費教授你一點基本知識。」

雅典娜避開他的嘴唇，輕推他的胸。她抱歉地說：「不要在現在吧，司馬洛，幾個鐘頭之前我剛給達賴星強姦過，現在我怎能——」

「噢。」司馬洛洩氣地放了她；他一生從未聽過如此煞風景的話。

接着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從草堆後傳出，一隻槍管抵着司馬洛的後腦，推他離開雅典娜的身上，伏在草地上，一把熟悉的女人聲音說：「猜猜是誰來了？」

雅典娜驚喜地叫道：「媽媽！」

「你怎會在這裏的？」司馬洛詫異地問。

「我們有我們的方法。」那個司馬洛未見過面的黑水仙說：「我們一直留意着你們的動向的。我很急於找回我的女兒呢！雅典娜，這是你的姊妹小梅花，這是卡絲娜，她是剛剛加入了我們的。」她諷刺地笑一笑：「你們有一個共通之點，那就是，你們都和司馬洛睡過！」

司馬洛伏在那裏，無法回頭，也沒法有所動作。他聽見黑水仙又說：「我們一起來吧，雅典娜，我們還得到博物院一趟。我想了很久的那套布爾諾夫珠寶今晚該很容易就到手！」

接着，一件硬物擊中司馬洛的後腦，他暈去了，十分不服氣地暈去了。

當司馬洛終於醒來時，已經是中午了，他仍在那片田上，但周圍有許多軍警，一架直升機停在不遠處，史勿夫正用大腿承着他的頭。史勿夫焦急地問：「究竟發生了什麽？」

司馬洛微笑着，摸摸後腦上那隻瘤問道：「博物院的布爾諾夫珠寶有事嗎？」

「天亮之前給刦去了。」史勿夫說：「但你怎知道？」

「別管。」司馬洛說：「但如果有那一個機關要託人找回的話，可以託我。我會收低一點價錢，因爲這是一件我甚感與趣的事！」

（全文完）

# 魔鬼高原龍虎鬥

（本文承自56頁）

「這個餐廳的玻璃窗都有鐵枝封閉，各位沒法逃走　門也是鐵鑄的，即使有辦法逃走也沒有交通工具，可以逃出生天，因爲出入必須的直升機只有一架，我跟機師一起升空，你們再也沒法找到其他的交通工具。」

列根總統說：「雷總管，你打算飛到那個地方去了。」

「告訴你，我打算飛到紐約那邊，策動另外一次黑人的總攻擊，務求白種人完全消滅！」

他忽然又把話題落在鼠洞上，說道：「鼠洞的火焰只是沼氣，不過故佈疑陣，大蜈蚣大蛇全是塑膠玩具，用電力推動它，根本上沒有大昆虫，這樣做的目的只是擾亂視綫，盜取魔鬼戰車的人是我，把它遙遠控制的人也是我，炸毀直立式戰機的人也是我，我覺得這一幕劇我做得相當精彩！

「還有一點，高隆一直收買我的直升機機師，讓他躲在機底的秘竇，然後升空，故此他能够往返自如，他想抓住我同去，進一步逼我把安妮公主留下的財富全部交出來，簡直是痴人說夢！言盡於此了，我立刻要走，並且在走開之前扳動死亡的電掣！」

雷倫說過了這些，便走到救火用的玻璃箱之前，打爛玻璃，伸手入內，刻立扳動電掣，然後在微笑聲中緩緩地走出，揮手告別。

他帶了手提機槍走開，關了餐廳的門，剛剛走出門外，胡谷立刻走向收入武器的鐵箱那邊，希望能够打開箱蓋，取回武器。可惜鐵蓋就像是生了根，沒法移動分毫。

他認爲一切絕望，不由自主的長嘆一聲，望望列根總統。

列根總統先向高隆那邊走過去，跟他握手，說了一句：「高先生，歡迎你投向我們這邊。」然後很鄭重的向各人說：「各位不必慌張，他使用的超級黃色炸藥必然是從軍用物質倉庫盜取的，那些粉末只是顏料粉，根本不能爆炸，此外，他乘坐直升機離開太空城不久，就被我們的戰機擊落。我早有準備，由科羅拉多空軍基地派出四架戰機徹夜巡邏，但有飛機升空，就拍發密電碼查問，對方不能够答覆，即時開火，故此我認爲雷總管以及他的機師是死定了的，我們很快就可以遇救，因爲戰機的機師擊落他們，必然在太空城降落，然後逐間酒店查看他們一定會到這裏找到我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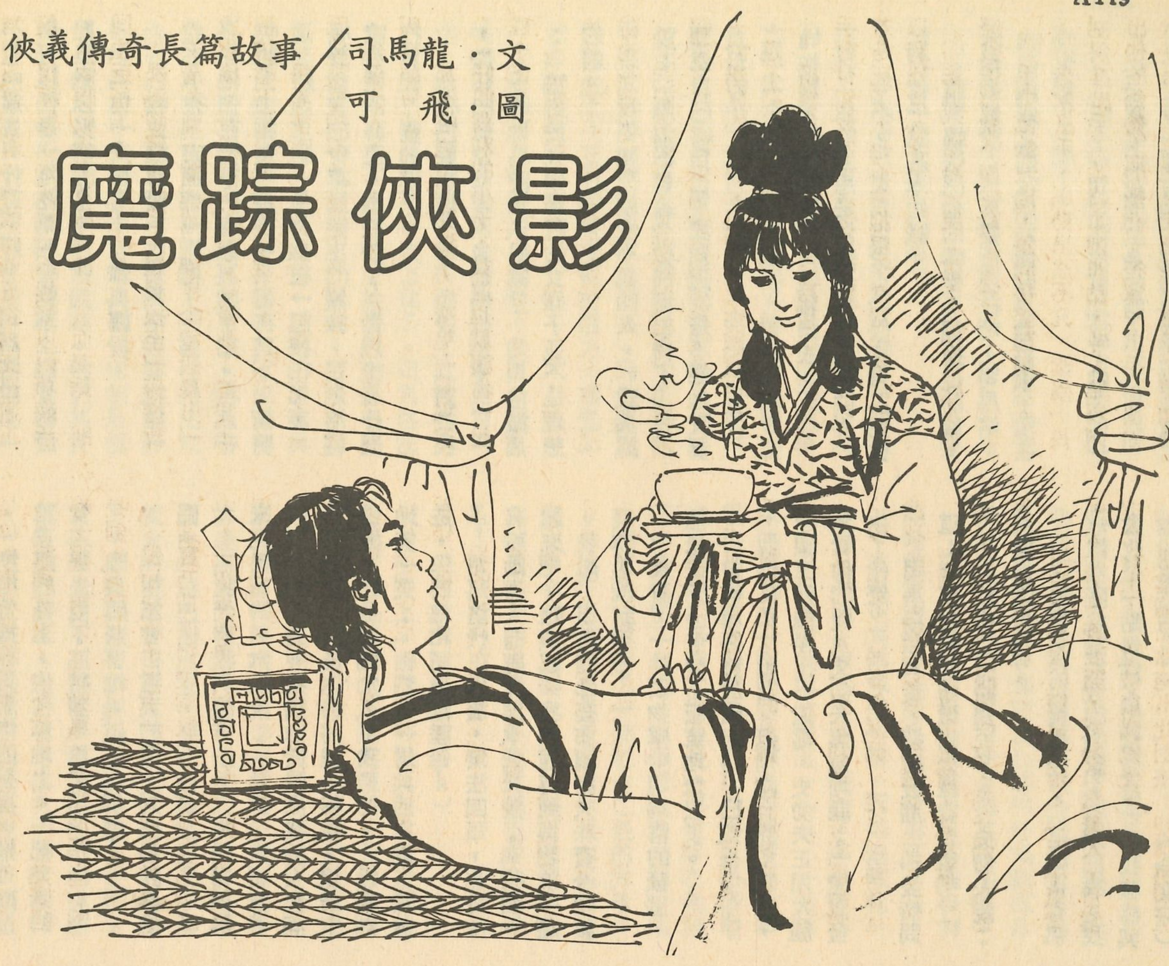
三十分鐘之後，他們聽到兩聲隆然巨響，對太空城絕無影響，那聲巨響是地下爆炸，只是炸去了一些黃色顏料，另外一聲爆炸，正是戰機擊落直升機，雷總管在空中炸到粉身碎骨，還累了一名直升機的機師。

（全文完）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司馬龍・文
可飛・圖

# 魔踪俠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珍珠為岳雲龍療傷，以陰導陽術醫好了他的創傷，而殘存在岳雲龍身上的「慾毒」，是當年楊元秀的慾毒陰功留下來，以導氣陰陽未能剔除，却發作起來，萬珍珠為了搶救他的生命，不惜以身療慾毒，而並不知自己和雲龍名義是兄妹，雖然不是同母所生，却是同父種子，二人都不知道，自己母親亦不明說，只知是許配給楊元秀為妻，雙方叮囑珍重而散。岳雲龍要到陝西九靈山盤龍峯陰陽教總壇探聽拜兄凌秀風的下落，以便把他搶救出來，路上遇上東風西奇二人阻截，跟着又遇到少林、武當、崆峒各門派，雙方發生衝突……

## 掌影破劍陣

岳雲龍慄然一凜，鋼牙緊挫，目蘊殺氣，一聲凄壯的厲嘯響起……

潛伏胸際之「玄天冰魂」眞氣，立刻凝聚至六成，掌勢驟出，一股浩蕩不絕的冰寒勁氣，若似洶湧波濤，疾速湧出。

金羅漢在自己三絕招施出的當兒，忽覺一股綿綿陰柔寒氣，已然透過自己方便鏟舞起之氣牆，使其耳鼻皆窒。

金羅漢不禁心頭一震，暗道：這不是曠絕武林，霸道無倫之鏟氣神功麽？心念一動，立時運氣行功，把全身功力，盡集在左肩之上，方便鏟猛地一掃，身子一轉，硬用左肩，來擋受此股眞氣。

要知「玄天冰魂」眞氣發散出來，並非是凝聚的，而是廣散的，若是擊中目標，四周之氣流倏忽聚合，襲中敵人周身要害，端的是奧妙絕倫的神秘罡氣功夫，如果對方也發出抵抗之氣流。那麽反彈震之力就愈大，除非本身發出之護身氣流，比外擊之力量更強大，才能够免受於難。

金羅漢他這一自作聰明的把護身眞氣

## 飄虹懾掌門

，凝聚一身，總算被他瞎猜到了躲避「玄天冰魂」眞氣之要訣，才算逃了一命。

縱然是這樣，金羅漢仍覺左肩如受千鈞重力一擊，全身眞氣頓散，氣血往上一衝，肩骨慘痛欲裂，馬步浮動，立足不穩，一連向後退了四五步，「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仰臉摔在地上。

金羅漢由施演三絕招，撤招，而遭重創，這一連串之動作，只不過是電光石火的一剎那工夫。

連那功力絕深的少林長老及玄清大師，也援手不及，塲中高手，見金羅漢重創倒地，個個臉上變色。

玄清大師低喧了一聲佛號，僧袍一揮，人如春燕剪水，直向金羅漢疾飛過來。

衆人也隨後搶身過去。

玄清大師一伏身，抱起倒臥在地上的金羅漢，低頭一瞧，祇見他面色蒼白如紙，雙目微閉，全身冰寒，雖未氣絕，但已氣若游絲。

岳雲龍臉容冷漠，毫無一絲表情，冷



酷的語音，道：「他此刻五臟六腑已遭重創，經脈氣血冰凍，如不趕緊以內功療治，半個時辰後，眞氣寒凍，氣血凝結，則回生乏術了。」

那邊銀羅漢已把金羅漢挾至一旁搶救，玄清大師一皺眉頭，雙目冷電般暴出一股殺機，合掌當胸，道：「善哉！善哉！岳檀越下手也未免太毒辣了。」

岳雲龍嘴角微翹，冷哼一聲，道：「既然動手相搏，就難免有傷亡，我不傷虎，虎要傷人，若是這次岳某倒地，那麽大師當如何說法。」

那邊崆峒掌門紫陽子，冷笑一聲喝道：「好個齒利的小子，貧道也就讓你一起成全吧！」

岳雲龍輕蔑不屑的又哼了一聲，冷冰冰道：「若是你決意地和岳某過不去，遭難也是難免！」

紫陽子聞言，那紫色的臉容，立變為鐵青之色，目中蘊含殺機，冷喝道：「好一個猖狂的小子，道爺便看你跋扈至何時，還不亮出兵刃送死！」

岳雲龍星目含煞，冷冷道：「岳某空手對付你就够了，你就快點動手吧！岳某若是死了，也不會抱恨你堂堂一個掌門，以利器欺人。」

紫陽子冷冷一笑，道：「好！好！那麽貧道恭敬不如從命了。」

手中佩劍一推，斜向岳雲龍削去。

名家出手，劍勢果然不凡，紫陽子長劍斜推出手，始終如削如點，叫人難以測出他的劍勢上的變化。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岳雲龍見紫陽子一動手，便知他是位劍術極高的名手，那敢怠慢呢。

凝神斂氣，上身微微一偏，左手指輕輕一彈，射出一股勁風，斜點向紫陽子的長劍。

那知紫陽子出手一劍，看似平平淡淡，其實乃是他們崆峒派的天干風雷劍法之中，一招極深奧的劍式，名叫：「劈削波濤」。

這招劍式的妙處，在出手時太過平凡，叫人一看之下，就知道是誘敵之招，不閃不躲，但却極不易看出它劍勢的變化，無法搶制先機，就這樣，常使第一流的高手傷在劍下。

端的奇詭，毒辣至極！

紫陽子見岳雲龍身上微偏，他不禁腕中長劍，一抖一彈，劍身抖動，幻出朶朶寒星，迅快絕倫的直向岳雲龍刺去。

此劍式精奧絕倫，使人有種神鬼莫測之感。

連這位身負蓋世武功的岳雲龍，他事先也無法推測此劍式，內含此等毒辣的殺手，眼看着那銳利的寒鋒，已將刺中岳雲龍。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利那，岳雲龍冷哼一聲，腳下一陣怪忽飄閃，施出「星象迷踪身法」，輕而易舉的閃過。

紫陽子一劍迫退岳雲龍，陡然欺上一步，運劍如風，屆開快攻，剎那間，劍影漫天，風雷併發。

這是崆峒派的絕命劍術：「天干風雷劍法」，一施展開，威勢果然驚人，岳雲龍全身上下，立被繞滿劍光。

岳雲龍見他施出此劍法，雙掌也隨之發出緒綿的勁氣，與劍光盤繞飛舞。

二人一時之間，已如冰雪啣接，銀芒罡風，凝成一體，分不出彼此。

紫陽子此時已動殺機，他心想要以自己凌厲無倫的絕妙劍術，速斃岳雲龍於劍下，祇聞一聲暴喝，紫陽子手中長劍連出三招奇學。

那本已綿密的劍光，陡然間，波起浪翻，幻出一片劍山，向岳雲龍罩去。

祇見劍氣凝成圈圈、屋層的弧綫，彷若明虹經天，神采奪目。

紫陽子也有心在衆高手面前，一顯身手，是以，把這套：「天干風雷劍法」，盡量的連出辣招。

果然，崆峒派這獨步武林的精奇劍法，引起以劍術馳名江湖的武當派五位道人的驚奇和注意。

岳雲龍被紫陽子搶盡先機，內心已有氣，此刻見他咄咄逼人，不禁劍眉雙蹙。

冷哼了一聲，雙掌倏然一彈一吐，勁風急捲疾擊，宛如迅雷驟發，威不可當，一派霸道剛猛氣象，足以懾人心魂。但見地上泥土翻飛，空氣激蕩呼嘯中，紫陽子祇覺胸前如被巨鎚一擊，氣血湧動。

馬步不穩，不由自主的向後退了二三步，方拿樁站穩。

岳雲龍絕不敢使敵人有喘息的瞬間，冷叱一聲，身軀直似鬼魅般，飄了上去，指戳、掌劈，肘撞足踢，展開一連串快速進攻。

剎那間，掌影點點，有如風吹楊花般，上下左右，盡都是飄忽掌影。

紫陽子仍然以崆峒派的絕命劍術，「天干風雷劍法」拒敵。

這套威勢強猛的劍法，愈戰愈使人覺着魅靈難測，精奧絕倫。

二十招過後，風雷又動，劍圈威勢，不斷的擴張，又把岳雲龍圈入在一片浩浩瀚海的劍光之中。

岳雲龍身負絕功，却未因再被圈入劍光中，而生慌亂之感。

祇見在此綿綿的劍圈中，輕靈曼妙的身軀，飄忽怪閃，變化難測，指影紛紛，也連連指襲紫陽子要害大穴。

每一出手如風揚花，使人眼花繚亂，拏不準他的攻勢。

這一場劇戰，只看得全場高手，個個屏息相觀，鴉雀無聲。

此時紫陽子這套：「天干風雷劍法」已施到極限，祇聽漫天風雷之聲，呼呼！轟轟！響聲大作。

道旁的碎石花草，已在勁氣激盪中，紛紛連根拔起，迎風飛舞，空氣旋流，罡氣窒息，充斥至四丈之外，戰況已愈見慘厲。

場中衆武林高手，個個面色緊張，手中兵器握得極牢，準備有危急之時施救，每個人的目光，全隨着激鬥中的二人身形閃爍，不停的轉動。

堂堂一個中原武林九大門派的崆峒掌門，功力自是非同小可，竟然能够在岳雲龍的掌下，走過百餘招。

岳雲龍此刻已漸露殺機，他知道今夜這等衆多的武林高手，如不施出辣招迅速解決，吃虧的總是自己。

但他也為崆峒掌門紫陽子，此等高的

功力而震驚，他感到中原武林九大門派的武技，眞不容輕視。

驀地，場中響起了一聲凝震蒼穹的狂笑。

笑聲如萬馬奔騰，巨鐘齊響，嗡嗡之聲，震耳欲聾。

岳雲龍的身形，就在狂笑聲中，霍然迴轉。

他這次的迴轉，威力之鉅，彷似波濤倒湧，足使風雲變色。

岳雲龍在急驟的迴旋中，已正反的擊出二十四掌，踢出九腿。

就在這電光石火的須臾之間，掌風腿影，已倏如巨浪排天，驚心動魄，疾然洶湧而出。

岳雲龍此時狀態，眞像是多臂金剛一般，掌風腿影，配合着萬千勁風，端的裂胆驚魂，威猛懾人。

洶湧如飆的罡氣中，盤繞的劍光倏歛，紫陽子一聲悶哼，身形一陣蹌踉，退後六七步。

他身上所穿的道袍，條條破碎，隨風飄舞。

崆峒掌門紫陽子，面色鐵青，肌肉一陣陣抽搐，那雙冷電般眸子，噴射出一股怨恚的光芒，像要穿透岳雲龍似的逼視着他。

顯然，他堂堂一派掌門之尊，而今夜在此衆高手睽睽眼光之下，遭受如此挫敗，內心的創痛，實在是比死更要難受。

於是，他腦際裏已掠上一道殺機，忖道：「此刻自已耗損眞氣過甚，如再和他動手相搏，定然再討不了便宜，與其要耗損眞氣的防守到底，倒不如出全力和他作最後一擊，雖然，會耗損本身精元過甚，但如一擊成功，也是値得。」

原來紫陽子，要想以本身劍合一，飛躍擊人，精奧無匹的上乘劍術傷他。

這念頭像似一道閃電掠過腦際，紫陽子一聲暴喝，聲震長空，身軀凌空而起，手中長劍劃起一片護身劍氣，連人帶劍化成一道白虹，直向岳雲龍射去。

劍勢如流星劃空，迅雷閃電，搖曳之中，晶瑩奪目。

這等身劍合一的擊人之術，乃是劍法中極高的一種功夫，全憑本身一口純元眞氣，運劍飛舞斬敵人於數丈之外。

如再更上一層，以氣御劍，能够懸空盤繞飛擊幾次，那就是劍道中最上乘的御劍之術了。

紫陽子乃是崆峒第十九代掌門，才智高超，他數十年來，朝夕浸沉於劍道之中，雖然未習成御劍之術，但已被他練成身劍合一，飛躍取敵的地步。

這種成就，在當今芸芸的江湖武林人物而論，眞可算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

果然，他這身劍合一的飛躍一擊，不禁使全場的頂尖武林高手，爲之震動，素以內家練氣自居，武當派五位劍術極具上乘的道者，亦不禁暗自敬佩，自嘆弗如。

要知岳雲龍身負蓋世絕技，他自從學會了天下第一劍術：「天都魅踪七絕式」之後，對於這種極上乘御劍術，已然學會，只是他從來沒有施展過。

此刻，他目見紫陽子施出此劍術，心中不禁暗駭，但他已經劍眉上豎，一聲凄厲刺耳的長嘯響起。

岳雲龍已然騰空盤繞，施出那威不可當的絕魂掌第一招：「天浮地沉」。

祇見岳雲龍身子在空中，如巨鷹似的接連三次折迴，右掌揮成千百掌影，掌勢驟出——

驀然，平地湧起風雲，空氣呼嘯激蕩着。

彷彿一片浩然輝耀之光，緩緩升起，挾着浩浩不絕的無形勁風，以拔山塡海，震動山岳的威勢，疾湧向那道白虹而去。

驀地此刻——

玄清大師一聲震耳佛號，沉聲道：「紫陽道友，不可硬拚，快些退下，那是絕魂掌！」

語音甫出，玄清大師身形已猝然飛起，飄拂的長衫，有若蒼穹流星的曳光。

玄清大師身形飛起的當兒，寬大的袍袖，已然拂出一道深沉似海的綿綿勁氣，直向岳雲龍發出的那道勁氣湧去。

岳雲龍發出絕魂掌第一招：「天浮地沉」，已然心存殺機，提起七成的「玄天冰魂」眞氣，疾速匯合湧出。

而紫陽子他是存心拚命，這一攻一迎之勢，迅如雷奔電閃，玄清僧人飛起拂出氣勁，仍是晚了一步。

只聽一聲咧牙慘嘷，那經天而去，勢若長虹的白光忽歛，紫陽子一個身軀，已由半空中滾跌下來。

而岳雲龍的身軀，在空中盤繞了幾圈，輕若飄絮般，穩然落地。

玄清大師見紫陽子滾跌下來，一聲略帶凄涼的震耳佛號，疾落過去，扶住跌落下來的紫陽子。

祇見紫陽子滿身鮮血淋漓，萎頓軟癱，紫面變爲慘白，手中那柄長劍，已然被震斬爲二截，道袍碎裂，顯然他已經氣絕，一命嗚呼——

這驚心動魄的生死一搏，不禁使衆人都看得心生驚悸，呆愣當場。

玄清大師目見紫陽子如此慘狀死去，不禁一聲悽涼的悲嘆，道：「紫陽道友，紫陽道友，沒想到你老先老衲一步而去了，你安心的去吧，老衲定會替你報仇，你……去吧！」

玄清大師語調凄涼，悲愴，衆人聞知紫陽子已然死去，面色倏然驟變，暴喝一聲，衆人已然圍了過來，目見如此慘狀，衆人不禁潸然淚下。

岳雲龍面容冷漠，毫無一絲表情，但他腦際也掠起了萬丈思潮，說道：「他們死了一個人，是如此的傷心，但若是自己被對方殺死，哼，他們却反爲雀躍三丈，欣喜若狂，啊！這個人間，難道是公平嗎，難道我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嗎？我應該把這柄青霜的短劍，奉獻給他們，束手待斃嗎？……」

不，不，絕不！當今青霜劍重歷江湖的消息，已然傳遍了整個天下武林，縱然我把青霜劍奉獻給九大門派中人，也難免引起邪道，黑道衆魔頭的攫奪。

那時發生的慘事，比此更甚，以當今黑白二道、正邪二派勢力的分析，白道正派實力較弱，若是發生正邪之爭，中原武林九大門派，可能全部遭難。

以自己目下之任務繁重，青霜短劍絕對不能讓給人的，縱然是殺錯了幾個人，也是無所謂的，何況雙方慘拚，難免一方死傷……。



岳雲龍這種念頭在腦海裏疾似閃電一般。

盤繞一周，他覺得自己殺了紫陽子沒有過份的，於是，便心安理得。

倏地——

一陣龍吟嘯聲，劍光驟閃，武當派那五位道人，已各把自己背後長劍拔了出來，陡聞衣袂風響，五個道人已經把岳雲龍圍了一個圓圈。

岳雲龍放眼飄去，冷漠的面容，驀然色變，但瞬刻即逝，隨即一陣哈哈大笑，豪氣干雲，倏地，他笑聲一歛，道：「想不到武當派這五位道爺，原來就是武行陣名手：涵清、涵靜、涵鶴、涵心、涵風五人。

「聞說武當『五行劍陣』與少林『羅漢陣』馳名天下，岳某一直無緣開開眼界，想不到今夜在這荒道上會此名陣，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岳某眞是三生有幸了。」

原來武當派出陣的五人，正是武當派最負盛名的五行劍陣名手，此時祇見五位道人，已按金、木、水、火、土的正行方位站定。

五人一式右手托劍，左手掐訣，穩如山嶽的蓄勢以待。

那站在金方位上的涵清，開語冷冷一笑，道：「姓岳的，今夜你定難逃出五行陣的修羅死域之外。」

岳雲龍嘴角帶着一絲不屑的冷笑，道：「好說，好說，岳某就要見識見識，這曠世的武學，是不是名符其實。」

五行劍陣，雖是武當絕學之一，但數十年來從未聞武當派，用過此陣式，而且，相傳近數百年來，沒聽到一個人能够闖過此劍陣。

站在正東方，木方位的涵靜，那雙冷電，射出一股寒森的殺機，冷冷道：「岳小子，還要口出什麼狂言，還不趕快來送命！」

岳雲龍氣定神閒，走近正東方木位的涵靜，對他微微一笑，說道：「那麼岳某就先招呼你了！」語音甫歇，岳雲龍欺身飄進，右掌微揮，一道寒氣，已然襲向涵靜。

涵靜道長，微一側身，抱劍掐訣之勢突變，長劍彈起幾朶寒星，向一個使人莫測的角度方向，襲了過來。

兩人這一交手，五行劍陣，立時起了變化，這正東方木位的涵靜，一招反襲岳雲龍，但當岳雲龍欲躲閃，反擊之際，他却虛晃了一劍，人忽然向旁側避去。

岳雲龍見此空隙，正要出辣手反擊向靜立中央上位上的涵靜時……

突然人影閃動，那原立正南方火位的涵鶴，已欺身擋住去路，手中一招「兩儀初肇」，森寒劍鋒，幻出兩朶劍花，向上下兩路點到。

岳雲龍冷笑一聲，左掌圈起一直圓弧，脚下一陣飄忽，便將這一招奇襲，輕輕化去。

但是，未容岳雲龍還擊，那涵鶴又已閃開，原守在西方金位的涵心，却又掄劍攻上。

這一陣五行變化，不過是眨眼間的事，岳雲龍雖然未爲五行劍陣彼進此退的綿連攻勢所困。

心中又暗生驚駭，暗裏忖道：「這五行劍陣，果然名不虛傳，今夜倒是要十分小心，不然可能喪生在此劍陣奇詭變幻之下。」

岳雲龍乃生性高傲之人，雖然在兩招交接之中，已覺出了五行劍陣的厲害，但却不拔出那柄犀利無匹的青霜劍破陣，仍然是以雙手空拳，凝神運氣，靜立待敵，這種輕狂之態，不禁使站在外圍的衆高手面色驟變，難測他武功之深厚。

原來他在這兩招交攻之間，已看出「五行劍陣」，不但五人聯合的天衣無縫，而且，攻拒進退之間，含蘊着五行生尅變化之機，一不小心，即將成爲那五行變幻，擾亂心神，被困劍陣之中。

要知以人聯成五行劍陣，不但兼具了一般五行生尅變化，而且困人的進退攻守，經常帶使全陣突變。

這等突然的變化，脫離了五行生尅變幻的常規，縱然是通達五行生尅之人，也難應付這等正反易位，精奧難測的奇幻變化。

岳雲龍身負蓋世武功，機智才華，無不超人一等，所以，他不以青霜劍狂攻，而只是空手凝神，蓄勢待敵。

只有玄清大師與五行劍陣五位劍手，心中暗自佩服，心中忖道：「此人眞是機智絕代，果是與衆不同，若是別人身懷青霜劍，難免想耍以青霜短劍，一陣狂攻，那時他不清楚五行之奧妙變幻，定然被困陣中，縱然是蓋代武功之人，也難免要遭殃！」

雙方互相凝視片刻，正中央土方位的涵清道人，當下一舉手中長劍，一招「瘋狂勢疾」，劈刺過去，左脚同時斜上一步，帶起劍陣無窮的變幻。

眨眼之間，五人交互移位，星芒晃動，神采奪目，條條劍光，分由四面八方攻到，使人見了眼花繚亂。

岳雲龍冷喝一聲，雙掌拂起一片氣團，一招「雲霧瀰天」綿綿的掌勁，突然疾速湧光，分襲四面八方。

一派霸道剛猛氣象，足以懾人心魄。

但聞一陣「錚！錚！」細響，岳雲龍發出之絲絲勁氣，已把五柄長劍震蕩了開去，此等絕高的功力，眞是非同小可，使人驚駭失魄。

祇金方位的涵清道長，劍勢首當掌勁銳鋒，祇覺自己攻去之劍勢，直被震蕩開去，而且虎口微微發麻，長劍幾乎脫手飛去，不禁心生驚駭，心中忖道：「此人內功這等深厚，和他動手相搏，倒是不宜力拚。」

於是，他舉劍在空中劃了一個圓圈。

這乃是他指導五行劍陣變化，特有的暗號。

但見各守方位的四位道長，突然各自轉身，邁步舉劍疾刺過去，四柄長劍，分襲四個不同的方向。

同時出手，一齊攻到，若是武功稍差之人，就難免顧此失彼，有被暗算之虞。

岳雲龍看對方攻勢變化，愈出愈奇，愈凌愈厲，心中暗生驚駭，當下屈一左膝

，全身突然矮了半截，右脚暗運功勁，用力一旋。

祇見他的身軀緊沾着地面飄忽怪閃，隨着疾旋的身形，雙掌也帶起凌厲絕倫的攻勢，逼得那四柄同時刺到的長劍，一齊飄蕩開去。

此等奇詭絕妙，深奧莫測的身法，正是天佛秘經中的「星象迷踪身法」。

岳雲龍此種奧妙的身法，已然臻至化境，他隨時隨地，都能夠使它發揮至星象變幻之玄機，眞是使人不可捉摸。

岳雲龍逼退劍勢之後，不待對方劍陣再有變化，立時一聲龍吟輕嘯，右脚微微一彈，全身凌空而起。

倏地，他之身軀突然空旋轉了一周，雙掌揮動，陣陣排天巨浪，從天降落，連綿不斷，勁風如嘯中，所挾的威勢，更令人頭暈目眩。

岳雲龍看出對方劍陣，變化奇奧，如若只守不攻，處處陷於被動，盡成挨打局面，時間一久，必爲人所傷，所以心念一動，生出反擊之心。

他施出「星象迷踪身法」，逼迫四劍合襲後，凌空躍起，旋轉出奇招，企圖一擊成功。

涵清道長目睹岳雲龍施出此種奇詭無倫，凌空下擊之招式，威猛至極。

他長劍斜斜指着，發動了五行劍陣，立時劍氣漫天，幻成了一片劍幕，重重劍影，四面湧起。

長劍發出的勁氣，恍如銅牆鐵壁，重重叠叠，嚴密凌厲，無懈可擊。

岳雲龍一擊落空，身陷環繞的劍光之中，五位道長，交叉遊走，劍勢變化難測，處處都是要人命的招數。

中原武林九大門派，首推少林派，其次爲武當派，少林素以羅漢陣爲馳名天下的絕學，武當派自創派以來，便以內家練劍自居。

至於劍術方面之造詣，當然凌駕各派之上，尤其是這五行劍陣，能夠與少林之羅漢陣，並稱爲天下武術中，兩種奇詭深奧的陣式，自有其威力存在。

少林羅漢陣式，分爲大小兩種陣式，大則以一百零八人，排成陣式，威勢眞有鬼神莫測之強猛，千百年來，相傳只有兩個人曾經脫出那一百零八人所佈成的羅漢陣圖。

那便是昔年的青霜老人，與少林派的第九代掌門人天宏禪師。

小型的羅漢陣圖，是由十八個人組成，雖不若大型羅漢陣圖厲害，但江湖上亦很少聽人說有人闖得過。

只見「五行劍陣」，迷漫着沖天劍氣中，岳雲龍若似一條神龍般，在層層劍氣裏遊走，隨心所欲，東衝西擊，飄忽變幻，詭譎異常。

涵清道長和另外四位道人，是當今武當派掌門人之師弟，武功俱是深達爐火純青之境。他們是屢攻岳雲龍不下，心急如焚。

倏地——

一聲龍吟清嘯，涵清道長那手中長劍兩擧兩落，身子疾向左側橫跨兩步，他霍然地一轉身形，長劍直指，又猛攻而上。

涵清道長這一擧動，正是指揮五行劍陣，演變陣式的暗示。

但聽另外四位道長，齊各呼嘯一聲，道袍翻飛，長劍疾抽，星斗更換，互交方位，陣式頓變，複雜異常。

五行劍陣一變，立時形勢大異。

但見五柄長劍，發出呼呼嘯聲，挾着風雷之勢，交織成一片劍幕，如漫天濃霧，又似浩瀚無際的千頃波濤，洶湧翻滾，劍勢愈湧愈密。

倏忽之間，僅聞得陣陣風雷之聲，山崩浪排，「呼轟」一聲作響，那五位武當道長的身形，已經隱沒在那一團劍氣光幕之中。

岳雲龍天生異禀，功力深厚，雖然被這怒海驚濤般的劍幕所圍，但他依然勢如山嶽，並不爲這懾人魂魄的劍勢所亂，一個身形鬼魅般的遊騰於劍氣之中。

只見那五行劍陣，愈來愈是嚴密，變化愈來愈是複雜，連那幾位少林羅漢陣的高手，也都暗暗欽佩五行劍陣的奧妙，其所以能與少林寺羅漢陣馳名於天下，實有其莫測之處。

涵清等五位道長，沉浸在五行劍陣之學，已有三十年以上的時間，對五行劍陣，正反生尅變化，精熟於胸。

就是各人的功力，亦有相當的火候，熟能生巧，巧則窮通變化，是以，五人逢走交出光劍的攻勢，大出五行變化常規，忽正忽反，奇奧異常。

縱是精通五行變化之人，亦難測度其攻守之勢。

岳雲龍暗暗嘆息道：「江湖久傳武當派，以劍術領袖武林，看來倒非虛傳，他們五行劍陣，確是劍術中極深奧的一門奇學。」

啊！可惱！可惜！庚金，癸水二行，如果再多攻幾劍，定會逼得我手忙脚亂，哈哈！乙木，辛金，仍然不够勁兒……

要知岳雲龍乃是擧世聰明之人，雖然他未研習九宮五行之學，但他却習過天佛經中的絕學「星象魅踪身法」、「天都迷踪七劍式」，此兩種絕學，也俱是專以變幻玄妙之機，天地生尅之理，爲取勝之道，且超過五行生尅之變幻多多。

所以，岳雲龍在五行劍陣，每至極危險的時候，他都能從容的尅制對方。

如此經過這一陣的慘痛，岳雲龍已略然領悟五行劍陣的神秘變幻。

他本是習武若狂的人，這一被他領悟的有把握破去此陣。

聽他剛才喃喃自語，批評，大有智珠在握，洞悉先機之概。

驀地——

岳雲龍又喃喃自語地說道：「現在正演武當正五行，攻北方，再走南方，以水尅火。」

岳雲龍又暗自細語道：「身形隨之展開，右掌圈起一道洶湧的狂飈，直向正北方向擊襲過去。

岳雲龍掌勁擊出的當兒，正是「五行劍陣」庚辛、壬癸兩方位置互相移換，這一被岳雲龍凌厲掌風一衝，兩行移位受阻，「五行劍陣」頓時微現混亂。

岳雲龍一擊得手，臉上掠起一絲自我讚佩的會心微笑，立時一個轉身，返攻南方丙丁之位了。



左右雙掌、凝聚起兩道眞氣，一招「分雲取月」，兩股無形氣流，有如山崩海嘯，雄勁無倫，分襲乙木、辛金兩方位的合擊劍勢。

他突然大喝一聲，兩股眞氣，突然凝聚成一股，直向固守丙丁之位的道人攻去，這種突然的變化，眞是鬼神難測。

岳雲龍這招搶制先機的猛擊，使微生混亂的「五行劍陣」交互移位的變化受阻，全陣頓形混亂，頃刻可破。

就在此時，涵清道長，倏忽擧起長劍，在空中轉了三轉，四位道人忽然變換移位，方向由正五行，改爲反五行，五行劍陣，陡然間，又穩定了下來。

岳雲龍嘴角泛起一絲不屑的冷笑，又喃喃自語，道：「此刻，五行劍陣，已經演變以反代正，那麽就攻乙木，再返攻辛金。」

岳雲龍細語着，身形隨之發動，右手在身側圈起一輪深沉似海的勁力，綿綿湧向乙木之位，回手劈出一道剛猛無儔的狂飆，擊向辛金之位。

反五行劍陣，剛剛變成，尚未來得及發動攻勢，便又被岳雲龍搶制先機，擊狙得漸形的紊亂。

站在中央指揮主帥——涵清道長，見劍陣欲被攻破，大喝一聲，長劍疾演三救陣絕招，劍身急快的一顫，點點星芒流瀉，迫的岳雲龍微退。

就這一緩之勢，五行劍陣，又恢復了原狀，眞是變幻奇快異常。

岳雲龍劍眉雙豎，星目之中，突然暴射出一股駭人的煞燄，一聲冷笑，道：「現在岳某，就破去你們自命天下無匹的五行劍陣。」

語音甫歇，一聲悽厲而刺耳的長嘯響起……

岳雲龍右掌倏然一彈一震，就在這彈震之間。

岳雲龍右手五個指尖，透出五股尖銳的絲絲勁氣，分襲癸水、丙火兩位道爺。

這一招正是絕魂掌第四招。「寒絲游魂」。

要知絕魂掌是如何的威力蓋世，「寒絲游魂」透出的五股指風，威力之強猛，非同小可，指風過處，守在癸水的那位道爺涵鶴，一聲慘叫，身軀陡然直飛起來，摔出二丈開外。

那丙火之位的涵心道長，也自一聲悶哼，左肩鮮血直冒，蹬、蹬，暴退出丈餘開外，一屁股跌坐地上。

岳雲龍施出絕魂掌第四招，「寒絲游魂」，連傷了二人，這只不過是電光石火的刹那。

五行劍陣，五去其二，劍陣已難再推動。

武當派的三位道爺，眼看兩位師兄弟，傷在岳雲龍掌下，心中悲憤至極。

這也可說是數百年來，武當派從未有過的挫辱，急怒之下，三人各自暴喝一聲，欺身直迫，揮劍猛攻，三人這拚命的攻勢，眞也非同小可。

岳雲龍冷冰冰的由鼻孔裏哼了一聲，身形不退反進，疾速的廻旋打轉中，雙掌辣招連出，頃刻間，岳雲龍已匪夷所思的連攻出十二招。

澎湃的狂飆勁氣，有如一道無形的銅牆，以雷霆萬鈞之勢，分襲向三位道長身上要害。

三位武當道人涵清、涵靜、涵風，他們早把個人生死置於度外，仇恨的怒火，滅了他們的理智。

見岳雲龍之掌勢疾迫過來，他們竟然不避不讓，氣納丹田，力貫劍身，各自連挑三朶劍花，猛戮向岳雲龍的身上要害。

岳雲龍見三位道爺，全然施出兩敗俱傷拚命的招式，他不禁怒哼一聲，掌勁猛撤，身形輕輕躍後開去。

但聞一聲凄厲刺耳的慘叫，三位道長手中的長劍，化成三團銀光，勁氣如虹，又向岳雲龍身上罩去。

岳雲龍冷哼一聲，雙掌交叉拍出，身形疾速廻旋中，他已運足六成的「玄天冰魂」眞氣，在一招凌厲至極的「寒天冰濤」中，猛劈而出。

勁氣劈出，岳雲龍的身軀，欺身搶進，一道寒氣凜人的精芒倏閃，青霜短劍已然出鞘，

場外的衆高手，祇覺眼前倏忽大亮，來不及呼出「青霜劍」的當兒……

一道青虹劃空，搖曳之下，「錚！錚！錚！嚐！嚐！」一陣疾響，手中各握着一柄斷劍，擧劍的右手寬大衣袖，却都被削了一截下來。

岳雲龍赤手空拳，氣定神閒，不發一語，掉頭便走。

驀地——

一聲「阿彌陀佛」，震破這死寂的夜空，使這已經凝靜的空氣中，響起了一陣怒喝，與驚駭的虛驚。

玄清大師雙眉微微一揚，冷然喝道：「岳檀越，你這等歹毒的手段……難道就想這樣一走了之嗎？」

岳雲龍聞言，緩緩的轉過頭來，臉罩寒霜，冷酷的說道：「大師，你們又待怎樣？」

玄清大師袍袖揚空，人已直飄過來，臉帶殺機，道：「岳檀越，今夜一連殺傷幾人，難道就不作個交代嗎？」

岳雲龍面容仍是一片冷漠，冷冷道：「動手過招，難免傷亡，老禪師不必大發慈悲宏論，但請出手就是。」

玄清大師臉色一沉，殺機頓現，說道：「既然如此，老衲恭敬不如從命了。」

正待欺身搶攻，忽聞身後響起武當派三位道長的暴喝，道：「老禪師敬請退下，這小子欺人過甚，我們武當派今夜不和他作個澄清了斷，誓不罷休。」

語音甫歇，涵清、涵靜、涵風手中各擧着半截斷劍，飄飛過來，橫眉怒目，暴視着岳雲龍。

此間衆高手已把個岳雲龍圍了一個圓圈，個個怒目相視，顯然他們誓非把個岳雲龍亂劍碎屍不可。

岳雲龍星目迅速的環掃了一周！一陣吭傲蒼穹的搖曳長笑，笑聲悽厲，刺耳，隱約含着一股憤怒、仇恨和悲愴……

倏地，他笑聲頓歛，冷冰冰的語音，道：「你們這些冥頑的人，難道不見棺材不流淚嗎？岳某青霜短劍出鞘，非殺人不可，難道你們眞要逼我殺人嗎？既然不惜

自己的殘命，請過來吧！……」

此刻，他星目之中，暴射出一股駭人的凌寒眸燄，像似個冷酷的兇神，逼視着周圍衆人，使人從心底裏，泛出一股冷冷寒意。

驀然——一聲陰森長嘯，直劃雲空，森森嘯音，嗡然不絕於耳。

那自從出現到此時，都不曾發一語的點蒼派掌門人——白衣神君夏秋桐，嘿嘿一陣陰森森的冷笑，說道：「姓岳的，且莫大言不慚，今夜鹿死誰手？還難以斷定呢？」

岳雲龍突聞嘯音，似含絕高功力，心內暗暗驚駭，忖道：「自己今夜眞是走眼了，看這厮的功力，竟然遠超出崆峒派掌門紫陽子之上。」

他又暗忖道：「或許今夜之勁敵便是他了，由剛才至現在，看他那等陰森不語的樣子，可以想像得到此人城府之深。」

岳雲龍猜得的確不錯，白衣神君夏秋桐當今之功力，可以說是中原武林九大門派掌門人中第一號高手。

他之爲人，陰沉機智異常，藏鋒不露，所以，當今江湖武林，沒有人知道這白衣神君夏秋桐，功力深厚到何種程度？

岳雲龍星目寒光湛湛，轉射在白衣神君的身上，冷然道：「夏秋桐，你眞人不露相，岳某甚是欽佩，不過你要是自己以爲那份功力，便可難住岳某，那你可就看錯了。」

這些沒頭沒腦的話，除了這少林高僧玄清大師之外，衆人都模糊不解。

白衣神君夏秋桐「嘿嘿」又是一陣森寒的冷笑，道：「好說！好說！夏某怎能難住你，不過在下想要的，倒是那柄青霜短劍！」

岳雲龍冷冷一笑，說道：「你若是有本領的話，儘管拿去就是！」

白衣神君夏秋桐那雙湛寒的怪眸，閃出一股高深莫測之光，道：「當然！當然！夏某等會倒要試一試！」

岳雲龍聽得更是一駭，暗忖道：「此人眞是不可不防，他之語氣，似是要讓別人先火併之後，他才要收漁翁之利。」

岳雲龍不屑的冷冷一笑，道：「夏秋桐，我們不妨現在一試如何？」

原來岳雲龍此刻對白衣神君之武功，已有了極高的衡量，他暗想到，如果自己現在先激起對方和自己單獨交手，如以自己的功力，大概可能很快收拾他，若是他和玄清大師聯手攻擊自己，那麽就要化費一番時間與氣力。

白衣神君夏秋桐乃本是是爲狡猾機智的人，他那不知岳雲龍的心理，他嘴角掠起一絲微笑，道：「姓岳的，夏某本可以現在收拾你，不過幾位道兄之仇恨，便無法親雪了。」

這意思是說，若是他先斃了岳雲龍，那麽武當派被岳雲龍打得慘敗的羞辱，便無法伸雪，話裏含意，似也譏諷着武當派之無能。

涵清、涵靜、涵風三位道長，他們那能忍受夏秋桐之諷語，各自暴喝一聲，六道寒光，一眨不眨的突瞪着岳雲龍，蘊含着無比的怨毒與凄厲。

涵清道長雙目含滿血絲，顫聲喝道：「姓岳的，今夜之深仇大恨，武當派是不會和你完的，還不趕快過來動手。」

岳雲龍一聲輕蔑，不屑的冷哼，道：「涵清，你要向岳某稱英雄，可是找錯人了，難道就不敢把你這幾個牛鼻子，全然殺光嗎？」說着，星目中已暴出一股凌厲的殺氣。

涵清道長聞言，厲喝一聲，道：「小子，你狂什麽？」

手中斷劍舞起一道寒光，猛向岳雲龍直刺過來。

玄清大師冷眼旁觀，已知岳雲龍動了殺機，他知道岳雲龍身負蓋世武功，涵清道長此時已被仇恨的怒火，泯滅了理智。

岳雲龍這一回擊，涵清便會立刻斃命，他救人心切，大聲喝道：「涵清道友，暫請退下去！」人隨着縱身而上，潛運眞力，右袖拂出一股強猛的勁道潛力，把涵清道長迫退了三四步。

玄清大師躍身擋住涵清道長身前，合掌勸道：「涵清道友已然消耗眞力過甚，且請回去養息一陣，設法先救救涵心、涵鶴二位道長，這裏的事，老衲定會替你了斷！」

涵清道長驀地心念一動，暗忖道：我怎麽這等糊塗，等下滙合衆人之力，那怕他飛上天去。他疾速的暗忖着，凄然長嘆一聲退了回去。

玄清僧人面容一沉，莊嚴地向岳雲龍說道：「岳檀越冷面冰心，殘酷歹毒，稱得是閻羅魔者，今夜老衲也要向你領教領教幾招高絕之學。」

岳雲龍臉罩寒霜，冷冷道：「現下時候已不早了，休要再逞口舌之強，無妨現在就動手了吧！」

玄清大師在當今武林，輩份是如何的高，受到萬千武林人物的尊重，今夜岳雲龍語言輕蔑、放肆，咄咄逼人。

然而，這個涵養極深的高僧，似是已被激得狂怒衝心，雙目一瞪，神光湛湛的逼射岳雲龍。突然，他仰天一陣怪笑，聲如猿啼鶴唳，聽來刺耳已極。

岳雲龍俊臉上，無形中浮起了一絲殘忍的笑容，這種笑容，讓衆人看來，不啻是死神得意的笑容，那是恐怖而莫測高深，各人心裏不禁一陣發毛。

驀地，响起一聲低沉的佛號。

玄清大師臉罩殺機，語聲低沉怨毒，道：「岳雲龍，老衲是與你勢不兩立」，今夜不是你，便是我！」

岳雲龍嘴角又浮上那寓意奇特的微笑，冷然道：「悉憑尊便！」

玄清大師合掌於胸，雙目冷電暴射，緩緩的向前逼近。

岳雲龍仍舊含着那絲洒脫神秘淺笑，卓然而立，穩如山嶽。

玄清大師此刻像是尊凶神惡佛，煞氣透達天靈，隨着他步伐的移動，周遭的空氣，亦逐漸沉重起來。

陰森、恐怖的氣氛，就如此的醞釀着，而且越來越濃了……

倏地——

玄清大師袍袖一陣拂動，無數的絲絲勁氣，銳風勁厲，排氣成渦，剛猛無儔，疾襲向岳雲龍全身十八大穴。

岳雲龍冷笑一聲，側身疾旋，雙掌也



圈起一道綿綿勁氣，消失對方發出的凌厲銳風。

玄清大師就在岳雲龍消去自己之氣勁的剎那，兩隻寬大衣袖，似兩條靈蛇，一盤一捲，迅速伸縮間，尖銳如削，捲向岳雲龍雙腕脈門。

岳雲龍神色微變，身形倏然有如狂濤般，奇詭絕倫的呼聲旋轉。

就在這種詭譎，曼妙的旋轉中，一圈強烈的氣流，已自他身側四周捲起，凝聚成二股狂飆，疾然湧向玄清大師。

玄清大師內心一駭，暗忖：「此人比自己想像得更要厲害！」

他身子略蹲，衣袖疾拂，「波」的一聲輕響。

兩人各覺自己身子微微一震，那呼嘯激蕩之勁風，同時消逝於無形——

岳雲龍悶叱一聲，右掌五指箕張，疾然伸縮間，絲絲，五股銳利的勁風，如電般奔射而出，此正是岳雲龍絕魂掌中第四招：「寒絲遊魂」！

玄清僧人祇覺自己面孔七竅，已全然籠罩於對方銳利的指風之內，心中大駭，急忙施出了少林妙絕的身法「移形換位」，脚跟一陣急旋，以奇異的角度，飄閃了開去，但他袍袖，仍然發出一陣柔柔的潛力。

雖是這樣，祇聽「嘶！嘶！」細響，玄清僧人的一雙衣袖，已被岳雲龍兩股銳利的指風，劃破了兩條縫口。

玄清僧人暴喝一聲，身形快逾閃電般，全身衣袍鼓漲，掌腿兼施，有若秋暮花飄，旋舞飛翔，直往岳雲龍身上罩來。

岳雲龍見玄清僧人居然安全閃過自己那招「寒絲游魂」，心中一凜間，一片宛如狂濤駭浪般的勁風，在掌山腿影下，已如山崩海嘯般猝然襲到。

岳雲龍驀地一提丹田眞氣，施出「星象迷踪身法」中一種「飄空凌虛」身法出來。

祇見他凌空的身形在空中，奇異的隨着汹湧的勁風飄蕩，輕巧得祇似一根羽毛，隨風飄蕩般。

原來這種「飄空凌虛」的絕妙身法，專靠一口丹田眞氣，使全身就像是一根羽毛般使那凌厲、剛猛無儔的狂飆，擊中身上而毫不着力，便飄然而起。

玄清大師心頭一震，暗忖道：「這是什麽奇詭身法，少林武術經典中，怎麽沒有此種身法記載。」

玄清大師意念轉閃着，猛施出少林拳譜中的絕學：「無極三式」！

玄清大師雙臂揮動，若有若無，迅疾擊出三招奇詭無比的式子。

每式都自極爲怪異的角度，連綿擊出，一氣呵成。

招式之精妙深奧，更是傾絕古今，無懈可擊。

岳雲龍見式大駭，潛蘊内部的「玄天冰魂」眞氣，立刻佈滿胸間，雙掌連忙揮動着，深沉似海的綿綿眞氣，隱隱泛透而出。

「劈拍！」的一聲悶哼，旋氣呼嘯流竄。

岳雲龍祇覺胸間一陣血氣翻騰，整個身子直被一股潛力，托得退了三四步。

玄清大師却被「玄天冰魂」眞氣，反彈震力，推得身軀，直飛起來，一個曼妙倒翻，才站穩地上。

岳雲龍隨着身形退後，已在瞬息間，又提足了「玄天冰魂」眞氣，在身內各部要穴，疾速流轉了一周。

冷哼一聲，雙掌又匪夷所思的猛攻而出。

澎湃的汹湧勁氣，有如一直無形的冰寒氣牆，以雷霆萬鈞之勢，復逼向玄清僧人周身百骸。

氣勢威猛至極，冰寒窒人的氣息，逼使周圍觀戰的高手，步步後退了三四丈遠，仍然還有一絲寒意。

玄清大師知道「玄天冰魂」眞氣的霸道，他急速運起數十年來凝練的「達摩神功」，佈滿周身千萬毛孔。

怒哼一聲，雙掌也交叉拍出，脚下踏着少林的奥妙身法：「移形換位」招式，怪異奇幻，使人目眩神迷。

玄清大師這一陣疾攻，出手招式，全然是少林拳經不傳之秘，招招俱是絕學，式式凌厲絕倫。

玄清大師身形在氣流廻旋飄蕩中，他已運足「達摩神功」，吐出一招「佛光普照」，已然凌厲至極的擊出。

岳雲龍面色驟寒，劍眉倏豎，整個軀體，突然離地三尺，令人目不暇接的旋轉起來。

緊隨着他有如風車般旋廻的身體，十指箕張，絲絲勁氣，已如江河的倒瀉一般，滔滔而出。

一片寒森森的冰飆，超越尋常的威猛勁力，浪排嘯湧之勢向玄清大師漫捲而到，眞是懾人心魂已極。

玄清僧人猛感到一層層的勁力，越來越強，冰寒的罡氣，使人呼吸困難，彷佛周遭的空氣已然排盡。

若不是他早運起「達摩神功」，早已七孔流血，暴斃於地了。

這十幾招的搏鬥，二人皆出奇招，用盡功力，激蕩的勁風四溢，周圍樹葉，簌簌飛落，瞬間都被勁風刮得樹枝盡禿，這眞是千古以來，難得一見的慘鬥！

玄清大師有生以來，亦尚是首次遇到這種令他幾乎抵制不住的威力，於是「達摩神功」已經提至十二成極限。

可是，岳雲龍那令人不可思議的勁風，愈來愈強，窒人的冰寒流氣，無窮無盡，由他旋轉的軀體隱隱透散出來，周遭壓力，寸寸增強。

這是多麽奇詭絕妙的神功啊！

玄清大師在這連續勁氣的衝擊中，已漸漸感到不支，周身的眞氣，被外面的壓力，迫得幾乎要竄散開來。

他内心凜駭不已，知道自己護身眞氣一散，便要暴斃於地。

他極力的強忍着，強忍着，汗水已經濕透了全身。

驀地——

一聲悲愴、凄涼的暴喝响起，玄清大師的身形已急速騰起，想脫出這層層的壓力。

堂堂一位少林前輩，因武功不如人，而生出退避的心理，這是如何的失體面，所以，玄清大師的喝聲，是如何的凄涼、

憤怒、難堪。

驀地——一聲震耳狂笑，聲如夜梟嘶啼，刺耳難聽至極。

笑聲中，一條白影，疾如閃電般，投入那浩浩冰寒的勁氣中。

「波！」的一聲巨響傳出，人影在紛飛中……。

岳雲龍旋轉的身軀頓歛，蹬……蹬……他束髮俱散，面色慘白，一步步往後退走。

那條白影和玄清大師，却在空中連翻了三個觔斗，踉蹌落地。

玄清大師面若死灰，「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

那白影人正是點蒼掌門，白衣神君夏秋桐，此時他臉色猙獰可怕，肌肉也一陣陣抽搐着，顯然他也強忍着創傷的痛苦。

此種駭人的驟變，不禁使場外的高手，目瞪口呆。

倏地——！

白衣神君夏秋桐，一聲怒喝道：「大家一起上呀，把此小子宰了！」

這聲大喝，恍似晴天焦雷，衆人倏地清醒過來，刀光劍影，叫喊一聲，直向岳雲龍身上招呼過來。

岳雲龍他突覺得世間，竟是如此的醜惡、卑鄙……。

他眼眶盡裂，隱隱露出血絲，嘶啞的吼道：「原來，你們這羣自命俠義輩的九大門派中人，竟如此的卑賤，邪惡……」

語音未歛，身形倏閃，雙掌揮起一片浩浩勁氣，洶湧排出。

白衣神君夏秋桐，嘿嘿一陣陰森詭笑，道：「姓岳的，你就認命吧？對付九天神魔的徒弟，是不必講義氣的。」

白衣神君夏秋桐煞手驟出，拳脚齊飛，凌厲毒辣異常。

岳雲龍慘厲一聲長笑，笑聲有如巫峽猿啼，叢林狼嗥，刺耳已極。

他星目中暴射出一股異樣光芒，是那麽瘋狂與殘酷。

這已不是人類的眸子，而像是一隻怒睜雙目的受傷野獸，他怨毒的說道：「好！好！你們既然對我不講道理，那就把你們一個一個殺掉。」

語音甫落，「錚」的一聲龍吟，青霜劍已出鞘，一道寒森芒圈起片片寒光，直往衆人身上罩來。

玄清大師一聲低沉的暴喝，道：「大家注意！那是青霜短劍。」

隨着玄清大師袍袖疾揮，劈出一股威猛的狂飆。

岳雲龍哈哈一陣狂笑，道：「今夜就要你們這些人物，濺血青霜短劍下。」

森寒劍光，猶如長風巨浪，風圈盤繞，絲絲劍風銳嘯，衆人皆被他逼退三四步，青霜劍之威勢，眞個非同小可。

旁邊傳來兩聲暴喝，二柄長劍，突然舞起二圈虹光，劍氣溢勁，直向岳雲龍青霜劍盤絞過來。

此人正是涵清、涵靜二位道長，他們由涵心、涵鶴手中換了沒斷的長劍，加入戰團。

他們知道青霜劍之犀利，趕忙歛收心神，步踏中宮，氣歸丹田，以心行氣，以氣領劍。

一出手便展出武當派開山絕藝：「太極劍」來。

這「太極劍」乃武當鼻祖，張三豐所創，施展開來，眞是靜如山嶽，動若江河，綿綿不絕，像是大海中，層層湧來的波濤，川流不息。

岳雲龍手中青霜劍，雖然是鋒利無比，但是，涵清，涵靜二位道長，連用「太極劍」：粘、彈、震、引、化、捲、卸等幾種絕柔的巧勁，一一化解，使岳雲龍手中青霜劍，無法絞上他們劍身，漸漸的，岳雲龍立被兩柄長劍纏住。

少林派的銀、銅、鐵三羅漢，手中各舉着方便鏟，挾着呼呼銳嘯勁風，往岳雲龍的身上招呼過來。

五位頂尖武林高手，聯手合攻岳雲龍，發出之威力，眞個無與倫比，岳雲龍一時也無法施展辣手。

一時之間，六個人已如冰雪啣接，銀芒罡風之中，凝成了一體，分不出你我彼此……

玄清大師與白衣神君夏秋桐，守護在旁，以防不測。

這一戰，眞鬥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飛砂走石，鬼哭神號。

那躺在地上的東風西奇、金羅漢、涵鶴、涵心，直看得眼花繚亂，目瞪口呆，咋舌不已！

岳雲龍手中青霜劍氣，凝成圈圈層層的弧綫，彷若明虹經天，神采奪目。

此刻，戰況愈戰愈烈，劍氣劃起空氣旋流，罡氣窒息，充斥至幾丈外……。

倏地……

一聲凄厲刺耳的長嘯，搖曳蒼穹。

岳雲龍身軀猝然飛起，懸空盤繞，三圈廻旋，宛若九天神龍。

手中青霜劍，亦若橫空長虹，匹練般電掣翻刺，似江河决堤，綿綿不絕。

就在岳雲龍盤空廻旋的身體，威勢漸歇的當兒，他之身軀悠然一弓一伸，劍光倒轉，劍風溢勁。

一溜眩人耀目的星芒，疾似迅雷閃電般，射向涵清、涵靜二位道長，這種劍勢，眞是鬼魅一般。

這招正是「天都魅踪七劍式」中的第四招：「飄虹劍影飄殘月」。

涵清、涵靜二位道長，祇覺一股森寒的劍氣，疾速盤捲過來。

他們兩人大駭，手中長劍突舞起「太極」式的彈字訣，想把那股劍氣，彈震開去。

可是，事實沒有這樣的便宜，「錚，錚！」二聲細響，涵清、涵靜二位道長的手中長劍，已然被劍芒絞爲二斷。

二聲悶哼，涵清，涵靜二位道長的左肩頭各被刺中一劍，鮮血如泉，湧了出來，二人直跌出一丈有餘。

此時，恰好岳雲龍身軀着地，驀地，後面傳來三聲石破天驚的暴喝，銀、銅、鐵三羅漢，手中方便鏟，恍似三道烏龍，挾着勁風銳嘯，猛掃過來。

岳雲龍冷笑一聲，他劍身疾快的往後一顫，點點星芒流瀉，電掣一般，射出三道疾虹，錚錚！叮叮！一陣金鐵相觸的聲響。

銀、銅、鐵三羅漢，祇覺自己手中兵器，忽覺一輕，他們放眼一看，手中方便鏟已經被截斷了，他們嚇得魂飛天外，一陣呼喝，便要暴退開去。



岳雲龍輕蔑、不屑的冷哼一聲，叱道：「沒那麽便宜。」

青霜短劍倏然射出三股森森劍氣，帶着絲絲破空的聲音，令人雙目皆被那懾人心神的精光塡滿。

響起三聲咧牙慘嗥，血光飛洒中，銀、銅、鐵三羅漢，左臂齊被青霜劍砍斷，痛得他們遍地打滾，慘呼哀號——

岳雲龍施展出「天都魅踪七絕劍」的第四招：「飄虹劍影飄殘月」，刺傷了涵靜、涵清，再傷三羅漢，這只不過是刹那間的事。

玄清大師慘厲狂喝一聲，道：「岳雲龍，你眞是這麽辣手！」

語音顫抖、悽涼、悲愴……

他身若旋風般，左手食中二指，迅如電光，擧手之間，連續扣住三位羅漢體內血脈，止住他們泉湧而出的鮮血。

玄清大師面孔上透露出一股陰沉的悲憤與怨恨。

此際眼神中所含蘊的悲痛與怨恚，可想而知，但他此刻又待怎樣，只有等待日後報仇而已。

岳雲龍臉罩寒霜，語音仍然冷漠的聲調，道：「玄清大師，今夜之血債，岳某等着你們大擧興師復仇，現在在下暫告失陪了！」

言罷，長嘯一聲，嘯聲劃破夜空，宛如寒潭龍吟，嗡然不絕……

岳雲龍的身軀巳然飛起，若似鬼魅般，穩坐瘦黑馬背上。

岳雲龍回首望着點蒼掌門白衣神君夏秋桐，說道：「夏秋桐，今夜之事，給你一點便宜，岳某不傷無仇無怨之人，哼！若是你再存謀奪青霜劍之鬼念頭，崆峒掌門紫陽子便是你的榜樣。」

白衣神君夏秋桐嘴角微翹，響起一聲嘿嘿陰森詭笑，說道：「姓岳的，今夜算你命長，不過這筆賬，留待日後一起來清算吧。」

岳雲龍輕蔑哼了一聲，冷冷道：「人嘴兩塊皮，說話有移助，若是你有什麽魅魑魍魎，鬼蜮之能，青山仍在，綠水長流，岳某等着你！」

語畢，瘦黑四蹄掀擧，一聲悽厲長嘶，風馳電掣般，消逝於茫茫夜幕之中……

岳雲龍今夜冷酷的殺傷這許多正派武林人物，已使整個江湖武林無比的震驚，更也掀起一道仇恨的怒火，天下江湖武林已把岳雲龍視若蛇蠍的歹毒，他們誓非除去岳雲龍不可。

今夜之鬥，其實是武林各門派之無禮取鬧，但是在江湖之上，他們自有其天衣無縫的一套說法，自然不會提及這場不公平慘鬥的眞象。

本來，這炎凉的人間，人們的通性，往往只相信現實的歪曲所染，而不願去追究眞象，做一個公正的是非評斷。

此刻，已是三更時分，斜掛天邊的一彎上弦月，如紗似霧的月色，迷濛的自疏枝空隙中漏下，斑斑點點，使這條道上也散發銀輝，令人清興洒然，塵念頓消，端的清絕、冷絕。

眉月將大地洒上點點銀光，遠近景物，顯得迷濛而幽雅。

馬蹄聲，豪邁的歌聲，震破死寂的夜空……

夜月朦朧光下，這條悽涼的山嶺道上，一匹瘦骨嶙峋的黑馬蹄聲的的、得得，懶散的輕掀着地面。

馬背上坐着一位瀟洒英挺的年青人，他此時仰首高唱着歌聲！

天悽悽！地慘慘……

滄海桑田，世事如烟……白雲蒼狗，何勝滄桑……

我心已靜如死水，難泛漣漪……

我只願浪跡江湖，終老天涯……

人如浮萍，任隨飄蕩……

遙遠，遙遠，那方……

豪邁的歌聲，顯示出他對前途的憧憬與期望。

驀然！歌聲一斷！

一張嬌艷如花的面孔，在他的腦海中浮起，那倩影是如此美麗絕俗，神韻，是如此温柔高雅。

那綿綿的柔情似水，又是這麽斷人心腸……

他不禁發出凄涼的長嘆，腦海裏又泛起了，那夢牽魂縈的長思……

驀在此刻——

碧藍的蒼空，「錚！錚！叮！叮！」飄來一縷絕妙的琴韻，打斷了岳雲龍的萬縷思潮，這縷琴韻發出的突然異常，岳雲龍心中倏地一震，道：「白鳳令旗梅艷芳的超魂琴……」

瘦黑像似聞到了這縷琴韻，停止四蹄，馬頭仰昂，凝神靜聽。

琴音起處，先是悠遠，深曠，忽而漸轉低沉，令人聞之，生有一種悽惻、蒼涼之感。

岳雲龍暗忖道：「怎麽梅艷芳今夜所彈的琴韻，有些不一樣。」

倏地，琴音隨着一變，如泣如訴，似征人遠離前夕，與嬌妻黯然傷別，坐對燈花，淚眼婆娑。

又好似秋風起合，黃葉飄零，少婦空幃獨守，珠簾半捲中，徒望雪山渺渺。

岳雲龍聽得心中愈覺奇怪，他想不到梅艷芳怎麽彈此哀傷琴韻。

嫋嫋縷縷琴音，在靜夜岑寂的此時，隨風蕩飄，若有若無，惆悵、悽惋，使人聽來，柔腸寸斷，萬念俱灰。

岳雲龍凝神內視，他要尋出此縷琴音，飄出的方向。

猛地，琴音轉急「叮叮！噹噹」！

琴音直透雲霄，音調充滿了殺伐、憤怒，直如萬馬奔騰，排山倒海，怒潮呼嘯，一發不可收拾，彷彿大江之水，滾滾而下，欲罷不能。

岳雲龍劍眉微豎，喃喃自語道：「怎麽瞬間變了幾種琴韻，而此刻音調，充滿了殺伐之意，前次音調，不是示警，自己無能爲力，伸手求援之意嗎？難道她也被擄掠嗎？」

岳雲龍愈想愈是可能，他大喝一聲，瘦黑已如箭般射了出去，急促的蹄聲，震破沉寂的周遭，緊張的氣氛，立刻籠罩空氣之中。

驀地——

岳雲龍雙手一拉馬韁，停止奔馳，原來此刻那縷琴音已歛絕了！

岳雲龍現在人馬已置身羣峯山嶺中，放眼四周層巒聳翠，幽谷千尋，曲徑叉錯，古木參天，此時又失去了琴音，他不禁爲之一呆，不知何去何從。

他放馬輕慢的踱着，不知過了多少時間，那縷琴韻，又由蒼穹的虛空裏，飄蕩下去，仍然是最初那種哀怨，嬌弱無力的音調。

最初若有若無，但愈來愈清晰，岳雲龍辨聽琴音的方向，又放馬奔馳出去，但奔了百丈遠，他又勒住馬。

原來這時琴音又斷了，倏地，那縷琴音又飄進耳裏，此刻彈的正是那充滿戰戈之音調，這種飄忽不定，若鬼魅幽靈般的琴音。

岳雲龍不禁內心一駭，暗忖道：「難道這是山魅，或是幻象？」想着，引起一陣毛骨悚然之感覺。

岳雲龍喃喃自語道：「我怎麽這樣糊塗，這不是迷踪魔音嗎？梅艷芳也許正被人擄掠去，她因怕周圍之人，聽她彈出琴韻求援，所以，施出這種奇絕武林的：「迷踪魔音」手法彈出，飄蕩出遙遠，遙遠的虛空，求救他們白鳳令旗門中人，但是，這種琴音，若一逼近彈琴的所在，便無法聽到，距離又拉長，就可以聞聲，剛才，幾次斷斷續續，照說：她是坐在馬車裏，遙遠而去啦！」

岳雲龍暗下自語，愈覺自己的斷語不錯，一聲銳耳馬嘶，瘦黑，恍似雷奔電掣般，絕塵飛馳而去。

速度之快，無與倫比，恍似殞星飛矢劃空，遠遠望去，一條烏龍在羣峯絕壁間盤繞電掣，瘦黑，眞是匹罕古難尋的神駒，它在這崎嶇的山道上，如似平地的奔馳着，周遭景物，一眨即逝，眞似騰雲駕霧一般。

驀地——

岳雲龍在馬背上，一聲驚叫，道：「九靈山盤龍峯！」

祇見前面層層峯巒，蒼烟縷縷，雲蓊霧鬱中，一株盤龍狀的奇峯，聳矗插空，巍然屹立，遙遙猶如一柱撑天，屹峙於衆山峯之上。

重重羣峯，峭立千仞崇山峻嶺，削壁巉巖，在嶂凌窮蒼之下，山前面是一片平坦曠野。

迷朦月色之下，一條奇長碎石大道，直逼九靈山盤龍峯下。

奇長的道路上，此刻正有一輛馬車和八匹鐵騎，絕塵的飛馳着。

岳雲龍見狀，心中忖道：「自己所猜不錯，梅艷芳是被陰陽教擄掠。」

他意念轉動，一聲悅耳輕嘯，瘦黑會意，加速奔騰，直向那輛馬車追去。

瘦黑在這平坦的道路上，展開飛馳，那種速度之快，眞的攝人心魂。

它四蹄幾乎成一直綫，凌空飛射，瞬間，已離馬車不過百丈之遙。

這時前面八匹鐵騎，像似發覺後面有人追踪，四匹鐵騎，突然掉轉過頭來，形成二條直綫，雷奔電閃，反向岳雲龍奔馳過來。

另外四騎，一左一右，夾着馬車，加快速度，電掣也似的奔馳。緊張、恐怖的氣氛，突然籠罩這山谷中。

塵烟滾滾，蹄聲急促掀擧着地面，空谷回音，恍似千軍萬馬奔騰，金鼓齊鳴，這景象驚心動魄，使人心驚悸。

朝岳雲龍奔來的四匹鐵騎，鞍上騎士，騎術精良異常，他們雙腿緊夾馬腹，人馬幾乎成爲一體，恍似兩隻弩箭，疾向岳雲龍射來。

岳雲龍劍眉雙豎，星目放煞，潛伏體內的「玄天冰魂一眞氣，已然凝佈周身百骸。

百丈的距離，在兩面相向的星飛電掣中，眨瞬間，即將接觸。

那四騎上的騎士，已然各亮出兵双，斜擧着，殺氣騰騰，恍似兇神惡煞。

瘦黑仍然四蹄掀擧着，絕速的向前飛馳！

就在將要接觸，電光石火的一刹那！

岳雲龍一聲驚雷似的長笑，搖曳蒼穹，雙掌疾速的圈成圓形。

在夜影中，一圈圈的寒勁，有如宇宙中的罡風，拔山塡海的威勢湧出。

廻旋中，勁力激蕩，如山崩地裂，懾人已極。

掌勢始出，幾聲凄厲馬嘶，夾雜着兩聲驚厲怨毒的慘嚎！

四匹鐵騎，已有兩匹人仰馬翻，倒地畢命。

岳雲龍一擧手間斃了二人，這種威風凜凜的氣勢，眞是不可一世，另外兩個逃過岳雲龍煞鋒之下的騎士，直嚇個魂飛九霄。

岳雲龍雙腿緊夾馬腹，瘦黑一聲厲嘶，騰雲駕霧般，駭人聽聞的快速，追向五六十丈外的馬車。

驀地——

一聲龍吟清嘯劃空，岳雲龍突由瘦黑背上，猝然飛起，飄拂的長衫，有若蒼空流星的電光，獵獵勁響。

岳雲龍臨空盤旋了三圈，彷若巨鳥翔空，又似龍飛九天，曼妙至極，掀然的掠上馬車的頂上。

驀在此刻——

馬車前頭，響起一老怪嘯，嘯聲慘厲已極，有如嫠婦悲泣，巫峽猿啼，不忍卒聞。

鬼魅般也似的，馬車頂上已多了一位面容陰沉、冷酷狠辣的白面中年人！

這位白面中年人身軀微挫，鬼魅也似的欺身而上，雙掌怪忽已極，綿綿勁氣，已若浪潮湧漲般，突然澎湃起來，掌與腿，已分不清層次的飛快施出。

岳雲龍冷哼一聲，右掌揮動，一溜溜星芒似的氣勁，已如一串串綿密的珠爆，掀然破空迎上。

馬車仍然疾速的奔騰着，顫波震動力，奇大已極，但他們却在這小小的馬車頂上，展開驚心動魄的快速慘鬥。

雙方來勢之勁，無與倫比。

「波！」一地一聲輕響，兩股勁氣相觸，圈圈的勁氣，已自蕩然無存。

白面中年人怒哼一聲，身軀微顫，退後兩步。

（未完・十）

